紫阳花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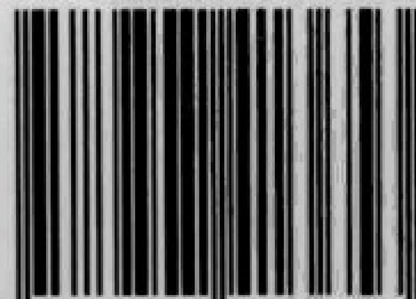
渡边淳一

Watanabe Junichi

文匯出版社

渡边淳一自选集·001

ISBN 978-7-80741-365-3



定价：32.00元

紫阳花日记

[日]渡边淳一 著
Watanabe Junichi
王智新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阳花日记／[日]渡边淳一著；王智新译．—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741-365-3
Ⅰ.紫… Ⅱ.①渡… ②王…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9224号

图字：09-2008-354号

[渡边淳一自选集001]
紫阳花日记

作者／[日]渡边淳一 译者／王智新
出版人／桂国强 翻译统筹／吴四海
责任编辑／季元 刘刚 装帧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彩色印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次／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2008年9月第3次印刷
开本／890×1240毫米 1/32 字数／180千
印张/12.5（彩页4页） 印数／70001-80000
ISBN 978-7-80741-365-3 定价：32.00元



作者近影

2008. 5. 15

中国文汇出版社殿

此の度、貴社より出版して著作が出版されることを、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

とくに貴社のように信用と実績のある出版社から出してもらうことを認識し、より多くの中日人の読者に接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中両国の親善と理解に役立つ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

今後、機会があれば貴社を訪問し、同時にサイン会や講演会なども持てたらと思っています。

渡辺淳一

作者致文汇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此次我的著作得由贵社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期待着，有贵社这样诚信且拥有不俗业绩的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我的作品，从而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日中友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憧憬着今后能有机会亲访贵社，并且举行签名会和演讲等，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渡边淳一

目录

发觉

这可是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实在是太偶然了。

与其说是一般的偶然，更应该说不是单纯的偶然，而是好几个偶然的因素，巧上加巧碰在一起，就促成了这么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要说是促成，还不如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出现更准确。

那天，川岛省吾也不知道怎么的，竟然会神使鬼差地躺在自己太太的床上休息。

通常省吾都不在夫妻俩的主卧房睡觉，他在自己的书房安了一张床，平时基本上都在这张床上休息。

说是床，实际上是一张简易沙发床，靠背部分可以放倒，就成了一张简易的、不是很宽的单人床。

省吾自从在这张床上睡觉以来，已经十个年头了。

当然，家里有正式的卧室，其中有一张硕大的双人床，现在归妻子志麻子一人用。不过，他们俩婚后第二年生了个女儿，隔了两年，又生了个儿子。妻子与孩子一起睡，半夜里还得起来喂奶，换尿布，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省吾就产生了想从夫妻共用的卧室里退出的念头。加上省吾经常要与医生伙伴一起吃到很晚才回家，而且回到家后又好再喝点啤酒，有时看着电视就睡着了。每逢这样的情况，妻子志麻子就得起来给他关电视。有时被丈夫的鼾声扰得无法入睡。

那样的话，夫妻两人都休息不好，为此，省吾就买了个沙发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晚上就睡在那里。

这件事可以说是夫妻双方同意的，哪方都没有意见，结果，那张双人床就成了妻子一人专用的床了。

那天晚上，省吾与在自由岗上开诊所的长田医生见面，一起吃饭，两人也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

读大学的时候，一次生理学考试两人都不及格，一起参加补考，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年龄都已四十有五，彼此说话也投机，体型也很相似。

两人见面自然就会说到大学的同学，会对新的医疗制度不满。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吃完饭后，又一起转到六本木继续喝，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

当然妻子已经睡了，省吾到厨房喝了一杯水后，像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书房，躺到窄窄的单人床上睡觉。

省吾本来就很容易入睡，屁股一沾上床就睡着了。喝了酒以后睡得就更死了。妻子经常说他："像你那样睡，着火了都不知道醒。"

"瞧你说的，我难道会那么傻吗，连火烧到身上了都会没有感觉！"听他这么反击，妻子就会非常冷淡地说：

"是啊，到那时可就晚了，没救了。"

两人结婚已经十五年了，两个孩子，大的已经上初中一年级，小的也已经是小学五年级了。夫妻俩平常一直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拌嘴。

省吾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妻子可能也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就这样，双方谁都不那么顶真，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的话，倒也相安无事。

就像平常一样，那天晚上省吾也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去了，睡得很死。到早晨时他感到有些尿意，就醒了过来。

一看表，嚯，已经八点半了，他起来上厕所，妻子已经不在家，出门了。

对了，昨天妻子曾告诉过自己，上中学一年级的女儿夏美，暑假要参加语言进修班，去澳大利亚旅游，今天是家长说明会。

他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医院不开门。

对对，今天休息，省吾自言自语地说着，又躺到了床上，他感觉到房间里有点闷热。

今天早上气温好像有点高，但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到外面。省吾只好伸手将放在床边小桌上的空调遥控器拿过来，调节温度。

空调在运转，发出嗡嗡的声音，但是，就是不觉得有凉风吹来。

莫非是发生故障了，省吾又用力摁了两下，但就是没有丝毫凉风，省吾只好很扫兴地将遥控器放回原处。

难得休息一天，还碰上空调机坏了，真扫兴。

省吾轻轻地咂了一下舌头，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决定到妻子房间去休息。

那可是一间大房间，双人大床，躺上去感觉可好了。省吾立即转到妻子的房间，打开空调，往床上一躺。

与妻子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做爱了，省吾突然感到有些莫名的兴奋，好像偷偷地潜入了秘密花园似的，不一会就觉得有阵阵凉风扑面而来，很快他就进入了梦乡。

等省吾再次醒来后，他飞快地扫视了房间一圈，然后才醒悟过来，噢，这是妻子的房间，我现在是躺在妻子睡觉的床上。

是啊，今天早上，书房的空调坏了，无法正常工作，自己才转到这里来的。当时，妻子和女儿都已经出去了，还没回来，家里静悄悄的。儿子好像也不在家，不知上哪儿去了，也许是星期天去练习踢足球了吧。

他继续躺在尚留着妻子气味的床上，好不容易才转过劲来，自己已经有三个月没有碰这张床了。也就是说，自己与妻子已经有三个月没有

亲热过了。

不，上一次是自己去求妻子的，谁知她却拒绝了，说“我太累了”。实际上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和妻子过性生活了。

我们可能已经成了最近人们经常讲的“无性婚姻”了。不过，在四十五岁以后的夫妻中，这样的“无性婚姻”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

省吾躺着的双人大床的右边有一个配套的大衣柜，衣柜边上还有带几个抽屉的立柜。立柜前面是一个小的落地电视机柜，上面放了一台电视。窗边还有一台妻子专用的电脑。

妻子就是用这台电脑在网上购物，搜索美容化妆的信息，但是省吾是一次都没有碰过它。从那儿再往左，是一张梳妆台，上面有一台座钟，时钟正指十一点。

自己是八点半左右进入卧室的，到十一点，说明自己已经在这间屋子里睡了近两个半小时，“唉呀，该起来了吧。”

省吾看着从窗帘缝中漏泄进来的夏日阳光，懒洋洋地在床上翻了个身，准备起来。突然，他感觉右侧腰边上有个像木板一样硬邦邦的东西顶了自己一下。

唔，在这地方会有什么东西呢？他觉得很奇怪，就将手伸到床罩下面去摸，从里面摸出了一本书。哦，可能是妻子在入睡之前读的书吧。他把那本书掏了出来拿在手上一看，是一本狭长的、笔记本状的书，封面上没有字，只有一朵硕大的紫阳花。

咦，这是什么书？省吾慢慢地将它翻过来一看，反面也是一朵紫阳花。是用一块画有紫阳花的薄布包着的，并没有书名。

省吾坐在床边上，漫不经心地朝着这画有淡色紫阳花花瓣的本子看了一会儿后，终于伸手打开了第一页。坚硬的封面后的第一页是白纸，随

后一页上印有横线。前面几页上都没写什么字，再往下翻，到第三页上，突然出现了横写的字，密密麻麻的。

他一看这么端庄秀丽的字，就知道是妻子写的。

省吾觉得有点好奇，就顺着文字看了起来。首先左上方写着“7月20日（星期四）21:50”。这是写的那天的日期和时间吧。然后再换行，下面是这么写的。

今天回家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也许是因为知道明天晚上要晚回来，故意打掩护吧。

晚饭时，将饭菜端上桌子之前，为了擦桌子，我将他放在桌边的手机挪了一下，突然，坐在椅子上、左手端着啤酒正在看电视的他，一见此景，慌忙从我手中将手机一把夺了过去。

“我不会看的，你放心好了。”听我这么一说，他显得很不好意思，一言不发地将脸转过去。随后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吧，故意看眼下流行的搞笑节目，不停地放声大笑。

我说：“祐太正在房间里做功课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他马上回答道：“不看这种节目，跟病人和护士们就没法说话了。”

他现在是无论说什么都喜欢装腔作势找理由。我也不示弱：“都这把年纪了，还要去迎合年轻人，真傻。”谁知他却劝我说：“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可有趣了。你也看一下吧。”

“我可不愿意看那种庸俗的东西，讨厌。”我随口回了他一句，这下可坏了，“从刚才起，你一会儿说我傻，一会儿说我庸俗……你近来有点不正常，焦躁不安，老是发火，你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

“真没礼貌，我哪里焦躁不安了呀！”

即使是夫妻，一方的话语如果严重地伤害了另一方的话，可以治他个侮辱罪的。今后我得好好地学学法律。

这是妻子亲笔写的，无疑是妻子的日记，不过这内容可有点奇怪。首先，第一句“今天回家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也许是因为知道明天晚上要晚回来，故意打掩护吧”，这说的是谁啊？

“为了擦桌子，我将他放在桌边的手机挪了一下，突然，坐在椅子上、左手端着啤酒正在看电视的他，一见此景，慌忙从我手中将手机一把夺了过去。”读到这里，省吾不禁站了起来。

唔，这不是在讲我嘛！

她写道，“我不会看的，你放心好了。”是啊，晚饭的时候，好像是有过这么一幕，妻子确实是讲过这样的话。

“莫不是……”

省吾突然感到不安起来，再看了一下日期，7月20日（星期四）。是半个月前的了，妻子写得很清楚，肯定是半个月前的星期四了。

起因是自己看了搞笑节目放声大笑，那是讲医院的事，作为一个医院经营者，自己有必要看这种节目。谁知自己真这么说，她非常不高兴，皱着眉头对我说：“庸俗，讨厌！”

确实，她父亲是名牌私立大学的教授，自己也是从圣正学院毕业的才女，但是最近却肝火很旺，我看了都害怕。虽然她刚刚四十出头，但是还是回了她一句“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她听了以后说了声“真没礼貌”，就转过脸去走开了。

我是说着玩儿的，开个玩笑嘛，但是妻子却没有这么看，她双手叉

腰，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张五官端正的脸，生起气来更显得可怕。

不管怎么说吧，说她快到更年期，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事后自己也曾给她赔过不是，但是她根本不买账。面对这样的妻子，自己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好草草地把饭吃完，急急忙忙地回自己房间去了。

那天正是20日星期四，那么小小的一场夫妻争吵，竟被妻子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下来。这么点小事她也要记到日记上去，到底是为什么呢?

省吾感到很不可思议，又翻开了下面一页。

7月22日（星期六）22:30

这么早的时间里，一家人围着桌子一起吃饭，已经是很久没有的事了。

听说初中一年级的夏美暑假期间要参加语言研修旅游，便告诫她到国外要注意的事项。

只有在与女儿说话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好丈夫。

今天奇怪了，他心情很好，竟劝我喝葡萄酒。

不过，今天下午在打扫丈夫的书房时，看到办公桌的垫子上有张伯爵表的说明书，这么高级的表，究竟是给谁的?

7月23日（星期日）21:17

手机挂件换了，换成很可爱的花梗式样，肯定是哪个年轻姑娘送给他的。是啊，最近他对手机来电显得特别反应过敏。

正在吃晚饭时，突然手机响了起来，他连忙拿起电话慌慌张张地跑到门外走廊上去接听，嘴上只是说“好，好”，“是吗”，好像是

在接听与工作有关的电话一样，太不自然了。

前两天，我碰了他的手机一下，他就紧张得不得了，急忙夺了回去，晚上洗澡时也特意把手机带到浴室去，太谨慎了。

不一会儿丈夫好像醉了，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乘机将他的手机拿起来看了一下。待机画面上有个标示锁定的图像，看不到短信和电话打进打出的记录，被锁上了。

肯定是要有一个四位数的密码，是信用卡的密码吗？丈夫的车牌号码？自家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数？家里谁的生日？我几乎都试了，就是打不开。

反正他将电话加上密码给锁上，这太不正常了。

看到这里，省吾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些都是在写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那个星期天确实是将手机上的挂件换了，那天晚上是诗织打来的电话，是通知我说我有东西遗忘在她房间里了。嘿，怎么就让她看穿了呢。

不管怎么说，手机上了锁就放心了。可是，她竟然想打开，太可怕了。在家里，一切都在妻子监视之中，真令人无法安身。

老实说，真不敢再往下看了。不过，日记本在自己的面前，又怎么能将它合上呢。既害怕，又想看。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实在想不到，平时那么文静的妻子，竟会如此冷静地对自己进行观察。真是，女人的直觉真是太可怕了。

省吾刚想开始读，又向周围看了一下。如果妻子已经回来的话，那就坏了。要让她看到自己在看她的日记，她肯定会一把抢走日记，大声叫嚷，你在干什么！或许会哭出来。

对，绝对不能发生那样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妻子觉察到我在看她的日记。

省吾将紫阳花日记本放下，穿着睡衣从床上起身站了起来。

星期日上午十点，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周围一片寂静。

妻子和夏美一起去参加语言研修说明会了，儿子祐太好像去练习踢足球了，都不在家。

不过，妻子不知道几点钟回来。

省吾先从卧室来到客厅，这是一间五十几平米的房间，窗帘已经打开了，夏日的骄阳透过窗户射进来，屋内非常明亮。

这是广尾寂静的住宅区大楼的七楼住宅，从窗口可以看到有栖川纪念公园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地。这是在十多年以前买下的，有九十多平米，离车站也很近，一家四口住得很舒坦。

省吾来到门口看了一下，妻子和孩子的鞋子都不在，门是上了锁的。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即使妻子突然回来，自己会听到她开门的声音，可以乘她开门的时间，把日记本藏好。如果在卧室里看的话，就无法觉察这一切。

省吾还是感到有点不安，他还是决定把卧室的门也锁上。

早在四五年前开始，妻子在自己的卧室门上装了一把锁，其理由是晚上丈夫摸进自己的房间的话，会闹腾不安，影响自己休息。夫妻之间还要上锁，真是太见外了。

刚开始时，省吾还有点感到不高兴，但是，今天却要感谢这把锁了，可以保证妻子不会一下子闯进来。

有了这把锁，妻子就算是突然回来，我可以乘她在开门之际，把日记本藏到床罩下面，假装睡着了就行了，她不会察觉。

“好，这就行了。”省吾自言自语地说着，重新开始看起日记来。

7月29日（星期六）23:30

每天早上七点半，我要用厨房的电话，叫早上起不了床的丈夫起床，而且不是叫了一次就会起来的，这已习以为常了。

但是，今天早上刚七点，就从盥洗室传出了吹风机的声音，还听到丈夫哼着小曲，看样子今天情绪很好。

“爸爸，今天有急诊病人吗？”

他从来没有比女儿早起过，夏美觉得奇怪了，问了他一句。

“爸爸今天医院的事情忙完后，要到轻井泽去。”

他像是在回答女儿，但却故意提高嗓门，是在说给我听呢。

奇了怪了。

不一会儿，他跑到饭厅来问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昨晚上，他在自己房间磨蹭了好长时间，原来是挑衣服呀。

我都懒得理他，他一手撑在墙上，嬉皮笑脸地看着我。

明天下午要和大学同学约定到轻井泽去打高尔夫球，下午五点出发，谁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看到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不由得一股无名火就升上来了。瞧他那身打扮，那花哨的衬衣完全是年轻女孩子喜欢的式样，配上一条白色西裤，看了也让人恶心。

不过，不理他也不好，我就问了一句：“在哪儿买的？”

他回答说：“在伊势丹呀。”

我听了没好声气地说：“唔，你一个人去那地方，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是啊，因为有病人送了我购货券。”

丈夫开的诊所开在新宿附近，离伊势丹是不远，可是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百货公司，看来肯定是和他有交往的女人一起去的。

最近病人给他购货券，他也不往家里拿了，可能是用于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了吧。也许是积攒着送给女朋友呢。

看到这里，省吾大大地喘了一口气。

原来妻子是在这么看自己的。读了她的日记后，对她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妻子已经在怀疑自己了，而且记载的内容是有关自己的，更何况是有关外遇之事，那就更令人放不下心了。他紧接着往下翻，下面一页是从轻井泽回来的那天的事情。

7月30日（星期日）21:30

“唉呀，累死了。”丈夫回到家里的第一句话。

“回程的新干线太挤了。”他还强调说明是如何辛苦的。真是那么累的话，何必去呢。但是脸上的表情确实是很开心的样子。

打了一天高尔夫球，可脸一点都没晒黑。

我连忙伸出手去接他的旅行袋，谁知他却拒绝了：“等一等。”从左手换到右手，就是不肯给我。

“有什么要洗的，快拿出来。”我又一次伸出手去拿。

他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堪。“我来分一下。”说完急忙逃进自己房间去了。

真没办法，我只好不再吱声了。

半夜里我发现他将换下的内衣内裤包在浴巾里，扔在洗衣机里面。

太脏了，我都不敢去碰，只好用一次性的筷子将那包衬衣裤夹起来检查了一下，并闻了闻和内衣内裤包在一起的白衬衫。衬衣胸口上有一股水果的清香味，这是法国娇兰的“金沙飞舞樱花”香水。我也是使用娇兰系列化妆品的，一闻就知道。

这个香味好几天前在他的衬衫上就有过。

娇兰金沙飞舞樱花香水的女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读到这里，省吾不禁将视线从日记本上移开。他是愿意一直看下去的，但是他突然发觉自己浑身大汗淋漓，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啊呀，这个女人太敏感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她会猜到，全都让她猜中了。她什么都知道了。

不仅如此，连她使用的香水是金沙飞舞樱花香水都猜到了，省吾自己都不清楚，他还得去确认一下。

照这样下去，诗织的事情早晚都得让她猜中，只是时间问题。自己得小心了，省吾闭着眼睛在心里警告自己。这时好像门口响起了妻子和女儿的声音。

省吾急忙合上日记本，将它塞到床罩下面。随后又确认了一下是否放回了原来的位置，等看到基本上没有问题后，他又躺回到床上。

猛地他想起来，门还锁着呢，省吾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了起来，飞跑到门口，将锁打开，然后再飞快返回床上。

这样妻子就不会知道自己趁她不在家时看她的日记了。

省吾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一会儿就听见女儿欢快的声音，接着又是妻子的声音：“咦，爸爸上哪儿去了？”

尽管外面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省吾还是不起来，不声不响地躺着。

只听得开门声，接着是“啊呀”一声，他感觉到妻子已经走到自己身边了。

“喂，你怎么睡到这儿来了？”

省吾竭力装出一副被妻子硬给吵醒了的样子，老大不高兴地揉着惺忪的眼睛，问了一句：“怎么啦？”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跟你讲了嘛，去参加夏美的语言进修旅游说明会，现在回来啦。”

妻子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将省吾披在身上的毛巾毯从他肩膀上拉下来。

“干什么！”

“哎，这可是我的床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躺着了。”

省吾一听脸就歪了，嘴里直发出啧啧的响声，慢腾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房间的空调坏了，睡不着，就转移到这儿来嘛。”

拉开了毛巾毯后，下面就是白色床罩了，妻子可能想起自己的日记本就藏在那下面，有点紧张了吧。

省吾不动作声色地观察着妻子的表情，但是她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慌张。“瞧都给你弄脏了。”说着一把从省吾手上把毛巾毯抢了过来，用手掌心啪啪拍了起来。

她看样子是想说，让我用脏了。

省吾有点不高兴了，他甚至想用手去摸摸藏有日记本的地方。只见妻子飞快地将床罩一摊，“快，快，给我走出去了。”

省吾没办法，只好穿着睡衣悻悻地从卧室出来。只听女儿夏美说：“爸爸，你怎么可以随便进妈妈的房间呢。”

真没想到，连女儿都来讲自己了，他不禁瞪了女儿一眼。夏美装作

没看见似的，光顾着看语言进修旅游的说明书呢。

这孩子将来也会像她妈，成一个死心眼的人吧。省吾干咳了两声，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不过，这世界上真会发生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哪。

省吾在书房里换上了一身短衣和短裤，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的妻子竟偷偷地记起日记来了，她要是记家庭收支手册或是家族成长日记，那还说得过去，她记的明明是丈夫在外面花心的调查嘛。将丈夫言行中可疑之处全都收集起来，一一记录在册。

她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那种事的呢？日记是从半个月前开始记起的，看她写得那么得心应手，肯定从很早就开始写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那样的日记本在别处肯定还有，他想起了妻子卧榻周围一圈的衣橱，衣柜等。在那里的什么地方肯定还藏着别的日记本。

不过，那里写的都是些妻子的个人想法，谁愿意去读它。虽是那么想，但他还是想读。

只要看了她的日记，就可以知道妻子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风流行径。不，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日记本了解妻子在想什么，对自己是怎么看的等，都能了如指掌。

"是啊，还是想看。"

大概妻子还没觉察到日记本已经被丈夫看到了吧。瞧她铺床单时那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她肯定会感到，只要像以前一样一直藏在那里就没问题。

"那就行了"，只要还藏在妻子的床单下，自己就还有阅读的机会。只要读到这个日记，自己就会知道今后应该注意点什么。

一般的夫妻结婚十年后，夫妻之间就会没什么话了。丈夫只会说些“吃饭”、“洗澡”、“睡觉”等最简单的单词，而妻子则会回答些“好”、“什么”等，以前有的一些浪漫氛围也都荡然无存了。

长期生活在一起，自然不用语言也能心灵相通，但其实呢，什么都不懂。事实上自己也是如此。

想到这里，省吾不由得点了点头，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妻子的声音。

“喂，午饭怎么办？”

自己的日记让人家偷看了都不知道，妻子的声音显得十分明快。

“喝杯咖啡就行了。”

省吾随便地回应了一句，继续地思考着日记本的事。

日记的内容对自己冲击太大了。日记封面上淡淡的紫阳花斗妍怒放，非常美丽。

或许妻子是喜欢紫阳花的？

不过，从没听她说过喜欢这个花，也没有和自己一起去看过紫阳花。

但是，她为什么会选这样的日记本呢，而且在这本子里净写些丈夫花心的事。

省吾觉得太奇怪了，边想边在电脑前坐了下来，用互联网来查询紫阳花。

首先，紫阳花自古以来在日本是野生的，有“集聚蓝色”的意思，故也被叫做“集蓝花”，另外还被叫做“盔甲花”。

紫阳花的颜色会根据土壤性质不同而改变，如碱性土壤就开红花，酸性土壤就会变成紫色的，所以又被叫做七色花，或八色花。

接着又查了一下花语，花语是：花心、水性杨花、善变。

"花心啊。"省吾不由自主地读出了声来。

如果是根据花语来挑选画有紫阳花的日记本的话，妻子可太老谋深算了，或是太狡猾了。

查到这里省吾好不容易才理解了封面图案的意思，但是已经容不得他在这里多愁善感了，他觉得更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再次看那个日记。

当然是越早看越好，不过妻子在家就困难了，只有像今天早上那样，妻子出门才是机会。但是，省吾在家时，妻子基本上都不出门。

也有像今天早晨一样，虽然罕见，但还是有的，妻子与孩子一起外出。只有等待那样的机会的到来，但等到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机会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促使妻子开始记那样的日记的。

记日记的女人很多，但是为什么专记有关丈夫外遇一事？

他有点越想越不明白了。

老实说，迄今为止他几乎没有对妻子感过兴趣，妻子对自己来讲是必不可少的，确实是，正因为有了妻子，自己才能安身立命。

但是他从没有感到要一本正经地向妻子表示感谢，也从没说过感谢的话。

不过，在妻子生日的时候，他曾让医院里的护士去采购围巾或是包，拿回去送给妻子。

两个人从没在一起谈谈这个家庭的未来，也没相互交换过对对方的看法。与省吾同年代的夫妻可能都是如此，既不特别密切，也不冷淡。

不过看到那个日记后，他觉得不能像以前那样毫无条件地相信妻子了。

"不过……"省吾想。

迄今为止自己从没让妻子不幸福或不自在过，广尾的房子，是上亿日元的高级住宅，妻子有一辆自己的专车，白天她有的是空余时间，当

然到目前为止，生儿育女，送孩子上学等，要说辛苦也是够辛苦的了。但是女儿上了中学以后，比以前要轻松多了。

不能因此就说她肯定就是幸福的，硬要那么说的话，可能有点牵强附会。可是按社会一般太太的观点来看，自己的妻子可是交了好运了。

与妻子相比，自己像拉车的马匹一样，每天要不停地工作。

新宿那家医院，自己是院长，下面还有护士、理疗师、办事员和护工等，加在一起要有将近二十个工作人员。

诊所的设施除诊疗室外，还有处置室、放射透视室等各种检查室，有带有澡盆的健康指导室、候诊室、办公室、院长办公室、茶水房、洗涤间、库房等，加在一起总共有近五百平米。

要在东京都的中心地段经营这么个规模的医院，岂是容易之事。

为此，就在前两天，省吾刚刚找过自己大学同学长田咨询过，探讨像这样规模的医院，到底是个人经营还是改成医疗法人好，与税务顾问也商讨过。

如此辛苦，要是有人认为我是随心所欲游手好闲的话，那就太可恶了。就算有时会近女色，仅这一点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想着想着，省吾慢慢地精神起来了。

省吾期待的那个日子来临了，比他预想的要快多了。

儿子祐太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是去上野科学博物馆参观，为此，妻子陪他一起去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下午，省吾正看着电视，妻子跟他说："我陪他去一下，行吗？"

"啊，当然可以。"

省吾无精打采地答复了一句，女儿夏美刚巧也到同学家去了，这真

是天赐良机。

“四点左右回来，晚饭怎么办？”

“等你回来再说吧。”

不管怎么样，让他们先出去，这是主要的。

“那好吧，我们走啦。”妻子话音未落，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听到这关门声，省吾喘了一口气。

“好，这下就剩下我一人啦。”

省吾又重新将屋内环视了一遍，确认已经没有人了后。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卧室。

卧室里布置得与以前一样，床上罩着淡颜色的床罩。省吾小心谨慎地将床罩一角掀起，再挪开毛巾毯，然后将手往床单下伸去。

这次日记本在比上次还要再下面一点，掏出来一看，果然是紫阳花封面的日记本。

妻子好像没有觉察到日记本曾被人翻看过。

“好！”

省吾再次确认后，将床单复原，拿着日记本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现在开始看，时间有的是。

省吾将从冰箱里拿来的啤酒打开，喝了一口后，打开了日记本。

8月1日（星期二）20:30

星期天去轻井泽打高尔夫球的球杆袋子被送回来了。

有好几次，袋子边上的口袋里会有使用过的毛巾塞在里面。这次会不会有呢，这次没有。但是，拿到鞋袋时，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装在鞋袋里的鞋子一点都没有弄脏。平时，打完高尔夫球后，鞋底

上多少会沾上一些草屑等垃圾。

是啊，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去打高尔夫球却一点都没晒黑。

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省吾不禁喊出了声来：“啊呀……”

真没想到她竟然连放在高尔夫球杆袋子的球鞋都会去查看。

确实那天自己根本没有去打高尔夫球，而是借打高尔夫球为由，去会诗织了。

高尔夫球杆袋是送出去了，但是那是门对门服务，从家里运到球场，然后再委托他们从高尔夫球场送回自己家，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吧。

谁知这一计谋竟然都被她看穿了。

怪不得，那个星期天回到家里时，妻子是对着自己的脸打量了好半天，那是在观察我晒黑的程度啊！

想到这里，省吾还真感到恶心了起来。

这样看来可以想像自己的一切都被妻子看得一清二楚的了，基本上没错。

省吾看着空中，呆呆地想了一会儿。

如果她要追问起这些疑点的话，自己该如何应付呢？

关于脸没有晒黑，自己可以回答说，防晒工作做得好，在脸上厚厚地涂满一层防晒霜，又加上了一顶大帽檐的太阳帽。关于鞋子么，自己可以回答说在回家前用空气清洁枪喷了好几次后，又用毛巾擦过。

不，这肯定不行，妻子的脾气自己是清楚的，她也许会反驳自己说：“你以前可从来没这么做过哟。”突然想起来涂上厚厚的一层防晒霜，太奇怪了；以前鞋子根本就不擦，这次会一反常态，拼命地去擦！

想到这里，省吾又喃喃自语了一句：“不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妻子对这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她就是一语不发。对于上个星期天去打高尔夫球一事，妻子还一次都没有提过。

那天回家时，妻子伸过手来想接旅行袋，自己是没有交给她。而且那天深夜，妻子又从洗衣机中发现了带有香水气味的白衬衫。但是，为什么她就是不开口呢。

也许她是想将一切证据都收集齐了，再等时机一到就新账老账一起算吗？

要是那样的话，可就太可怕了。在此之前，自己无论如何也得想出一个对策来。

省吾一边对自己说着，一边继续翻看日记。

下一篇日记，跳了一天。

8月3日（星期四）23:30

今天是不是会了女朋友了，否则不会在这个时间回家。看上去丝毫没有醉，晚饭好像在外面吃了。

“洗澡吗？”我问了他一句，他回答：“不洗了。”

果然不出所料，已经洗过了。

看来有点心虚，为了掩盖自己，他故意询问孩子的事，以前他从不过问这些的。

“最近祐太怎么样？”

“已经放暑假了，但是在上暑期补习班，每天从早到晚，闷头学习呢。虽然是男孩，但是回来晚了也是不放心的，我每天得开车去接他。你下班回家时，能不能顺便把祐太接回来，那样我就省事

多了。”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想说的一口气说了出来。果然不出所料。“什么，要我去接祐太回来！”他脸色一变，凶神恶煞地看着我说，“我忙得不可开交，你难道不知道吗？每天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回家。补习班离家只有两站地嘛，不必专门开车去接了，让他自己回来不就得了嘛。”

“但是，别人家都是父亲开车到补习班去接的。为了保证孩子能考上有名的私立中学，人家是一家人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你就不能再出点力。”

“为什么非得我去接不可呢？”

“不对，每天晚上去接祐太，你觉得烦吧。”

对年轻姑娘你是百依百顺，遇到家里的事，就推三阻四的。我真想这么说他两句，但还是忍住了。

“不是的。我意思是说，考试的事情是他自己决定的。”

他那好说大道理的态度，真让人受不了。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最近考试的竞争程度越来越高，学习的内容也是一年比一年难，和我们考大学那个时代已经是根本无法比的了。”

“那么难考的话，就别去考了，上公立学校不也一样嘛。”

这到底是不是他的本意，如他真的那么想的话……想到这点，我是真受不了了。

或许是太兴奋了，很少见，这段文字写得有点潦草。接在下一页上。

“你难道不想让祐太将来上医科大学吗？如今的公立学校的那种水平，不是最顶级的成绩是进不了国立医科大学的。”

看到我那么坚持不让的样子，丈夫转过头去回答我说：“我当然是希望祐太能当医生。但是那不是绝对的。绝对希望他当医生的，可能是你吧。”

“那医院你打算怎么办，祐太不继承行吗？”

“讨厌！”

丈夫看着位于走廊那头的孩子的房间。

“我并没那么顽固。没人继承的话，医院到我这代关闭了也行。”

听他这么一说，我目瞪口呆，真没想到丈夫竟会那么想，真令人难以相信。

“你说什么呀，你如果不从你父亲那儿继承下一家医院来，现在你能干得那么轻松吗？”

他能在新宿现代化的大楼中有四百五十平米规模的医院，毫无疑问是把父亲留下来的医院卖了以后才得到的。

“那医院还是崭新的呢，还投资了那么多现代化设施，怎么能到你这一代就结束了呢，太荒唐了吧。”

“讨厌，别再说了。”

丈夫冷不丁站了起来。“我睡觉去了。”气呼呼地走了。

每逢讲话到关键时刻，他总是说一句要睡觉了，就逃走。烦心的事情一概不考虑。

对于我们的事情，丈夫可能根本没放在心上。望着丈夫离去的背影，我几乎快要哭出声来了。

我以前与他一起拼死拼活的，都是为了什么呀。

我一下子觉得十五年婚姻生活犹如一场梦，感到无限孤独，十分空虚。

这一天的日记到此结束，望着后面空白的一页，省吾又叹了一口气。老实讲自己根本就没想到妻子会考虑得那么多。

不过话又要讲回来，妻子有点神经质。对孩子，特别是对男孩子要粗犷点，不能太死了。

祐太初中毕业进入高中后，不用别人逼迫他，他自己也会努力学习的。在目前阶段还是轻松点好，可以踢踢足球，打打棒球，干他自己想干的事。

体育活动、俱乐部活动等，与朋友交往，对男孩子来讲是很有益的，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但是，妻子只考虑眼前利益，让孩子考上名牌私立中学，自己可以在周围主妇之间吹嘘“我儿子上某某中学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女人还是头发长见识短。省吾像是为了转换一下心情，一口气将啤酒喝完，打开了下一页。

8月4日（星期五） 22:30

有孩子的家庭主妇的夏天之忙，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像的。

今年，大女儿夏美上了中学，略微可以轻松点。两个孩子都上小学的话，除了一日三餐，还要接送上私立补习班、准备衣服等，早上眼睛睁开后，一直要忙到晚上吹灯上床为止，丝毫不能松口气。

尤其是到了漫长的暑假，白天不去学校了，孩子成天在家和你缠在一起，说实话还真有点厌烦了，相反倒是盼望着学校是不是能早点开学。

老大已经长大，上初中了，虽然还得接送，但是她自己有课余活动，玩得很开心，有时还到同学家里去玩，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时间上，自己多少有点富余了。

简单的饭菜也能自己做了，老大是女儿，抽空还教她怎么做饭。小的是儿子，就让他每天负责淘米。我可不愿意把他培养成他父亲那样，只会从冰箱里拿啤酒、冰淇淋。要把他培养成能够下得厨房的男子汉。

不过，丈夫的生活进入暑假后也没什么变化，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暑假期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当然，作为医生的妻子，我也非常理解他工作繁忙，是十分劳累的。

但是，有些事情作为丈夫是应该参加的，如孩子的入学典礼、运动会等学校活动，可他一次都不出席，好像我们之间有默契，他可以不参加。更别说是扔垃圾啦，调换天花板上的电灯泡等，星期天在家修修补补，移动一下大衣柜等，这些都是我的活儿啦。

思来想去，我竟想不起一件丈夫曾干过的家务。

为了接送去上补习班的儿子祐太跟妻子吵了一架，妻子怎么突然会想起过去的事呢。日记接下去追溯到夫妻俩结婚后不久、孩子出生时的事情。

孩子还在吃奶的时候，丈夫终于结束了医生进修，进入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

那一时期，晚上还要通宵值班，还有临时紧急手术，加上星期

天节假日还要加班，到私人医院去做手术。虽然十分繁重，但他年轻力壮，日子都过得很充足。

带着两个孩子，女儿和儿子相差两岁，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我，每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半夜里儿子突然发高烧，自己也不去找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去医院看急诊。

即使打电话给丈夫，他也会说“我的专业不是小儿科”，根本不会来看一下。孩子每天晚上不停地哭泣，为了不妨碍丈夫的睡眠，让他好好休息，不管深更半夜自己都将哭闹的儿子抱起来到外面去。

我自己晚上也睡不安稳，即使感冒发烧也没时间去医院就诊，只好到药房去买点感冒药来压一压。

就连一个人上厕所时，孩子也追到厕所门口来叫“妈妈，妈妈”的，闹得我简直快神经衰弱了。

看到我这副模样，也只有我母亲，为我担心过，怕我会得育儿神经官能症，除此之外，从没有一个人帮过我。

我和丈夫相依为命，忘我地走过了三十岁的时光，疲惫不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在丈夫看来，我这个人可能有些不通人情，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忙。而我呢，又觉得丈夫太专横，连妻子带孩子的怨言都不愿听。为此，我们俩各自都在宣泄，只要一见面就会大呼“不行了，我快要支撑不住……”，并且经常会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闹别扭。

但是，就是那么困难，我们也都对付过来了。至少我是那么认识的。

可是，好像就在那时，我们把重要的事情给遗忘了。

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和孩子们都已经适应了没有丈夫（父亲）的

家庭生活。丈夫不在家是理所当然的，既不寂寞也不感到眷恋。

家庭内所有的事务自不待说了，就连孩子上学择校、挑选补习班的事，都是我一手操办的。我也觉得那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事，是对日理万机的丈夫的照顾。

只有这一部分内容与前面的不同，前面部分都是在猜测自己在外面花心的情况，而这里写的都是新婚后夫妻在一起度过的日子的感想，真实感人。

迄今为止，自己确实是个甩手丈夫，孩子的一切全都扔给了妻子，育儿，家务都是妻子的活儿，自己全副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相互之间这样的分工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下一页的日记却完全不一样了。

丈夫繁忙的工作为我们全家带来了幸福和富裕的生活。在周围邻居的眼里看来，我们肯定是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之中，丈夫和孩子、丈夫和我之间的距离却渐渐地拉大了。

并且，到了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有富余的今天，我们却无法享受成功的喜悦，变成了假面夫妻，夫妻俩各自用自己的空闲来填补自己的时间。

“啊，假面夫妻啊。”省吾喃喃地念出了声。

是不是假面夫妻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妻子为什么会把问题看得

如此严重。育儿、家务等，一切都交由妻子干，这些都是妻子自己也认可的。

如果真的那么艰难，每天都搞得神经衰弱的话，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一声呢。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的话，自己完全可以帮她一把的，尽管是很忙，但是帮点忙还是可以的。

但是，妻子真的要自己帮忙的话，说不定自己会一脸不耐烦的神情，不加理睬地说："你没看见我也正忙着呢。"事实上，妻子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自己的那副模样，心想就当丈夫不在家吧。

这天的日记是以如下的话语结束的。

家族中的齿轮有一个不正常，就会导致其他齿轮也出错。从齿轮的不协调处会发出吱吱的尖叫声。即使你立即加油，第二个、第三个齿轮都会运转不正常的。久而久之，你就会对不正常运转的齿轮习以为常。

丈夫是不是已经觉察到这一情况了呢……或许现在还在勉强地运转着。

突然自己的手机响了起来。

谁打来的呢？急忙拿出一看，是从医院打来的。值班的护士报告说，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的病人突然病情恶化倒下去了。

医疗诊所原则上周六和星期天都不开门，只有康复部门，因为每天有人要来做理疗，所以每天营业。

一般腰痛颈椎痛的病人都用牵引疗法，骨折的病人和高龄患者因为四肢僵硬，一般都以理疗为主，倒下的那个病人是个七十五岁的老汉了。

像往常一样沐浴运动完以后，从浴池中上来时，患者突然觉得眼前发黑，叫了一声难受，就倒了下去。

“神智清醒吗？”

“刚开始时会稍有点头，现在好像是进入睡眠状态。”

“好的，我马上就去。不要动他，让他安安静静地躺着。”

在电话里作完指示后，省吾将刚读到一半的日记合上后，放回到妻子的床下，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衬衣和裤子后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停车场在地下，省吾的凌志和妻子的奥迪A4的车位紧挨在一起。妻子的奥迪 A4 已经开出去了。

省吾钻进自己的凌志，一直朝新宿驶去。

从广尾到新宿的医院，星期天路上不塞车的话，只要二十分钟便可抵达。

一边驾驶着车子，省吾一边思考着刚才的日记，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是呀……”

在日记本里妻子记下了丈夫不协助做家务，不肯接送孩子，按我现在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纵然是休息在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个急病人，可以说是每天在家随时随地等候召唤。

无法直接向妻子发泄的一股怒火，全在车子里自言自语地发泄了。一会儿就到了医院所在的大楼。

进了电梯，一直上到七楼。一进诊所门，护士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立即给他披上白大褂，直接进了理疗室，只见患者仰面朝天地躺在墙根下。

省吾很敏捷地检查了患者的脉搏和呼吸，又用听诊器听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再呼唤了几声“今井先生，今井先生”。只见患者眼睛虽然没有睁开，但是略微地点了点头。

不是需要立即采取什么急救措施的重患者，但是必须好好检查一下。

省吾命令护士静静地将患者抬到病床上，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诊疗所里没有住院部，但是有病床。这两张病床，是专门为急救车送来的紧急病人，以及像今天这样的在治疗中突然发病的患者预备的。

现在躺在那儿的患者今年七十五岁，两腿膝盖患关节炎，在浴池中进行步行练习。

据理疗师说，在浴池中练习步行有点过度了，摔了一跤，好像有点轻微脑震荡。

“让他躺一会儿后，再检查一下吧。”

省吾对护士作了指示后，护士又告诉说，有个颈部牵引治疗的妇女诉说自己手脚有些麻木。省吾急忙来到理疗室，看到一个妇女正在接受颚部牵引，应该是颚部向下的，现在却让她把下巴往上翘了。

“怎么搞的，这样的话是适得其反。今后要注意了。”省吾将正确的方法告诉了患者，并指示护士要注意仔细观察，不能大意。

按摩、理疗等不必由医生直接在场指导，理疗师等可以直接进行，对增加诊疗所的收益很有好处，但是往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幸好，这次发生的都不是什么大事。

省吾放心地回到院长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就这样泡汤了。

省吾稍微想了一下，拿起电话，拨通了诗织的号码，对方只是铃响，没有人接。

好像她说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叫什么“橙色大侠”的歌手的演唱会，现在可能正在那儿听歌呢吧。

原本打算晚上与妻子一起吃完晚饭后再到她那儿去的，早知有这样

的事，约得早一点就好了。

不过，晚上要出来的话，现在还是趁早回家一趟比较好。

幸亏刚才那个患者还在医院躺着，说“放心不下去诊疗所看看”，妻子肯定不会怀疑。

有理由溜出来了，省吾觉得放心了，就决定先回家。

三十分钟后回到家里一看，果不出所料，妻子已经回到家了。

“你上哪儿去了？”

妻子充满了责备地问道。省吾回答说：“去新宿了。”然后又添油加醋地把自己突然被叫到医院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还没让他回去，让他在医院躺着呢。”考虑到自己晚上还要出去，省吾埋了个伏笔。“是吗。”妻子只是含糊地自言自语了一句。

很难得的一个星期天，为了工作自己特意跑了一趟医院，她应该讲一句你辛苦了才对啊。省吾十分不满，但是妻子好像在关心背后的事情了。

“哎，今天晚上怎么样？”

很早以前就讲好的，今天晚上一家人一起到外面去上馆子。

妻子说：“咱们到寿屋去吧。”寿屋是广尾车站附近的一家日式餐馆。

“不过，大门怎么样？”

省吾说的大门是麻布的一家烧烤店。妻子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满脸老大不高兴的，好像说：又要去了！“你可真喜欢吃肉啊。”

“嗯，祐太也喜欢那家吧。”

“嗯，喜欢。”儿子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就这么决定去烧烤店了。妻子冷嘲热讽地说：“最近好像很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嘛。”

这话是什么意思？总之你不触犯神，神不会作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了六点，一家人一起出发去饭店。

也许是去的时间早了一点，店里的桌子都空着，他们找了一张方桌，一家四口围坐在一起。像往常一样，省吾要了份牛里脊肉和薄切猪肉，而妻子和孩子要了肋排、五花肉等，他们更喜欢吃这些肉。

在外人看来，这一家父母带孩子四口人，非常融洽，十分和睦，但是，只要深入一步，就会发现里面有各种问题。

比如说，这个夏季的冲绳旅游吧，以前一直是在八月十五日前后，利用盂兰盆节假一起去的。但是今年呢，夏美要参加语言学习旅游，只好挪到下周，利用周五周六和周日进行了。

“听说台风接近冲绳了，和我们的旅游没关系吧？”

省吾是能不去就尽量不去了，但是祐太却立刻回答道：“没关系。”而女儿则说：“爸爸，别想开溜。”

这些看来都是妻子教唆的。一有什么事，妻子就站在两个孩子一边。

妻子和孩子们都放假了，好说啊，可是，我还有工作，而且不仅是周末的两天了，连周五都搭进去了，医院要关门。这些妻子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她总是说“大家都盼望着去”。让她那么一说，自己就只好服从了。

一年只有一次，为家庭作牺牲嘛，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诗织那儿还没通知呢。

如果告诉她说是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一起去冲绳的话，她肯定会不高兴的。或许她会说：“你嘴上讲得漂亮，最终还不是向着老婆。”

不，诗织不是那么刀子嘴的女人。我家里的人，她也都知道。事到如今可能她也不会说些什么怪话。相反，如果她什么都不说的话，那倒是令人难堪的。省吾一下子陷入了沉思，这一切都没逃过妻子的眼睛，她把自己手边烤熟的肉往自己这里推了推说：“爸爸快吃，不然要烤焦

了。”

被妻子一催，省吾赶忙把牛肉塞到嘴里，但是，紧接着妻子又将魔芋给推了过来。

“多吃点，长点劲儿。”

她这么说，是不是又在讽刺我呢。连魔芋都劝我吃，看来她是看穿了我今天晚上要与诗织见面了。

“不可能吧。”省吾刚在心里否定自己的猜想，妻子又给自己斟上了一杯葡萄酒。

看来这女人是想把我灌醉了，不让我去约会。不，不，这完全是我思虑过度。

或许是因为看了她的日记的缘故吧，最近总有些神经过敏。

省吾打起精神吃了块牛里脊，把烤好的薄切猪肉推到妻子面前说：“来，吃这个，这个可好吃呢……”

还没说完呢，妻子就用筷子将他推过来的猪肉扒拉到一边说：“谢谢，我自己要吃自己烤。”

这可是好心当做驴肝肺了，她怎么能这样呢。省吾被搞得兴味索然，但是妻子倒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悠闲地吃着。

身为父亲，自己不太愿意说，最近女儿夏美对自己也疏远了，以前见到自己老是“爸爸，爸爸”的很亲热，但是最近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好像见了外人一样。

是不是女儿快进入思春期了，只要是男性，就连看到父亲都会觉得心烦。或者是她本能地觉察到父亲有外遇了，觉得有点恶心？

总之女儿进入多愁善感的年龄，这肯定没错。

也许是多虑了吧，妻子最近好像没什么食欲，省吾将烤好的牛里脊

放到她面前，她也只是说“自己要吃自己烤”，决不动筷子。也许是她想吃清淡的日本料理，却让我给拽到烤肉店来了的缘故吧。

与妻子相比，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的，祐太还边吃边说，到了冲绳后自己要学冲浪什么的，一副小大人的神气。

如果纯粹是要到海边去玩的话，那么湘南海岸也可以，但是，这是历年夏季的惯例了，为全家人服务，没辙。

省吾一边在心里说服自己，一边把饭吃完。不一会儿，一家人都站了起来。

也许是开始得比较早吧，吃完饭时刚过八点。

走出烤肉店，一家人溜溜达达地回到家中，刚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手机的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这是省吾事先与护士讲好的，让她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向自己汇报下午摔倒的那个患者的病情。

“患者很稳定，从那以后没有什么异常。”护士的汇报很简短，但是省吾却一个劲儿地点头，嘴里还不停地应答着：“好，好！”

护士汇报完后已经将电话挂断了，这里省吾还在煞有介事地说道：“好，好，我马上就去。”随后他又望着妻子说：“我还得去一下，去看看下午那个患者。”

还没等他说完，妻子就打断他的话，很奇怪地问道：“他是不是已经回家了呢？”

“不，没有回家。他的心脏有些问题，才让他在诊疗所里躺着的。年纪很大了，我放心不下，得去看一下。”

“都这个点了，还去？”尽管妻子满脸狐疑，省吾还是拿起放在桌子上的车钥匙向外面走去。

“爸爸，你上哪儿去？”女儿夏美问道。走到门口，省吾一边拉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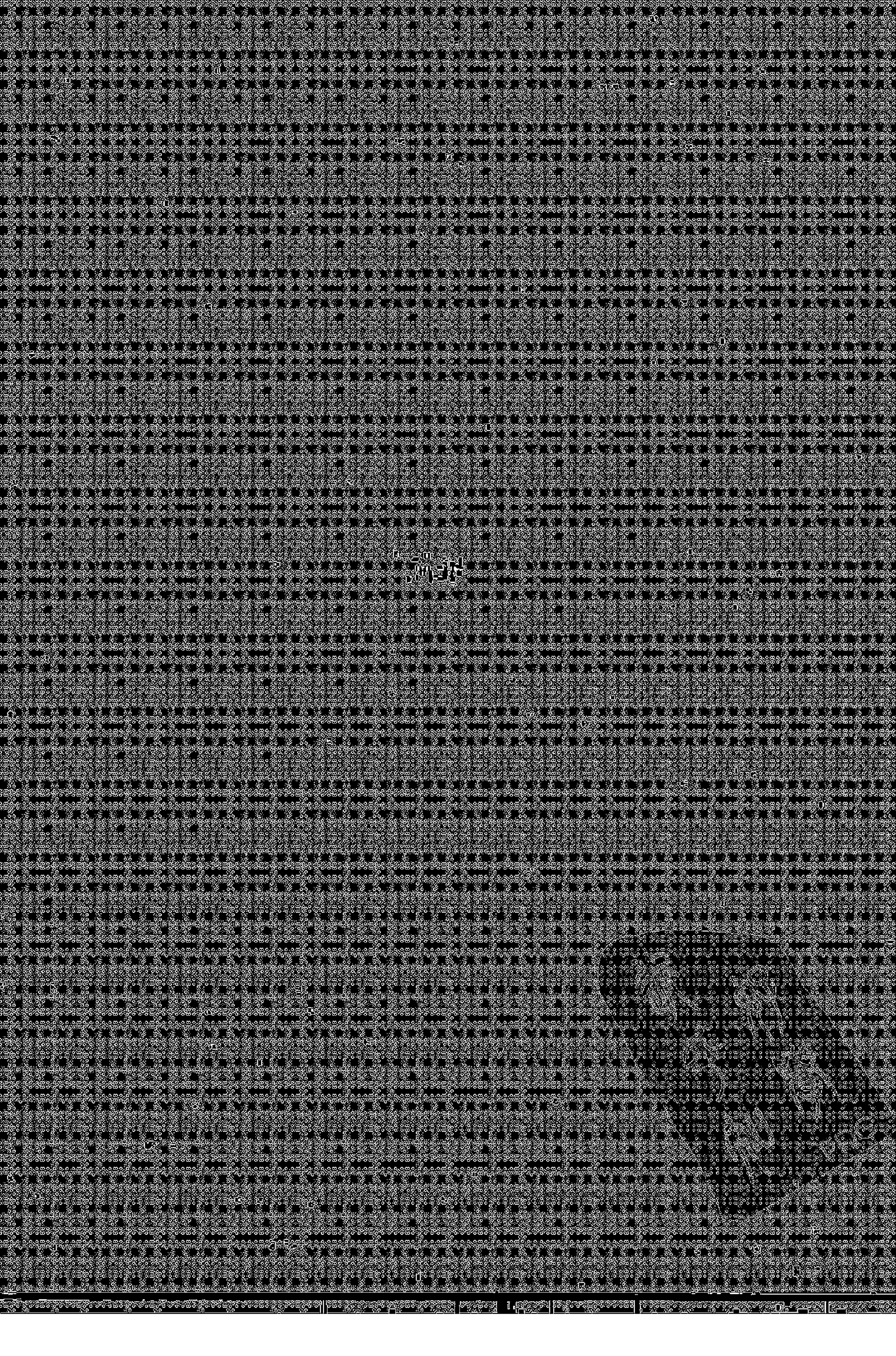
一边装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叹了口气说道："我还得到医院去，那儿的病人还在等着我呢。"妻子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按理说应该嘱咐丈夫路上开车小心。

省吾把妻子和孩子都抛在后面，走出房门后，头也不回地直奔停在地下车库的自己那辆心爱的凌志。

坐进车里，他才在心里对自己说，行，这下可以到诗织那儿去了。或许这点妻子也觉察到了。不，她不会猜到我是去诗织那儿，充其量只不过是怀疑我去哪个女人那里。

不，不，妻子可能正在气头上呢，吃完饭突然就起身走了。

行了，我可管不了那么多。省吾一边在心里嘀咕着，只管加大油门，朝诗织住的代代木方向驶去。



倒不是因为疰夏的原因，但进入夏季后，患者一下子少了许多。主要是因为感冒的人减少了，来就诊的人自然就少了。

省吾的专业是整形外科，但是一旦开业，就无法只做自己的专业。诊所附近有许多企业，基本上都是工薪阶层，他们所需要的是内科。当然，太专业的病症是没有办法的，一般的头疼脑热、感冒咳嗽、腹泻之类的基本上都可以看。加之最近多的是容易疲劳、晚上睡不着觉、人际关系不合等的患者，需要进行心理内科治疗。

为此，省吾读了很多有关新内科疗法的专业书籍，有时还要参加一些有关的研究会。见多识广，什么病症都得懂一些，这是开业医生所必需的。当然，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整形外科，来这儿看病的有不少都是来看颈椎炎、肩膀痛、腰疼、关节疼痛的，尤其随着老年患者的增加，这类病症也越来越多。

对这样的患者，除了开些止痛片，打止痛针外，还要进行按摩，运动训练，再加上物理疗法，如颈椎以及腰部的牵引等。这样的患者总体来说基本上集中在冬季，夏季比冬季要少多了。

还有些是常年腰痛，手脚发麻等顽症的人，经过检查被诊断为椎间盘突出、脊椎管狭窄症等的，但是由于这里没有手术室，不能施行手术。

也正因为如此，有许多专门跑来找自己看病的患者，也只好送到别的医院去。当然也可以将住院部的房间改建成手术室，但是考虑到手术室设备和其他的经费，还是不增设手术室，把他们转到大医院合算。

除了经费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省吾眼下正在考虑新增美容整形外科。当然自己并没有经验，所以聘请有关专家，每周到医院来一两次，做些简单的手术，如清除黄褐斑、雀斑和清除皱纹的手术等。做这样的小手术，既不需要很大的场所，也不会产生什么医疗事故。一般都是些门诊

手术，在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了，所以，从新宿这一场所的特点来讲，希望接受这一手术的患者肯定是不会少的。再进一步说，这样的手术完全是个人负担，不在医疗保险范围之内，会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

具体请谁来，现在还正在交涉。省吾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将诊疗所经营好。

考虑到这些，省吾真是觉得自己有点外遇，一两次出轨，算不了什么。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省吾目前根本没打算与妻子离婚。不，这样的事情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自己与妻子虽然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但是，是在经过恋爱后才结合在一起的。

十五年前，省吾在国立大学的药房工作，有一阶段被派到东京的世田谷国立医院去帮忙，是当时在那儿担任外科主任的山室医生介绍的，山室主任是比自己高几届的校友。

当时妻子还在私立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她在大学当教授的父亲所乘坐的车子遇到车祸，被后面的车子撞伤，到以前就认识的山室主任的医院来接受治疗。那时每次到医院来的时候，都是自己的妻子开车接送的。

当然，一开始时并不认识，在治疗开始后，有一次他看到坐在门诊室外面等候的志麻子，觉得她既漂亮又有气质。然后经山室主任的介绍相识了。

在那以后，他们俩有过几次约会，一年半后省吾向志麻子求婚。

省吾最初对志麻子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姑娘，经过几次接触后，更感到她还是个聪明贤惠、很可靠的女性。省吾知道自己最终是要继承父亲的医院，自己开业的，所以觉得志麻子是个值得信赖的姑娘，可以将自己的一切交给她。

对此志麻子是怎么想的呢？她与当今的时髦女性不一样，首先不喝酒，就是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也不那么随意放肆，但也并不拘谨。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是自己最放心的人才结婚的。当时省吾的父亲还健在，他也非常赞成这门亲事，可以说这两人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从认识到现在，十五年的岁月过去了。这期间生了两个孩子，至少从表面来看，这对夫妻并没有什么问题，日子过得很美满。诊所刚开业时的困难，也在妻子的配合下终于给克服过去了。一般都认为，这对夫妻今后也不会太张扬，会平平安安、恩恩爱爱地生活下去。起码省吾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突然出现的“紫阳花日记”，使两人生活蒙上了阴影。

妻子到底为什么要记这样的日记呢？

或许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真实的心情？还是因为写了出来可以消除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满呢？抑或是为了留下记录，以备日后使用呢？如果都不是的话，那是不是知道丈夫会看而特意为丈夫写的呢？

不，不，最后的那个可能性是绝对不存在的。单凭她将日记本深深地藏在床罩下面来看，那就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正因为如此，她才会毫无顾忌地仔细描述。

不过，不管怎么说，妻子写那样的日记，实在是匪夷所思，也令人不愉快，真没劲。

但是，省吾在心里对自己说，换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这本日记，自己才能知道妻子的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些以前根本都是不知道的。也可以根据她的想法来制定对策。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发现这本日记，能够阅读这本日记，实在是幸运。或许那正是上帝半开玩笑地赐给自己的机会呢。

总而言之，这次冲绳旅行，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妻子。

省吾知道这是妻子早就盼望的旅行，自己可以乘机挽回影响。

省吾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理，那天以后一直想再潜入妻子房间去翻阅妻子的日记，但就是没有机会。

机会一直没来，周末却到了，省吾和家人一起到冲绳去旅游了。表面上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他竭力扮演好一个温柔、通情达理的好丈夫的角色，按计划在星期天回到东京。

这样就尽了对家庭的义务，下面自己可以自由活动了。

风平浪静地过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妻子很罕见地带上女儿外出了，说是与朋友一起上剧场看歌剧去。

这可是天赐良机，这天晚上，省吾回家比平时都早，不到八点就到家了，蹑手蹑脚地钻进了妻子的房间。

儿子祐太已经回来了，吃完妈妈为他预备好的晚餐，回到自己房间去了。除他以外家里没有别人。

省吾打开了房灯，把妻子的房间仔细打量了一番后，把手伸到床单下，在同上次一样的地方摸到了紫阳花日记本。

“你好。”省吾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嘴里喃喃地嘟哝着。在这里省吾无法使自己镇静下来，还是像上次一样，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和平常一样，喝了一口啤酒后，打开了手上的日记本。

也许是忙于准备旅行吧，日记有好几天空白，一下子从到达冲绳的那天开始。也就是说，妻子是将日记本带到冲绳去了。

8月11日（星期五）22:10

我们前拽后推，终于将一直在打退堂鼓的丈夫带到了冲绳。

出发之前丈夫曾恐吓我们说会有台风，可是这里晴空万里，气温在摄氏三十度以上。

在那霸机场我刚找到自己的行李，丈夫一看到就说："我来拿。"就从我手上把旅行箱抢了过去。女儿说："爸爸真了不起。"

他以前从来没帮我拿过行李，今天这么温柔，可真有点让人恶心。

是啊，今天早上他还帮我把家里的垃圾扔到外面去了，以前他是最讨厌扔垃圾的了。我央求他去扔他都不干，说什么"让邻居看到了多丢人"。

昨天晚上很晚才回家，虽说没在外面喝醉，但是，他肯定是与那个女人惜别了，虽说是很短暂的几天。没喝醉，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样说来，他是把这次旅行当做忏悔之旅了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倒是一次机会。

不过，千万不能大意，我得盯住了，他或许会给那个小狐狸精买什么礼物呢。那时候我也乘机要他给我买一个纪念品，看他还能拒绝吗。

我们在冲绳住的是高级度假饭店，最近人气很旺。下午两点入住。饭店服务生将我们的一个小旅行箱和两个旅行袋装在小推车上，把我们送到了房间。

我们预定的是最高层两间连在一起的套房，面向大海。

服务生领着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停了下来，指着两间房间说："就是这儿。"说着将两张房卡交给了丈夫。

"谢谢。"丈夫随口说了一句，然后将其中一张房卡顺手就递给了祐太，"嘿，这是你和夏美的。"

就在这一瞬间，我毫不犹豫地从祐太手里一把将房卡夺了过来。

“不行！祐太你不是和爸爸在一起的嘛。对吧，夏美。”我又趁势征得了女儿的同意。

“对，对。女人应该和女人在一起嘛。”

听女儿这么一说，丈夫像被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了。

日记把前两天去冲绳的事情记得非常准确，而且连到达那天分房的情形都仔细地记下了。

房卡被我抢走后，丈夫无可奈何地说：“唉，我好不容易才有个与妈妈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刚说到一半，就被女儿打断了：“爸爸，你别那么恶心好吗？”女儿冷冰冰地看着爸爸。

“哎，你说什么呀，那么，爸爸和夏美一起睡吧。”

丈夫边说着，边很高兴地去拽女儿的手。“讨厌，放开！”女儿简直感到好像碰了什么肮脏东西一样，一把将丈夫的手甩开。

“大家快进屋吧。”儿子叫了一声，给大家解了围。大家都放心地进了各自的房间。

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举家外出旅行，全家理所当然地是住在一个房间的。一个房间里添上一张儿童床或是单人床，就足够四个人睡的了。

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到了思春期，在我们身边紧挨着这样的异性也不好，我们相互之间渐渐地开始拉开距离了。

这样的反应，女孩要比男孩强烈得多。随着女儿渐渐地长大，她开始产生一种洁癖，也许是对父亲萌生了厌恶感。

其实小时候女儿是很喜欢和父亲一起洗澡的，到了小学四年级春天时，有一天她突然说："我绝对不喜欢和爸爸一起洗澡。"但是，丈夫却一点都不知道，还是像往常一样与女儿嬉闹，也许是女儿觉得和爸爸嬉笑太乏味，有点难以忍受了。

妻子可太冷酷无情了，竟然不给自己一点面子。以前一直是十分文静、对自己百依百顺、毫不反抗的妻子竟然会有如此敏锐的观察力。这真想不到啊。

省吾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继续往下看。

莫不是丈夫得不到妻子的爱，只好那样装出一副求女儿欢心的样子来让我看？

再加上女儿也渐渐地开始疏远他了，他才跑到别的女人那儿去的？想到这里，我倒是有点同情他了。

虽然这么说，但这次旅游，丈夫是不是另有所图，他会不会又来求我和他亲热？

事到如今，这么个与外面野女人有染的丈夫，我怎么忍受得了？用女儿的话来讲就是太令人恶心了。

确实如此，最近妻子根本不愿意与自己做爱。还说什么太令人恶心，这是什么意思。

天下哪有这种妻子，在日记中对自己的丈夫写下这样的话语，她如果在眼前的话，一定会骂她个狗血喷头。省吾压抑着自己的愤怒，继续往下看去。

8月13日（星期日）23:00

晚上八点，三天的冲绳之旅平安地结束，回到了家中。

我回到家后还得整理行李，丈夫一进家门，立即将自己的旅行袋拿进自己的房间，在里面偷偷地收拾。

从冲绳买了些当地产的点心，给诊疗所的工作人员。也许在我不在场的时候，丈夫给那个女人悄悄地买了些什么礼物了，否则他为什么要偷偷地拿进书房去整理呢。

我在外面隔着门对他说："他爹，有什么要洗的快拿出来。""知道了。"他的声音很明快。

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平安地尽了家庭义务，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我还听到他在里面哼着小曲呢，真美死他了。他的心可能已经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吧，歌声也是那么轻飘飘的。

休假结束了，明天就要到医院去上班，他能轻松地休息也只有今天了。

那样的话，他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寻找理由外出，去与那个女人幽会。而且，会像往常一样，混到半夜过后才回来。

今天早上他还在说呢："到底是家庭旅游好，身心都很放松。"这边话音刚落，那边他就要去见那个女人，这不是对我们全家的亵渎嘛。

那样的话，好不容易才成行的家庭旅游，对丈夫来讲，与上班毫无两样，就是"为家族服务"嘛。他只不过是履行了一次义务。

与其这样，看来下面他要到那个女人那儿去的时候，尽管时间很短，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休息呢。

不过，至少今天晚上我们还应该一家人团圆在一起，没有外人搅和。因为我们还沉浸在快乐的家庭旅行的记忆当中呢。偏偏到最后，他还来这种事，实在是扫兴。我可不愿意破坏好好的心情。

但是，丈夫房间悄无声息，可以想像他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外出了。说不定那房门马上就会打开，他会煞有介事地讲出一堆道理来。

我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必须先下手为强，找什么借口才能留住他呢？越想越坐立不安。

大家一起快乐地去冲绳旅行了几天，应该感到满足了，可是看到妻子却偏偏还在执著地窥视自己动向。这天的日记并没有就此结束，还继续着。

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拖住他，怎么才能找到借口呢……

自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就是想不出办法。

就在这时，突然祐太走过来问我："我有点肚子痛，有没有药？"

祐太虽然是用手摁住肚子，但是看得出，并不是那么严重。我脑子里一闪，有了，就是他。

"不要紧吧？我来叫爸爸，你赶紧躺到沙发上去休息一会儿。"

我故意说得很严重，然后吧嗒吧嗒地把拖鞋踩得震天响，走到丈夫书房前，敲他的门。刚敲了一下，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丈夫伸出了头来。

"他爹，祐太叫肚子痛，你赶紧给他看一下吧。"

我是故意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但是，丈夫看来比我还要紧张。不知为何，他赶紧将打开的手机盖合上，慌慌张张地塞进裤子口袋

后，急忙从我边上挤过，向客厅走去。

我的预料一点不错，丈夫肯定是在书房里给那个女人发短信，想到那副嘴脸，就令我心中怒火燃烧。今天晚上我就要使坏，就不让他去，看他怎么办。我满脑子都是这样的念头。丈夫被我叫出来后，单腿跪在客厅地上，用三根手指按住躺在沙发上的儿子的肚子说："没事，有点轻度的消化不良，马上就会好的。"

听他这么一说，儿子嗯了一声，立即站了起来，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了。但是我并不就此罢休。"好像痛得很厉害，会不会是盲肠炎？"更进一步说："会不会是在旅途中吃坏了肚子？"并问丈夫："半夜里会发烧吗？"

丈夫显得半是惊讶的样子坐在单人沙发上，一边拼命地摇着头，回答道："不会，不会的。"

"给他吃点容易消化的东西，马上就会好的。"

"这孩子平时可没叫过肚子痛，今天晚上不放心啊。"

突然丈夫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噌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说："你那么不放心，我去取点助消化药来，反正正好要到医院去做点明天的准备工作。"

看来还是被妻子看穿了，省吾看着日记，脑子里泛起了从冲绳回来的那天晚上与妻子争吵的情景。

丈夫好像是有点尴尬了吧，装作看报的样子，用报纸遮住自己的脸。我怒不可遏，儿子正在肚子疼，他却不管不顾地一定要出去，这样的丈夫太自私了。

"你现在到医院去有何公干？"

他有个习惯，与他面对面地谈话时，他要是做了坏事，就会将脸转过去。

"大家推选我当医生会的会计，我要早点把账结清，公布出来。到冲绳去旅游，把这事给拖下来了……"

好不容易有一次大家都那么高兴的旅游，却让他当做借口了，真是可恶。

"今天刚回来，已经很累了，非得今天就去吗？"

"不去不行，今晚不做出来就来不及了！"

突然厨房间煤气上正在烧的水开了，水壶嘴上的哨子一下子尖利地响了起来，随着一股白色的水蒸气，壶里的水也翻滚了出来。我急忙关闭了煤气，将滚烫的水注入大口杯中，我的愤怒也达到了沸点。

"你肯定又要很晚才回来了！"

我故意用了"又要"两个字，我知道丈夫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跳起来。果然他用报纸遮住脸回答道："是啊，要花费一点时间……"

他竟如此冷静地将我的话挡了回来，对我的挖苦一点都不在乎，看来他是铁了心了，今晚是非去不可了。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那么澡也不在家里洗了？"

也许是我这一箭射中了他的要害，他一下子沉默了下来。我决不手软，又接连射出第二箭。

"是不是要到医院去洗澡啊？"

忽然丈夫折叠起了报纸，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连看都不朝我

看一眼，迅速地向走廊走去。

“你给我等一下。”

我从厨房的边门冲了出去，绕到了丈夫的前面，挡住了正要出门的丈夫，双手绕到背后去解围裙的带子，边脱下围裙，边不顾一切地说：“今晚你要出去的话，那我也走。”

说实话，妻子在说“我也走”时，省吾狼狈极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妻子会说出这种话来。对当时的情况，妻子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载的。

这句完全出乎意料的话，令丈夫狼狈万分。

“啊，为什么？”丈夫连声音都哑了。

“你不是要出去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出去呢？”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将双手抱在胸前，眼睛直盯着天花板上吊坠着的大吊灯，不一会儿来了个深呼吸，像是叹了口气说：

“我不是告诉你，我是去工作的嘛。你怎么老是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别老是抬杠好吧。”

“什么，说莫名其妙的话的是你！”

“我的话，你什么地方听不懂？”

这又是他的弱点，心虚时，声音很大，但是眼神游离不定。

“你又装蒜了！”

“别说傻话了！”

“好的，别再说了！够了！”

这种丈夫还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的呢。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身回到厨房。丈夫从后面追了上来。

"嗨，你是不是有些误会了？"

他又来打岔了。我还有什么跟他说的呢。再说也是白费，他不会听我的。

与其这样还不如冲着我怒发冲冠大发雷霆。"你给我住嘴！"如果他是有如此魄力的话，我倒也算了，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

"喂！"丈夫在我身后大声嚷着，我连头都不回。

"真是。"丈夫看来是忍无可忍了，只好狠狠心咂了咂嘴，回到自己书房去了。没过几分钟，他又重重地拉开大门走了出去。

他难道就那么要到那个女人那儿去吗！扔下自己正在肚子疼的儿子不管，与自己妻子争吵到这种程度，他还是执意要去。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去吧。

毫无疑问，他肯定知道自己的花心已经被我看穿了。

对的，不管你伪装得如何巧妙，我都能看穿。

省吾的视线不由自主地从日记本上移开，闭目养神起来。

真没想到，那天的事情被她写得如此一清二楚。妻子的推测完全正确。

她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不，也许是只能怪自己太迟钝了。

不过，那天可能也只有那样了。从冲绳回来的那天晚上，大家都很累，谁都不想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连休息的工夫都没有，还要去医院工作。

这样的情况，要是换成别人的话，谁都会觉得很辛苦，肯定会同情的。

自己是按照这种想法来安排自己的行动的，但是，妻子为什么会看穿，认为这是谎言呢？我可觉得这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了，妻子是怎么会看穿的呢？

说不定妻子有特异功能，第六感特别发达？听说女人的第六感本来就很发达。但是不管怎么说，妻子是太敏锐了。

早知如此，自己应该和迟钝些的女人结婚。

年轻时交过的女朋友中，也有心胸开阔、落落大方的，可能应该选那样的人做妻子才对。

现在再次反躬自问，可是世上哪有什么后悔药呢？

省吾深深地吸了口气，重新打开了日记本。日记跳过两天，是八月十六日的了。

8月16日（星期三） 22:30

今天早晨，丈夫白衬衣左胸口袋附近隐隐地沾有淡粉红色的口红。跟往常一样，肯定是丈夫趁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地将它扔进洗衣机里，藏在别的衣服下面的。

很早以前，丈夫的白大褂、衬衣等都是带回来，在周末交给前来送衣服的洗衣店的伙计带回去洗的。但是，最近却很少往家里带了。

但是，根本不能想像忙忙碌碌的丈夫会自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

这样看来，他是让那个女人帮他去送的了。

自己感到放心不下，翻查了一下丈夫的衣帽柜和衣架，果不出所料，找到了从洗衣店拿回来的还没拆开的塑料衣袋。

自己找到了印在塑料袋上的洗衣店的电话号码和洗衣店名，用电话号码本查了一下，是丈夫医院附近的洗衣店。

然后，自己又拆开塑料袋，将衬衣从中取出，又发现衬衣领口后面还带着个洗衣店缝上去的写有顾客姓名的小条。一看这个小条，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小条上写的是“香田”，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名字了。

“不好……”

看到这里，省吾不禁嘟哝了一句。

真没想到，妻子竟然已经调查到这一步了。

这样的话，简直就像是自己做了坏事，在被警察追赶一样。当然，外面有外遇，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但也不至于遭到如此严厉的追查吧。

“别太过分了……”

自己真想对着妻子大喊一声，可是她不在跟前，也不可能听见。

“真是的，简直把我当犯人了……”

他非常恼火，但是越生气越是想往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丈夫的衬衣上竟然系着那个女人的名字，可知每次只要衬衣脏了，就托她送到洗衣店去的。

她送去，那钱由谁付呢？是那个女人还是丈夫？不，肯定是丈夫付的了。

不管怎么说，竟有三件衬衣上，都系有她的名字，可见丈夫是何等频繁地出入她住的公寓了。这难以令人相信，也不愿意相信。

“砸了！……”

自己做的事情太傻了。这么难缠的妻子，她肯定会去查看丈夫的衣帽柜和衣架的，自己太小看她了，把这种东西放在一下子就能找到的地方，不好好地藏起来，实在是太不注意，自己太傻了。

省吾一边挠着头，一边继续往下看。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允许，是可忍孰不可忍。应该立刻去洗衣店确认一下，或许能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那个女人居住的公寓地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香田”这个名字，自己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好像丈夫医院的工作人员中，也有与这名字相似的女人。“香田”不是什么很普通的大姓，或许就是这个人。

“不可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虽然是打消了，但还是留下不祥的预感。

干脆，是不是就向丈夫说：“要给医院的职工写慰问信，给他们寄中元节礼物。”让他把医院职员的名单拿来算了。

读到这里，省吾感到背后阵阵发凉。

这可真是百分之百的恐怖，而且这不是鬼怪式的虚构怪谈，是现实生活中的危机。

总而言之，再这么任其发展下去的话，这样的妻子，她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说不定她真的会去查医院职工的名单，找到那个女人的住址。自己应该早想对策，以免这种事情发生。

不过，冷静地想一想，她还并没有向自己提出要看职员名单的要求。

这么说来，说明妻子现在还没有打算做到那一步。不过，妻子的性格自己是了解的，她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么说来，她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得到花名册。

省吾还想继续读下去，可是往后一翻，是空页，日记到此为止了。

今天是十七日，当然，十六日是日记的最后一天了。也许到此为止是理所当然的。省吾觉得有点泄气，将剩下的啤酒喝了一口，继续

思考着。

她竟然写得如此露骨，从这点来看，妻子肯定会心生怀疑、采取行动的。自己不能在她采取行动之前想出对策来吗？

不过，话要说回来，她也太尖锐、太能干了，竟然会将我藏好的衬衣找出来，会在小条上找出她的名字，并企图从职员花名册上去寻找同名的员工。

行了，行了，现在不是欣赏她的时候，这完全是女人那异常的嫉妒心造成的。

省吾点着头，一半是惊愕，脑子里想到："不过……"

不过，就是找到了这些证据，那么妻子凭什么怀疑就是医院的职员呢？

到今天为止，可从来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妻子也没有问过自己。事实上，自己与诗织的事情在医院里也是高度保密的，其他的员工没有人知道。

诚然，她是负责医疗保险赔付业务的，有时会就有些文件内容讨论到深夜。但都是谈些工作上的事，而且还有别的人参加。尽管如此，妻子为什么还要怀疑员工呢？为什么会觉察到那个女人就在员工当中呢？

总而言之，妻子已经查到这儿了，还有一步就水落石出了。这是事实。

从那天起，省吾开始悄悄地观察妻子的动静。

她会不会像在日记中写的那样，通过医院中的某个人去把医院的花名册搞到手。会不会根据花名册继续追查下去。诗织那儿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电话或信件，等等。

不过，从诗织嘴里得知的是最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那么看来，或许她还没有采取行动。

他满腹狐疑，打电话将长田约了出来。

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就显得很孤单了，总有点忐忑不安。总想找个朋友一起喝喝酒，让对方了解自己迫在眉睫的处境。

长田接到电话，一口答应了，很快来到涩谷。省吾将他带到了自己常去的道玄坂附近的一家小酒馆。

当然今天的一切花费都由省吾埋单。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

一见面，开口第一句话，长田就这么说。省吾回答说：“一家人到冲绳去旅游了。”长田听了十分感动，连忙点着头说：“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把老婆伺候得不错。”

“你老兄呢？”

“嗨，我不行，忙得一塌糊涂，哪儿都没去。”

一般说来，自己开诊所的医生都是如此，省吾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吃了亏似的，喝了一口冷酒。

谈到从去年十月以来，高龄者的医疗费用和门诊负担费用额增加的问题，慢性病患者长期住院的看护保险制度即将废止等问题，两人之间共同的话题还不少。总而言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后医院越来越难以经营了。

“是啊，管它的呢，听天由命了。”

长田有点破罐子破摔地说了一句后，突然话锋一转，谈起女人的话题了，“哎，上次和你一起去的那家店里的姑娘，怎么样，后来又见面了吗？”

“嘿，别提了，白天一见面，和一般的办公室女郎毫无两样。”

关于女人问题，从大学时代起，长田就是自己的前辈，所以就把妻子的日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你不知道，写得非常仔细，看了大吃一惊。”

另外，还将从衬衣入手，妻子可能已经查到自己的女人了等，一口气都端了出来。长田边听边点头。

“不管她说什么，你是一百个不承认，装蒜到底。”

“不过，万一她查到了那姑娘住的地方的话……”

“她不是还没有查到嘛。”

长田的意见是，不管她有千变万化，你只要死咬住不松口就行了。

“不过，我老婆可不是那么简单地会死心的。”

省吾眼前浮现出妻子那随着年龄增大而日渐严厉的表情。

“你看，所以我早就对你说了嘛。”

确实是，自己刚开始对诗织有好感时，长田就不太同意，说如果是在别的地方认识的，那还说得过去，但她是自己的医院里的女人，还是住手为好。

可是，事到如今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妻子已经觉察到自己在外面有女人了，现在的问题是，妻子马上就要采取行动，将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是啊，你喜欢那个女人，这心情我理解。”

自己曾向长田介绍过诗织，而且还一起打过高尔夫球。

“她很温柔，与你太太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果然长田的眼睛很厉害，此外，因为她负责保险索赔，是医院中最重要的工作，这也是自己对她抱有好感的理由之一。

“连名字都让她知道了，看来快了。”

"嗨，你别吓我好吧。"

省吾将夹起的辫子鱼刺身放到了烟灰缸里。

"不过，最终你会和她结婚吗？你不会吧。"

是啊，老实说，省吾根本没有那个打算。诚然诗织是很温柔，年纪又轻，才二十六岁，比妻子要年轻十四岁。年轻漂亮，是自己喜欢她的理由。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要与妻子离婚，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庭，自己可真没那个勇气。

"那样的话，答案就很明白了。"

"答案是什么？"

"死不承认。"

"她如果冲到房间里来的话呢？"

"不管她说什么，你只是一句话，不是！"

"那样行得通吗？"

省吾是半信半疑的，而长田则是信心百倍，不断地点着头。

"你太太也不愿意看到你有女人，对吧？那样的话，你就顺着她的愿望，装蒜装到底，一百个不承认……"

"行吗……"

省吾感到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男人可是情场老手，他的意见，自己无法表示反对，只好点了点头。

和长田见面后，省吾多少感到轻松了一点。

无论你太太说什么，你只要"装蒜"，就行了。更令省吾感到吃惊的是，长田竟然说，纵然让妻子在床上抓了个正着，你也不可承认，坚持与己无关。

因为这是妻子所期待的，所以就要照此否认到底，这是上上策。

也许这不失为一计。因为长田过去确实因为有外遇和自己的太太闹起来过，长田就是靠此计取胜的，还有点说服力。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省吾用此计是否能奏效，这就不清楚了。长田太太与自己的妻子毕竟不一样，女人对此的反应也不会是千篇一律的。

不过，到时候万一真的要闹起来的话，自己也只有这么做了，除此以外别无他方。总之省吾找到了最后的手段，精神上的负担一下子轻了许多。

“谢谢指点迷津。”

省吾不由自主地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长田苦笑着说：

“她们啊，可是别的生物。”

“嗯……”

“女人和我们男人完全不一样。”

是吗，省吾又点了点头。长田继续说明道：

“男人总觉得，在外面搞个把女人算什么，对吧？不过，女的不一样。女人比男人有洁癖，又不愿妥协。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不像我们，男人是暧昧的产物，尽管不高兴，但是还得自己找台阶下。”

自己可从来没那么认真地考虑过，省吾只好洗耳恭听了。

“一旦当她感到可疑的话，她就会一往无前地追究下去，绝不妥协。”

是啊，自己的妻子不是也有这么个倾向吗？省吾佩服得五体投地。

“所以嘛，纵然是败露了，也不能承认。对女人就是要死硬到底。然后，对太太要温柔，如带她到高级餐厅去，给她买点礼品，哪怕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不能怕羞，要当她的面用实际行动表示‘我是最在乎你的’，这样，时间一长，太太的怒火就会慢慢地熄灭的。”

“啊，你是这么做的呀！”

"是啊。"

长田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可是他亲身经历的。这样的话，听了没有坏处。

总而言之，长田的话是可以作参考的，但是，妻子后来又在日记本上写了些什么，省吾一直想看，可是老是找不到机会，妻子总也不外出。

或许妻子已经觉察到有人在偷看她的日记了，把日记本藏了起来。自己硬要看的话，看了一肚子气。但是不看又不放心。

机会没有来，一连三天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晚上，省吾回到家中，妻子对自己说，祐太的补习班快要结束了，自己去接他回来，说完就出去了。省吾之所以回来得比平时要早，是因为知道妻子这个时间要去接孩子。

"家里就交给你啦。"妻子说完就出门了，省吾一直看着她走出门外，随后就飞快地潜进妻子的卧室。

今天妻子的房间很奇怪，散乱得很，桌子上都是插花用的教材什么的。省吾用眼角余光看着桌上一副狼藉的样子，双手在床上探寻起来，果然很快就在床罩下找到了那个日记本。

今天省吾感到很放心，日记本在它应该在的地方。从妻子房间里来到会客室，省吾想了想，就坐到客厅的大沙发上。

要说安全的话，还是自己房间最安全了，但是如在里面看，自己会感觉不到妻子回来。

要是坐在这里的话，妻子回来时自己肯定能知道，说不定还可以将日记本顺利地放回妻子的床上。

"好！"省吾一个人自言自语地点了点头，打开了日记本，上个星期六的日记跳入眼帘。

8月19日（星期六） 22:00

有栖川纪念公园一片碧绿，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

早上起来，我正在阳台上晾晒衣服，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了一股“金沙飞舞樱花”的香水味。

早晨微暖的晨风带着这令人诅咒的香水味，向我袭来。

肯定是沁入丈夫衣服中的，这味道洗也洗不掉吗？何等顽固啊。我真担心它会传染到家人衣服上去。

如果我是那个女人的话，每次在与丈夫幽会时都会竭力避免使用一个牌子的香水。因为，每次都是同一种香水味沾到他身上的话，被他妻子发现的危险性就大了。

或许，那个女人明知这一点，故意要将香水沾到丈夫身上去的呢。要训练丈夫习惯闻这一香水。只要他一闻到这个香水味，就会想起那个女人。

可是往一个有妇之夫身上抹自己的香水，这到底管用吗？

每天晚上带着同一香水味回家的丈夫，早晚会被妻子发觉，只是时间问题。那样的话，她是不是太不顾我这妻子的感情和面子了！

或许她是想暗示我：“太太，这个男人有我这么个情人在呢。”

对了，这肯定是对我的挑战。对，这无疑是她将自己的存在通知我的自作聪明的把戏。

猛地一下，省吾将日记本丢在沙发上，用鼻子在自己衬衣肩头闻了闻。

他根本没想到会沾到那么浓郁的香味，但是，妻子却一下子就觉察

到了。

“这么说来……”省吾突然想起来了。

两天前，妻子突然跑到自己边上，到处乱闻。自己连忙将衬衣换了下来。说不定，那时妻子是因为感觉到了些什么才跑到自己身边来的吧。

他继续往下看日记。

到现在我才明白，她是想让我觉察到，丈夫还有这么个情妇存在。

你丈夫有我这么个情妇存在呢。她希望我知道了这么件事后，会号啕大哭，会六神无主，会像发了神经病一样死死缠住丈夫。

她看到我们家平安无事，就会想方设法地使我们家庭生活破裂。最初可能只是几个毫米的小裂缝，然后慢慢地增大，到某一天会突然在一瞬间爆发大崩溃。这就是她的愿望。

然后，毫无疑问，她会在暗中偷偷地乐，连丈夫都没有见过那样的笑脸，满面笑容，自鸣得意地一个人开怀大笑。

下午到百货商店去买娇兰牌金沙飞舞樱花香水。这是个细长的小玻璃瓶，淡粉色非常可爱。喷口处上方还带着个马赛克的玻璃盖，均匀瘦长的瓶身，令人联想起女性胴体的完美曲线。

难道她想告诉我说，太太，这就是我呀。

哪能呀，诗织不可能想得那么多。她将自己喜欢的香水喷洒在男人的衣服上，向人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些可都是妻子多虑了。

诗织不是那样的女人，诗织不是那种被野心所占据的薄情的女人。

但是，这一切，又无法向妻子说明。告诉她说："诗织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种薄情女郎。"只要一说，自己偷看日记一事立马就会穿帮。而且一旦看到自己在袒护那个女人，妻子肯定会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的。

那样的话，这个家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怎么办？"

省吾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往四周看了一圈后又坐了下去，显得心神不定，又翻开日记本，阅读下面的日记。

8月20日（星期日）23:10

晚上七点刚过，丈夫打完高尔夫球回家了。

"今天可真热啊！"

他用手扯住短袖衫胸口，一拉一放地扇着，并把高尔夫球杆袋子交到我手上。

脸上晒得黝黑，看样子真是很累了，而且又将高尔夫球杆袋子交给了我，看来今天真的是去打过高尔夫球了。

然后他就叉开双腿往沙发上一坐，与儿子一起看足球比赛的实况转播了。

我急忙先将罐装啤酒和水煮毛豆、蔬菜、三文鱼，端到了他跟前。然后再拿起罐装啤酒，想帮他打开。这时丈夫已经等不及了。"快一点。"他迫不及待伸手把啤酒从我手上拿了过去。

这时的丈夫一点没有防备，突然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唔……"眼睛直望着我。

就在那一瞬间，他闻到了我身上的香水味。

是的，就是那女人沾到丈夫身上那股娇兰牌金沙飞舞樱花香水味。

我不动声色地回到厨房，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在暗暗观察丈夫的动静。

他视线还是盯在电视机上，但是，先用手抓起短袖衬衫前胸，将它举到鼻子前闻了又闻。接着又装出用袖口去擦汗的样子，这次是将袖口左右来回地摁在鼻子上闻。然后又拿起桌子上的小毛巾，从额头到脖子根，仔仔细细地擦了几遍，最后回到自己房间换了件新的汗衫出来。

看来丈夫是上了我的圈套了。

啊呀，那果真是妻子设的圈套啊！

她去买来诗织用的香水，然后抹在自己身上，佯装无事接近自己的丈夫。

自己闻到这一香水味后，反倒慌了，以为是从诗织那儿把香水味带回来了呢，连忙把短袖衬衫闻了又闻，还紧张地把衣服都换了。这一切都被她冷静地观察到了，真是！

这样一来岂不就等于自己坦白了嘛，承认这一香水味与那个女人用的香水是相同的。事实是这样，她在日记本上也是这样写的。真没想到竟被妻子给算计了。

要说巧妙，也够巧妙的了，但是，妻子也够恶劣的了。省吾感到无可奈何，又翻动起日记本来了。

8月21日（星期一）22:30

他说是医师会有活动，先把车子开了回来，然后再坐出租车外出。酒后驾车是绝对不允许的。

丈夫出门后，我去补习班接祐太。回来后，忽然觉得边上停的丈夫那辆车子可疑，便取来车钥匙，打开检查。

果不出所料，副驾驶座有着一丝金沙飞舞樱花香水味，可能最近那个女人坐过他的车。

自己对着这些观察时，突然想起应该打开驾驶座位手套箱。里面是驾驶证和几张光盘。

拿出来一看，是一个名叫EXILE的男生组合和女生AIKO组合的光盘。丈夫以前只有几张南山群星和梦组合的唱片，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听这种音乐的呢？

最近丈夫开始喜欢吃西餐了，也开始在意自己的体形，常常称体重。衣着也注意挑选些年轻人中流行的款式，如牛仔裤、足球衫等。不过，这些歌曲和那个香水一样，都是受那个女人的影响吧。

丈夫难道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让那个女人坐在副驾驶座上，开着车子到处游玩的吗。

在我面前他开口闭口都是忙死了、忙死了的。他说的和做的可完全是两回事。

越来越不可信了，接着又打开副驾驶座和驾驶座中间的箱子，里面放些书籍和收据、发票之类的。

“糟糕！”看到这里，省吾不禁痛苦地叫了一声。

妻子一直开着那辆她喜欢的奥迪，根本没想到她会到自己的车里来乱翻。正因为知道妻子不会来这里，所以，这车子就像自己个人的房间一样，车中的几个箱子里乱七八糟放了好多东西。

究竟都放了哪些东西，自己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妻子的日记

本上却记载得一清二楚。

首先是加油站的发票，有好几张。星期日的晚上，丈夫经常借口“到加油站去加油”，就将车子开出去了。但是，这里几张加油站的发票，竟没有一张是星期天的。

“现在急急忙忙地去加什么油呢。”我是那么对他讲。可丈夫却说：“到了早上匆匆忙忙的不好。”坚持将车子开出去。现在知道了，这些都是在撒谎。

那么说来，他每次出去都是与那个女人去幽会的啦。抑或是到外面去，用手机痛痛快快地跟她打电话，谈情说爱呢。

还有餐厅和饭店酒吧的发票。

餐厅的收据是东京新桥附近的一家法国餐厅“媟艺”的。早就听说那家餐馆法式大餐做得好，一直想去品尝一下，但是却没有机会。他们倒好，两人花掉六万二千五百日元，套餐每人两万元，其余都是饮料，看来他们喝了很高级的葡萄酒。

发票上的日期是七月二十八日，可能这天是那个女人的生日吧。

即便如此，两个人一顿晚餐要花掉六万多元，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丈夫和我们一起，顶多是附近的日本料理店或是烧烤店，其他地方从来都不去。

饭店酒吧发票的日期不是同一天，是新宿的饭店的酒吧，看来这两个人是下了班以后，悄悄地约好了，在哪儿碰头后再喝的。

还有一张银座蒂凡尼首饰店的收据。

十四万五千八百日元，这会是什么发票，这么贵？是项链，胸

针还是戒指？是不是先赠送这么个礼物，然后再一起去品尝六万多日元的晚餐的。这两项加起来可要超过二十万了。

为什么要对那个女人如此照顾啊。

因为是喜欢？不仅仅是，喜欢还不够。

喜欢，而且深深地爱上了……

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我赶紧闭上了眼睛。

妻子看到驾驶室中间箱中的收据后，心情非常不好，但是，省吾看到这个日记后，心情也一塌糊涂。

这种事情都被妻子查到了，看来已经无法逃脱了。

“反正听天由命了。”省吾想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便继续往下看。

丈夫的收入到底是多少，老实说自己根本不知道。

医院的总体收入中扣除人头费等各种费用外，剩下就是纯利润了。但是，其金额具体是多少，这没人知道。

只要医院还在继续，就不会是赤字经营。但是，每当自己问他时，他总是说：“你闭嘴。”

总之，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汇进账户，在生活上一点没有困难。除此以外，丈夫自己肯定还攥着很大一笔钱。

“这些钱怎么花，那是我的自由。”如果丈夫对自己那么说的话，确实也是如此。但是，他要把钱花到毫不相干的女人身上，那就不对了。

所有的钱，都是家庭和孩子的，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应该把它存起来，以备日后天有不测。

哪怕是想歇口气，或是消遣的话，一个晚上要花费二十多万，也是不允许的。

省吾又叹了一口气。

要说花了二十万，是因为那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诗织的生日。不能因为收据、发票都在，就以为我一直是那么奢侈，那可太冤枉了。

省吾真想对妻子说："你应该冷静思考。"可是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妻子此时不在眼前。

在一堆收据中还夹着一张电影院入场券的票根，不知为什么是涩谷的电影院，丈夫不可能一个人去看电影吧，肯定是和她一起去的。

接着又发现了一张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收据，其中标明购买的是食物，有蔬菜色拉、三明治、熟食火腿肉、牛奶、乌龙茶等，共计一千零五十日元。

丈夫怎么会在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中购买这样的居家用品呢？不，可能是那个女人买的，丈夫付的钱吧。

日期是七月十八日，便利店的地址在代代木二丁目，电话号码也打印在上面。

毫无疑问，那个女人住的地方也应该在这儿附近。

妻子的日记到此结束，下面没有了。

如在平时的话，自己肯定还想看，但是再看下去的话，心情会更坏。

省吾合上日记本，跑到妻子房间将它放回床单下面。忽然闻到一股幽幽的香味，好像感到有些温暖。

这就是妻子的气味，省吾感到很亲切，像是想起了过去。将手放在床单上，他想起来了，自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和妻子同房了。

那大概是半年以前的事了吧，孩子们都到外婆家去了，家里只剩夫妻两个人。那天早上，省吾忽然感到有点冲动，就去抱她。妻子好像非常吃惊。“嗯，你怎么了？”一副十分讨厌的样子，“我还想睡呢。”

省吾不管那些，由于丈夫坚持要吧，妻子没办法只好接受，但是丝毫没有激情。

因为是自己竭力要求的，妻子当然就很勉强了，但是即使如此，妻子的反应也太冷淡了。而且，一结束，马上就下床到洗澡间去冲淋浴了。

她以前可完全不是这样的，简直就像是碰到什么肮脏的东西一样。

对了，前些日子与诗织做爱时，她好像很敏感，一下子就觉察到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与妻子行房事了。

最近经常听到有些夫妻是无性生活的假面夫妻，男人中有人主张“工作和做爱不能带回家”。

省吾并不认为那是好事，但是，结婚十年以后，产生这样的状况，也许不是什么特殊现象。

老实说，最容易让男人激情燃烧的，是美丽的蝴蝶在自己周围翩翩起舞之时，逮住那蝴蝶的刹那间。但是，结了婚，有了婚姻这一安逸的栖息地，再加上过去很美丽的蝴蝶一直缠在你身边的话，无论怎么让你燃烧，都提不起劲了。

这实在是很荒唐的道理，省吾一边想着，一边点头。

夫妻这玩意儿可真不可思议。

一般说来两个人互相喜欢才结婚的。如是这个人的话，自己愿意一直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有安心感。只有这样两个人才会结婚。

这些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他是想要那个女人一辈子都要属于自己。结了婚后，就不必担心被别的男人抢去了，期待着把她作为自己个人的东西独占才结婚的。

更具体地说，男人以为，只有结了婚，才能在自己想要做爱时让她接受，不必在意任何人，两人水乳交融，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内尽情地颠鸾倒凤。

但是，那样的梦想与期待随着婚姻一起慢慢地，并且是确确实实地消失掉了。

只要结了婚，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爱。如此的安心感正是封杀欲望的罪魁祸首。或许是每天都是简单地重复，会觉得腻味了。

如是那样的话，哪怕你每次都开动脑筋，想找点新花样的话，完全崭新的方式哪里会有那么多呢？加之在丈夫当中有人认为，把快乐全教给妻子了的话，她每天都会要求，自己要响应她，实在令人感到为难。也有人认为，不能全部教给女人，只是一般地教上一些简单的做法，这才是最安全的。

当然，那些丈夫是否具有充分引导妻子的技巧和温柔，那就另当别论了。

总之，如今婚前性交是很普遍的了。为此，在没有正式结婚前，每见面一次都会相互需求，对做爱的热情很高。因为两人还没住在一起，所以还不能很确定地说她就是自己的了。如一放松，她可能又会离开，这样的担心反过来又成了激情，使人的欲望更加强烈。

不过结了婚后，也就是在感到这下可放心了的时候，精神上一放松，对做爱的兴趣也会急剧地消失。

老实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结婚，尤其是对妻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她们普遍希望在婚后能够得到比恋爱期间更热烈的爱抚，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让她们郁闷，有被出卖或是希望落空了的感觉，那就很正常了。

虽然如此，也正是因为结婚后的安心感，她们会毫无忌讳地与别人商量避孕等私事，但是往往就在商量时受孕了。从这时起，夫妻的性生活就进入第二阶段。

现在回想起来，与妻子的关系疏远，是在孩子出生以后发生的。

婚后第三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妻子的生活完全被育儿所控制了。孩子从早到晚不停地哭，妻子要给他喂奶，换尿布。看到如此忙碌的妻子，自然，男人性欲也会下降。

事实上，在那种时候，丈夫提出那样的要求，妻子也很难满足他，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时候，绝大多数的丈夫都将妻子作为孩子的妈妈来看，而不是女性，并开始努力让自己来适应这一变化。

当然，在孩子熟睡后，妻子身体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做爱的要求是不会被拒绝的。但是，尽管如此，丈夫明显地在妻子身上感到女人味在减少。

又过了两年，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两人的房事就更少了。

大的还小，又来了个婴儿，妻子忙得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从早到晚都忙于照顾孩子，连丈夫都照顾不过来了。

生了孩子以后的妻子，已经不是女性而是母亲了。也正是从那时起，省吾对妻子的称呼也由“志麻子”变成“妈妈”了。

从那以后，夫妻俩的关系渐渐疏远，房事减少到每个月一次，再后

来是两个月一次了。

这些如果让妻子来讲的话，她肯定会说是男人太任性了，将妻子不当女人看。但是，这样的比喻可能不太妥当，我们可以看一下动物界，母狮子在抚育幼狮时是没有性欲的。省吾有时甚至认为，自己做的好像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了。当然这些从没向妻子讲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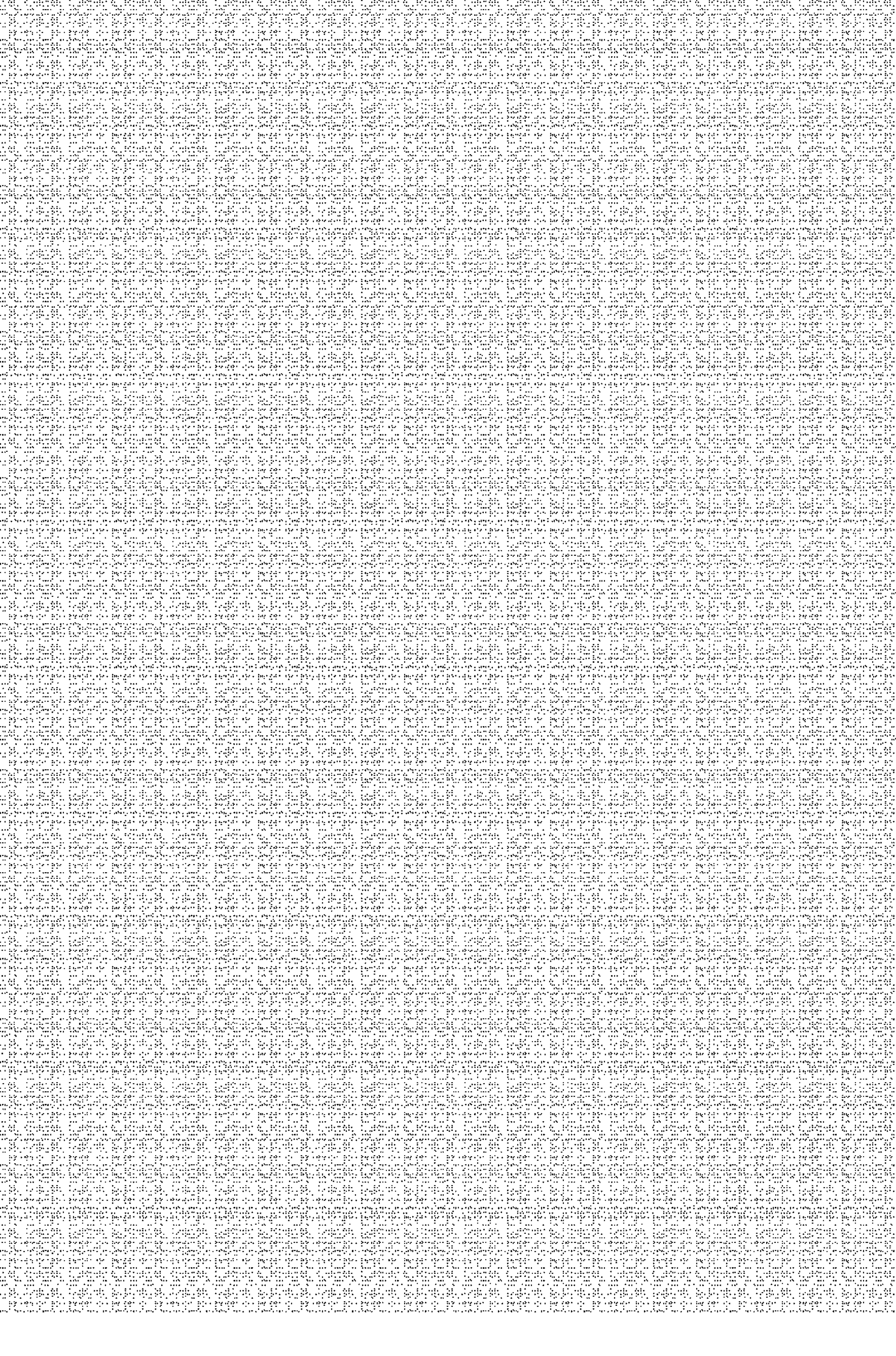
那么，这期间膨胀起来的性欲是如何处理的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省吾自己也在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一边负责门诊一边撰写论文，也是忙得焦头烂额，之后又是张罗筹备医院，以及医院正式开业，根本没有一点空隙。

但就是在那么繁忙的期间，也不是没有性欲的，偶然也会光顾一下风俗店（妓院），曾有两次与别的女性风流过。

但是，那些都是逢场作戏。这次与诗织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自己非常投入。如此喜欢一个女人，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妻子之所以会打翻醋缸，燃起妒忌之火，也许是出于她的本能吧，她本能觉察到了在省吾身上发生的一切。

摇曳



月底，去澳大利亚的女儿夏美回来了，家里立刻热闹起来。

这个家庭一直习惯于夫妇二人加上两个孩子的状态，此前少了夏美就好像坐着缺了一个轮子的汽车似的，大家心里都不踏实。

正好女孩子回来了，家中气氛这才又突然间变得明快活跃了。

夏美虽然是初次体验国外生活，可看样子一点儿也不累，拿出一个袋鼠毛的钥匙圈说："爸爸，这个给你。"接着又给妈妈一个带花纹的铅笔袋子，给弟弟一件印有当地风光图案的T恤衫。

"真是个好地方啊，下次大家一起去吧！"

要去澳大利亚可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妻子和儿子还是蛮高兴地听着。

就在这样热闹的氛围中，省吾稍微有点儿放心了。

妻子的情绪也因此有些安定，对省吾的搜查或许可以手软一些。

省吾心想，不管怎样，此前差一点儿被妻子找上门去的那种严峻的势态，最好随着夏美的回家而终止。

正如省吾所期待的，从那以后妻子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可能正因为彼此都是女人所以才更合得来的缘故吧，省吾经常听到两人边说边笑的声音。

这样看来，那种激烈的追根问底式的追究，是不是因为女儿不在所引起的寂寞而造成的呢？省吾一方面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另一方面则盼望着就是那么简单。

总之，随着女儿的回国，孩子们的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

一个星期之后，说是住在白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去世了，妻子要去守夜。

确认属实之后，省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早回到家，悄悄溜进了妻子的卧室。

最近因为没怎么看日记本，所以就好像要潜入什么秘密隐蔽处一样，省吾心里七上八下的。

像往常一样，先看看四周，然后把手往床的里边一伸，日记本就正如所期待的那样从床垫下面露出来了。

“好久不见了。”

就像见到了久违的恋人，省吾一边感觉着扑通扑通的心跳，一边打开了日记本。

日期是举行第二学期开学典礼的九月一日。

9月1日（星期五）23:30

丈夫坐在沙发上喝着加水的威士忌，对洗完澡穿着睡衣的儿子说：“哦，祐太。”

“啊，爸爸在家呢？”

丈夫星期五从来没有这么早回家过，所以儿子有些吃惊的样子。

“足球踢得怎么样啦？”

儿子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头，打开厨房冰箱的门，随口回答道：“不怎么样。”

“这算什么回答？”

可能是稍微有点醉了的缘故，丈夫瞪着厨房里的儿子。

祐太也觉得不好，所以就向爸爸报告：“从下个月的比赛开始，我就成为正式队员了。”

“是吗，干得不赖嘛。”丈夫咚的一声敲了一下桌子，一个人点点头说，“好！”

“嗯，你还是像爸爸，体格壮、跑得快是吧！”

儿子道了晚安，便把丈夫撂在身后，要回自己的房间去。

就在这时候，丈夫喊了一声“喂”却没有回音。看着儿子的身影消失，丈夫不满地咂着嘴：“一点儿也不近乎。”

接着，就瞪着在起居室用电脑记家庭收支的我，那意思就像在说：“你的管教可不行啊！”

“那孩子练足球已经很累了呀。”

本来是想好好说说情，让丈夫消消气的，可他跟往常一样，一句“我要睡了”就别别扭扭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每当孩子们在学校或兴趣小组取得了成绩，丈夫差不多总是要说：“那方面像我。”

而前几天，女儿在小提琴汇报表演中不慎失误，丈夫就在我耳边小声说：“冒冒失失的，就像你。”

他总是自豪地夸口说孩子们的长处都是继承了他的遗传基因，而短处都怪罪于我。而假如出现夫妇俩都没有的特征，他甚至会满不在乎地说：“说不定像你爸爸呢。”

即使这样，我也想不起已故的父亲。

简直就好像和我结婚以后，才华横溢的川岛家族的血统变坏了一样，丈夫总是带着这样的口气。

“是吗？”省吾头一歪，思忖着。

他不记得说过孩子们的长处都是自己的，而短处都怪妻子。

孩子们做得不错时，确实说过“像我，很好”一类的话，不过那都是开开玩笑表扬一下而已。女儿失误的时候，也许说过“像你一样冒冒失失的”，那也是想起了妻子的马虎之处，觉得可爱才说的，没什么恶意。

把这看成是“好处都是自己的遗传基因，以川岛家族的血统而自豪”，不免想得太多了吧。

就算是那样也罢。自己当做玩笑说的每一句话，妻子却小题大做抓住不放，对此，省吾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如此正儿八经的，的确也像妻子的作风。不过，这样不经意间，夫妇之间连玩笑也不能开了。

“真是的……”省吾咋咋舌头，接着往下看日记。

前几天报纸上登载着“日本的父亲和孩子接触的时间最短”，但是，因忙于工作和孩子说话的时间少而致使父子间产生距离，这一点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为了不破坏父亲的形象，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地不让他们看到夫妇吵架或是彼此不合的场面。因为我觉得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的稳定和安宁。

尽管如此，孩子们都快到了青春期，对事物的感受能力越来越强烈，对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能客观判断了。无论表面上如何敷衍，或许孩子们已经感觉到了飘荡在我们夫妇之间那股冷飕飕的空气。

被孩子们剥开假面夫妇的那张画皮，也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像今天晚上，祐太的事情，我没有理由遭丈夫瞪眼。

儿子做事有他自己的方式和理由，肯定是平常觉得父亲阴郁沉闷而情不自禁地采取了那样的行为。如果觉得心中不快，丈夫多少应该觉察到已经与孩子们的疏离，并要增加并且珍惜与孩子们相处

的时间才对。

说是工作忙，却有时间去见那个女人。

“即便就算是那样……”省吾沉思着。

类似这样与妻子之间的不和或者说是龃龉，也许是由于对“夫妇”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

确切地说，从省吾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想法：丈夫总是应该比妻子占着优越的地位。倒没什么要逞威风的意思，只是觉得在家庭里必须先有丈夫的地位，妻子呢，维护这种地位，保护孩子。虽然有些守旧，省吾还是觉得夫唱妇随、举案齐眉才是理想的夫妻关系。事实上，省吾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夫妻。

而妻子志麻子的成长环境也许就有些不一样。可能因为是大学国际法学教授的缘故，她的父亲是一个思想相当进步的人，家庭中总是洋溢着自由的气氛。

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志麻子，结婚时本来觉得会很满意川岛家，可一旦结了婚以后，对于成长环境的不同也许就开始有所体会。

这本日记中所写的这些事，正是因这种合不来的感觉而产生的。

比如说，当听到儿子要成为正式足球队员的时候，省吾所说的什么“干得不错，还是像我”之类的话，是有些自豪，但并没什么不好的。实际上，作为男人，儿子的体态啦动作啦都跟自己很像，那样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女儿呢，因为是女孩子，像妻子也是自然的，只说了“冒冒失失的地方像你”，也没必要吹毛求疵地生这个气。

最起码，当丈夫带着醉意情绪高涨的时候说“很像我嘛”，为什么

作为妻子就不能说一句"是啊，像你很好啊"这样的话呢？这难道不是顺从丈夫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吗？

丈夫不管怎么做，妻子只要捧着他哄着他，家庭就会相安无事了。

"嗯……"省吾缓缓地摇摇头，琢磨着。

省吾倒不见得一定要勉强妻子这样做，可还是觉得妻子应该胸襟再豁达一些才对。表面上让着自己，而私下有自己的主张，这样岂不更好。

在这方面只要看看我妈妈就自然明白了。妻子嫁到川岛家以来，耳闻目睹了已故的爸爸和和妈妈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了解的。可是，如今却抱着男女都一样、夫妇应该平等地拥有权利和主张这样的想法。

"这样下去，关系是不会搞好的。"省吾又叹了一口气。

说起来，夫妇，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在结婚前的订婚阶段，省吾觉得和志麻子在一起应该会很不错，所以才结婚了。

可一旦结了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都来了。这次看到了日记，省吾得知了妻子有很多不满，而同样从自己的立场来看，自己也有很多不满的地方。

当然跟妻子不满的程度不一样，省吾有时候会觉得对方是一个挺难缠的不怎么可爱的女人。

如此双方都抱着不满的情况，其实是从结婚以来就开始的。事实上，正因为订婚中什么问题也没有，所以，结婚，才是其中的原因。

两个人在一起，从早到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天天看着对方的脸一起生活，的确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协调的音符。

想想看，结婚，其实就是成长经历、教养、价值观都不同的两个人由于一时的热情冲动所驱使而走到一起的。以后，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问题。

结婚时所抱有的梦想和希望，结婚后不一定就能继续下去。有不少在半途中就千疮百孔、暗淡无光了。

性生活，便是其中之一。订婚期间，不，应该说在那之前刚相识的时候，省吾常常梦想着，如果能抱着这样的女人那该有多幸福啊。

结了婚，当一想到每天都可以抱着的时候，突然间那种欲望就急速地消失了。甚至，连互相抚摸也变得索然无味，想都懒得去想了。

确切地说，这些都是因为一起生活所造成的。总是在身边，天天都可以谈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搂抱。

那种完全可以安心的状态，便是消解两人之间的情欲、造成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可是……”省吾继续思考着。

虽然夸大一点说，结婚也许是诸多问题的祸根，不过，因此而获得的东西也不少。

从省吾这方面来看，有了两个孩子，很顺利地经营着医院，有一个虽然有点唠叨却可以完全把生儿育女托付与她的妻子。对此，省吾一直心存感激，只是没想到妻子的心境却是如此地起伏动荡。

现在省吾既吃惊又困惑的事实是，本以为完全明白妻子的真心，竟然根本不了解。

“是不是有点只考虑自己的立场了？”省吾想这样跟妻子说，可是，因为是偷看妻子悄悄写的日记，牢骚便没法说了。

9月4日（星期一） 23:30

漫长的暑假结束了，今天正式开始上课了。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我也想换一个全新的情绪，于是两个月以来又去了美容院。

也许是因为发型师桥本的推荐而比往常都剪得短，所以感觉有点不自然。不过，这个发式总会适应我的脸型吧。

傍晚，放学回来的儿子说："啊，剪头发了。吓我一跳，看着不像妈妈。"

女儿一见我立刻就赞许道："妈妈剪了头发了，这样挺适合你的。"

九点半，丈夫回来了。我跟平时一样到门口迎接，他只是"哦"了一声，点点头便进了书房。

晚饭是丈夫喜欢的烤牛肉块儿，为了热量不致过高，又加上凉拌蔬菜。

丈夫坐到桌前，首先看起了晚报。

"早上的消息，给你剪下来了。"我说。

虽然与丈夫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我总是挑选出每天报纸上医疗方面的消息剪下来。这也是我家务以外的工作。

丈夫拿过剪报，好像突然想起什么的样子，说道："妈妈今天到医院来，说要送和服给你，想让你去取。说是上了年纪，穿不了了。"

这太突然了，我低声咕哝着："那怎么办呢？"

"好像是很贵的东西哟。"丈夫有些疑惑地看着正在摆菜的我。

"母亲大人的心意，我虽然很高兴，"看到丈夫皱起眉，似乎觉得我又要唠叨什么，我就解释说，"可是穿和服的机会很少，我现有的就足够了。况且，我和母亲大人的身材、尺码也相差很大。即便接受了也得请人彻底改做，能不能请你巧妙地拒绝呢？"

没想到丈夫却冷冷地说:"不想要的话,你自己拒绝不就行了。"

的确,母亲说要送和服给妻子,省吾跟妻子说了,妻子不能接受,因此产生了些小摩擦。日记中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细致地记录着。

"如果是由我来拒绝的话,那不是惹母亲生气吗?"

我这样一说,丈夫就有点焦躁地说:"那样的话,痛痛快快地接受不就得了嘛。"

"接受了又不穿,那么珍贵的和服不是很可惜吗?再说,对母亲的美意也有亏欠。"

再怎么解释,还免不了被他奚落:"你呀,还是那么固执,不讨人喜欢。"

这种说法简直太过分了。不过,我还是再一次试着央求他:"就请你帮我拒绝吧。"

"不行,我可说不出口。要真是那么不喜欢的话,你就给妈妈打个电话嘛。"

如果再说下去的话,只能使丈夫的心情更糟,于是答应了一声"知道了",我就进了厨房。

到现在为止,对于婆婆提出的意见或愿望,丈夫从来没说过"不"字,总是自己做好人。难办的事全部推到我头上。

难道,这就算是所谓因忙于工作而不能尽孝的儿子对母亲的一点关心吗?但既然是自己的母亲,该说的事情就得坚决地说出来才对。

同样是拒绝,由我来说和由丈夫来说,婆婆接受的方式也会不同。

当然不是说婆婆这个人不好。和丈夫结婚以前，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比起丈夫，倒是婆婆更中意我。

婆婆年轻的时候做过小学教师，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很新潮，是个很讲道理的人。和丈夫结婚，感觉最幸运的是，和婆婆合得来，什么话都可以不必客客气气地说。

等到婆婆上了年纪以后，照顾婆婆就是长子的媳妇应尽的义务。有时候我会说："妈妈，我是换尿布的专家，请您放心。"婆婆就会爽朗地笑着说："志麻呀，那个事儿你就饶了我吧。"

今后，还是想和婆婆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继续这样的关系，可是把这个人称作"妈妈"，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

母亲和妻子合得来，省吾是知道的。所以，当告诉妻子母亲要送她和服的时候，本来想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是，竟如此拘泥于那些琐碎的事情，省吾感到很意外。

不过，竟然说"把这个人称作'妈妈'，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为什么会写下这样危言耸听的词句，难道是想分手？省吾这样想着，接着往下看日记。

"你太固执了。"丈夫的这句话在耳边挥之不去。过分有主见，这是和谁在比较呢？是和那个使用金沙飞舞樱花香水的女人作比较吧。

虽然不愿意这么想，但是，稍微注意一下就发现，免不了把所有的问题都和丈夫有外遇的事联系起来考虑。

我可能真是太死板了，不会通融。

但是，就因此而被丈夫背叛，我是无论如何也受不了的。我难

道不想变得洒脱大方一些吗？可现在的状况，我就是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来。

“干脆，跟婆婆说了吧。”我似乎被一种想把有关丈夫出轨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部都告诉婆婆的冲动所驱使着。

婆婆呢，肯定会一笑了之，然后给我适当的建议，那个时候会和我站在一边，让我轻松起来。

不过，要是跟婆婆说了，在我追问丈夫之前，婆婆绝对会首先盘查自己儿子的罪过。

那样的话，丈夫照例要么含糊其辞地避开，要么嘲弄地一笑：“那是志麻子的胡思乱想吧。”

不管是哪种情形，我想丈夫是不会和那个女人分手的。

说不定不仅不会分手，丈夫只能是越来越冷淡像我这样向婆婆告状的不讨人喜欢的女人，而把满腔的心思都倾注在那个女人身上。

那么，婆婆、丈夫和我，我们三人的关系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难解难分，谁也抽不出来。

现在，还不能急于作出结论。这个时刻大吵大嚷，只能让人看到我的愚蠢。

倒不如先确实弄清楚那个女人的存在。

已经找到了好几个证据。从现在开始，要把那些证据整理一下，然后明确地指出那个人是谁。

虽然似乎有些可怕，但是要做的时候就必须毅然决然地去做。再拖延时间的话，不会有任何改善的。

省吾禁不住用手摸摸脖子周围。看着妻子的日记，脊背好像感觉凉

飕飕的。

终于，妻子嗅出并接近诗织的存在也只是时间的早晚了。惴惴不安地一页页翻开，日记的内容突然有了变化。

9月6日（星期三）23:10

在白金的小岛老师家的插花讲习会结束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附近饭店吃了自助餐。

我自己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真是很喜欢和三四十岁的主妇一起成群结队地行动。更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有这样做的必要。

因为，总是在家里通过电视获得资讯难免有失偏颇的主妇们，为了不落伍于时代，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长长见识。同时，站在相同的立场，大家可以互相舔舔伤口，以求得安心的感觉。

聚会的人们交谈着各种各样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孩子们升学的资讯啦，流行的服饰呀名牌呀，还有美容啦旅行啦，等等等等，大家互相倾诉着，频频点头。

女人们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因为平时只有听家人说的份，而和朋友们一起轻松地聊天，没准儿可以缓解一下积累起来的压力。其中有不少人因为要出一出平时压在心头的闷气而大讲特讲丈夫或婆婆的坏话，然后带着满脸痛快的神色回家去。

前几天，有家报社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主妇职业”栏里填“乐”字、“婚姻生活”栏里填“忍”字的主妇最多。这里所说的主妇们，表面上举止文雅，有着粉饰幸福的神态，而实际上身为专职主妇有着主妇的烦恼。

其中只有一个人例外，久我的丈夫是国际律师，据说天天频繁地用手机和妻子联络。婚龄和我差不多，可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同呢？看来还是因为长时间在海外生活，和一般的丈夫的感觉不一样吧。果然不出所料，今天的聊天会中，久我的丈夫又打来电话，她便兴高采烈地站起来接听。

省吾真没料到，自己从没考虑过的主妇们共度的时光，妻子都一一在日记中栩栩如生地记录着。只是，主妇职业“乐”、婚姻生活“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省吾继续翻看下去。

久我接完丈夫的电话回来，浅井问她：“您的丈夫是不是因为长期在海外生活，所以就像欧美的夫妇那样表达爱情很开放呢？在电话里说‘我爱你’吗？”

这样的问题属于隐私，平时一般很少有人提起，但大家还是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着一边津津有味地等待着回答。

久我稍微踌躇了一下，有点害羞地说：“嗯，电话里也经常……”

“啊，真羡慕你呀。我们家自从度完蜜月，就再也没有听到那样的话。”

浅井的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会计师，两个人的确是经人介绍结婚的。她现在正迷恋着韩国男明星，已经去韩国旅行两次了。

“浅井，那你也有责任呀。不要老是把心思都放在韩国演员身上，应该多培养丈夫心跳的感觉。”

久我的语气有点强，浅井一个人端着葡萄酒杯站在那儿，慢吞吞地说：“可是，到了这份上，我哪能让他心跳呢？”

看着我们都在点头，久我干脆地说："夫妇之间，只要努力做各种尝试，丈夫肯定会有所改变的。"

"哎呀，你指的是床笫之间的事吗？"

问题太直截了当了，大家一时都屏气不语了。

在主妇的聚会上如此刨根问底是犯忌的，应该尽量避开，可是喝了葡萄酒有点微醉的浅井竟然没有打住的意思。

真不愧是久我，羞怯而含糊地应道："啊，是啊，也包括那种事……"

没想到浅井紧追不舍："现在，谁相信还会有那种事啊，久我，你可真了不得呀。"

也许是看着久我的微笑有些生气，浅井权当作讽刺来反击，又接着喝酒。

虽然自己的妻子也参与其中多少有些煞风景，但省吾还是对主妇们的这些紧张话题甚感兴趣，便接着看日记。

浅井的话里潜藏着对至今仍和丈夫甜甜蜜蜜的久我的嫉妒，一直在听着的中岛也加进来了。

"是啊，我们家也是夫妇分房，不会想着'现在还干那种事'。夫妻之爱，还不如说是一种人类之爱的境地，也可以说是那种互相照顾的感觉。"

听了这话，我也似乎觉得释然了。而久我却为了要遮掩就红着脸说："但是，那不是很可惜嘛。我们都还年轻呢，是吧，川岛？"她转向一直决定保持沉默的我。

“是啊，像久我夫妇那样当然很好，可是很遗憾，我们家都已经久违了那种气氛。”

浅井立刻觉得有了援助，就附和道：“对呀，那不是很普遍嘛。”

寡不敌众，久我终于闭了嘴。但是，她脸上那恬静的表情，似乎让人感觉到她的自信和舒畅：“不管你们说什么，总之我是被丈夫爱着的。”而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大多数，但是却自身表示出我们是不被丈夫所爱的可悲的妻子。

我和丈夫之间互相肌肤不接触，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呢？听说，触摸人的肌肤，是令精神安定不可缺少的因素。

差不多两年前，儿子升到小学三年级的春假，从我的寝室搬出去了。儿子说：“大家都是一个人睡觉。”他自己希望一个人睡，我也没办法。

回想起来，两个孩子出生以来，一直是母子一起睡一张床。从喂奶、唱摇篮曲的婴儿时代开始，接着就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给他们念图画书，握一握因害怕妖怪而跑过来偎在怀里的孩子的手，跟他们贴贴脸，还有，摸一摸、拍一拍圆圆的小屁股，哄孩子睡觉，等等。也许，像这样在睡前触摸一下肌肤，令心情稳定和满足，与其说是孩子的需要，毋宁说是我自己的需要。

在育儿过程中，妻子难道是那么享受和孩子的肌肤相亲吗？对没有实际育儿经验的省吾来说，那是一个难以想像的世界。

睡前抚摸孩子的肌肤，我的心情可以平静下来，感到很满足。对于不接触丈夫肌肤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缓解和安慰。

而丈夫呢，和取代了我的女儿嬉戏打闹，可能是希望接触年轻女子的肌肤吧。

最近，对无房事这件事感到很气愤，也许是身体没有得到满足的缘故。总之，不想变成与任何人都可肌肤相亲的状态，一种隐隐的不安在心中反抗着。

至少，尽量避免将内心的饥渴转移到对孩子的过分教育、主妇们猥亵的闲聊、无节制的食欲等诸如此类自欺欺人的事情上。

因为，我绝对还没有到那种作为女人已失去吸引力的年龄！

更何况我和丈夫一样有性欲，我真想堕落一下。除了丈夫，我也想尝试一下在别人的臂弯中坠入梦乡。

即使不能做这种狂妄的事情，远眺着那美丽的山巅，哪怕只有一次，我也想去攀登。

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丈夫的出轨可以得到宽容，而妻子的红杏出墙却要遭到白眼呢？

事实上，虽然三十几岁的主妇因埋头于生儿育女可能没有觉察到，可听听四十几岁主妇的心声，大都自己开始感到身心的郁闷。尽管情况因人而异，但首先差不多都表现在经期的不调或变化上。一方面我觉得不必介意，一方面，身体上不稳定的变化中就此作罢和急躁焦灼这两股力量交错着，将我的心朝着越来越起伏不安的深渊逼近。

生了孩子，身体的线条便破坏了，尽管很注意，腰的这一圈还是堆起了赘肉。不经意间，莽撞、暧昧连同迟钝的反应统统都集中到痴肥的身体里来了。

现在，我开始重新审视沉浸在安定的生活中逐渐迷失自我的状

态。丈夫的出轨是否就是上天对我这样的女人进行警戒而给予的启示呢?

心灵的某个地方探寻着再次回到丈夫身边的路径,可是,周遭被浓浓的雾气遮住,前方茫茫看不见,觉得希望黯淡而只能呆立不动。

妻子到了四十岁,精神和身体两方面都开始不稳定了。"不想就这样仅仅成为一个胆子大身体结实的女人,而是想作为一个女人重新找回那种心跳的感觉",她的这种心情,省吾很能理解。

不过,"除了丈夫,我也想尝试一下在别人的臂弯中坠入梦乡",这可不能等闲视之。如果是那样的话,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家庭就土崩瓦解了。虽然有点自私,毕竟在出轨这件事上,丈夫和妻子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而最后还写着"心灵的某个地方探寻着再次回到丈夫身边的路",虽说"周遭被浓浓的雾气遮住,前方茫茫看不见",不过省吾得知妻子有那样的想法,就稍微安心一些。

如果她真是那么想的话,从现在开始省吾也不是不愿意温存地抱抱她。妻子因此从身心两方面都能顺从自己的话,那比什么都令人欣喜。

不过,即使这样,省吾也没有下决心和现在的情人彻底分手,只是觉得偶尔抱抱妻子也不错。

这样思考着,省吾突然发觉竟然把这当作了自己的日记,不禁苦笑起来。

干脆,自己也开始写日记,然后和妻子互相交换着看。

妻子的叫"紫阳花",那我就叫"大丽花"吧。不过男人用红色的花有点可笑,还是"土当归"不错吧。对,就叫"土当归日记"怎么样?

实际上，省吾不可能像妻子那样执著地写下去。刷拉拉一句紧接着一句地写，那种韧劲和尖锐，看来只是女人所独有的特质。

想接着往下读，再翻开一页，省吾发现开头的日期和横着写的两行有用横线划掉的痕迹。

因为妻子是用圆珠笔写的，划掉后字迹还在，可能自己觉得写得太不满意了，所以就很用心地把字都涂乱了。

空了两行再开始，没有新的日期，说不定是同一个晚上写的呢。

回过头来看看，女儿出生后一直埋头于抚育婴儿那段日子，丈夫回家也很晚，似乎没有做爱的记忆。

不过，那个时候，来自丈夫的父母和亲戚的重荷——“第二个孩子，一定要生个男孩。”已经沉沉地压在了我的肩上。

从最开始有关孩子出生的深刻的话题，是否这是妻子在茫然失措中写下来的呢，省吾重新目不转睛地看下去。

人们期待着我作为媳妇有责任再生一个医院的继承者，每次见到丈夫的父母或亲戚，这样的话题都会被提出来。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希望之星快要诞生了吧。”

“生儿育女是一气呵成的，孩子差一岁也没关系。”

我还在忙于照顾第一个孩子，脑子里根本没想要不要生第二胎，类似这样的话接二连三地轰过来，我真有些不快。

因为他们绝对不是因第一个孙女的诞生而欢喜，却总期待着我

肚子里还没影儿的男孩子。

尽管这种不体谅人的言语伤了我的心，我还是竭力做出满面笑容的样子。但是，只要有我的子宫在，而我自身怎么着都行，这种话太伤人了，以至于我开始对这家人抱有不信任的感觉了。

妻子有过这样的感觉呀。周围的人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不过妻子总是点头，省吾还以为妻子和他们是同样的心境呢。

要真是那么不愉快的话，跟自己明说不就好了嘛。那样，省吾可能就会跟父母交换一下意见，不过，实际上工作太忙，没有富余的时间来慢慢地听听妻子的心声。

女儿一岁生日的那天晚上，丈夫给了我女用体温计和体温表。看来，他也感受到父母的压力了。这样想着，我就按他说的量了体温。

我曾问过他："医院的继承人是女孩子不也很好吗？"

他却固执地坚持："当然是男孩子好了。"

争来争去，我就跟自己说："现在的时代，虽说是男女平等，可是除了依旧适应男尊女卑的风气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不知不觉，自己也在这样的风潮中顺其自然了。

否则的话，只能是徒增生活的艰辛。

省吾的确在女儿夏美一岁的那个时候让妻子量过体温。

那是因为觉得妻子也想再要一个男孩子才那样做的，没想到她会说什么"只有适应男性优越的风潮"。省吾觉得并没有那么夸张，可妻子也许并没有理解。

日记里不再叫自己是“丈夫”而是“他”，对此省吾有点不满意。这不简直就是称呼不相关的他人吗？

有时候，他会看看我量的体温表，说：“今天是排卵的日子……”然后就渴求着我的身体。

平时我喜欢穿长睡袍，只是在和丈夫做爱的夜晚才换上睡衣和睡裤。只要事先将内衣和裤子脱下，就省得还要将长长的睡袍一点一点卷上去。

像这样只为了生孩子而进行的夜间准备工作，恐怕一生都不会忘记。

两个人都只脱下睡裤，几分钟就完事了。确实是气氛什么的都没有。就那么无言无语地，就像是机器一样被对待，我感到无尽的悲哀。

那绝对不是爱。只不过是为了受精而进行的身体结合而已。

即便不是那样，丈夫也总是只考虑自己的立场。

婚礼的那天晚上，因为喜筵的气氛很热烈，黎明时分才回到房间，感觉非常累。

而且呢，为了尽快开始蜜月，第二天早上很早就得向机场出发，很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所以当我拒绝做爱时，他就像非得完成新婚初夜的仪式似的强行扑过来，几分钟后就鼾声如雷地睡着了。看着他的侧脸，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读着读着，省吾心情复杂地垂下了头。

真没想到，连这样的事情，妻子都记起来一一写下。说不定，写这些事的晚上，感情会异常的兴奋；也说不定，前前后后想一想，过去的种种不愉快一下子都重现出来。

这一切，都是对自己猛烈的痛斥。

把丈夫跟不相干的他人一样叫做“他”，能够如此冷淡地批评丈夫的做爱方式。

这简直连爱的碎片也不是。这难道不是对丈夫本身的彻底否定吗？

男人最受打击的就是在房事上遭到批判。有的人就因此失去自信而不能勃起。

而妻子的语言更是毫不留情。

丈夫的做爱方式总是机械性的。

首先是从他右手的食指感受到的。突然间，伸到两腿间，连缓和情绪的空隙也没有就将整个身子压上来。这个过程每一次都分毫不差准确无误地进行着，而且总是单调得如同走过场似的重复作业。

就在这样的做爱过程中，我试图找出爱的影子，但是连一点碎片也找不到。

然后，他只要自己满足了，就立刻转过去背对着我睡觉。

但是，在我的体内，只剩下结束之后的空虚感积淀着，很快就成为倒流从子宫深处喷涌而出，变成废弃的残骸。

更何况，这种机械式的身体结合，也仅限于在排卵的日子里进行。

这次是这样，下次也是，再下一次也……

有时候由于他过分的粗暴和痛楚，我央求他“别这样……”，可他说什么“趁年轻的时候可以产生优良的精子。今天是排卵的日子，

生男孩的几率很高"，从不会因此罢休。

那个时刻的他，不是爱着妻子的丈夫，仅仅不过是向想要男孩子的女人加以说明的医生而已。

这样不断重复着，对和他做爱就开始感觉到厌恶和憎恨，便装作排卵期不确定，在体温表中也胡乱地记录体温的变化。事实上，除了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从做爱这件事逃开。

幸好，女儿两岁了，我也还没有怀孕。可是，丈夫开始焦急了，让我吃容易生男孩子的碱性食品，有时候也让我服用磷酸钙片。

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把做爱等同于生殖行为来考虑，而所谓的行为也只是义务性的。

终于，如愿以偿，我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从心底松了一口气的，并不是怀孕，却是因此可以不用再和丈夫做爱而产生的放心。

那天晚上，我把之前一直穿着的浅蓝色睡衣睡裤悄悄扔到厨房的垃圾桶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这样，我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只是，对丈夫的厌恶感却无法去除，至今仍藏在身体的深处。

日记在这里结束了。省吾坐到沙发上，紧紧抱着头，身体一动也不动。

刚才读到的日记太恐怖了。不，是让他看到了自己压根就没想到的事情。如此批判和丈夫的做爱，并如此冷淡地看待，世界上有这样的妻子吗?

"这都写的什么呀？"

禁不住有要大骂一顿的冲动，可这是日记，又能有什么办法。是自

己偷看了人家本来谁也不想给看才写的东西，所以没法气愤起来。

但正因此，所写的内容都是真心话，绝对没有丝毫虚假成分。

那么这样看来，自己和妻子在做爱时，妻子变得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和自己做爱只是一味地厌恶，丝毫的快感都没有。

不过，省吾确实知道妻子什么感觉也没有。最初的时候反应很淡，后来也始终淡淡的，似乎在等着结束一样就离开了。

开始省吾还以为是有教养的女孩子所采取的有所控制的态度，想这大概是女人的修养艺术之一。

可结婚以后，不管多少次，妻子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顺着省吾的要求，只是刚开始接受的时候有点难受地皱着眉小声咕哝着，在这一点上也许有点嗜虐的兴趣。然后，就什么反应也没有，让人觉得只是把身体借出去了而已。

面对那种清醒的态度，省吾这边虽有热情却不来劲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样跟抱着一个索然无味、没有感情的冰冷女人有什么两样?

但是，妻子却把责任归罪于省吾。说什么只是为了怀孕的做爱，仅仅是义务性的做爱而已。

以前确实有一阵子为了想得到儿子，有的地方可能是过于机械了些，有时可能会敷衍了事。但，也并不等于是说我不爱自己的妻子了。

恰恰相反，正因为是爱妻子的，所以才希望她能早日怀上男孩，在我父母和亲戚朋友面前脸上有光。她是我唯一的妻子，所以略微有些勉强她了。

而她却一直怀恨在心，至今仍还对丈夫抱有厌恶感，这事情可就大了。这点必须及早改善，刻不容缓。

看来，对妻子还是应该积极求爱，应该像长田所说的那样，给她

来点甜言蜜语、床笫之间的颠鸾倒凤就能将这冰女人的身体和心田全部打开。

省吾显得颇有自信地自言自语着，站了起来。

接近

进入九月，一直是阴雨连绵，台风又要来临。所幸的是东京仅仅是下了大雨，而九州、四国地方的灾害就相当严重了。

今年夏天有几天特别热，而突如其来的暴雨使天气骤然降温，这个夏天过得一点都不平静。

“就像我们家的吵吵闹闹一样。”省吾回忆着。

总之希望从现在开始，慢慢地向平静的秋天过渡。不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小儿子的学校开了运动会。

星期六医院休息。但每月一次去中野的敬老院“长寿园”出诊日碰巧也在这一天，运动会是去不成了。

这天早上，省吾告诉了祐太，祐太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脸上并没有显示出特别遗憾的表情。他对父亲不参加学校这类的活动早已习惯了，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期盼。

老年人患腰痛、关节痛等整形外科疾病的人很多，省吾已经答应长寿园的园长，每个月去长寿园出诊一次。明知这是工作，也只好利用珍贵的休息日了。

了解这些情况的妻子，如果能对儿子说“爸爸今天也要上班，没有办法呀”之类的话，也能照顾到他的面子。然而，妻子一句话也没说，一直在准备盒饭。

“真是的……”

他们都急匆匆地出了门后，省吾一个人也出了门。但在他的心里，盘算着今天晚上的事。

今天祐太参加运动会一定很累，女儿也说要跟同学去迪斯尼乐园，两个人肯定会早早睡觉的。

然后，已经很久没有跟妻子在一起了，试试看吧。

自己洗完澡，穿上睡衣，一边慢慢喝着酒，一边听着运动会的趣事。当气氛比较和谐时，就凑到妻子的跟前。

像不经意地去抚摸背那样，直接把手伸向胸前，抱住妻子，好像在问“怎么样”。

当然，妻子一定会吃惊，也许会抵抗，不管这些，只要抱住她，就先接吻。

如果能到这一步，妻子本身也是希望被拥抱的，那么就不会抵抗了吧。

下午五点长寿园的工作完了之后，事务长邀请省吾说：“一起去吃饭吧？”他有礼貌地推辞了。然后就去了新宿的广场宾馆，他已与诗织约好在这里见面，两人打算一起在四十四层的法国餐厅共进晚餐。

他们坐在能欣赏到窗外夜景的餐桌旁，吃完饭已经九点了。由于有点疲倦，就没有开停放在宾馆的汽车，而是漫步到附近的诗织家去休息了一会儿。

在那里稍作休息后他就告辞了。诗织把他送到楼门口，微笑地挥着手说：“明天的高尔夫，加油啊！”

她的纯真、爽朗，显得非常可爱。

吃饭时，省吾与诗织聊了医院以及秋天旅游等话题。言谈中，诗织无意中谈到：“最近护士长对我特别和蔼。”省吾对这句话多少有点在意。他问道：“怎么回事？”她说，为医疗保险的事我加班时，她特意买来了奶酪蛋糕，还说：“这么晚了，辛苦啦。”

“该不是注意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吧？”

听省吾这么一问，诗织歪着头回答说：“说不定。”

如果让护士长这个长舌妇知道了，那整个医院也许就都知道了。然

而，到目前为止，省吾并没有感觉到那样的气氛。

“不必在意。”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省吾与诗织分手后，回到宾馆的停车场，开车回到家时已经十二点了。

跟预想的一样，孩子们都已经睡了，只有妻子在厨房记家庭开销的豆腐账。

省吾对妻子解释道：“长寿园的事务局长邀请我到歌舞伎町去了一下。”说完打开冰箱，喝了一杯水。

妻子没有搭话，只是在默默地记着家庭收支账，从后面看上去，她那雪白的脖子显得更白。

要想和她亲热的话，也只有在此时了。省吾下了下决心，从后面走上去，突然张开双手抱住妻子的双肩。

一瞬间，妻子叫了起来：“干什么……”并且甩动肩膀，竭力摆脱省吾的双手。

当然，省吾是要拥抱她，不管她如何反抗，死死地抱住不放。妻子拼命反抗，缩小身子从省吾的双臂中滑了下来，一用劲咣当一声撞到碗橱上跌倒在地。

省吾好心好意想拥抱妻子，跟她亲热亲热的，谁知她却不领情。一见倒在地上的妻子，脸上露出的不是惊讶，而是满脸憎恨。

妻子倒在地上，省吾也不过去搀扶她一把，撒手不管，径直穿过客厅，头也不回地进了自己的书房，使劲把门关上。

这种事还要反抗，真不知妻子的反抗为何如此强烈。

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她不愿与我同床共枕，日记本里倒是写着希望得到丈夫的搂抱，真的去抱她的时候，却逃跑了。

既然那样，那种人为什么还要去抱她。我自己明天要去打高尔夫球，

六点就得起床。尽管这样，我今夜还想与妻子做爱，她却对我拒之千里，真是岂有此理。

总之，与诗织相比，妻子是太乖僻了！

省吾进了房间后，嘴里还在发出啧啧声表示不满，然后坐到书房的椅子上，再给诗织发了“祝你晚安”的短信，和一个红心符号。

她看到这些肯定会知道我和妻子没有床笫之欢。

而且自己曾告诉过诗织好几次，现在与妻子在肉体上已经没有关系了。

结婚到了十五六年，当初那种热情会消失殆尽。这些诗织也应该听别人讲过吧，肯定是知道的。

重要的问题是妻子，她会那么激烈地反抗，省吾都惊呆了，急忙松手。那以后怎么样了？

省吾一边担心，一边把自己的房间仔细地巡视了一遍。床边上放着打高尔夫用的包，往里一看，包里放着一套运动衫裤和换洗的内衣裤。

这些事情，妻子很细心，交给她绝对没问题。

在料理家务方面，妻子是一把好手。但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就变得十分固执，不听话。

但是，她刚才撞在腰部了，没问题吧。

因为不放心，省吾再次来到客厅看的时候，妻子已经不在厨房了。

大概已经休息了吧，省吾还是有点不放心，走到妻子寝室门口，先做了个深呼吸，然后敲了几下门。先敲了几下，没有回音，就又敲了两下，仍是鸦雀无声。

省吾有点不耐烦了。“喂……”叫了声。这时从里面传出了妻子的声音。

“干什么呀？”

很明显是想进房间的意思，而妻子却用干脆的口吻回答道：

“你在自己房内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省吾走进客厅，妻子已经起床，在厨房忙着。因为说了今天早上要去打高尔夫。“早上七点半出发。”所以即使是星期天妻子也就早早地起床了。这一点真让人放心，但跟她打招呼说“早上好”时，她却无任何反应。

还在为昨晚的事情别扭吗？

没办法，省吾从信箱里取出报纸看了起来，妻子给他泡好了茶，端到了餐桌上。之后，他看到妻子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腰，就问道：“疼吗？”妻子轻微地点了点头。

“有贴的药吧？贴了会好一些。”

还是一样，妻子没做任何回答。因为来接省吾的汽车到了，他就直接出门去打高尔夫球了。

从表面上看，妻子的态度是温和的，但从里面却渗透出了冰冷的气息。昨天晚上的事妻子还在生气吗？但如果说非要生气的话，被冰冷地拒绝了的自己才更应该生气呢。

也许是因为想着这些问题去高尔夫球场的，因此这场球赛输得很惨，下午六点多就回到了家中。然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桌子上留了个便条：“我去接夏美。”

早点儿说就好了。好在打完高尔夫后，在食堂稍微吃点儿东西，现在还不太饿。看到他们好像没有马上要回来的迹象，省吾想干脆翻翻好久都没有看了的妻子的日记吧。

省吾环顾四周，确认家里没有人后，就进了妻子的卧室。当然房间里非常安静，床上跟往常一样铺着米色的床罩。他抓住床罩的中间轻轻

往上拉，手在床垫的下面摸索，上下，甚至最里边，但就是没有摸到日记本。

“难道……”

省吾觉得不可思议，干脆把被子也移开了，还是找不到日记本。没办法，床上不找了，就又看了看妻子的桌子，甚至还把旁边的整理柜也翻了一遍，仍然没有找到。怎么回事？虽然不甘心，但再继续找下去的话，会引起妻子的疑心，只好暂时离开了妻子的房间。

日记本到底到哪儿去了呢？

难道是妻子发现我偷看了她的日记，而藏到别的地方去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再也看不到日记了。一想到这，他就更急于找到它了，甚至出声地叫了起来：“喂，日记本，快出来！”

又重新考虑了一番，日记本是妻子的真情吐露和对自己的强烈批判。坦率地说，他对日记所记载的内容非常吃惊，有时甚至“混蛋”这样的词都想脱口而出，但同时也有很多自己需要反省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没有日记本，就无法知道妻子的真实想法。

从那天以后，省吾心神不定，也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偷着进妻子的房间。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机会终于来了。星期天妻子要参加女儿小提琴班的聚会，她出门了。

“这次一定要彻底地找找。”虽然没有必要但还是蹑手蹑脚地进了妻子的房间。首先，还是先把手伸到床垫下，谨慎地慢慢地上下左右来回摸，手指碰到了东西，赶紧拿出来看，正是“紫阳花日记”。

省吾竟然有点儿不知所措，再次把日记本抱在脸上亲了亲。“呀，你没跑开啊！”

日记本总是放在同样的地方，也许只是上周放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管怎么说，妻子好像并没有发现被人偷看过。省吾终于放下心来，打开了久违的日记本。

9月16日（星期六）22:30

下午两点，为了与和田护士长见面，我去了新宿西口的宾馆。

高高的天井，闪烁着豪华的吊灯，大堂里荡漾着小提琴和钢琴的二重奏乐曲。休息室的背面镶嵌着一面玻璃，映照出对面的瀑布，令人感到清新，凉爽。

这个豪华奢侈的空间，对我来说，它映照出的是极其超常、与家庭生活截然不同的空间。穿过这迷人的空间，在能看见大堂的茶室里，护士长已经在等我了，我轻轻地挥了挥手。

看到妻子已经跟护士长秘密接触了，省吾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接着往下看。

丈夫在开办现在的医院之前，曾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而和田护士长是那家医院整形外科的护士长。

当时，家父在私立大学的法律系任教授，护士长的儿子是那儿的学生。为了儿子的就业问题，护士长曾经拜托过家父。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儿子如愿以偿，进了一家大公司。从那以后，好像她为了感恩，时不时地给我送歌舞伎票或是宝冢歌剧票。因为有这么层关系，三年前，她从公立医院退职后，劝她到丈夫医院工作的人，还是我。

当然，丈夫不喜欢妻子对自己的工作指手画脚，之所以敢让护士长向丈夫提出希望到他那里去工作，是因为碰巧以前的护士长想辞职，因而和田也就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护士长。

作为医生，丈夫是一个认真、有事业心、有度量的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是由于在富裕家庭长大的缘故，他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也不太采纳别人意见的人。

对待患者及医生们，他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被称为“菩萨”。然而，有时似乎是为了发泄压抑的情感，他会对职员或药品供应商们随心所欲地发脾气。

我选择和田护士长的理由，是觉得她了解丈夫的性格，在丈夫与职员或药商之间，她可以起到桥梁作用，妥善地处理这些关系。

这里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因为想到有关医院的事情，丈夫几乎从不跟我谈，而作为医院院长的妻子，我想通过护士长多少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人与事。

就是因为这些，直到现在我还是找机会跟她一起看戏，探讨育儿问题，或者直接询问医院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得夸张点儿，把和田护士长视为我安插在医院的密探也不过分。

妻子跟护士长的关系原来这么密切。有时夫妻俩也谈起护士长，但坦率地说，省吾根本就不知道她们之间的关系这么近。

这样看来，妻子发现自己跟诗织的事，就只是早晚的问题了。不，可能已经都知晓了吧？省吾想到这，手禁不住有点发抖，又接着看起了日记。

在飘荡着音乐的休息室里，我们一边慢慢地品着咖啡，一边闲聊，话题渐渐进入正题。

当然如果开门见山地直接向护士长打听，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作为院长夫人，还是绕着圈子问好。

“我并不能肯定就是医院内部的人，最近，好像有人在勾引我丈夫……”

难道是护士长已经预料到了？她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或许……虽然心里感觉到了，但现在，还不能肯定，就当没有这档子事儿，再观察观察吧。”

真不愧是护士长，回答得滴水不漏。

其实“香田”这个名字已经冲到我喉咙口了，但是我还是把它咽了下去。一旦名字公开了的话，肯定会像大坝决堤一样，后面的话就挡不住了。还是先跟她聊聊对现在的年轻女性的印象。

一般说来，纵然有这么回事，男女之间，如果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的话，男人一般都会尽量保持镇静，尽量不让人看出来；而女人则不同，无论她怎么做，都容易从她的表情或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能从点点滴滴的迹象里看出破绽的，还是女人。

如果丈夫的情人就在医院里的话，作为护士长，她肯定会发现的。不，也许她已经发现了。

当然，这个女人就叫“香田”。两天前，我曾不动声色地，用公用电话打到了医院。

“我找香田。”对方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很爽快地回答：“我就是香田。”

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把电话挂断了。没错，她就是丈夫的情人。

当然，这些我都没有告诉和田护士长，只是泛泛地跟她谈论着医院的工作人员。

最后护士长又加了一句，“现在的女孩子，表面上，你安排她的工作她都能做完，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一点都不知道，挺可怕的。”

从护士长的言谈话语中可以推测到，丈夫的情人就在医院内。

“可怕”这句话的回音，让你感到时时刻刻有一个复仇的女性在偷偷地靠近你，让你毛骨悚然。

“香田”，妻子连诗织的姓也确认过了，如今自己风流事的败露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不，正因为是妻子，也许她已经跟本人见过面了。

根据日记上的记载，她与护士长见面是八天前的事，第五天后，她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来过医院。

她没什么大毛病，即使是身体不舒服来医院，与其说是看病，还不如说是为了探查诗织。

日记越读越可怕，但省吾还是想读。

9月18日（星期一） 23:30

前几天，腰碰到橱柜上了，一直好不了。

我告诉丈夫，他却说：“家里有膏药，贴上吧。”

一般人都认为，丈夫是医生的话，他对家人一定会加倍地关照，这实际上是天大的误会。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他对家人非常冷淡。

丈夫想拥抱我，但自己却拼命地逃脱，我为此而受了伤。但他对我态度却是“那是你自找的，和我无关”。

但是，我当时绝对不想接受丈夫。无疑是因为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跟别的女人有染。回到家后，他会以“你也很寂寞吧”的想法来拥抱我。做女人要有志气，我绝不能原谅。

意外的拼命抵抗，让丈夫感到意外，虽然过后他又来敲门，但我绝不允许他进我的房间。刚刚跟别的女人鬼混完，怎么又想起来抚摸已经厌烦了的妻子的身体。我不需要这种自欺欺人的虚情假意。

我绝不可能逆来顺受地听凭丈夫拥抱，女人也有女人的志气！

如果勉强允许他拥抱的话，也许我的身体会屈服。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么重大的事就会像小两口子拌嘴吵架一样轻轻地随风飘走了。

这样的事情，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

闭上眼睛，眼皮的深处泛着光，无法入睡。辗转反侧，又感到腰部阵阵钝痛。而且疲惫的双手残留着轻微的麻木感，这种感觉，总让我有某种不祥的预感。

不管怎么说，今后这一生，不想让丈夫再碰了。这样的事情，丈夫应该明白。

的确，那天夜里，妻子断然拒绝我，原来她怀疑到这儿了。

然而那天，坦白地说自己跟诗织根本没有怎么样。吃完饭后，仅仅是在她的房间里休息了一会儿。

没想到妻子会如此嫉恶如仇，而且明确地写在了日记里。“不想让丈夫再碰了。”

总之，妻子的自尊心太强了，过于偏执。

省吾叹了口气，翻了一页。

9月20日（星期三）24:00

傍晚，按照约定，护士长打来了电话。

"正如夫人所说的，那个人是负责医疗保险业务以及挂号的。"答复的完全不出所料。

我只说了"谢谢"，就把电话挂断了。

现在终于弄清楚了，正如我所料，那个人是医院的职员，而且还说是负责医疗保险的，也就是说，是与医院的收入有关的重要的工作。除此以外，还负责挂号。这就意味着是一个看起来很可爱、感觉不错的女人。

想着想着太阳穴就钻心地痛了起来。

到底是个多大的姑娘？长得什么样儿？

之前，大约半年前，因为装饰花之事，去了一趟医院。跟好几个职员都礼节性地打过招呼，并不知道谁是谁。总之，光这样想是没有用的。取悦丈夫欢心的女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必须尽快去医院见一见这个人。

他难得地早早回来了，即使这样也是晚上九点了，在家吃的饭。饭后去浴室洗澡，突然，他用大浴巾裹着身子出来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说：

"女儿可能要来，赶快穿上衣服吧。"他好像有点醉意，不高兴地说："没关系的。"他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后"砰"地关上了冰箱。

他看到我在厨房收拾碗筷，就凑过来问道："腰怎么样，不疼啦？"为了不让他产生邪念，我板着脸戴上了眼镜。

我匆匆地做完家务后就钻进了卧室，并锁上了门。他没有说话只是敲门。

不管怎么说挺可怕的，假装睡着了，任凭他怎么敲，就是不理他。

怎么就如此讨厌呀，省吾苦笑着想。

然而，第二天，妻子真的到医院来了。说是腰痛及腿痉挛，其实她来的目的是为了见诗织。

三天前的情景，省吾还清楚地记得。

9月21日（星期四）23:00

今天一定要去医院。

腰部的疼痛已经缓解了很多，但弯腰时还是痛，还伴有轻微的麻木感。这些症状，希望能再好好检查一下。

"只不过是在柜子上撞了一下，不会有什么的。"

丈夫虽然不理睬，但我还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说："下午我过去。""好吧。"他勉强同意了。

我觉得有一种他毕竟不愿把争执扩大化的感觉。

把孩子和丈夫都送出门后，我开始准备去医院。

首先，进到自己的房间，镜子里映出的是，生过两个孩子、面容憔悴的四十岁女人。

下眼帘松弛，还有细小皱纹，黑眼圈儿隐隐可见。即使再精心化妆，也不可否认已经到了青春渐渐流逝掉了的年龄了。我为"抗

衰老”等漂亮的宣传词语而激动过，购买高级化妆品，每周两次去美容院做护理，结果只能是一个短暂的安慰。

说到底，这样的结果从一开始就知道。纵然是知道，为了平静自己对失去的青春的焦虑以及对青春的留恋，也许这些方法都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怎么说，就算是自欺欺人，在这一瞬间，还是祈盼现在的自己能是在今后的人生中，最年轻最辉煌的。

尽管如此，也许是睡眠不足的原因，双眼无神。在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时，自虐性的被害妄想症在不断地膨胀。

然而，我并不服输。在任何人的眼里，我是院长夫人，那个女人不过是我丈夫手下打工的一个职员而已。

果然，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没人能看到自己的日记的安全感，妻子把自己对年龄的极度不安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不用说，男人对年龄的增加也感到不安，但对外观或容貌，并没有如此的烦恼。恰恰相反，有时，现在说壮年时，意味着比年轻时还更有自信。

四十五岁的男人和四十岁的女人相比，仅仅从肉体本身来看，或许男人的烦恼要少一些。

即使这样，省悟想，感到姿色已衰的妻子，突然改变态度，以“我是院长夫人”自居，仅此就挺可怕的。

二十一日的日记还这样写道：

我要去医院，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是去跟丈夫和那个女人见面。

总之，应该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美丽，精心化妆后，把头发高高盘起。上衣是刚刚做好的淡紫色真丝衬衫，下身是黑灰色的紧身裙。特别在胸前，漂亮的乳沟与锁骨巧妙地结合，尽量露出V字线条的高雅，在它的中间，佩戴着嵌有四个花瓣的钻石项链，更显得光彩夺目。

裙子是稳重的深色，裙摆在走动时，像摇摆的美人鱼，更强调了成熟女性的味道。

再次站到镜子前，镜子里映出了苗条的身材，不由得有些自得，我是不会中年发胖的！增加了自信后，又选了只合缝严密的黑色小手提包，同时配上黑色的翻毛一脚蹬皮鞋。上下雅致。这种高质量的打扮，不仅仅是雍容高贵，而且还增添了很有教养的印象。

我是看病去的，穿得太艳了不好吧。衣着好像不在意却很有品位，要从衣装上流露出平常就很高雅。

至少要显示出我是“成熟的女人”，而且是“院长夫人”，即使她使出浑身解数也追不上我，动摇不了我。

终于，妻子要和诗织见面了，就像“严流岛决斗”[①]的场面那样，省吾简直快要窒息了。

万幸还是不幸？那时省吾坐在院长办公室，没有看到两个人的决斗场面，但日记里写得很明确。

---

①严流岛决战——庆长十七年（一六一二）四月十三日上午，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在小仓舟岛决斗。天下两大剑术高手的决战，闻名天下，妇孺皆知，为纪念在此次决斗中丧生的剑侠，遂将舟岛改名为严流岛。“剑圣”武藏之名由此流传百世。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时间，然后决定午后一点多出门。到医院开始门诊的两点，我已经到达医院所在的大楼前。把汽车停在地下停车场后，坐电梯到了七楼，一出电梯，就看到护士长已经站在那里。

“夫人，您来了。”

我事先与护士长通过电话，告诉她我今天要去医院这件事，所以她已经在等我了。

看到写着“挂号处”字样的地方，确实有个女性面朝这里坐着负责挂号。

细长的脸型，头发从中央左右分开，长度大概到肩，发梢垂落在白白的胸前，还微微卷着弯儿。也许原本就白净，妆化得并不很浓，一双明亮的眼睛映出了她的年轻。

她就是用色相勾引自己丈夫的狐狸精吗？我想到这里朝她望去，她马上站起身来，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大概，她知道了我是院长夫人。我也轻轻回敬了一下。护士长对那个女人说：“把夫人的病历卡拿出来。”

这个负责挂号的女人好像已经准备好了，立马把手里的病历交给了护士长。

“那么，夫人，我带您去诊室。”

病历上写着我的名字，但年龄和地址都空着。

“您这边请。”

我按照护士长的手势，从挂号窗口前边穿过时，这个女人再次把头深深地低了下来。

能看到的，仅仅是她很有礼貌地对院长夫人表示的敬意。

然而，她耳垂上吊着的耳环，无疑是丈夫去冲绳时在恩纳村玻

璃工厂买的礼物。虽不能确定，但与当时买的东西非常相像。

事到如今，毫无疑问她就是丈夫的情人。

“真没想到。”省吾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

那天，诗织戴的是我在冲绳为她买的耳环。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纯属偶然。我不认为诗织会有那样的恶意，诗织不是那样的女人。

但是，现在面对日记本，他又能怎样呢？

就这样穿过候诊室，我跟在手拿病历卡的护士长后面，不紧不慢地走在走廊上。

护士长什么也没说，但她似乎明白我已经知道了挂号处的那个女人就是“她”。

即使这样，在我要来的这天，她还戴着我丈夫送给她的耳环，真是厚颜无耻。

她外表上看上去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但很明显，那是在向我挑战。

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得到了院长的宠爱。难道她想这样告诉大家吗？

但是，即使她有意在医院戴上那个耳环，自封为院长太太，也并不是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容忍。

也许护士长察觉到了我心中的不快，她改变了话题，奉承道：“您今天的服装非常高雅，非常适合您。”

我虽说着“谢谢”，可耳垂上的耳环还是无法从脑子里抹掉。

但是，护士长只是漠不关心地向前走着，在清楚地看到挂有“诊室”的牌子的房间前停了下来，房门洞开着。护士长朝我看了看，就面对开着的门说：

“院长，您夫人来了。”

然后，护士长用手招呼着我：“请吧。请进。”

我进去后，丈夫只是“哦”了一声，头也没有抬，看着桌子上的书。

我上次来诊室坐在丈夫的面前，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那次，由于感冒加重咳嗽不止，丈夫给我做了胸部 X 光透视以及血液检查等。

结果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时不像现在，我还是非常信任丈夫的。虽然他有时回家也很晚，也能感觉到他可能在什么地方拈花惹草，我觉得他不过是玩玩而已。

现在，他倒好，竟然肆无忌惮地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包二奶……

我拿眼睛瞪着他，他好像感觉到了，终于抬起头来，礼节性地“嗯……”，点了点头。

省吾想到，三天前，妻子出现在医院时，摆出一副若无其事样子的她由护士长带进诊室，原来她的目的是为了调查诗织的。

当然，我当时多少也觉察了一些，但没有想到她居然会观察得那么仔细。与其说是来医院看病，还不如说是来找诗织的。

诊室里丈夫与我面对面，他有点儿难为情似的把目光移开，对护士长说：“带她去放射科拍个片子。”

我不禁说了句："不过……"

在这之前，难道不应该先看看疼痛的部位或后背吗？甚至应该问问，为什么会腰痛？听一听原因，等等。

当然如果问到这些，就会知道吵架的理由，所以他才决定马上让我去放射科。

即使这样，我还是问了句："没关系吧。"丈夫马上回答："没什么大毛病。心理作用。"

刹那间，我诙谐地回了句："是啊，心理作用。"然而，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这种草率，随随便便的话语算是什么呀？姑且抛开夫妻两个人，就是护士长或两个护士在旁边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不是太没有同情心了吗？

连她们都能感觉到我们夫妻之间的冷冰冰的空气。

即使这样，我还是对丈夫行了个礼站了起来。

看到这儿，护士们也都鞠了一躬。而这时他的手却已经去拿下一个患者的病历了。

或许丈夫是不好意思？即使这样，也太不在意，太冷淡了。

与丈夫的乏味相比，放射科的技师藤谷就显得很体贴。他同情地对我说："很难受吧？"他从腰椎和骨盆的正面、侧面等各个角度拍了照片。

还有，以前就认识的经验丰富的上冢护士，她在化验室给我采血后，担心地说："您比以前瘦了一点儿。"

我真想说："是啊，因为我丈夫的缘故。"但还是忍住了，只是点了点头。她又说："可您是越来越漂亮啦。"

虽知道是奉承，听到赞美话后还是有点精神焕发。

“总之……”省吾叹了一口气。

妻子来到医院，没有什么好事。上次也是一样。诸如挂号处的花不好看呀，年轻护士的裙子太短了呀，等等。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也许这样她本人就满足了。院长夫人的话，不敢无视，但照着做又会带来很多麻烦。

这次她虽然没有这类的牢骚，但却感觉到了她对自己和诗织的愤怒。

今后会怎样呢？现在，省吾心里一片空白。

胸部透视和血液化验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再次回到诊室后，丈夫看了X光片，说：“哪儿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疼痛是怎么回事呢？我把手放到了腰上。他说：“再开点儿新药，贴上就会好的。”

“但是……”

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结果，而是为什么说没关系的理由。如果看片子哪儿都没问题的话，是肌肉或者神经痛吗？那么，该怎么做呢？希望能解释得具体一点儿。

说出“哪儿都没有问题”不是暗示着“赶快回家去”之意吗？

这就是丈夫对妻子说的话吗？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让旁边护士们的脸上流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护士长，这个……”为了把还没有离开的我赶走，他把我的病历递给了护士长，装着很忙的样子指示旁边的护士叫下一个患者。

“知道了。”

我干脆地回答后站了起来，没有理会丈夫就出了诊室。

在场的护士长当然还有护士们，她们看出了我们之间的不和。

但我并不在意。感到尴尬的人应该是每天要跟她们接触并一起工作的丈夫。

傍晚，护士长按约定，打来了电话。

"就是那个挂号处的姑娘。您已经知道了吧。"她说。

这是关于丈夫情人的汇报。

果然，护士长向妻子汇报了自己与诗织的事。从她的态度上一点儿都没有看出来，太大意了。省吾一边拍着自己的头，一边翻开了新的一页。

9月22日（星期五）24:30

中午刚过，护士长打来了电话。也许在医院内打电话不方便，电话里能听到远处街道的嘈杂声，好像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她说："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我向您汇报。"

护士长事先说了这句话后，说对方叫"香田诗织"，二十六岁。

去年九月进的医院，虽然已经一年了，实话说，我一点都不知道。

本来，只要有人事调动，丈夫就会说"这次，哪个护士辞职了"，"某某某会进来"等，而叫香田的女孩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样看来，丈夫是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地追求她了呢？还是在那以前他们就有关系？

护士长说："以前她好像在世田谷的国立医院工作。因为她会做医疗保险方面的工作，院长把她弄过来的。"

一般情况下，医院招收职员时，都是在与医疗相关的杂志上刊登广告，也有个别的是通过介绍进来的。

然而，作为院长的丈夫，他直接把人弄进医院，比较反常。

“那么工作态度怎么样？”我问道。

护士长支吾着说：“这种事情不太好意思说。”

我说：“没关系，直说吧。”她终于开口了。

“嗯，每个月处理医疗保险账务时，经常是她一个人留下来加班。为此，她有意拖延处理这些事，好像她跟院长两个人还曾经一起开车去过保险事务所。

处理医疗保险账务最繁忙的日子是每个月初的三、四、五日。那时，丈夫总是说“太忙了”，常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难道是在跟那个女人见面吗？

“别的呢？”我强压住内心的愤怒追问道。

“这个……”护士长重复了两遍后压低声音说：

“她，经常进出院长室。当然也许是因为医疗保险账务跟院长碰头，但是其他职员，几乎没有一个人单独进去过……”

“哎呀，错误呀……”省吾不由自主地咬了咬嘴唇。

这样，护士长简直不就是个密探吗？就像妻子日记里写的那样，她是妻子自己安插进来的密探，而且她对妻子还忠心耿耿。

我多么愚蠢呀。

仅凭事务职员的身份进出院长室，是绝对不允许的。能自由进出院长室的女性只能是护士长以及秘书身份的涩谷。一个来医院才

一年，二十六岁的女性能很随便地进出院长室，她真是厚颜无耻。

“那个姑娘住在哪儿？”我问道。

“是住址吗？”护士长又问了一遍，说，“就在代代木，医院附近。她说过。”

跟我预料的一样。我按照从干洗店取回的衣服上的标签，给那家店试着打了电话，确实是代代木，毫无疑问。

“详细地址知道吗？”

“这个，还不知道，现在还没查到那一步……”

“那好，明天查一查吧。”

我说到这儿，护士长又重复道：“这个……”

“我说的这些，希望不要告诉别人。”

我当然不会做对忠实自己的护士长为难的事。

“那么……”稍微停顿了一下，我又问道：

“关于跟这个女人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吗？”

“大家？”

“对，医院的职员嘛。”

在我的追问下，护士长含糊地说：“我觉得好像只有一部分人知道。”

然而，如果一部分人知道了的话，在那个小医院里，毫无疑问流言马上就会传开。说了这话后，护士长模棱两可地嘟囔了一句：“啊，也许吧……”

仿佛护士长在说话时，意识到了自己所说的这些事的重要性，她似乎有些不放心。

于是，我得说些安慰的话。

“谢谢啦。今天就这样吧。我明天等你的电话。这些事情都比较难办，真难为你啦。”

听了这番话，护士长可能稍微放心了一些。“那，我知道了。”说完她挂上了电话。

目击

从九月到十月，尽管有两三次台风已经接近了日本列岛，但都在未真正登陆之前，就消失在东边的大海里了。

进入十月以后，没过多长时间，终于迎来了秋高气爽的日子。

或许是与这种天气相吻合的缘故吧？不，虽然和天气的状况毫不相干，省吾的周围却也是一片平静。

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省吾一直畏惧担心的来自妻子的反击，竟然完全没有发生。

妻子闯入医院来见诗织，并从耳环等物件确认了与自己丈夫交往过密的女子。同时妻子和护士长也通过气，因而对于诗织是自己情人一事，妻子也一定知晓了。

果真如此的话，这件事就绝不会像平常那样不了了之。省吾意识到，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的来临好像已不可避免。

然而，妻子就像忘记了诗织这件事一样，什么话也没有说。完全和以前一样，淡然地做着家务，照顾着省吾的衣食起居。

妻子的态度虽然并不比以前热情，却也谈不上多么冷淡。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话，那只有一点。那就是无论晚上自己回家多么晚，或是烂醉如泥，妻子都既不埋怨也没有表现出不愉快的脸色。这与其说是和谐宁静，不如说是妻子对自己漠不关心更为恰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比以前自由了，所以干什么事情都比较方便了，然而省吾却总是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难道是因为妻子见过诗织本人以后，丧失了与其争斗的勇气了吗？妻子和诗织的会面，前后有两次。先是来拍腰部的X光片的时候。第二次是从插花教室回来的途中顺便来医院送花的时候。那时妻子并没有

见自己就一个人回家去了。难道是由于这两次见面，面对比自己年轻的女性，妻子感到无能为力、彻底认输了吗？

可是，心高气傲的妻子会草率地认输吗？令人难以置信。

该不是妻子现在先装出一副老实的样子，然后寻找机会加以反击吧？虽然目前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要让人放下心来显然为时过早。

正如晴空万里的秋日突然袭来台风，会带来更大的灾害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妻子就会突然爆发起来，给我们致命的一击。

省吾一边警告自己，一边观察着妻子的动静。

即便如此，要想真正知道妻子心里想什么，还是只有看她的日记。只要读了日记，就自然会看清楚这种平静是真是假了。

不管怎么说，还是想看日记。省吾苦思冥想地寻找着各种机会，然而周末要临时出诊和高尔夫，还有与诗织的约会等，怎么也抽不出空闲时间来。

这样过了半个月，到了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下午开始，祐太要去参加足球班的集训，妻子便也一起跟着出门了。

企盼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就像了解省吾的心情一样，妻子床垫下面的日记本，给出了丈夫一个确切的答案。

9月25日（星期一）22:30

"妈妈，哎，妈妈……"

突然被女儿的叫声惊醒，回头一看，锅里的水眼看就要溢出来，我慌忙关掉了炉子上的火。

"啊！你回来了。对不起。怎么啦？"

“又是……”撅着嘴叹气的女儿正站在我的旁边。

“我觉得妈妈最近有点儿怪。”

女儿放学从学校回家，就站着，一边抓着餐桌上的点心，一边窥视着我的脸。我说这样吃相不好看，女儿便不耐烦地坐到椅子上去了。

“为什么？”我问女儿。“每次跟妈妈说话时，妈妈总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一听女儿说这话，手里拿着游戏机遥控器的儿子也从隔壁房间里出来凑热闹。“是呀，妈妈，最近老是在发呆。对吧，姐姐？”

“祐太你住嘴，你游戏机打算打到什么时候呀！”我不由自主地训斥说。女儿却护着弟弟，窥视着我的脸说：

“祐太说得对。最近妈妈动不动就发火……为什么呢？”

“别管妈妈的事情，赶快去把你的制服换了！”

总算打发走了女儿。一想，确实最近没有和孩子们认真地谈过话。

脑子里整天都是丈夫和那个女人的事情，跟孩子们谈话时自然心不在焉。我一边觉得不能这样，一边却往往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动感情，不由自主地发脾气。

表面上看去很恬静的妻子，没想到竟然也这样容易被感情所左右！我更没有想到妻子竟然向孩子们撒气，孩子们确实很可怜。

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妻子见到诗织以后，明白了诗织和自己的关系而致。想到这些省吾不由得感到很难受。

9月27日（星期三）23:20

自从见到她以后，我就一直睡不着觉。为了不被丈夫发现，我

到附近的药店买来了安眠药服用。

每天只是为了解渴我才补充些水分，其结果是，我的体重在一个星期之内减轻了三公斤。

洗过淋浴以后，我一边擦着身体，一边看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锁骨窝好像被刀剜过一样深陷了下去，肩膀失去了往日的圆润，骨头开始凸显出来。同时两边的胸脯下面也看得见肋骨了，仅仅这些，就像一个老太婆。

由于生过孩子，下腹部上有许多条白色蚯蚓状的妊娠纹；或许是因为母乳喂养孩子的缘故吧，乳房也耷拉了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其他人面前裸体了。

尽管绝经可能是五年或者十年之后的事情，然而对一个女人来说，不能不说已经进入了令人感到绝望的年龄。

如果说这个失去了青春的身体，是促使丈夫滑向年轻女人的原因，那么，为丈夫生养孩子的代价未免就太大了。

男人之所以渴求年轻女人的身体，是否就是因为雄性的本能呢？这就是男人称雄的原因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男人面对失去了青春的女人只能闭眼不看吗？不，与其这样，他们还不如干脆将自己的雄性肉体的一部分出租给年轻的雌性，这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作为多年的夫妻，长期的共同生活形成了精神方面的相互依赖以及安全感。这种积蓄与肉体的享乐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分开来考虑。如果能这样想的话，对丈夫的外遇，任何时候都不会焦躁不安，闷闷不乐。

纵然那个女人和丈夫的关系一直持续下去，从我们夫妻关系的

角度来看，那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已。

无论那个女人多么年轻，对于丈夫来说都只不过是一种逢场作戏。因为仅仅只是外遇，所以应该视而不见，若无其事，让时光来淡化它。

现在，虽说丈夫热衷于年轻女人，然而作为妻子的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损失……

看起来，对于自己和诗织的交往，妻子好像仅仅看作是一种偶然的外遇，没有办法，无可奈何。

如果妻子真这样想的话，我这边自然欢迎。我丝毫没有因为和诗织偷情而抛弃妻子和这个家庭的打算。

我只是希望目前一个阶段能让我自由一些。

妻子似乎对自己的肉体失去了信心，其实作为男人的我也是同样。为了让仅有的一点自信能够持续下去，我追求着年轻的诗织。正如妻子也感觉到的那样，这并非来自理智，只是男人的本能。

省吾一个人点着头自言自语，接着翻到下一页。

9月28日（星期四）24:00

尽管有各种烦恼，但是不能袖手旁观，不做任何反应。即使我已经不年轻了，但作为妻子来说，我有我的自信和傲气。

中午，从白金的插花教室拿了插花，以送花为借口，我去了医院。

下午一点钟，我估摸着医院里上午的病人都已经看完，我抱着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插花，走进了候诊室。

那个女子突然站起来跟我打招呼："夫人，您来了，我一直在等您。"

因为事先说好中午一点钟到，所以她在等我。她还是那么漂亮。

“这个，我希望把这个花装饰在这里。”我把插花递了过去。“啊，多可爱的大丁草花！我很喜欢。”和如今的年轻姑娘一样，快人快语。

“是吗？这个月的插花没什么季节感，很不好啊！”我不由自主地话里带了刺儿。“哪里，夫人的插花总是很漂亮。”她奉承道。

表面上说得好听，内心一定在嘲笑我，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我一想到这里，一直竭力压抑的愤怒油然而生。

“那我就拿走了。”她说。

因为是中午休息时间，她接过插花后，好像打算抽身离开。我看见候诊室里没有其他人，便向她命令道：

“哎，把这个收拾一下！”

我拿起装饰在候诊室中间的插花以及花瓶，径直递到了她的胸前。

妻子刚说了丈夫的外遇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有听之任之。然而没过多长时间，现在却又变得不能容忍了。

不仅如此，妻子还不顾自己的尊严，只身来到医院见诗织。而且还带着花来找麻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女人的怨恨，竟然是这么执著可怕的吗？同一天的日记继续写道：

恐怕当时她一定不太高兴。然而她只是在一刹那间浮现出了困惑的表情，随即嫣然一笑回答说“知道了”，然后接过花瓶走进了挂号处。

我对着她的后背，用可以清晰听见的声音低声说：

“你的耳环很漂亮，和你很般配。”

一瞬间，我感觉到她的肩膀似乎抖了一下，马上转过身轻轻地

说："谢谢！"然后快步离开了。

对她来说，终于从窘境中解脱出来了，或许她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我清楚地注意到。今天她也是散发着可爱的樱花香水的香味，而且有意佩戴着我丈夫给她的耳环。

另外，接花束时，她伸出的两只手的指甲上都涂着鲜红的指甲油。

艳丽的指甲过于刺眼，与她清纯可爱的脸庞很不协调。而且，指甲上还绘有类似彩带以及心形装饰的图案。

这些都和在挂号处从事接待工作的女性形象不吻合。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应该再朴素一些，形象应该更清秀整洁一些。

我很惊讶。这时，护士长过来向我致谢："夫人，谢谢您特意送花来。"

我轻轻地点点头说道："负责挂号的人染着红指甲，是不是太艳了？"

护士长转身向谁也不在的挂号处望了一眼，向我低头致歉说："对不起，今后一定注意。"

护士长真的会去说她吗？如果不行的话，应该由当院长的丈夫明确地告诉她。

的确，关于诗织的红指甲油一事，妻子曾经说起过。那是早上去医院之前，早饭吃面包片的时候说的。这件事在日记里也有记载。

9月29日（星期五）23:30

清晨，送走了孩子以后，我很随意地对正在吃早饭的丈夫说："嗯，挂号处的女人很漂亮啊。"

我觉察到背朝着这边坐着的丈夫的肩膀似乎抽搐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

“那位小姐也负责医疗保险的账务吧？”

丈夫依然没有回答。然而不吃面包了，慌慌张张地开始喝起咖啡来。

“昨天我送花去医院，和她聊了几句。看见那姑娘染着红指甲，真让人吃惊。”

丈夫终于干咳了一声，可是依旧保持着沉默。

这种拒绝回答的态度，恰好是丈夫承认那个女人就是“她”的证据。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无需顾忌什么了。

“在医院工作，必须给人以清洁整齐的印象……”

突然，丈夫背着身子回答说：

“挂号处并不直接涉及给患者治疗，没必要那样吹毛求疵吧？”

“挂号处是医院的脸面呀。那位姑娘涂着那么鲜艳的指甲油，病人见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他再次出现沉默。我干脆说：

“如果你去说不方便的话，由我来拜托护士长去说吧？”

一听这话，丈夫终于转过身来，瞪着我说：

“这恐怕不是你该说的话吧！”

“但是这样下去确实不好看呀……”

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丈夫还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就是丈夫的情人呢，还是丈夫觉得这样笨拙地争执下去不好呢。总之，他忽然不吃了，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一直看着他，只见他匆匆忙忙地换上外出的服装，拿起皮包，

说了声“我走了”，就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

在这个时候，妻子已经明确地知道“诗织就是丈夫的情人”这件事情了。

“太大意了，太大意了。”省吾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继续看同一天的日记。

如果要说全职太太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太长，因而难免容易胡思乱想。

擦地板、洗衣服、整理东西、浇花、洗碗，等等，在做这些因为长年的习惯已经驾轻就熟的家务时，尤其是这样。

我虽然尽力想忘却，然而那个长着令人可憎的漂亮脸蛋的女人，用她那染着鲜红的指甲的手缠绕着丈夫的脖子，娇媚地偎依着丈夫的景象，却总是浮现在眼前。

如果是在外边有工作的话，或忙于手头的工作，或和同事聊天，也许都能排解及调节我的情绪。

然而全职太太却做不到这一点。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最好的排遣方法就是跟几个比较知心的朋友聊天。但是有些家事，像家庭内部的矛盾等，无论怎样掩饰也是家丑，是不能轻易地和别人商量的。

下午比较空闲，忽然想去涩谷的东急百货商店看看，该店是出售各种优质名牌商品的名店。

因为大部分东西在广尾附近都能买到，所以我去高级百货大厦购物只是每月一次，根据事先写好的购物单，按图索骥，匆匆忙忙，买了就走。那么今天突然怎么了呢？

本来出门是为了散心、调节情绪，但到要回家时，不知不觉买的东西已经装满了各种购物袋，满满的两只手都提不下，无奈只有将其中一部分交给商品寄存处。而且，这次买的东西都不是给家里人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为自己买的东西。

“既然丈夫这样随心所欲，我也放纵一下自己。”“既然丈夫能从蒂凡尼高级宝石店买首饰送给那个女人，我买这点儿东西又算个什么。”“我是明媒正娶的妻子，不是那个小丫头……”

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买的东西全都用丈夫的信用卡付了账。当丈夫看到这次的购物总金额时，还不知作何感想呢。

如此疯狂购物，我还是第一次。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起了不知在哪里听到过的一句话：“寂寞的女人喜欢购物。”

本来，我是一个购物欲并不强的人，难道是心灵的饥渴促使我这样大量购物吗？

这样的自己真是可悲。

妻子究竟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呢？只要看一看信用卡清单就可以知道，然而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因为原因在我这边，我什么也不能说。

可是，还是应该提醒妻子，购物不宜过于频繁。

“寂寞的女人喜欢购物。”这句话说得真好。可是，感觉真有些悲哀。我真希望妻子考虑问题不要过于复杂，但这对于性格细腻A型血的妻子行得通吗？

9月30日（星期六）23:30

中午一点，在新宿西口的宾馆见到了护士长，一起吃了午餐。吃

完饭以后，护士长给了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医院挂号处叫香田的女性的住址。

“谢谢！从这个住址到医院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坐电车，只有一站。如果步行的话，听说有十五六分钟就够了。”

好像是一个高级公寓。年轻人恐怕没有能力住在东京市中心这么方便的地方。难道是丈夫给她付房租吗？

“那姑娘很引人注目吧？”

“嗯，是的。不过她本人似乎不太在乎。”

护士长迟疑了一下，像是鼓足勇气地说：

“不过，好像也有人起疑心……”

一听这话，我脑子里一阵烦躁。

作为医院经营者的院长和本单位的女性职员有不正当的关系，如果人们知道了这件事，风纪紊乱，院长的权威就要大打折扣。可能看出了我脸色的变化，护士长慌忙劝解说：

“不过，像您看到的，她比较单纯，人并不坏。”

就凭她和自己丈夫的关系，能说她人不坏吗？我摇了摇头。护士长老实地低下头说：

“目前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不过我一定提醒她注意。”

“好好儿地盯着她！有什么情况，请马上跟我联系。”

总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或许只有逼丈夫辞退那个女人了。

啊，妻子连诗织的住址都知道了呀。

省吾感到针对自己的搜查网络越收越紧了，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感叹。

这次真的能顺利过关吗？我这里怎么想都无济于事，这件事情的主

动权完全在妻子那里，我毫无办法。

10月1日（星期日）23:30

昨天夜里还是睡不着觉，一睁眼天已经都快亮了。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也不知是做梦还是醒着，陷于一片幻听、幻想之中。

即使在白天也经常头晕目眩，站起来时往往眼冒金星。身心两个方面都极度衰弱。

对于晚上很晚才回到家的丈夫，本来我想好什么话也不说，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

焦躁不安，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丈夫对此究竟有没有觉察呢？

总之，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丈夫只会更加嫌弃我，越来越躲着我。

我自己也不想成为这样的女人。

干脆把自己心中的苦衷倾诉给丈夫吧？“和她分手吧……”如果能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心里一定会舒服一些吧？本来就是丈夫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没什么可顾忌的。

可是，现在丈夫显然爱着那个女人。因此，即使确定了她是谁，把相关证据也都收集齐全了，也不能轻易有所动作。

如果丈夫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今后我将如何活下去？

最坏的情况，是丈夫扔下家庭去那个女人那里，这种可能性也并非没有。也许不久的将来，离婚就在等着我。

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全职太太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丈夫，因而

在处理和丈夫的矛盾时，投鼠忌器，顾忌很大。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在现实生活中，主动权是掌握在他的手里的。

由于他的一个决定，我们就可能发生各种变化。我就像在激流中漂浮的一片树叶一样。

不过，树叶也有树叶的骨气。

在经历了种种烦恼和内心的思想斗争以后，似乎妻子的想法是：如果她采取强硬手段，反而会使自己变得被动。

能这样想的话，那当然很好。对于男人偶尔的外遇，通常女人总是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像现在这样，跟诗织在一起，我没有说要和妻子离婚。我只是希望对于我目前的游戏，妻子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丈夫完全滑向诗织，走向离婚之路，自己的生活将变得很艰难。妻子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确很了不起。

妻子无论怎么说大话，也只是一个全职太太。一个全职太太自己并不能养活自己。要以这样的地位来对等地和自己的丈夫争斗，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很愚蠢的。

只要妻子老老实实的不惹事，我就可以保证给她提供像现在这样富裕、安定的生活。希望她能理智地考虑这件事，慎重地采取行动。

省吾感到稍微轻松了一些，又翻了一页。

10月2日（星期一）3:00

欢送老朋友池田的酒会，我参加到一半就离开了，晚上八点赶回家。

然而家里并没有丈夫的影子，回家之前的紧张感一扫而空。

据女儿说，大家一起吃过饭后，爸爸说完“有急诊，会晚点回来”就走了。大约是三十分钟以前离开的家。

真的是有急诊吗？恐怕他是在知道我要去参加欢送会，就按事先自己安排好的计划出去的。难道不是吗？

最近，晚上只要说是出急诊，丈夫从来没有提及过患者的病情如何。

我明白这些多半是撒谎，所以也从来不问。

不管怎么说，把两个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外出，太没有责任心了。

无论如何，真的必须出门，难道不应该跟我手机联系一下吗？没有给我打电话，这就是有问题的证据。本来欢送会以后还要去喝茶，我拒绝了朋友们的邀请匆匆赶了回来，现在一想真是很后悔。

丈夫既然去那个女人那里，那么我也可以和丈夫之外的男性一起喝喝茶呀。

今天晚上我要等着丈夫回来，明确地问一问他外出的理由。

确实，在妻子外出以后，我说“有急诊”以后就出门了。

我也知道此事可能要被妻子怀疑，那天是因为诗织不安地打电话来说“有点儿发烧了”，所以我才慌慌张张地出门的。

妻子可能会怀疑有没有急诊，但那天诗织确实得了急病。

同一天的日记接着写道：

今天晚上，不管有什么事情，我都要等丈夫回来。

可是，洗完澡后，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

门口的动静把我吵醒时，时钟正指着凌晨两点三十分。如果是往常，丈夫会直接去书房，但或许是因为今天客厅里亮着灯吧，丈夫径直向这边走过来。就在丈夫把手伸向门口的开关、准备关灯的一瞬间，“噢……”丈夫发出了吃惊的声音。

“什么呀，是你在这儿啊？怎么啦，这么晚了还在这里？”

这本来是我想说的话。

“您，这么晚了您一直在看急诊吗？”

“那当然了。你就是为了问这个，才特意等在这里的吧？”

丈夫做出一种惊讶的表情瞥了我一眼，从厨房里拿出一杯水喝。我很干脆地对丈夫说：

“晚上这么晚，我又不在家，您再出去，孩子们不是太寂寞了吗？”

“别说傻话……不管你出去与否，患者都是不能等的。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呀。”

“那您跟我说一声，我就会早点儿回家来呀。”

“嗯，你好久没有出去了，好不容易出去一次，我不忍心叫你回来。”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辛苦了，早点儿休息吧。”我费力地讥讽了他一句，就逃进了卧室。

总之，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们的关系修复的可能性等于零。丈夫每天越来越沉溺于那个女人，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家庭解体。

“会是这样吗？”我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

总而言之，我得先到那个女人住的公寓看看吧。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在亲眼确认了丈夫是否出入那里以后再说。

难道说妻子真打算来诗织住的公寓吗?

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能让妻子来看到我们进出公寓的样子。只要妻子确认了我去诗织家之事，改善目前状况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不，不仅仅是等于零，事态就只会进一步恶化，向妻子所担心的家庭破灭方向发展。

仅凭这一点，就必须阻止这件事情。

可是，究竟怎么办才好呢？省吾陷入沉思的同时，日记也结束了。

这篇日记是十月二号写的，到今天只过了六天。

在这个期间妻子来过公寓吗？不，不像来过，因为我和诗织都没有发觉有这种迹象，所以如果要来，也是以后的事情吧？

不管怎么说，今后进出公寓必须谨慎小心。

省吾反复叮嘱着自己，手里拿着日记本进了妻子的卧室。

整洁、寂静的房间，让人感到有些不安和莫名的恐惧。

下次看日记的时候，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省吾觉得很不安，把日记本塞进了床垫下面。

从那天以后，省吾每次见到诗织时，都习惯地问她："有什么变化没有？"

星期六从下午开始就和诗织在一起，很久没有这样了，在亲热一番之后，省吾又向诗织问起同样的问题。诗织不可思议地反问道：

"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吗？"

省吾稍微思索了一下，坦率地告诉她说："因为我妻子知道了这个地方，或许她会来这里……"

诗织马上回答说："没关系呀。"什么没关系呢？愣了一下她又说："如果见到夫人，我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的。"

不是这个问题。我担心害怕的是妻子见面以后，不知道会说出些什么话来。诗织则用明快的声音说：

"我，我很喜欢夫人。夫人总是很潇洒，很精神……"

省吾一边抚摸着诗织圆润柔和的肩膀和脊背一边想，这就是所谓年轻女子的自信和纯真吧？对于诗织来说，妻子的存在，或许仅仅只是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有一些威严的女人而已。

就这样，没有太大的变化，又过了一天。

一直提心吊胆地担心可能要出什么大事，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种紧张和轻松交替混杂的日子一天一天持续着。省吾想，只有随遇而安了，听天由命吧。

是不是妻子已经不准备把这件事情闹大了？正当省吾开始这样想的时候，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看日记的机会再次来到了。

那天，祐太要去参加足球的训练比赛，妻子因为帮忙一起去；夏美也要去会朋友。所以家里就剩下省吾一个人了。

10月13日（星期五） 23:30

我还是必须去一趟。

这些天一直在压抑着，终于决定还是要去到那个女人住的公寓看一看。

地点是代代木3-35。拿着护士长给的地址，下午我开自己的车

去了。

按照事先在地图上确认过的路线，先到医院所在的西新宿的大楼，然后从那里转甲州街道，再从西参道口向参官桥方向行驶。

要去的公寓，就在离西参道口两三百米的地方，参官桥的对面，靠左手的地方。

一问代代木公寓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幢八层楼的漂亮公寓。

西参官桥前大道上往来的车辆很多，一直下去从明治神宫通往代代木公园，只要稍微再往里走一点，便是安静而悠闲的住宅区。

那个女人就住在这里啊？我先开着车把这幢公寓的外观观察了一番，然后把车停在旁边的空地上，下车往公寓里走去。

但是，走进公寓的入口大厅，马上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门。如果不输入密码，这道门就进不去。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看了看信箱。603号信箱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香田”的名字。

毫无疑问，那个女人就住在这幢公寓的这套房子里。

看着看着，我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便走出了公寓。接着去了离这里最近的参官桥电车站。因为车站附近有房地产中介公司，我想问问代代木公寓的房租价格。

“有各种各样的价位。最便宜的小套的房租每月大概十五六万日元吧。”

一听这话，我就明白了。

十月十三日的日记继续写道：

小套房的房租是每月十五六万日元，这个价位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女子能够负担得起的。根据医院拿来的工资表来看，她无论如何不可能付得起这么高的房租。

由此看来，房租一定是丈夫支付的。

虽然还没有核对各种收据，但无疑这是从丈夫的零用钱里支出的。丈夫竟然让她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并且到这里偷偷约会。是可忍孰不可忍。

10月14日（星期六） 24:20

丈夫甚至连她的房租都包了……

也许对丈夫来说，这是大丈夫气概的表现，但是，照顾她到这个地步，明显已经超越了逢场作戏的界限。

那个女人紧紧地偎依着丈夫，嗲声嗲气地撒娇、献媚，丈夫一副色迷迷的样子，好像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或许丈夫是被骗了。他原来就是一个不擅长谈情说爱的男人。我没有听说过他在结婚前和哪个女人谈过恋爱。一想到这里，我就越发觉得那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希腊神话中的梅杜莎女妖那样的、头顶上有无数条毒蛇在蠢蠢欲动的坏女人。

可是，我太老实了。我受到了丈夫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却仍然不恨他。恶人并非丈夫，而是换成了那个女人。

然而，那个女人今后打算怎样处理她和丈夫的关系呢？也许她正等着我和丈夫离婚，她好跟我丈夫在一起吧？

或者干脆像护士长说的那样，到她的公寓去，给她点儿钱，让

她跟丈夫分手。那样做或许最为痛快。

可是，这样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即使我去责备丈夫、大声哭闹、发疯生气，但我并不认为这样能让丈夫跟她分手，因为丈夫连房子都帮她租好了。不仅如此，丈夫一定还会竭力找借口搪塞，这样一来，反而更加容易煽起丈夫的外心。

如打算追究丈夫外遇的事实，我自己就有必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必要的时候离婚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下得了这种决心吗？

看到“离婚”这个词，省吾不由得呻吟起来。

真是的！不能相信妻子真的是考虑到离婚了。那只不过是妻子瞬间头脑发热，随便说出的一句话而已。

省吾这样对自己说，接着又翻了一页。

10月17日（星期二） 24:10

到厨房里去拿盒饭的夏美，看着早晨的电视节目，隔着餐桌说道：

“啊，这个人，又和一个新的女人结婚了，第二次了呀。”

我正好在往丈夫的碗里盛饭，我扫了一眼电视画面，那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日本有名的男演员。

女方是一位比他小二十岁的电视演员，这个婚姻好像就是人们常说的“奉子成婚”。

最近慢慢变得有点儿大人样的夏美对这个节目好像很有兴趣，在丈夫旁边一边摆弄着学生服的飘带，一边看得津津有味。

“真了不起，跟自己的女儿差不多大的女性结婚。”

听了夏美的话，我说："因为男人喜欢年轻女性，很容易受骗上当。"

"啊，受骗上当？"

"这些女孩子并不是真的喜欢那个男人，肯定都是冲着钱去的。她呀……"

我这是讽刺坐在对面的丈夫。丈夫自己好像也明白，眼睛盯着报纸，装出不关心的样子。

"无耻，不道德！我讨厌这样的结婚！啊，该去学校了，我走了。"

年幼的女儿留下天真无邪的声音，上学去了。

"路上注意安全！"

在大门关上的同时，我斜眼看着丈夫绷紧的脸，尽量装得很高兴地说：

"今天傍晚，母亲大人要来家里。"

"呵呵……"丈夫敷衍地说完，放下手里正在看的报纸，没有喝我递给他的茶就站了起来。

自从那天和深夜回来的丈夫争执了几句以来，丈夫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

除了和孩子们在一起，以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以外，夫妻之间没有话。即使我主动搭话，丈夫也只是暧昧地重复着有气无力的回答。

听见大门口有丈夫出门的声音，我急忙去送他时，大门已经从外边关上了。

就像这样，我和丈夫的距离越来越远。

的确，那天早上看电视时，妻子和女儿有过一段关于再婚的男演员的对话。

对天真无邪的女儿，说什么年轻的女性为了金钱而接近男人一类的话，这本身就不对。那些话显然是在对我含沙射影和挖苦讽刺。我的确很生气。原来妻子也并没有忘记那天早晨的事。

下面还是同一天的日记。

我一面收拾餐桌上的碗筷，一面叹着气向丈夫没有看完的报纸扫了一眼，是有关围棋方面的版面。

说起来，丈夫的围棋好像下得很好，而且拥有段位。偶尔他也和儿子一起下棋。我从中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然而这种温馨究竟能持续到何时呢？

对于父母之间的这种冷漠的气氛，孩子们感觉到或许只是个时间问题。

而且丈夫的情人，也会像这个电视演员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怀孕。

如果她对丈夫说“我想生孩子”，那该怎么办呢？而且如果怀孕了……

其结果，受伤的是我呢，还是她呢？我越想越觉得难以忍受。

在那种情况没有出现以前，我希望丈夫能清醒过来。

但是，如果丈夫什么都明白，就是忍不住要偷情，在外面养情人，又该怎么办？如果还继续来往，丈夫的心情就可以归结为“我爱着她”这一句话。反过来，那个女人真的爱着我丈夫吗？今后，如果我们真的到了要分手了的话，那个女人她真的能完全接纳省吾、

以及省吾的一切，并会为维护他们而做努力吗？

自从知道丈夫有外遇以来，我瘦了将近五公斤。但因为和丈夫没有亲密的接触，所以，关于我的苦恼以及体重的减轻等情况，丈夫是不会注意到的。

每当我嘴里说出讽刺挖苦的话语时，所展现的只是一个嫉妒心强、惹人嫌的女人吧？

然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像电视中的那个女演员一样，她或许也会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即使丈夫反对，她要想做的话完全是可能的。

在事态发展到那一步之前，必须加以阻止。还是去那个公寓，好好儿地找她谈一谈……

妻子还真以为诗织想怀孕吗？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并不想要孩子。而且，自己也采取了避孕措施。

当然，如果骗她的话，并不是不可能怀孕。然而省吾认为，诗织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

不管怎么说，妻子对这件事想得太过分了。就算我给她付房租，我也并不是就要跟妻子分手而跟诗织在一起。现在跟诗织在一起，仅仅是想享受一下与年轻女子谈情说爱时的冒险感觉。

为什么妻子不能理解一个男人的情感呢。在家庭不至于破裂的前提下，干点儿风流事儿，这几乎是每个男人都有的愿望。

在这一点上，前几天高中同学聚会时遇到的村濑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开办了一家进口贸易公司，事业很成功。公司在品川附近，家也

安在了其附近的御殿山。

聚会后，应邀去了他那宽敞的家。从他住的高层公寓居高临下地看东京湾的夜景，就好像自己漂浮在亮闪闪的灯光之上。

而且，他太太很漂亮，长得像模特一样。两个女儿长得像妈妈，也很可爱。看上去他是一个工作、家庭都非常顺利，特别幸福的男人。

但是，从他家出来，我们两人去喝酒时，他竟说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话。

“上帝保佑，我工作顺利，两个孩子也很好，眼前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在普通人看来，是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说给自己听，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省吾想起了刚才所看到的幸福家庭。

“但好像就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够，缺点儿什么。”

村濑这时把兑了水的威士忌一口喝完后嘀咕了一句。

“的确，我对妻子和女儿们都很满意。她们也很感激我。然而关键是作为父亲的我自己，是否已经满足了？难道只是为了得到这些才这么拼命地干吗？真是这样吗？”

省吾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后，村濑又说道：

“想寻找有刺激、能让人激动的东西。”

“是女人吧？”省吾问道。好像村濑就等着这句话似的，把桌子敲得咚咚响。

“就是就是，想跟漂亮的女人调调情。”

省吾完全理解村濑的感受。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一个人工作顺利、家庭安定的话，那他看上去一定是个自由而且幸福的人。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并不能完全满足。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在看着知足的妻子和孩子的同时，“难道我的愿望仅此而已吗”的疑问会油然而生。

的确，看到家里人愉快的样子自己也很高兴，但除此之外，现在还想拥有一个华丽的类似冒险的恋爱。或许它会被说成是男人的自私、任性，但这就是男人的愿望，真实的心声。

“对，很理解。就是这样。”

省吾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工作顺利，有了金钱和时间，接下来想要的就是女人啦。如果可能的话，想跟好女人永远恋爱下去。”

家里有着模特似的漂亮太太的村濑，能把话说到这儿，既不可思议又有意思。

“那么，现在跟谁谈着呢？”

省吾问了以后，村濑淡淡地回答说“嗯……有一个人……”“那你呢？”他反问道。

“一样，也有一个人。”听到这儿，村濑笑了起来，突然举起了酒杯，说：“干杯！”

为谁干杯呢？为了眼前两个人的恋爱吗？

干杯过后，省吾再次问道：“你太太那边，不要紧吧？”

“嘿嘿。”村濑慢慢地点了点头，又反问道，“你那边呢？”

一下子，想起了最近妒火旺盛的妻子，省吾变得心情沉重起来。

“最近醋海翻浪，焦头烂额啊……”

“那种事情，别介意。因为我们拼命地工作，妻子和孩子他们才有幸福可言。”

想着那些和这些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又听到村濑这么一说，省吾好像有了一点儿勇气。

“男人的幸福是由秘密的多少决定的。”

省吾突然没有反应过来，村濑又加了一句，

“人的一辈子，如果连一点儿秘密都没有的话，那太没劲了。”

与村濑见面后，省吾有勇气了。

首先，“男人的幸福是由秘密的多少决定的”，说的是男人的大胆和潇洒。虽然不能拿到桌面上说，但说到点子上了。

然而，这天真的想法被打得粉碎。下面的日记里，写出了严酷的现实。

10月20日（星期五）13:30

昨天晚上九点多，丈夫去参加医生们的聚会，他突然打来电话说：

“现在我们去喝酒，回来会很晚。”

他从来都不跟家里说，这次突然打电话来说理由，有点奇怪。

我相信我的直觉，对孩子说：“我有点事……”就出门了。

只在衬衣上披了件外套，就直接去了代代木的公寓。

按照上次调查的路线，我把汽车停到了横着的小路口，在公寓对面的路上等着丈夫。

因为离车站很近，尽管是晚上，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很多，从公寓那边应该看不见站在马路对面的我的身影。

我站在那儿，用眼睛一个一个地寻找着六楼点着灯的窗户。

在黑暗的夜空中，亮着灯的窗户只有三个，其中的一个就是那

个女人等着丈夫的灯。

时间快到十点了，凉凉的晚风吹过面颊。因为有外套，并不感到冷，但三十多分钟一直呆呆地站着，总有点凄凉的感觉。

或许，他打电话来，真的是为了去喝酒？但是，那种小心翼翼、急匆匆的说话方式，一定是为了掩盖去诗织那里。

再等一会儿，丈夫肯定会出现的。

“今天一定要抓到证据。”我下定了决心，但如果确实看到丈夫进了这个公寓时，自己该怎么办呢？我穿过眼前的人行横道，追上丈夫，抓住他的胳膊，又哭又叫地说：“回家吧，求求你了！”我会这样做吗？

这样的爱情，已经不存在了，那为什么还要追到这里来呢？……

确实，那天医生们聚会后，我去了诗织的房间，妻子真的看到这个情景了吗？省吾一边觉着不可思议，一边又浏览着日记。

如果在这儿见到了丈夫，现场抓住他，让他赔礼道歉的话，这件事能解决得了吗？相反，如果他将错就错的话，我们的婚姻就破裂了。

闹到这种地步是不是有点过分？不管怎么说，首先要亲眼确认丈夫进那个女人房间的事实。

丈夫越轨的事实，一定要全部记下来。

快过了一个小时了，丈夫怎么还不出现呢？难道是我想错了？一边看着表，一边觉得心里没底，同时想到孩子们是不是已经都睡

了呢？有些担心家里的情况了。

或许，丈夫改变了主意，直接回家了？如果是这样，他会给我的手机联系，没有电话，就说明还没有回到家。

“怎么办呀……”

我刚开始来回跺脚时，突然发现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朝对面的公寓走去。

胳膊下夹着小皮包，轻快地迈着大步的样子，毫无疑问，肯定是我的丈夫。

丈夫虽然在马路对面，但也有可能会突然往我这边看，发现我。想到这儿，我突然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直了直腰，盯着丈夫。

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做了亏心事的是丈夫，感到可怕的应该是他。

比估计的时间晚了很多，但他确实在这里出现了。而且手里还提着从附近便利店买的东西。

我现在就这样冲出去，站在丈夫面前，他见到我，会说什么呢？

然而，丈夫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在防盗门前停了下来。幸好灯光很亮，丈夫的动作看得很清楚。

我想他可能要按门铃吧，谁知他竟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很习惯地把钥匙插进孔里，一溜烟地进去了。

那天晚上，诗织让我在附近便利店买点儿东西，之后我进了公寓。这些都让等在公寓外面的妻子看到了。

连这些都知道了，搪塞不过去了。省吾为了使自己安静下来，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接着看日记。

不可思议的是，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进到他情人的公寓时，我竟然格外地冷静。

丈夫那时的情形，就我对他的了解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性格所致吗，嘴角流露出不检点的样子，领带松弛地吊着，好像有一种终于到了情人家的放心感。

然而，他不是专门去便利店买东西的那种男人。是那个女人让他去买的吗，还是他主动去买的？袋子里装的是他喜欢的香肠或啤酒，是为了两个人在房间里痛饮吗？

想着丈夫靠在家里的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不停地对我发号施令的样子，我怎么也想像不出他白天的形象。

丈夫那个样子，是那个女人所喜欢的吗？或者说，她有着巧妙的操纵手段？不管怎么说，我的陌生的丈夫在这个公寓里。

风任意吹着，还夹杂着小雨，可我并不在意，还是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六楼的灯光。

在那里，我丈夫脱掉西装，换上情人为她准备的睡衣，自己打开了啤酒罐。甚至还跟那个女人亲吻。

不管怎么说，今晚没有白来。自己亲眼目睹了这些，在我心中仅存的一丝对丈夫的信任一下子也荡然无存了。

像被夜晚的雨追赶着似的，我跑进停放在公寓旁边黑暗处的汽车里。

我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已不再回头看了。直接回到家后，稍微收拾了一下，洗了个澡。

回到无人的客厅里，又被懊悔和凄惨所笼罩，一口气喝了一杯

白兰地后，躺到床上睡觉去了。

丈夫回到家中的时间是凌晨三点五十七分。

省吾偷看妻子的日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现在看着二十日的日记，对他的打击很大。

首先，最大的震惊是妻子已经去了诗织的公寓，而且还目击了自己进公寓时的情景。

连这些都看见了，他已没有狡辩的余地了。为此，不管妻子说什么，他也只有低头了。无谓地顽强抵抗，只能使伤口更深。他虽然意识到了这些，但他对同一天日记中一些语言格外在意。

"丈夫越轨的事实，一定要全部记下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越轨的事实，一定要全部记下来，难道是要用到什么地方吗？

如果，仅仅是想把每天的想法记下来的话，不需要想得那么多。

然而，"一定要全部记下来"怎么解释呢？

也许，妻子的日记是为了某天给某人看，所以才这么一丝不苟，认真详细地写着每个字。

"难道……"

如果今后夫妻之间闹矛盾，妻子可以把日记拿出来让别人看，那就会追究自己的不检点行为。

但是，省吾不认为妻子是个心术不正、会算计的人。

这样做，单纯是为了吵架时痛斥我"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手段吗？为了给报复提供证据而要记下来的。

"是啊。"省吾说给自己听着，心里平静不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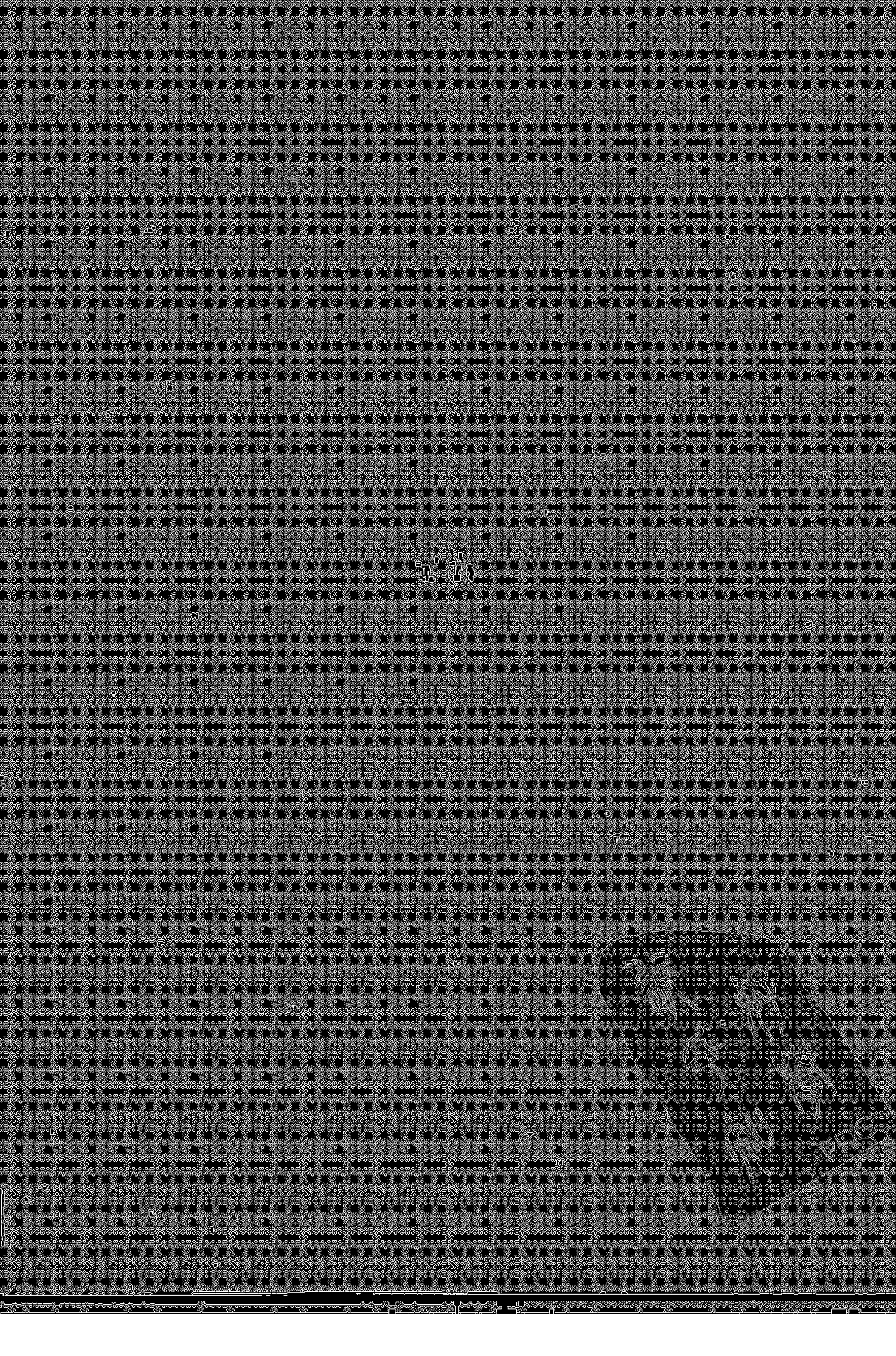
“结果仅仅是这个吗？如果……”

省吾感觉到，有人给妻子建议，告诉她只要有问题的地方就都记下来。

省吾有不祥的预感，但现在不愿想得太多。

不管怎么说，至少自己与妻子的关系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这是事实。

[illegible]



再一次，省吾试着扪心自问。

现在，在妻子和诗织两个人当中，自己究竟爱哪一个？谁对自己最重要？

说老实话，单纯从“爱”的角度来说，可能非诗织莫属。和诗织不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想起她就会感到爱意涌动；在一起的时候，立即就想爱抚她身体的某个部分，想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相比之下，省吾对于妻子已经没有感觉了，既感觉不到什么爱意，也感觉不到性的冲动。尤其最近以来，由于妻子一直拒绝，和妻子没有什么肌肤之亲。不过，省吾也没有就此感到有什么难过。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省吾和妻子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省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妻子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妻子不但是为自己生养了两个儿女，而且还承担了所有家里的事务，在各个方面和自己共同支撑着整个家庭。

话说得再明白点，现在离开了妻子的话，不论是家里的事，还是和工作上的事情都玩不转，有很多事情自己是根本不知道的。举个例子说吧，家里到底有多少存款，存在哪家银行，欠别人多少钱，贷款还剩多少，所交纳的各种保险等情况，省吾是一概不知。就连这些存折和各种票据证书等放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事实上，省吾不得不承认，妻子不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自己工作上，都是掌管一切的中心支柱。

真的让他“在两者中间取其一”的话，还真的难于抉择。首先，妻子绝对是需要的。话虽如此说，诗织也是难于割舍的。也正因为难于割舍一方，所以才像现在这样维持现状，两者兼得，两个人都需要。

可是，这只是省吾的一己之见，真要说出来，马上会遭到妻子的猛

烈反击。不，不但是来自妻子的攻击，就连社会舆论也不会放过他，说他“鱼和熊掌想兼得，是大男人的痴心妄想”。

可是，自古至今，男人们还是明知这样的事情不被允许，仍费尽心机拼命地想要同时拥有。

“古有丰臣秀吉[①]，今有村濑和我……”省吾嘟囔着，不由得苦笑自嘲。

就连伟大的丰臣秀吉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更何况自己一个小小的开业医生呢，有些麻烦也是情理之中的。

想要得到比平常人多的东西，比别人多辛苦些也是应该的。在现实中，男人也正是积累着这些痛苦的磨难才成为尝尽甘苦的大男人的。

现在正是这种磨难的机会，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挺过去吧！

省吾如此下定决心。可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妻子的日记在妻子目击到自己进入诗织的高级公寓的地方戛然而止。

省吾很想看接下来如何发展，可是妻子没有写，也就无法看到。

究竟妻子在那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省吾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度日如年。妻子情绪波动很大，态度也比以前更加糟糕。

比方说，有时候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小事乱发火，有时候无论叫她几遍也不回应。也并不是不理人，有时妻子会突然大叫起来：“不要再那样了！”或者干脆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随便，你爱怎么就怎样好了！”

---

①丰臣秀吉（一五三六－一五九八）。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是继室町幕府之后，完成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日本战国时代大名。为一五九〇－一五九八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以好色出名，其死因也被认为是好色精尽而死。《明史》里称作平秀吉。

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状态下无法待在家里，对工作也有影响。

不但如此，连孩子们也好像觉察到了父母间的矛盾，最近两个孩子对自己都有所疏远。但愿是自己神经过敏。

没有什么办法改变现状吗？当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和诗织分手，可是却又下不了那样的决心。这样一来，又只好想办法宽慰妻子。到头来，还是原地踏步，于事无补。

既然如此，就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大家把话挑明了吧。

省吾心想，到时候对妻子撂下狠话，像“你要是有什么不满可以搬出去！”之类的，妻子也许会老实些吧。可是他也深知妻子不是省油的灯，发起飙来会做出什么事很难预料。实际上，妻子真要搬出去，要面对一大堆麻烦的还是自己。

省吾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样六神无主地不知不觉到了十一月。有一天夜里，省吾偶尔回家比平时早，到家一看，妻子不在家。

祐太一个人在家看家，问他妈妈到哪里去了，说是陪夏美练小提琴去了。“九点钟会回来。”

离妻子回家还有一个小时，正是偷看妻子日记的良机。

省吾装作找东西，潜入妻子的房间，很快就把要找的日记本拿到手里。

日记自上次结束的日期空了八天，重新开始记录。

10月29日（星期日）24:00

我确确实实亲眼看见丈夫走进了那个女人所住的高级公寓。

距离那天起，又到了第二个星期天。看丈夫鬼鬼祟祟地好像是掉了魂似的，我猜想他今天大概又要出去和那个女人鬼混了吧，果

然我的预感没错。

他表面上装作镇静自若，实际上一边在偷偷地观察我的脸色和孩子的情形，一边伺机寻找去找那个女人的机会。这个混蛋！如此说来，他纯粹是为了尽义务、没有办法才回家的吧。

早饭比平时要晚些。吃完早饭后，本来打算饭后要吃梨，也端到桌上来了，但一想给这个混蛋削皮太不值得了，干脆不削了，只给他端上茶后又回到厨房。我在厨房里收拾孩子们的碗筷的时候，丈夫好像很为难地说："那么，我出去一下。"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迸发了出来。

我把还没洗的餐具统统粗暴地丢进水槽，碗碟调羹碰撞在一起发出刺耳的声响。我又把水龙头拧到最大，急速喷出的水溅得四处都是。加上洗涤液的泡沫像雪花一样迅速膨胀，不一会儿就遮住了整个洗涤池。同时我自己明显地感到，眉间堆起的皱纹也无比明显。

"实在是欺人太甚！"

不由得喊了一句，同时我粗暴地拧上了水龙头，没洗完的碗就那么放着，从厨房里冲出来，躲进卧室再也不出来了。

我先是坐在梳妆镜前拿起梳子，发了疯似的梳着头。不论我怎么梳，我的怒气都没有办法平息，反而一下子涨到顶点。我无法抑制，只得把梳子用力甩到地板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从客厅里传来丈夫清嗓子的咳嗽声。

清嗓子的咳嗽声持续了好几次，我知道那是丈夫在叫我，这已经是惯例了，他叫我时总是用这样的信号，可是我就是不挪窝。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乖乖地到那样混蛋的丈夫身边去呢？我已经不能忍受了。

这样一来，丈夫也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喂喂”地叫了好几次，同时我听到拖鞋渐近的声音，在卧室门前停住。

“喂，到底怎么了？我进来了啊……”

说着，丈夫用力推开卧室门，我在梳妆镜前抱着头，看也不看他一眼。

是啊，上个星期天妻子确实是歇斯底里地跟我大吵了一架。好在两个孩子都出门不在家。那样不顾脸面的大吵大闹，从我们结婚至今是第一次，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我是不想再次回忆起那次吵架的内容了，可妻子一五一十详尽地记载在她日记里。

丈夫看到我在梳妆镜前抱着头一动不动，着实吃了一惊。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他问道。

对装模作样做出关心样子的丈夫，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不是。”

“那是怎么了？”

“不要再装模作样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一边缓慢地挺直前屈的身体，一边用闷在嘴里含混不清的声音回答。

“我既不是你的女佣，也不是你的母亲！”

丈夫很困惑地抱着胳膊，可是还是不敢直接看我的眼睛。

“你到底想说什么，一点也不明白。”

既然如此，就别绕弯子直接跟他挑明了吧。

“那个叫香田的，是你包养的女人吧。”

“什么，什么呀……胡说八道……”还没等丈夫说完，我打断道：“你到底想装到什么时候呀！别装模作样了！我清清楚楚地亲眼看见你进到那个女人住的公寓。”

“你……”

丈夫一副困惑的表情，茫然地看着这边。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前些天，你说去和大家喝酒，实际上是去了代代木的高级公寓。”

“你都说些什么啊，那天，我只是去取诊疗报酬明细表而已。”

“你还想抵赖！那么，你又为什么要付那个公寓的房租？你为什么非那么做不可呢？”

我说得有些过了头，不过这时候可不能有半点胆怯，否则会前功尽弃，好不容易才把他逼到这一步，一定要乘胜追击……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丈夫却从我完全想不到的方向给我猛烈一击。

“真是长舌妇！我自己赚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和你有什么关系！”

那天因为妻子过于执拗，我也的确说过相同的台词。

我想以此让妻子闭嘴，没曾想妻子却不善罢甘休，进一步纠缠不清。吵架的经过都被她以惊人的细腻描述，如实地写到日记里去了。

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大胆无耻地承认和那个女人的关系，我惊得目瞪口呆。不过，我不会在这里善罢甘休。

“我不是在说钱的事情，我说的是将金钱浪费在那种女人身上是

不可原谅的。你是想把自己做的丑事都找理由正当化吧。”

丈夫盯着空中的某一点默不做声。我又对他说道：

“总而言之，你赶快把那个女人从医院开除出去！”

“那个……”丈夫稍微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她，每天的诊疗报酬明细表就做不好。”

诊疗报酬的计算等，谁都能做，只要事先培训一下就可以了。

“诊疗报酬明细表那样简单的东西，连我也会做。”

“不可能一下子就会的。”

“为什么，那么简单的事情？”

“总而言之，没有她会很为难。”

“为什么？”

“……”

丈夫有口难言，无法说出来的理由我也明白，假如他说“因为我爱她”，就可以圆满地答复我了。可是，丈夫还不至于胆大无耻到说那种话的地步。并且，我也不想听那种混话。

“我明白了。既然你不解雇她，那么只有我来想办法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丈夫口气很强硬，明显是在虚张声势。我连理都没理他，突然站起来从丈夫身旁穿过，走向厨房。

“喂……”丈夫招呼道。我装作没听见，打开水龙头开始粗暴地洗玻璃杯。

丈夫再次叫道：“喂……”我还是装作没听到，他可能是死了心。不一会儿，听见外面的大门砰的一声被用力关上，丈夫出去了。

丈夫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包养女人，有了婚外情。我挥舞着大刀，单刀直入一下子刺中了要害，逼他承认了事实。可到事后才发现受到伤害更大的却是我自己。

总之，妻子是在小题大做。神经异常地过敏，变化太大，前后判若两人。

话虽如此说，看到自己的丈夫进到别的女人的公寓不能无动于衷，生气发飙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生气发飙也得讲究方法。我做的固然见不得人，自己也知道理亏。你委婉地讽刺一句就足够了。假如妻子能够做到这点，我也能够诚恳地低下头来认错。

不讲究方法，劈头盖脸地兴师问罪，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结果只能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吵架。这种道理显而易见。

女人啊，为什么就不懂得掌握自己的情绪、把握火候呢?

10月30日（星期一）18:30

傍晚刚过五点，日短夜长，周围已变得相当昏暗。

今天晚上，在家的只有我一个人。女儿说是要准备校庆回来晚，儿子也说补习班有说明会。

丈夫好像是参加大学药房同事的聚会。

可是，即使是他和那个女人约会的借口，我也不再会去在乎。

自从丈夫承认了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在这个家里照顾丈夫这件事情本身变得毫无意义。

话说得再明白点，就是丈夫的事情我已不放在心上。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过去的日子我是那样的生气愤怒、坐立不安，现在只是改变一下想法，心里就像丢掉了一个大包袱，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从此以后，竟能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

对于丈夫那件事，与其说是放任不管，还不如说是我已经认定为无可救药。

强迫丈夫回家，使双方都感到不愉快，还不如丈夫干脆不回家，这样我倒能保持情绪安定、心境平稳。并且，丈夫假如能在那个女人那里得到所有照顾，我也省了很多做家务的麻烦，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内衣和换洗的衣服都拿去好了。

假如丈夫选择爱那个女人，那么我就爱丈夫带回来的钱吧。

今天晚上，这个家里除我之外其他人都不在，非常少见。可是今后随着孩子们的成长，这样安静的夜晚也许会越来越多。

并且，等我们都上了年纪，家里只剩下我和丈夫两个人的时候，我还能够继续忍耐下去吗?

孩子们长大以后离开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真没想到妻子竟然考虑到那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

还在考虑将来的事情，由此看来，在现阶段妻子还没萌生跟我离婚的想法。省吾还是不能理解妻子现在的心情，继续偷看她的日记。

11月3日（星期五）24:30

昨天是婆婆的生日，昨天晚上来了以后就住在我们家。孩子们送给祖母眼镜架作为生日礼物，婆婆非常高兴。

可是今天是星期五，丈夫一向会晚回来。因此，和婆婆、孩子们

一起先吃了晚饭。那之后，和婆婆面对面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婆婆这样喝茶聊天了。时针已经过了十点。

“省吾每天总是这么晚回来吗？”婆婆看着电视机旁边的钟问。

“是啊，给病人做完诊断之后，好像还有许多杂务要做……”

“那孩子真是辛苦啊！”

我不能让挂心丈夫并且对丈夫没有任何疑心的婆婆过度担心。虽然这样想着，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想看看婆婆知道自己儿子在外面乱搞会有什么反应。

因此犹豫了一阵之后，索性试着说了出来。

“他经常凌晨才回来。”

我尽量装得很轻松地说。“哎？……”婆婆嘟囔了一声之后说道，“光是工作，神经绷得太紧，也容易疲劳。每天都为病人做诊断很辛苦，所以需要在哪儿放松放松。”

听了婆婆的话，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婆婆也敏锐地察觉到了。盯着我的脸问道：

“志麻子，省吾有什么事，你不放心吗？”

我什么也没说，可是婆婆从我沉默不语的态度当中迅速察觉到了事情的真相。

“不用担心，过去你公公也曾迷上过陪酒女郎。我也为此担心生气过。”

“是吗，看起来那样一本正经的公公也有过那种事吗？”

公公已经去世了，就我所知，他是一个温厚诚实的人。

“不过呀，丈夫的婚外情什么的就像夏季的台风，刮一阵子就过去了。”

我对婆婆的意见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心里并不认为丈夫的婚外情会像台风一样简单收场。

假如我把现在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地全跟婆婆说的话，会怎么样呢？

“喂，喂！”省吾读到这里，不由得叫了起来。

把丈夫的婚外情告知婆婆，等同于互相揭对方的短。妻子可能因此会心情好点儿，不过，那也等于把自己对丈夫的驾驭能力不足的短处暴露给了婆婆。

即使婆婆替我向丈夫发出忠告，丈夫是否能听得进去也很值得怀疑。他一般会含糊地搪塞应付，之后，再把火撒在我身上。这样一来事态只会更加恶化。

说实话，丈夫的情人是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女人，这种情况对我最为不利。这还不如像公公那样和夜总会的女人搞婚外情，那样可以迅速地想出方法对应。并且分手时也一定简单利落。

可是丈夫和那个女人看起来不会那么容易分手。

首先，只要那个女人在医院工作，丈夫在一天当中和她度过的时间就会远比和我在一起的时间长。特别是那个女人被委以处理申请保险金的事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到晚上很晚的机会就会很多。进而两人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亲密。另外，正因为是在同一个工作场所，要担心不让其他工作人员觉察，因此一定又能够得到适度的刺激和紧张感，和平稳安定的家庭生活大不相同。

不管怎么说，这场婚外情“台风”不会像婆婆那时候那样一刮

而过，而是肯定会长期地停留，并对着我持续不停地猛刮。

晚上十点半多，婆婆说要回去。我把她送到世田谷的尾山台。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才回来，可是丈夫还没有回来。正想着泡个澡休息，突然想起丈夫说过要去打高尔夫。于是就进了丈夫的书房。

我从书桌的右手的衣橱里拿出高尔夫用的背包，本想给他装好换洗的内衣什么的，不过又想起不知道他要到哪里打高尔夫球，是否留宿也不清楚，就决定不做那样费力不讨好的事。

顺便扫一眼书桌旁边的书架，堆放的医疗杂志里有一本里面夹着一个白色信封。

随手抽出来一看，是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丈夫和那个女人坐在高尔夫球车上一起照的照片。

照片上那个女人戴着高尔夫球帽，帽檐稍稍靠后，和丈夫两个人偎依着坐在一起，伸出两个手指做出V字胜利的手势。

日记上这一天过后的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妻子和我又大闹了一场。谁又能想到罪魁祸首在这张照片上呢？都怪我粗心大意，不过谁又能想到妻子会检查到书房里的医疗杂志呢？

11月4日（星期六）23:00

丈夫从今天傍晚出发，去伊豆打高尔夫，并要在那里住一宿。说是大学的同学会组织的，还有高尔夫球赛，不能缺席，所以下午的特别出诊结束后直接从医院出发，不回来了。

“旅行的日程表呢？”我问道。

“干事只给了我一份……”丈夫找借口，不想给我。

“你外出旅行时，万一有什么紧急事情的话我也好应对，给我复印一份。”

我不轻易放过他，紧跟上一句。

“日程表放在诊所里了，今天诊断结束后马上就得出发啊。”丈夫不高兴地背过脸去。

这时从门口传来夏美明快的声音：“我要出门了！”

“路上小心！”我人在饭厅里，高声答道。

这样一来，孩子们都出门了，正是跟丈夫摊牌的好时机。

昨天看到的丈夫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愉快地打高尔夫的照片，到现在还无比清晰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总之，我才不会袖手旁观，咽下这口闷气。今天一定要趁此机会彻底向他问清楚。

我把茶壶和茶杯放在托盘里，端着走到他斜对面的座位坐下。

“那样的话，请从医院用传真把日程表发过来。”

丈夫脸上一副“真是个难缠的家伙”的表情，看着我说道：

“特别出诊日本来患者就多，哪有时间去做这样麻烦的小事。而且，真要有什么事，你直接打我的手机好了。”

和往常一样，自己理亏的时候，他就提高声音，企图用大声来压人。

可是，假如今天我在这里含糊不清地放他一马，又不知道要让他逍遥到何时！今天我绝不轻易放过他！

“你人在哪里我不清楚会很麻烦。请负责接待的香田小姐往家里发个传真。”

大概是我戳到了他的痛处，丈夫沉默着把茶杯递过来。我做出很顺从的样子给他倒满茶，一边不经意地说道：

"那么，是不是要我亲自给香田小姐打个电话拜托一下呀。"

现在想起来那天妻子确实很难缠。我一直忍着怒气，差点大叫出"别再胡搅蛮缠了"，她却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妻子不会正在例假期吧？反正，她那种死缠烂打法还真是非同寻常。

我一提香田那个女人的姓名，丈夫的面部表情明显变得僵硬，眼睛里满是骇人的怒气。

可是，在下一个瞬间，眼里的怒气又一下子委顿下来，并避开了我的眼睛。

是的，丈夫并不是性格很坚强的人。虽然现在做的事情比较出奇大胆，内心里却感到恐慌不安。现在这软弱的部分就显露出来了。

"行了，我发传真就是了。"

然后他好像逃跑似的去了洗手间，过了一会儿，"喂——"又大声叫起来。

我本打算装没听见，丈夫却叫了一遍又一遍。实在让他叫得厌烦，我去一看，他问道："旅行用的刮胡子刀放哪儿了？"

我没碰过他的刮胡刀，他正对着镜子边梳头边问。今天他特地穿上了淡粉色的衬衫和浅驼色的外套，把自己往年轻里打扮。

"真奇怪呀，应该是放在这儿的。"

这时，我故意用异常明快的语调说道：

"顺道去趟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不就行了嘛！"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去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对您来说驾轻就熟，您可是那里的常客了呀！”

我可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说的这句话，他却没有任何反击，说明我算是说中了。像那天夜里一样，丈夫一定是被那个女人差遣着多次到二十四小时便利店购物。

丈夫继续装模作样，照旧对着镜子说道：“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

我可没有什么把柄被人说成是莫名其妙。

“你才是莫名其妙，你究竟是和谁、到哪里去呢？”

丈夫逃跑一样离开洗手池，一边说道：

“你到底要我重复几遍才死心？”

“请您把话说清楚！”

“什么话？”

我追在要从洗手间出去的丈夫后面，乘胜追击。

“您只要说实话不就行了嘛！”

妻子居然能够把这么无聊的争执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难道她想这样详细地记录下来，是为了将来好起什么作用吗？

简直是愚蠢到家！话虽这么说，不过日记就在眼前，想不读又心痒难耐。

丈夫收拾停当，刚想走出洗手间，我动作敏捷地挡在了他前面。

“傻里傻气的，快让开！”

他说着，想用手推开我。我干脆揭了他的老底。

“你是跟那个叫香田的女人一起去吧。”

“我不是说了嘛，你给我让开！……”

“不让！”

丈夫抓住我的手腕，想使蛮力走出去，我使尽力气，两脚蹬地，就是不让。

“今天一大早就有检查！你快让开！”

“今天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是不让！你是和那个女人去旅行的吧！”

“别再胡搅蛮缠了！”

他把我使劲推开，我自然招架不住，摔倒在地上。可他却管也不管，径直迈开大步走向书房，不久就听到大门有声响，他马上要出门了。

我怒火中烧，这样放过他等于功败垂成。我急忙爬起来冲到大门口，对着拿着鞋拔子的丈夫不依不饶地说道：

“你既然要和那个女人去旅行，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你就一直住在她那里好了！”

“我知道了！既然你想让我那么做，我就那么做好了！”

丈夫使尽力气打开门，又好像要掼碎它似的“砰”地关上，走了出去。

“这个混蛋！……”

我被丈夫那样恶语相向，又被他使蛮力动手推倒，心头的委屈已积聚到了顶点。这时我终于支持不住，委屈化作悲愤的泪水。脚底发软，一屁股坐到地板上，放声大哭。

丈夫终于承认了，但是摆开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自从结婚以来，我还是头一次这么跟丈夫对着干。

我心想“只剩下这一招了”，却没有力气去想其他的办法。只是丈夫离去后的静寂无孔不入地飘荡在四周，丈夫关门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坚硬而低沉地回响。

那天我一直等传真等到夜里，他最终也没有将旅行日程表发过来。

要说这女人的第六感真是可怕。我只说去伊豆打高尔夫并在那里住一晚，她就马上能够觉察到是跟诗织在一起。跟她说是大学药房的聚会，她就说要拿来日程表看一看，还死揪住这一点不放。

根本就没有什么日程表，我当然拿不出来。

反正，最近的妻子有些神经过敏。她把我的行动全部都跟诗织联系起来考虑。

那天从一大早开始，又是检查又是诊断，忙得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当然那之后是跟诗织一起出去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跟诗织约会。妻子已经不是神经过敏，大概是有点神经错乱了吧。

11月6日（星期一）22:30

他撂下狠话说不再回家，但是还是回来了，而且还是在凌晨回来。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自从他承认了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之后，他几点回家我再也不放在心上。

话虽这样说，从他照常凌晨才回家来看，昨天从伊豆回来之后，一定又去了那个女人的高级公寓，两个人寻欢作乐，一同庆祝旅行

愉快结束。

早上，我起床之后看到客厅的饭桌上摆着三份旅行带回的礼物。他是打算用这点小东西向家里人赎罪吗？

七点半，我和往常一样从厨房用内线叫醒丈夫。心里想这种事情已经不必再做了，不过人都有惯性，拿起电话，振铃只响了一声，他就接了。

那之后，他主动跟在饭厅吃早饭的孩子们打招呼，说“早上好”。把桌子上礼物给孩子们一个人分了一份。

我背对着丈夫，正在用手巾包夏美的饭盒。前天刚吵完架，大概觉得给我买的礼物的事情也难于启齿。

他随后进了洗手间，早饭也不吃，比平时提前二十分钟跟夏美一同出了门。不敢留时间跟我面对面，明摆着心里感到愧疚。

家里人都出门后，饭厅桌子上孤零零地剩下一份礼物。从包装纸上看应该是我喜欢的巧克力。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这事要是放在前几天，我早就一把扔到垃圾桶里了，跟那个女人一起挑的礼物谁稀罕！可是放在现在，我连生气的心情都没有。就让它那么放在桌上，碰也不碰，给谁的礼物谁知道呀！

最近我也有些察觉到，妻子自从证实了诗织的存在，态度起了很大变化。在以前是怀疑和猜测居多，现在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种放任不管的作风居多。这点从她的日记上也能看出来。

11月8日（星期三）23:50

最近从丈夫身上穿的到他各种各样的用品，我都觉得好像是陌

生人的东西。丈夫用的咖啡杯、牙刷、眼镜、拖鞋，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感到陌生，不再感到熟悉和亲切。

在以前我很自然地给他熨烫衣物，现在除了还给他熨熨手绢外，其他的，像衬衫有点皱就有点皱吧，照样给挂在衣架上。他的内衣光看着就觉得脏，别说给他洗了，直接送到洗衣店去。

早晨的报纸也一样，在以前我都是事先为他把夹在里面的广告抽出来再放在桌子上，现在就直接扔在那里。丈夫的书房我也是马马虎虎随便打扫一下了事。去超市买东西，不再考虑丈夫的喜好，随便买些什么冷冻食品回来凑数。因此，家里的财政支出稍微多些也无所谓。

这些已经不是对丈夫的不满发泄或是故意找茬。迄今为止，我们花费苦心多年经营的城堡就像在海边沙地上建造的一样，被无情的海浪冲走了，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就是这种空虚。

每次接触丈夫带汗渍的衬衫或是用过的碗碟，都觉得比上一次更厌恶，只感到完全像陌生人的东西一样冰冷。也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自己对于他来说，不是妻子，只不过是被雇用的女佣。

一直为了家务和养育孩子而劳碌奔命，自己还错以为有丈夫的爱来支撑，所以也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幸福。现在只剩下自欺欺人的徒劳感和今后无所事事的空虚，并且在日益增长。

总之，丈夫既然已经承认了在外面有女人，我也就没有必要请侦探来进行调查。事实我自己都已经确认过。

可是，话说回来，留下调查内容作为婚外情的证据，也好为将来做打算。不管怎么说，有必要留下记录作为最后的王牌。

就在前几天，我还曾做梦梦到丈夫和那个女人两个人一起嘲笑

我。现在连那样的梦也不做了。我知道再充盈的泪水也有淌干流尽的时候。

究竟妻子在想些什么？

说是丈夫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厌烦和不快。说是丈夫的内衣觉得肮脏不想碰所以不给洗。

说起来，最近的晨报还真是夹着广告随便扔在桌上，饭菜也多是从超市买回来的现成品直接上了桌。

诚然，我做的事情不见得有多光彩，可是妻子也有点太神经过敏。我以为她是一个胸襟更豁达些的女人，真没有想到她是如此的敏感脆弱。我也以为她是一个细心的、爱干净的女人，这下好了，看看细心和爱干净的优点都用到了什么地方！

说白了，是妻子的自尊心太强的缘故。输给了做自己员工的小姑娘，心里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于是就表现在异样的行动上。

不仅如此，让我最为吃惊的是，从日记中得知她竟然想到要雇用侦探！日记中写道："没有必要请侦探来进行调查。"也就是说，假如没像现在这样得知真相，她还真打算花钱请侦探进行调查！

要是真的被侦探调查可就惨了。万一不小心被别人知道岂不成为笑料？

可是，日记上写着"留下调查内容作为婚外情的证据"，说明妻子还没有完全放弃雇用侦探的想法。下面的"有必要留下记录作为最后的王牌"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调查内容的用武之地，无非是在两个人真的要分手、进行离婚诉讼的时候。此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有作为最后的王牌利用

的价值。

这么说来，妻子已经将离婚预先考虑在内了。

那可真是匪夷所思，太过分了！

我现在是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过我可从没有考虑过要和妻子离婚。妻子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她可真是头脑发热！

怎样才能让她不要一个人胡思乱想呢，让她觉得自己的婚姻没问题并安下心来呢，到底怎样做才好呢？

可是真要实施起来却非常难。困难不在别的，在于妻子生气的理由并不是空穴来风。我跟她说："我只是一时出轨，你不要担心。"她能听进去吗？不可能。

妻子得知我和诗织约会就觉得我的一切都变得肮脏而不能原谅。这种厌恶感是一种生理上的感觉，这也许才是最大的障碍。

总之，我必须安抚妻子，使她内心的愤怒平定下来。让她稍稍平静下来，心境平和。要做到这点，还是需要两个人多交流。日常看似无用的对话能够起到放松神经的作用。

可是，事实是我一和妻子面对面，自己就先紧张起来，说话也不利索。这在妻子的日记里也有所记载。

11月9日（星期四）24:30

最近，丈夫照样深更半夜才回家，我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大概是因为他心虚，蹑手蹑脚、偷偷摸摸地进家门不出声的缘故吧，或是因为我懒得再管他那些闲事，能够熟睡的缘故？昨天晚上也是半夜过后凌晨才回家，不过具体是几点我也不太清楚。

第二天早上，丈夫起床后说了声"早"后一直不敢和我的目光

对视，一屁股坐在餐桌前翻看报纸，等着早饭端上桌。

我们夫妇俩用来交流的语言也几乎是一些机械的事务性的对话，仅限于最简短的词汇。比如，“婆婆说膝盖疼，今天要到诊所去”，“祐太寒假期间要去滑雪冬令营，住宿等日程的安排表和所需各项费用清单就放在这里”。

丈夫的回答也仅限于嘟囔一句“啊”，漫不经心。

并且，一旦有了不好开口的事情，就通过孩子的口转达，比方说“爸爸说了，明天有医生聚会，晚饭不回家吃”。他也许是想让我们夫妇间最好不要再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可把不好张嘴说的事利用孩子来传达也太狡猾了！

上午，我打算进丈夫的书房时，顺便看了一眼墙上的挂历。和过去一样，在这个月初的几天上标着记号“医疗保险金申请”。

在这三天里，借口要填写保险金申请表和那个女人单独加班，两个人趁机寻欢作乐。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却故意在挂历上标上记号，更让人觉得是巧立名目，更让人生气。

要是心里没有鬼，明明可以堂堂正正地跟我说，却费尽心机在挂历上做记号，这个人真是卑鄙懦弱到可怜的地步。

每天早晨孩子们出门之后，会有一段两个人的时间。可是最近我不想坐在丈夫旁边看他吃饭，一个人躲进厨房收拾餐具。

丈夫一个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早饭，现在我只要看到他的脸都觉得厌烦。偶尔他打个喷嚏，我也觉得吵得慌。

孩子们一出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之间冰冷彻骨的关系也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真让人不能忍受。

对决

同样是日记，有些读了获益匪浅，有些读了还不如不读。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份妻子所记的日记明显属于后者。

前段时间的日记，妻子对日记倾吐自己的心声，也算是感情发泄的一个渠道，我偷看了，也能了解她的一些真实想法，对我有不少可借鉴的好处。

可是这近半个月的日记记载的全是妻子对我感到愤恨、不满的语句。可能是因为我承认了和诗织的关系，又不打算和诗织分手的缘故。我读着妻子的日记，自己的心情也随之滑落低谷，变得阴晦忧郁。觉得我们的婚姻也岌岌可危，如小船在暴风雨中飘摇，随时都会触到“离婚”的暗礁。

好好想想，我们的婚姻真的是如此脆弱吗？

再次叹口气，很想从日记中的这种黏黏糊糊、阴暗潮湿的世界中逃出去。

值得庆幸的是，日记的记载在十一月九日这天结束。就算我想接着偷看也看不到了。

我得出的结论是，今后一段时间不再偷看妻子的日记。即使偷看了日记，了解了她的真实想法，我也没有相应的对策，还不如装作不知道来得轻松。当然这样一来，和妻子的关系就无法得到改善。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即使我做出努力想要改善夫妻关系，估计也不会起到什么好的作用。既然如此，还不如什么也不做。只是要尽量注意不要刺激她，差不多得过且过。

妻子现阶段是异样的敏感加上歇斯底里，过一段时间后情绪就会稳定下来，心境也会恢复以前的平和状态。

这样想来，对于妻子我应该采取的是若即若离的战略。不要凑上去

装热情，显得虚伪；也不要太冷淡疏远。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地安稳度日最好。估计妻子的态度不太容易转变，对我依然会冷嘲热讽、冷淡无情。不过，对于这点我姑且忍受。

现阶段对我们夫妻来说是暂时的冷战时期，这样持续下去，早晚我们两人都会感到疲劳，并希望达成和解。这是我的判断，也是我心之所愿。

十一月中旬过后的某个星期天，我在御殿场打高尔夫球，正准备回去时，突然诗织给我发来了短信。

“今天令夫人到我住的公寓里来了。请马上跟我联系。”

“不会吧！”

妻子真的去了诗织的住处了吗？我还是不敢相信。马上给诗织回了电话，诗织带着哭音说道：“你快点回来吧。”

安稳和平的大地，忽然刮起了龙卷风。

妻子为什么要到诗织的公寓去呢？我想要弄清楚。不过，从诗织只有一句“你快点回来”的哭诉当中又很难猜测出原因。

我从高尔夫球场直接到了诗织住的高级公寓。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诗织却没有点灯，低着头呆坐在沙发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开口问道，诗织就扑到我怀里，失声痛哭。

我等她平静下来，问出缘由。说是妻子没有什么征兆地突然出现，跟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我不用从医院辞职吧。”

妻子说了叫她辞职的话了吧。省吾用力抱紧诗织，安慰道：“我不会和你分开的。”不过，名字叫“妻子”的台风在两个人中间好长时间盘桓

不去。

那天，为了安慰诗织，省吾没能按时回家，在诗织的公寓住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诗织精神恢复了些，和省吾一起出门。

两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提前在医院附近先后下了出租车。然后分头进了医院。

省吾还是头一次，既不是去旅行，人也在东京，却在外面住宿。

一个人待在院长室里，省吾开始想为昨天晚上没回家找借口。结果也没有想到好的借口，就说有急诊病人，看过后直接住在医院里了吧。大概妻子也不会相信，说不定会大发雷霆。

可是，现在令人担心的不是妻子而是诗织。

寻找机会，到事务室去了一趟，诗织看到也只是用眼睛打了个招呼，没什么精神。大概还没有从被妻子恶语相向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那天晚上有制药公司的新药说明会，之后本来还有安排好的晚餐会。省吾晚餐会没有参加又直接去了代代木的高级公寓。

诗织经过了这一天，恢复了一些精神头，但是离她原有的明朗活泼还差了一大截。

妻子究竟抱着什么目的去大闹诗织的公寓呢？她又说了些什么呢？要想知道真相，除了偷看她的日记，别无他法。

过后几天，省吾一直伺机偷看妻子的日记，却苦于没有机会。

不过，事过第三天，听说妻子从傍晚起要去参加祐太的滑雪冬令营说明会，省吾找理由将医院的事推开，五点左右，临时回了趟家。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省吾却由于心虚，还是蹑手蹑脚地进到妻子的房间，从床垫下找出了那本已经看惯了的日记本。

读了这本日记，就能明白两个女人正面交锋的情形了。省吾坐在床

尾，翻开妻子的日记。

妻子大概这段时间很忙吧，或是在考虑些什么事情？日记很少见地漏记了一周左右。日记从十一月十六日重新开始。

11月16日（星期四）24:00

下午，桥本拿着今年年末的礼品订货单前来拜访。桥本是日本桥的一家百货店外商部的职员。他还带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营业员。

要在往常，我一般在大门口接过订货单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可是，今天他们是两个人，就把他们领到客厅，招待一杯茶。桥本刚坐下就马上拿出了选购礼品的订货单。

“夫人，每年总是承蒙您多方关照，非常感谢。这里面还有各种圣诞节蛋糕和过年食品可供选择。如您有需要，我们将同年末礼品一样为您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你只要填上送货地址后联络我们，我们将再次登门拜访。”

我们家每年年末都要给给予我们关照的方方面面送礼。因为礼品的数目巨大，今年百货店提前来推销。

桥本将礼品订货单的内容简单地说明了一下，然后给我介绍旁边的年轻人。

“这位是我们部门负责宝石专柜的森下。”

被介绍的年轻人一副紧张的样子，慌忙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名片，要站起来。

“请坐，不用站起来……”我连忙用手势制止，接过他的名片来看。年轻人开始做自我介绍。

“我是负责宝石专柜的森下。前几天承蒙惠顾我们专柜，购买了新近设计制作的戒指，非常感谢！”

说到这里，森下稍施一礼。

“不知那戒指的手寸是否合乎夫人？”

在那一瞬间，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我买了宝石戒指？没有啊，我可不记得买了什么戒指。这么说是丈夫买给那个女人的了。

突然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也知道脸上一下子失去了血色，变得煞白。但是，不能让他们看出有任何异样，要镇定！

我用力在唇边挤出一个微笑，轻轻点点头。因为愤怒，心脏怦怦地轰鸣，表情也有些僵硬。

年轻人所说的戒指，一定是丈夫买给那个女人的！并且，值得专柜负责人特意到家里来表示谢意，一定是价值不菲！

“真是蠢货！”省吾不由气得啧啧咂嘴。

这个月初，省吾是买了个宝石戒指，兼作为稍早的圣诞节礼物送给了诗织。

为了买这个戒指，他计划了很长时间。两个人交往已近两年，作为地下情人，诗织受了不少委屈。作为感谢，省吾早就想买点礼物送给她。

原本打算和诗织一起去挑选，又想让她惊喜一下，最后还是决定自己一个人事先买好。

当然在去买之前，不露痕迹地问出了她的喜好和尺寸，然后告诉店员，请店员帮助挑了一款。这笔款项也是从医院经费中来出，省吾自以为天衣无缝，做得很巧妙，压根就没想到会露馅。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宝石专柜的负责人竟是这么一个大傻瓜！还专门来到自己家，跟妻子说什么“手指的尺寸”。我是说了要送礼物，但送礼物就仅限于送给妻子吗？既然是宝石专柜的负责人，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省吾甚至想马上拿起电话训斥那个不懂事的家伙一番。想来那个负责人也不是心怀恶意故意做的，因此也不好意思真的打电话兴师问罪。

由于百货店职员意想不到的拜访，这么快就暴露了买贵重戒指的重大秘密。这可完全在省吾的意料之外。

省吾叹了口气，压了压不断攀升的怒气，接着偷看妻子的日记。

戒指的手寸什么的和我没有关系，我关心的是戒指的价钱。值得负责人特地赶到家里来道谢，究竟花了多少钱啊？

我一定要稳住心神，不能让他们看出来，自然巧妙地问出戒指的价钱。

“戒指的手寸正合适，我想问一下那枚戒指花了多少钱呢？我们家的川岛只是说‘价值不菲’，怎么也不告诉我。”

年轻人嘴角浮起彬彬有礼的微笑，回答道：

“九十七万日元。”

我倒吸一口凉气，像是被点了穴一样全身石化成雕像。

九十七万！不就是近一百万吗！那样昂贵的戒指他从来也没给我买过！

年轻人没有觉察到我的怒气，进而说明：

“这个月末，在帝国酒店召开圣诞节专卖会，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请和您先生务必赏光。”

对着没有收到戒指的妻子，大谈戒指的价钱，这也是宝石专柜负责人要做的工作吗?

“这些混账王八蛋！”

省吾又一次骂道，眼睛紧追着妻子的日记，急着要知道妻子的反应。

营业员将写着“圣诞节请柬”的信封放在桌子上推过来，我假装镇定地接过。

“谢谢！如果丈夫有空的话，我们一定出席。”

尽力挤出笑脸，不失礼貌地送两位外商部的百货店职员出门后，我立即奔到卧室，从梳妆镜台的抽屉里拿出那个女人的履历书复印件，是我以前从护士长那里得到的。

履历书的右上角贴着她的小照片，在照片中，她微微地笑着。

就是这个女人夺走了我的一百万！

现在想起来，我在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得到的手表也没有那枚戒指贵。那块手表与其说是得到的礼物，不如说是我逼丈夫买给我的。那一天，他根本就忘记了是结婚纪念日什么的，我求他说因为是十周年，给我买块表吧。

对我如此薄情，对那个女人却自己颠颠地主动跑去买了戒指作为礼物！

不但如此，一百万可不是什么小数目。为了那个女人他已经在支付高级公寓的房租了，还要给她买现昂贵的戒指！

或许，那个女人在收到戒指后，悄悄吐出红舌头偷笑也说不定。被那个女人当猴一样耍的丈夫真是可怜又可笑！

丈夫已经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我也只能那么想。

现实情况是孩子们马上要面临上高中、上大学，教育开支越来越大。

作为一个医院的经营者责任重大，下属的那么多职员要养家糊口，要是有供养那个女人的闲钱，首先应该毫不犹豫地存起来。

今天我要是闭上眼睛装作不知道放过他们，在不久将来，我们家庭的基本生活都有可能受到威胁。

不过，就算我跟丈夫摊牌也没有用。鬼迷心窍的丈夫一定不思悔改。

我已经无法忍耐，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这样下去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好吧，就让我去会会那个女人！把话跟她挑明！除非我自己出头，没有别的办法！

“终于动真格的了！”省吾闭上了眼睛。

看来妻子是在这一天做出决定，要自己去见诗织。

往后正是最最精彩的高潮部分，很想快点看看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心里又有些害怕。可是，还是想看。

接下来的一天，可能是因为妻子情绪激动，写日记的时候忘了记录时间。

11月19日（星期天）

我知道丈夫送给那个女人戒指，价钱贵得令人咋舌。

可是丈夫还不知道我已经知晓了这件事。他不知道我为这件事

气得七窍生烟。今天一大早，他还用鼻子哼着小调，喜滋滋地刮着胡子，然后兴高采烈地早早出门去打高尔夫球。

他去的目的地是御殿场的俱乐部。今天的高尔夫是医师会组织的球赛，因有往返明信片寄到家里，想来不会有诈。

真有活动的时候，他也不特别找什么借口，所以我立刻就能判断出真假。

丈夫出门后，我将昨晚就考虑好的计划，再在脑子里细细地过了一遍。

星期天，丈夫去打高尔夫球，那个女人应该待在公寓里。我要是去得太晚，她有可能出门，我还是中午就出发吧。

打完高尔夫球，丈夫可能会到那个女人那里去。就算他再着急到达那里也得傍晚时分。

那段时间，那个女人一定会一个人待在公寓里等丈夫去。我去时，即使她临时出了门不在家，离傍晚还有很长时间，我可以等她回来。

就这么定了，去那个女人所住的公寓直接跟她对话，今天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见了她，我都跟她说些什么呢？

首先，我要问她跟丈夫交往的理由是什么。单纯是为了金钱吗，还是真的是为了爱情？要是怀孕了怎么办？真的敢生下来吗？这些都有心理准备吗？有没有要结婚的想法？要是丈夫真的向她求婚，她有什么打算？

不对，我首先要说的是“快点从医院辞职”。和丈夫的工作牵扯在一起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不要再继续刺激我的神经了！

可是，即使她真的辞了职，丈夫已经被迷住了心窍，大概也不会因此就跟她断了关系。会不会因她辞职这事反而成了催情剂，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升温？

读到这里，省吾已经完全明白了妻子闯入诗织公寓的理由。

我倒觉得事情没有严重到那种地步——不过，也许是女人的天性使然，原本可以模棱两可的地方非要分个是非黑白。

我如此地费尽心思，其实那个女人不过是一只小飞虫而已，我随便吹一口气，她就被吹得不见踪影。

是的，她就是一只寄生在丈夫身上的寄生虫！在黑暗当中像吉丁虫一样飞舞，卖弄像彩虹一样绚丽多彩的翅膀，来迷惑住我的丈夫。

今天，我要剪掉她那让人望而生厌的翅膀，看她还怎样得意忘形地来回飞舞！我要用高跟鞋的后跟踩扁、粉粹她那浅薄的痴心妄想，看她还敢再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那个小丫头片子没什么可怕的。就在今天，我跟她说个清清楚楚，好吐出长期堵在我胸口的一口恶气，除掉长久以来遮住我心灵的阴霾。

上午，我在梳妆镜前开始化妆。

我往脸上扑粉，扑了一层又一层，却也无法遮挡住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随着年龄而增长的皱纹，就像干涸缺水而干裂的大地一样那么赫然醒目。偏偏这时，那个女人年轻美丽的脸，嘲弄似的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怎能不让人愤怒！

她拥有而我没有的，比起我拥有而她却没有的要多得多。而且，那部分我也曾经拥有过，只是在不经意之间丢掉而已。

青春转眼即逝，空留余恨！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会体验到，可是她不可能了解。她现在肆意挥霍着她的青春，可是这青春对她来说也同样是转瞬即逝，仅靠年轻又能得意几时？

我打开寝室里头的衣橱，对着和身长相等的大衣镜，挑选同那个女人见面时穿的衣服。

我是去那个女人的公寓跟她摊牌让她有自知之明，打扮得艳丽时髦，显然不合适。

就穿端庄的黑色毛衣和西裤去吧。纯羊毛的高领毛衣配同色西裤，显得成熟干练。

上面再套上香奈儿的双排扣、带腰带的短皮衣，是我上次冲动购物时买的。照镜子一看，简练利落，符合大都市女性讲究高尚的品味。

和充满憧憬的甜蜜的浅色比较起来，我选择深色，尤其是黑色，现实、无情、所向无敌。就用这冷酷无情的黑色，粉碎那个女人矫饰纯情的脆弱的美丽吧。

是的，振作精神，和她正面交锋，今天正是决斗之时！

女人都是这样深思熟虑、制定作战计划，闯入敌人阵地的吗？

省吾在这一时刻甚至忘记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被这个女人的决一死战的气势所压倒。

豪华的首饰和标新立异的服装不适合年轻女性。

但是我们中年女性与首饰耀眼的光辉以及优质小羊皮却相得益彰。柔软的丝巾发出高雅的光泽，和全身服装搭配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

换句话说，只有优质质地的服饰才能掩盖住无法阻挡的衰老和疲惫。

但是，今天的装扮有些矜持，因此宝石饰物更加不可缺少。

根据我的调查，丈夫送给那个女人的戒指上镶嵌的是粉红色宝石。宝石，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意义。我上网查了一下，得知粉红色宝石的含义后目瞪口呆。

“永远温柔可爱……”

平时我一直对他冷嘲热讽，大概他认为我既不温柔也不可爱，这不是在讽刺我吗？

既然如此，我就戴上美丽坚强的宝石——钻石，用它宝石女王的炫目光辉来迎接挑战！

只有钻石的光辉才不输于丈夫给她买的粉红色宝石。我在无名指上戴上钻石戒指，在胸口别上钻石胸针，再一次对自己说，只有钻石才是宝石中的女王，而且所向披靡，永远无敌。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我该出发了。

我开着车接近代代木，车窗外树叶染成黄色的银杏树不断后退，我用力握住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发白。

一个月前，我曾追踪丈夫来过这里。那时候看到丈夫抱着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购物袋，感到滑稽可笑。现在那种感觉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那个让丈夫买了一百万戒指的女人的厌恶和憎恨。

下午一点前，我在她所住公寓附近的停车场停车，直接走向敌营。

大概是因为星期天的缘故，四周很安静。我走到公寓入口，抬头看了一眼最高层。然后，走上门口的几级台阶，在公寓门厅前站住，深吸一口气。

给自己打气似的挺直脊背，指尖用力按下房间号码“603”，并按响通话器。

妻子就要闯入诗织的公寓了。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危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迫不及待，想要观看下面激烈的决斗场面。

“你还有工夫考虑这些吗？马上，你的妻子就要闯入你情人的公寓，两个人马上就会正面交锋！”省吾提醒自己端正态度，又翻开下一页日记。

女人就是容易大脑发热，采取过激行动。换位思考，如果妻子和其他男人有了不正当关系，我大概就没有勇气闯入那个男人的公寓和他对峙。

可是妻子们就能够做到。做丈夫的在外面乱搞，被妻子当场抓到的花边新闻经常听到。

我认识的一个旅馆经理就说过，如果有点年纪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来住旅馆登记，就要提高警惕。警戒别发生什么捉奸事件影响不好，外面打进来的电话也要慎重对应。

对于看起来特别可疑的客人，在住房登记后，试着轻声叫唤一下所登记的名字，客人如果不马上回头就更得加强警戒。

那位经理当时还说过，几乎没有发生过丈夫为了捉奸闯入妻子出轨现场的事件。因此可以说，并不是我一个人没有勇气，到了关键时刻，几

乎所有的丈夫都是缩头乌龟。

不过，妻子果敢地闯入诗织的公寓。并且是瞅准我不在的时机去的。比起那些旅馆捉奸的要和平得多。省吾对自己说，还点了点头。继续看下面的日记。

我按下通话器时心想，对方肯定会问："是哪位啊？"

可是，还没等我发声，就突然传来"啊，是夫人——"的女声，我倒有些着慌了。

看来这幢公寓的通话器连带影像功能，按下通话器的同时，门口的摄像机就开始工作，将客人的图像送到房间。到底是最新的高级公寓！给老婆孩子住的地方通话器还是老式的传声式，给情人住的公寓就是最新的影像式！

我可不能被那个女人小看！马上稳下心神，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香田小姐，很抱歉突然拜访，我可以进去吗？"

"是的，夫人，您请进！"

对她没有任何戒备的声音我感到有些扫兴，这时，公寓大门的蜂鸣器响了，我像被吸盘吸进去一样，推开门走了进去。

妻子果真闯入了诗织的公寓，两个人面对面地展开较量。

省吾知道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过在日记里一场较量刚要展开，心里不由得跟着紧张。

公寓门厅里摆着简单的接待客人用的桌椅和绿色观叶植物。我从旁边经过直接走到电梯处，上了六楼。

出了电梯左右一看，判断出应往右拐。走了二十米左右，看到了“603”的门牌。门上挂着姓名牌，横写着“S·KODA”。

连姓名牌都很可爱，又时髦，对我来说是那么的可恨。

我又深吸了一口气，横下心按响门铃。

正按着门铃，里面传来明快的应答声“来了——”，门在眼前被打开，她从里面伸出了头。

可能是我突然袭击，她没来得及化妆。上身穿件蓝色的T恤衫，下身穿牛仔裤。胸口露出雪白的肌肤。

“请进！”

她用一只手为我撑住门，脸上挂着沉静友好的微笑。我处心积虑制造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好像气球撒气一样被缓解了不少。

可是，在下一秒，没有任何预兆地，那枚宝石戒指映入了我的眼帘。就在她那只撑着沉重的门的手上，在无名指上赫然戴着那枚时兴的戒指。

“就是它……”

那戒指正是丈夫买给她的那枚没错！

还有，她竟敢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那是结婚戒指的位置。多么胆大妄为！厚颜无耻！我不自觉地皱紧了眉头。这时，她用手指着脚下说：“请！”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粉红色的脚垫上摆着一双绣花拖鞋。

“谢谢！”

我习惯地点头道谢。到现在为止，她都不问我突然拜访的理由，大概我要说什么心理已经有准备了吧。

她这种泰然镇静的态度也让人生气！

我一边跟在她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一边不无讽刺地说道："这公寓真漂亮啊！"她只是低声嘟囔了一句："没什么。"

我跟着她刚一走进客厅，就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高雅的香气，是白檀的香气！

妻子终于进到诗织的公寓，并且在第一时间里判断出白檀的香气。那时候，诗织是多么的心惊胆战，忐忑不安啊！省吾只是在一味地担心诗织，并没有将妻子的心情放在心上。

我讽刺地问道："你点的香是白檀吧？""不是，是檀香木的芳香精油。"说着，朝桌子上放的小壶一样的蜡烛看了一眼。

果然是白檀！不过是将白檀用英语名重说了一遍而已。可是，点的不是线香，而是芳香精油，由此也能感觉到我和她之间年龄的差距。

现在想起来，结婚不久的时期，我每天在丈夫回家之前都要点上一支白檀线香。

可是不久孩子出生，考虑到烟雾对新生婴儿健康有害，不知不觉当中就戒掉了这一习惯。

丈夫在这间公寓里闻着白檀的香气，回想起我们新婚的时候了吗？

客厅的面积大概有八张榻榻米大小，地上铺着明快的浅驼色的地毯，窗户上挂着青苔色的窗帘。

我移动着视线将房间里里外外观察了一番：桌子上架着熨衣板，旁边堆着洗好晾干的衣物。

“啊，对不起！太乱了！”随着我的眼光，她迅速察觉到衣物的存在，慌忙开始收拾。我对着她的背影说：“别麻烦了，没关系！”

大概现今的年轻女性，熨烫衣物只是一周一次，而且都是攒到星期天来做吧。

我忽然想到刚才那堆衣物里面有丈夫的内衣也说不定。

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女人为同一个男人做我每天做的事。这样一想，突然产生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的唯一一件贵重物品在和陌生人互相借贷一样。倒并不是对借走贵重物品的这个女人感到嫉妒和厌恶，而是一种恶心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的私有物品被别人玷污了一样。

我知道丈夫在外面乱搞之后，连他要洗的内衣都不想碰，她强行借走了别人最贵重的东西，却能够心安理得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迄今为止，作为“我的丈夫”的这个存在，忽然变得很陌生，让我捉摸不透。

诗织不论做什么事，都会引起妻子的不快吧。省吾一行行地读着日记，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星期天，我没通知她就直接闯去突然造访，她有些慌手慌脚也在情理之中。我继续观察房间里的摆设。

“我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间吗？”

“当然，那个，在那边……”

她指着走廊靠近入口处附近的一扇门。

我点点头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门一看，正对着的是一个粉红

色的陶瓷洗面台。

我走过去，拧开水龙头，看到右手里边摆着两支牙刷，一支是红色，一支是绿色，肩并肩摆在那里。

其中一支一定是丈夫用的。一想到这，冲动地想拿起来摔在地上。

洗面台的右边挂着刺绣的毛巾，上面绣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往洗面台的上方一瞅，半透明的玻璃橱架上摆着丈夫爱用的发胶。

没错！丈夫在这间公寓里——丈夫的痕迹无处不在。

我清楚地知道这里是丈夫的爱巢，他经常出入这里也是理所当然。以前封存起来的事实，一下子全蜂拥到我面前。丈夫在这里生活的痕迹历历在目，让人不得不信。

我感到一阵让人窒息的眩晕，双手按住额头，闭上双眼。

"没关系，你一定挺得住！"我多次给自己打气。回到客厅，她殷勤地让座，我就势坐在沙发上。

刚才还堆在那里的衣物已被收拾干净。取而代之的是米老鼠和米妮的绒毛玩具，肩并肩地摆在带褶边的心形抱枕前边。

在这种甜腻的气氛中，丈夫坐在这会感到很是受用吧。

比起我们家来，这间客厅要窄小得多，家具和日用品也不多，可是这里有谢绝第三者进入的浓情蜜意，塞得整个房间没有一点空隙，让人透不过气来。

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在向我这个弃妇示威。我好像是不应该闯入的入侵者，粗暴惊扰了两个人的秘密世界。我一刻也不想多待。

过了一会儿，她用托盘端着红茶从客厅尽头的厨房里走出来。

她为我端过茶杯，说道："请用茶！"她手指上那枚宝石戒指不

见了。

妻子贸然闯入诗织的住处，又用嫉妒恶毒的目光四处巡视。

诗织一个人面对神经质的妻子，是多么地无助！省吾想到这里，恨不得现在立刻跑到诗织的身边，抱紧她，安慰她。

她在我对面的小椅子上坐下，我们中间隔着桌子。

“你收拾得很干净啊！”

“哪里……”她避开我的目光。

她避开我的视线，嘴角略微浮现微笑。这张脸还非常年轻，眼珠黑白分明，圆圆的又大又亮，像法国洋娃娃。

即使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她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儿。我虽然还有些不甘心，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了解丈夫迷恋她的原因。

不过，为什么我要跟这样年轻的小姑娘去争一个男人？这难道不可笑吗？这难道不可悲吗？

我也实在很难想像，丈夫和这样年轻的女性除了工作之外，有什么共同语言？不会是为了迎合她的兴趣，一起观看低俗的搞笑节目吧。

话说回来，丈夫既然肯花费那么高的价钱为这个女人买戒指，就说明不但只迷恋她的青春。这里虽然是单身女性的公寓，但是家用电器和家具等都是上等品，看起来更像是新婚夫妇的住宅。

当然，这些物品一定都是丈夫掏的腰包。因此，这里不但是她自己的住所，更是她和丈夫的爱巢。

我观察到这里，端起茶杯抿一口红茶，开始进攻。

“川岛跟你交往的事情我从很早以前就知道了——这间公寓房租也是我丈夫在支付的吧！”

我故意在“我丈夫”一词上加重语气。她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一味地沉默。

沉默就等于承认我说的是事实。

“让他如此做，你不觉得丢脸吗？”

我紧跟上一句，她抬起脸，轻轻晃了晃脑袋。

是吗？妻子原来是这样对诗织一步一步紧逼的。

可是，把没有任何过错的诗织说成是以金钱为目的勾引男人的坏女人，真是太过分了。

我要是在场的话，一定会大喝一声“闭嘴”，喝止住妻子。

她用沉静的语调有些不服气地说道：

“不是的，夫人，这间公寓的房租不是我要求他付的。省吾——不，是院长他——”

在一瞬间她慌忙改口。

叫他“省吾”，是多么令人怀念的称呼啊。在夏美出生之前，我也是那样称呼丈夫的。现在，眼前的这个女人竟然也叫他“省吾”！

虽然她慌忙改口称“院长”，也已经为时晚矣。

是吗，这个女人是用这样的爱称来称呼丈夫、与他调情的！我不由得握紧拳头，继续说道：

“不过，香田小姐，不管我丈夫多么想付房租，你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拒绝不就行了吗？”

“话是那么说……我的工资是住不起这么高级的公寓的……”

这话听起来跟从丈夫那里捞钱没有什么两样。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对她怒斥：“你太不自量力了！”

作为被雇用的一名普通员工，竟让院长为自己付房租！撒娇撒到如此程度，真是人不可貌相，实在太厚颜无耻了！

可是，我也不能很俗气地光盯着钱钱的不放，下面我要改换心情从另一个方向进攻。

“香田小姐，我并不是光说钱的事情。你现在就是我丈夫所包养的情人，你父母会怎么想呢？”

她有点困惑的样子，不一会儿，说了一句：

“我父母住在埼玉县，还什么都不知道……”

她语调还很轻松，于是我更加恼火了。

“要是你父母知道了，会很伤心的。你过着这样见不得人的日子，不觉得羞耻吗？”

我一边瞄准给她致命猛击，一边等着她受伤倒地。

有必要这么对待诗织吗？

就像诗织所说的，诗织是无辜的。搬出她的父母来打击她，妻子的做法太卑鄙了。

她低头不语，我于是乘胜追击。

“你将来总要跟人结婚吧。你未来的丈夫要是知道你现在的事，会怎么想呢？过着这样寄生虫一样的日子，你不觉得可耻吗？”

我把话说到如此地步，她也该知道羞耻了吧。可没想到她稍微

歪着头说了下面这句话。

“没，我还没有考虑到将来的事情……”

跟这个女人讲正经体面或社会伦理的常识，等于对牛弹琴。她的态度，简直就好像在讨论第三者的事情一样，说话根本不负责任。我好不容易控制住的怒火又一下子高涨起来。

“你要是没想过，现在就好好想想吧。”

我更进一步严厉地对她说：

“你自己不觉得害羞吗？”

我话说得这么直白，想必她也承受不住。这时，她慢慢地抬起头，瞥了我一眼，回答道：

“我……我只是服从院长的安排而已。院长要是打算跟我分手，我马上就跟他分手。我从没想过给夫人添麻烦……”

真没见过这样顽固的女人，表面上像洋娃娃一样可爱、温顺，实际上顽固不化，没有丝毫低头认错的迹象。

非但如此，她还竟然敢把矛头指向我。

她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丈夫身上，自己落得一身轻。这种卑劣的逃避手段我坚决不容许！

“香田小姐，你说不想给我添麻烦，可是我已经感觉到很麻烦了，因为你做的事情违背社会常理，是不被容许的。”

看来，对这个年轻女人即使说教也是对牛弹琴。她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正是由于乳臭未干、思想不成熟造成的。

不过，可能是我紧锣密鼓的进攻奏了效，她将两手放在膝头，头低着，不再吭声了。

可是我能看出来她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反省，实际上是在做

无言的抵抗。这从她低着头、摆弄染着豆蔻的指甲动作中也可以推测出。

如何才能彻底打倒这个外表看起来柔弱实际上内心很倔强的女人呢？我有些着急，搜肠刮肚地在寻找着接下来的话语。

这是血淋淋的女人和女人决斗的场面。

坦白地说，男人们不会把话说到这么绝的地步的。但是妻子的，即女人的语言是残酷无情的。

我深呼吸了一下，重新追问下去。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目的？……”

这个女人到现在还满脸装作天真地反问，可以说已经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我断然猛击：

“你如果需要大笔的钱，我可以想法筹措的，多少都可以……”

话音刚落，那个女人抬起头，迅速地回答道：

“什么？我不求钱财什么的。”

“你说你不要钱，可实际上我们的钱已经被你花了不少，从这间公寓的房租到你身上穿戴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故意盯着她刚才还戴着戒指的左手无名指继续说道：

“我们也只是看起来挺富裕的，实际上哪有闲钱来供你花销？请你清楚这一点。”

接连不断的攻击有点奏效了吧。她垂下目光，不敢抬头看我。这时我再给她致命一击。

“只要你同意，从医院辞职，你可以到巴黎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所需费用全部由我来准备。”

我放出这么大的香饵，一般的年轻姑娘都会上钩。可是这个女人给了我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不要钱。我只是……”

她被逼到绝境，也许会说出那句话，与其从她口里说出，还不如我先发制人地说出来。

“你不会是要说爱着我丈夫什么的吧……即使你说了，我可不像我丈夫那么傻，不会轻易上钩的。”

不管怎么说，这一连串的交手，妻子太不人道。利用地位优势——对方是地位低的工作人员，来彻底打倒对方。

像后宫里的老女人欺负年轻姑娘的手段一样，钝刀子割肉，毫不留情。诗织太可怜了。

“钱财什么的……”这种轻视金钱的说法，证明了这种人还完全不明世相，极似青涩的瓜果，明显带有期待他人关爱的幼稚思想。

可是，若不是为钱，那么就是为了爱情吗？对我丈夫的爱就等于一切了吗？

这个小丫头还不知道爱情是随时可以消失的。爱情常有的轻声细语和疯狂激情会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消失殆尽，不留一丝痕迹。这个冷酷的事实，我得告诉这个丫头，让她不要再试图编制绚丽的爱情玫瑰梦了。

“你听着，香田小姐，我来告诉你，喜欢啦讨厌啦，这些都是一

时的恋爱感情，你如果被它左右的话，你的人生将一塌糊涂。你应该在事态没有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悬崖勒马。"

说话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左手陈列架上摆着几台精巧的汽车模型。

丈夫原本就喜欢汽车。年轻的时候曾说过想当赛车手。后来，可能是因为没当上赛车手，转而收集汽车模型。

不过，在家里却没有摆设这些收藏品，可能是怕我或者孩子们笑话。有的不过是一些汽车图片和杂志。

可是这里竟然摆着他说过的那些汽车模型。是丈夫拿过来的，还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收集起来的？光想想就怒火难抑。

这么说，丈夫完完全全是在过着妻子和情人的二重生活。我是为了督促她早日认清事实才来这里的，而来到这里的我却真正认清了这个事实。对丈夫来说，无疑这间公寓比自己家要舒服。在这里他只是一个纯粹的男人，既不是医院的经营者也不是一家之主，没有任何过多的责任。也许这里才是他精神上感到唯一能够彻底休息的场所。

丈夫拥有另外一个新天地，这个天地是我和孩子都无法介入的。在这个天地里，丈夫和他的情人再一次重温甜蜜的新婚生活。只有在这间屋子里，她和丈夫才是真正的一对，相亲相爱，相濡以沫。

我对丈夫来说，已经成了没用的废物。我被这种遭到排挤的孤独感和绝望感紧紧包围。

妻子闯入诗织的公寓，亲眼看到我和诗织一起甜蜜生活的痕迹，心里感到不快，进而情绪跌至低谷。这些都可以理解。毕竟那都是我亲手

造成的。

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不去不就行了吗？强行闯入，结果搞得两败俱伤。

并且，就像妻子受到伤害一样，诗织的心灵也受到重创，就连我自己也不能幸免……省吾不由得仰头长叹。

现在，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与做丈夫情人的小丫头片子相比，作为妻子的我要悲惨可怜得多。

不过，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不能就这么在见不得阳光的地下情人面前退却。现在我如果不将这个女人打败，让她有自知之明，那么我作为妻子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香田小姐，你为什么非川岛不可呢？”

我再一次问她。

“像你这样既年轻又可爱，优秀的单身男人想要找多少就有多少。为什么偏偏接近大你二十多岁并且又有家小的男人呢？”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是我丈夫呢”。我丈夫正是掉进了这个叫香田的女人所设置的甜蜜陷阱里。

对这个瘟神，我再一次说到：

“我说得再明白一点，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被社会所容许的，为千夫所指，是犯罪，你知道吗？”

可是她不回答。不好回答的时候，就装哑巴，我已经知道这是她的惯用伎俩。我再瞅她一眼，发现她睫毛上挂着泪珠。

我刚刚所说的“犯罪”这个词终于奏效了吗？从她眼角溢出的泪珠顺着脸颊不断地往下滴落。

这时她要是敢还嘴的话，我准备破口大骂，“偷人养汉，不知廉耻”，不过，既然她不还嘴，我也只好咽下了准备要说的话。

你想哭就尽情地哭吧。我至今为止咽到肚子里的苦水都快泛滥得要溢出来。你也该好好尝尝这苦涩的滋味。

我的心里的怨恨也许她了解，也许不了解。她吸着鼻子啜泣着，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不断滑落。

可能是因为身材苗条的缘故，她低着头痛苦的样子还真有些梨花带雨。她这种可怜无助的样子还真是让旁人想装也装不出来。

假如我是个怜香惜玉的男人，也一定会伸出手来，把她搂在怀里安慰吧。

诗织终于哭了，不，是被妻子弄哭的。

所以那天才哭着打电话过来，一看到我，就扑进我怀里痛哭。

当时那一瞬间的不舍和怜惜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她还继续在哭，她用手绢儿挡着眼睛，一个劲地哭。她以为只要张开嘴哭，自己所做的一切就可以被原谅吗？

别再装模作样的了，我心里想。同时，又有些羡慕她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让眼泪飞溅。

不过，我可不能被她那几滴眼泪打动。我振作最后的精神对她说道：

“我再说一遍，为了你的将来，像一般的姑娘们那样去正常生活吧。这样可以的吧。不管我丈夫说什么，请你辞掉医院的工作。”

我掷地有声地说完最后几句话后，站起身来。

可是她依旧低着头，用手绢儿挡着眼睛。

“那我这就告辞了……”

不等她回答，我就拿起手提包，离开了客厅。

我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向门口。放拖鞋的地方有一双像是丈夫穿的蓝色大码拖鞋。我有种冲动想把它一脚踢飞，但还是忍住了。穿上鞋离开。

她可能还在哭，没有跟过来。

好吧，你继续哭好了，那是插足的第三者所拥有的唯一的抵抗手段。

我关上门，走出来。快步走向电梯间。乘电梯下到一楼，离开了公寓。

外面好像是下过了小雨，气温有些下降，路面湿漉漉的。一阵深秋的冷风迎面吹来，我不由得缩了缩脖子。

和她见面前的怒气就像被这秋风刮掉了一样，激动的情绪逐渐平定，人也恢复了冷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同时，寂寞和空虚也从我内心的某个角落一点点地扩散开来。

我也曾经像她一样对丈夫一往情深吗？

我好像也不曾体验过非君莫嫁、非卿莫娶那样火热的爱情，浑浑噩噩地度日，不知不觉就人到中年。

我在回到车上坐下来的一瞬间，一直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无力地将身体靠在方向盘上。

那一天我赶到诗织的公寓，她冲进我怀里抱住我时说过：“我不用从医院辞职吧。”她说这话的原因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当然，妻子要求诗织辞职，诗织根本没有必要听从。辞不辞职这种事，妻子根本就没有权力干预。

可是妻子好像也有点在反省自己，她也在检讨夫妇之间的感情联系薄弱，自己对丈夫的爱不够深厚。那么我自己是怎样的呢？我对妻子的爱是怎样的呢？好像也说不清道不明。

我一边开车一边考虑。

我虽然把话说到那种地步，她大概也不会跟丈夫分手。不但如此，现在这会儿她一定是一边哭着一边给丈夫打电话。就像跟我说话时候一样，把自己装扮成可怜的受害者。接电话的丈夫这时大概正手足无措吧。

并且，丈夫这会儿正在向她那里飞奔，今天一定又是凌晨才回家。不，也许今天晚上根本就回不了家，为了安慰她，和她一起过夜。

也许我和那个女人会面非但没能让他们分开，反而更加促成了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现今我们夫妇的关系就像这萧瑟的秋天一样……细小的枝头上附着的黄叶正一枚一枚地飘落。这些落叶又被人践踏碾碎在脚下，化作泥土。烈烈的秋风猛烈地吹着，树枝上尚未飘落的叶子拼命地揪住树枝，不让自己被风吹落。可是它所依赖的小树枝是那么的脆弱，在秋风里摇曳动荡，不久连树枝都一起会被秋风吹落在地。

我今天第一次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迄今为了守护家庭而倾注的热情都是没有结果的，是白费劲，只不过是我自己自欺欺人的自我满足罢了。

我猛地摇晃脑袋，哭着想让自己认清这个事实，可是一切都为

时已晚。大概在丈夫认识那个女人更早的以前，在丈夫心里，就已经不把我当做“女人”来看了。

所以丈夫在外面追求年轻的女性，沉浸在自己私欲的满足感中。

而我身为丈夫的妻子，被人尊称为“夫人”，表面上保持地位，受人尊敬，实际上，只不过是照顾孩子和丈夫、负责家务的比较体面的女佣罢了。

我开着车往家赶，透过车的前窗可以看到通红的夕阳落在楼宇中间，又大又红，让人不敢相信。

果然，妻子决意前去拜访诗织就像是一场狂风暴雨，这场暴风雨使诗织的心悲痛得四分五裂。

不过，虽然说是一场暴风雨，在暴风雨过后应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晴空万里才对，但那仅仅指的就是天空。倒塌的房屋和树木在晴空之下暴露出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并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

这就如同现在诗织的心情，被妻子所苛责的一言一句并不会那么容易忘记的，她仿佛在想着什么，抽抽搭搭地小声嘟囔着“我受够了这样的事情”、“我或许最好辞去工作……”。这时的省吾就像是为灾后修复而忙得不可开交的工程负责人一样拼命地安慰着诗织，怜香惜玉，拼命努力取悦着诗织。

“不要把我妻子的话放在心里”。“那只是一时的冲动，并不是怀恨在心的。”“不管我妻子说了什么，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医院是我的，我是不会让你辞职的。”“我最爱的人是你。”或许是省吾说尽了好话、一个劲地道歉产生了效果，诗织的心情好像平静了下来。

毋庸置疑，还要许诺给她买冬天的外套和长筒靴子，权当是台风过后的修理费用了。

总之，既然要治疗暴风雨后的创伤，两人在两点上达到了共识，那就是“不辞去医院的工作”和“无视妻子的态度”。

从今以后，不管妻子说什么，一切都要从表面上诚恳地答应，但实际上一概不接受。一句话，要始终贯彻着“表面恭维内心瞧不起”的原则。

省吾很惊讶于自己对妻子会采取如此的态度，可是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想离开诗织。诗织对自己来说会如此重要，省吾也再次惊讶于自己对诗织的浓浓爱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说起家里，当然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不过，还保持着台风刚

过后表面上的平静。可是，与其说是要补救如今这个局面，还不如说是在保持着毁坏的状态下，仅仅交流着生活上最必要的话题。妻子在想什么、思考着什么，对于非常冷淡的夫妻来说，也没有必要了解了。

话说回来了，这件事之后妻子到底在想些什么，会采取什么行动，省吾非常担心，但从表面上又很难探寻得到。说白了，事件之后和诗织过了一夜回家的时候也曾担心过："如果妻子把门锁上，不让自己进去该如何是好呢？"可是，门一下子毫不费劲地打开了，进去的时候妻子还打招呼说："你回来了。"省吾简单地答应了一声。读报纸的时候，妻子已经把晚饭摆好在桌上。妻子是非常生气呢，还是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心情非常舒畅呢？从表面上很难捉摸，两人说话很少，只是交流了必要的最少限度的话语就结束了晚饭。

不管怎样，现在是稍微安下心来，可是夫妻间的关系并不会就这样变得风平浪静了。确切地说，表面上是平静下来了，但妻子的态度比以前更加冷淡，交流的话语都是义务性的，极为冷漠。

根据推测，妻子对于省吾的行为惊讶到极点，与其说是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不如说是把省吾单纯作为支付生活费的男人来看待。

日子就在这样淡漠的、令人心里发毛的安静中一点一点流逝掉。

在这之前总是在过着不断争吵、隐藏、被追问、心灵得不到休息的紧张生活，所以省吾想，这样的安静生活难道不好吗？可刚一想到这，又立即想到这种安静是被有意识地营造出来的，反而不能安下心来。特别是此后会有圣诞晚会、医院的新年晚会和新年祝辞会，等等，若和妻子保持着冷战状态，在各个方面都很难进行。

妻子在那件事之后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今后是怎样打算的呢？

要探知妻子的真实想法，还必须看那本日记。只有读了日记，才会

知道妻子要做什么，对于她的行为才能想出对策来。

省吾在窥伺着时机，可是随着年末的临近，医院的工作越发变得忙碌起来，周末也要去上班的时候也变得多起来了，并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机会的。

就这样心神不定地度过了每一天。十二月某个星期天的下午，妻子好像是因为祐太班级的新年会的缘故出门去了。

机会终于来了，省吾偷偷地溜进寂静无声的妻子的房间里。可是刚进到妻子房间里的瞬间，心里不由得“呀”了一声。

室内比平时要杂乱多了。先是床单就像是刚刚起床时的样子，皱巴巴的，枕头周围乱七八糟，上面放着好像是选出来但没使用的白地上掺杂着金银丝线的围巾。另外，桌上杂乱无章地放着便签纸和各种书籍。

妻子原本是很喜欢干净的，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是不是和妻子现在的心理状态有关系呢？

上一次，读到一半时正赶上妻子回家，便急急忙忙地把把刚打开的日记给合上了。可是这次很难得，上午就写好了。

11月20日（星期一） 08:30

昨天，我闯进那个女人住处之后，非常担心丈夫从她那里得知这些情况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一颗心老是那么悬着。

过了十二点丈夫也没有回来，即便这样，我还是继续等着。可是，接近天亮时我睡着了。

早上醒来穿戴整齐后，像以前一样去门口取报纸时一看，发现没有丈夫的鞋子。门口地毯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丈夫的拖鞋。我心里想“难道……”，将耳朵贴近丈夫卧室的门，可是根本没有即使在

走廊里都会听得到的丈夫的打鼾声。于是，我干脆扭开了卧室的门把手向里面一看，床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根本没有人。

昨晚，丈夫没回来。一瞬间，我感到很可怕，但马上就想到了，丈夫住在了那个女人那里。

我腋下夹着报纸，坐在床边，抚摸着枕边叠好的丈夫的睡衣。“或许……”就好像是我的预感应验了一样，丈夫果然没有回家。而且不回来，事先一点联系也没有。

可是，事到如今即使丈夫像以前一样住在了那个女人的身边，我也不会感到狼狈了。只是，没有丈夫的床的周围越发变得冷冰冰的，笼罩着没有人的空虚。在弥漫着空虚与孤寂的空气中，我孤零零地嘟囔着：“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

丈夫现在一定在流动着清晨清新空气的房间里和那个女人相偎在一起睡觉吧。

这种情景一瞬间掠过我的脑海，可是我立即站了起来向厨房走去，希望能够马上从我的脑海中驱除掉这些胡思乱想。

日记中妻子担心的样子被形象地呈现出来。读到这里，省吾再次觉得自己真是比较过分，但那天晚上他只能住在那里。如果那天晚上他就那样回家的话，诗织或许非悲痛欲绝地跳楼不可。这样做是对不起妻子，但也不能置诗织于不顾啊！

就这样我故意把自己卷入早晨忙碌的生活中去，想完全忘记丈夫的事。可是不管我拿着菜刀的手如何灵活地在动，脑海里总是在想着丈夫的事情。

都过了一个小时，丈夫那儿仍然没有任何的联络。像这样的突然间擅自在外留宿过夜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就这样，我心情无比黯淡地准备完早饭后，去把孩子们叫醒。

“哎，爸爸还在睡觉吗？”女儿奇怪地问道。我慌忙说：“今天早上突然来了个急诊患者，爸爸已经出门了。”

内心深处一直很尊敬父亲的女儿，在这个多愁善感的时期，如果知道自己的爸爸住在别的女人的家里……一定会深受打击、立即失去对父亲的信任感的。

虽然是这样，丈夫也一定会惊讶于我昨天的行为，感到相当的震怒吧。

这种擅自在外留宿过夜，也含有某种威胁的意义吧。“今后，你不准再靠近诗织。如果再靠近诗织的话，我就不回家。”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丈夫到底是在保护着谁，站在谁的立场上呢？

混乱的脑海中，我始终想不明白。只有一点，我好不容易弄明白的，是丈夫的爱不在这里这一事实。他定是被那个女人用可爱的双眸凝视着，用甜甜的媚声媚语苦苦哀求到“我害怕你的妻子，今晚不要回去了”吧。

因为到丈夫的医院，比起广尾自己的家，那个女人的代代木的房子要近得多，他不会就此一直就住在那个女人的身边了吧。

而且如果不管不顾，意气用事地继续下去的话……正在想着这些的时候，突然“分居”这个想法掠过了我的脑海。

如果真变成了那样的话，该怎么办好呢？分居会使我在这之前辛辛苦苦创造的一切都变成泡影。

是啊，昨天晚上突然间的在外留宿，可让我没有想到丈夫会有

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的勇气。

省吾现在非常了解妻子动摇不定的心理。妻子甚至都考虑到了“分居”这最糟糕的情况，好像被强烈的不安的情绪支配着。

可是，省吾丝毫没有想到过要分居。诗织是可爱，他离不开她，但是也并不打算和妻子分开。省吾十分清楚自己的任性、自私，可是他也希望妻子能够再忍让一些，安静地静观事态发展。

从现在开始写的日记和上一篇是同样的日期，好像应该是在夜里写的。

11月20日（星期一）

丈夫比平时稍早一些地回来了。在门被打开的瞬间，我好像突然放松了下来，放下心来。

本想马上到门口迎接他，但又担心别让他觉得自己是在苦苦等待着他。默认他的擅自在外留宿过夜的行为，无异于更加纵容他的花心。

总之，从现在开始，丈夫打算对我说的任何理由，我只当是听听而已。

就这样不理不睬地，当他一个人换完了衣服出现在客厅里的时候，我姑且先说了声“你回来了”。丈夫仍然像往常一样冷淡地“啊”了一声，垂低着眼睛让人感到一丝的奇怪。是对留宿在那个女人家心怀罪恶感呢，还是对硬闯入到那个女人家的我心存怨恨呢？两个人都闭口不谈，也没有想要说话的想法，只有沉重压抑的空气在两人之间流动着。

不一会儿，丈夫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读起了报纸。关于昨晚擅自在外留宿过夜，我很难在现在这个场合下责问他。如果追问起来的话，丈夫或许就此将错就错下去，马上再到那个女人那里去。或者是更有甚者，从分居到离婚，把最后的王牌也亮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做虽然说能够让我彻底死心，但现在我希望的就是避免这最坏的事态出现。

当我把饭菜摆在了桌子上，说了声“做好了”的时候，丈夫立即站了起来，打开电视后坐到了桌子旁。

马上，吵吵嚷嚷的声音从电视中传出来，与此同时紧张情绪也得到了缓解。丈夫一边盯着电视一边吃饭。

今晚的菜谱是牛肉炖牛蒡、蒸鸡蛋羹、萝卜和苹果沙拉，还有松蘑拌饭和一品汤。不管哪一个菜都是需要花费工夫，都是用从海带和木鱼中熬出的汤汁做的家庭料理，全都是那个女人不管怎样努力都做不出来的饭菜。

妻子本来就很擅长烹饪，这样的家庭料理菜谱是诗织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的。省吾并不是想说诗织不行，而是说甚至在烹饪方面妻子都存着比个高低的想法，她的脾气就是这样。

就这样，丈夫关于在外留宿的原因以及关于那个女人的事情一概闭口不谈，洗完澡后就钻进了自己的卧室。

当然，他是不可能取悦于我的，可是从他不大声呵责这一点上来看，至于我闯进那个女人的家里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在反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之后，大家都睡觉了，鸦雀无声的家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走向了浴室，正要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的时候，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放在洗衣筐里的男人内裤不是丈夫的！是一条别的品牌，含有公司名字标识的黑色内裤。

以前丈夫的内裤一直是白色的，所以一看就知道不是我买的。或许是那个女人买的，可是为什么丈夫会毫不在乎地脱下来让我给他洗呢？对于这种反应迟钝，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不对，或许丈夫今天晚上是有意识地把这条内裤穿回来的。而且是因为“你闯进她的家里大吵大嚷，作为惩罚把这个洗一下！”而故作姿态的吧。

这不是玩笑。我不能默认了他的情人的存在之后，还要洗这样的内裤。这样一想，一种肮脏的感觉不由得从心底涌上来，我拿起一双长筷夹住那条内裤直接扔进了垃圾箱里。

我走回客厅，从阳台向外望去。秋高气爽平静的天空上，今夜的星星仍然在闪耀着光芒。在这静谧的夜空下，我们在进行着多么令人作呕的斗争啊！

好不容易被追求着结了婚，可是所谓的婚姻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互相爱恋、互相信任、共同抚养教育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吗？

这些……时至今日……不，他一定会说：“我难道不是这样做的吗？”

可是现实与这种理想已经相距甚远了。的确是建造了一所房子，但丈夫还拥有另外的一所房子。如今的状态不应该是理想的婚姻，不应该是梦想的生活。

不管怎么想，这都是不正常的。

“离婚吧……”我不由得念叨着这个词。

省吾摇起了头，妻子怎么会考虑到“离婚”这种让人不安的事情呢，对着日记本，省吾说道：“冷静一下吧。”又嘟囔着：“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吧。”可是重要的对方并不在。

日记就这样地一下子进到了十二月份。

12月4日（星期一）22:00

晚饭时，我在丈夫的面前放了一双新筷子，他却突然心情很不痛快似的啧啧咂着嘴，将新筷子狠狠地摔到了桌子上。我回过头去一看，丈夫毫无礼貌地走到厨房，打开了装着筷子的抽屉，找他平时用的那双筷子。若是在平时，他一定会让我去拿，但是到如今他好像是不想再与我说话了。

“那双筷子是夏美去镰仓旅行时给你买的礼物。”我告诉他原因后，他也一言不发地狠狠将抽屉关上，开始使用那双新筷子了。

多么让人心情不愉快、多么无礼傲慢的态度啊！如果是我买来的筷子，他一定不会使用的吧！

从那天开始，我们夫妻之间就好像是各自抱着炸弹，表面上却都假装着相安无事。空气中笼罩着炸弹随时都会爆炸的紧张情绪。

丈夫比以前更加明显地冷淡，没有改变的是星期五或星期六就回到那个女人那里，早上才回家。特别是最近，反而把不再询问他为什么早上才回来当成了好事，更加堂而皇之地住到了那个女人那里。

这种冷战一直在持续着，我现在仿佛觉得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

似的，精神上常有很恍惚的感觉。

总之，一直在忍让的我觉得自己悲惨极了。对于这种境况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想来想去，我决定给曾一起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过的前辈清水智津子打电话。我和她虽然不常见面，但她的父亲是民事诉讼律师，而且她本人也曾离过婚，没有孩子，或许多多少少容易交流一些吧。

晚上十点一过，我拨了电话，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她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再稍微忍耐一下吧！"

果然，这位前辈是要我和丈夫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

"志麻子，我理解你现在的痛苦。可是如果离婚的话，损失的可是你啊！你根本不了解离婚的女人有多难！"

省吾根本没有预料到妻子会跟朋友谈到离婚这么严重的问题。她是真心的吗？省吾突然变得不安起来。

当然，智津子作为过来人是有说服力，但仅凭刚才说的这一点的话，我很难认同。

"我并不是要说离婚会吃亏还是会占便宜，而是我现在对那个人已经感到厌倦了，讨厌就是讨厌。"

我再也不想看到我的丈夫了，是我现在最真实的想法，可是她仿佛只是在听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女人的胡言乱语。

"那么，你离婚后打算住在哪儿？"

"可以租个公寓什么的。何况我手上还有一点积蓄可以住上一段时间……"

“你不知道，要租公寓的话，也需要担保人的。而且，如果不是男性担保人的话，根本住不进去的。你明白吗？你或许认为到社会上怎么都行，但实际上女人要一个人生存下去实在是太严峻了。这种现实状况，你或许还不了解吧？”

诚然，我在这之前一直都是在温室中长大的。可是，对于极为自私任性的丈夫的行为，我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坐以待毙。我绝对不允许自己被人小看成没有骨气、只会忍声吞气的那种人。

“不过，如果是对方单方面搞婚外情的话，不是会拿到赔偿费吗？”

“不管你丈夫多有过错，赔偿费也不会有多少的。虽然是说要根据丈夫的年收入来计算，但在一般的工薪家庭，作为专职家庭主妇大概也只能得到三百万，孩子的抚养费一个人也只有七万左右。像你这样的，你丈夫的年收入即使是普通水平的三倍左右，但抚养费最多在此基础上增加两三万左右。”

会如此之少！我不禁反问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就是日本的现实。和美国有极大的不同。听说是因为对家庭主妇的社会评价极低的缘故。”

或许是从当律师的父亲那里听到的，智津子的答复毫不含糊。

“志麻子，我不会说对你不利的话的。你最好不要那么仓促行事。再重新好好想一想吧。”

我越听心情越发沮丧起来。

妻子这个朋友所说的话是冷静而客观的。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在，妻子不会因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鲁莽从事了吧。省吾稍微觉得安心了些，可

是妻子好像喋喋不休地说了很长时间。

智津子用她一贯的冷静的声音问道："如果分开了，孩子们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起住，所以想得到抚养权。不过在经济上，孩子的监护权还属于他。"

"志麻子，你知道里面真正的含义吗？如果你放弃了监护权，你丈夫想怎样都行。比如说可以不让他们和母亲见面……更何况也很难取得抚养权。"

为什么这样不讲理的事会横行于世呢？我根本想不通。

"总之，你先忍一忍。你丈夫是一个聪明人，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对那个女人感到厌倦而回头的。而且就算是他不回头，今后做那事的精力和体力也会慢慢消退的……"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等着他回心转意，心里感到很痛苦的。况且，我们之间早已没有了爱情，剩下的只是常年住在一起而产生出的惰性了。"

"夫妻还不都是一样，你的情况还不算是特别糟糕的。大家都各自在为孩子、父母、房子的贷款等事情奔波着，一点一点地渡过生活的难关。"

"如果就这样改变看法，掩饰住家里的丑事，不再纠缠下去就好吗？这种事情，如果需要一生都去忍受的话，我不需要这样的人生！"

我刚一觉得自己是不是说得有点过分了的时候，电话那边就传来了智津子冷冰冰的声音。

“你现在是怎么想你的丈夫的？”

“怎么想？我不想再看到他，讨厌至极。”

“你仅仅是生气的话，说明你哪没有问题。你还在爱着他。”

“绝对不会！”我不禁叫出声来。

“是的，会的。如果真的没有了感情，对于你丈夫去那个女人的家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我小声嘟囔着：“是这样的吗？”智津子马上明快地说：“不要服输！志麻子，加油！”

听了她积极乐观的话，我不禁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就挂了电话。

的确，妻子的这位朋友是相当聪明的。

“还在埋怨、憎恨着丈夫，就是还存在着感情、仍然在爱着对方的证据。”

省吾自己也觉得妻子碍眼、唠叨、让人感到厌倦。特别是因为过于嫉妒，竟随随便便地闯入了诗织的家里，让人不能原谅。

可是如此的生气与憎恨，也超出了对与错的标准，不也是对妻子还有感情的证明吗？只要有这份感情存在，夫妻之间就有重归于好的可能。

既然接受了那位朋友的忠告，妻子或许多少会安下心来了吧。

可是下一篇的日记，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

12月5日（星期二）22:30

最近，丈夫晚上几点回来，我都丝毫也不在乎，也不想知道。总之，我是把我自己想要说的话说了，之后只是看对方的态度了。

令人奇怪的是，闹出了点小乱子，可是丈夫对这件事什么也没有说。或许自己也受着良心的苛责，一句怨言也没有说。比以前更加冷漠的日常生活周而复始着。

对于目前的这种状况，那个女人是怎么想的呢？

她不想辞去医院工作吗？也不想和丈夫分手吗？

不过，从丈夫什么也不说的情形上看，他仍然保持着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一定是他让她继续在医院工作的。显而易见，现在他们保持着沉默借此拖延时间，想把事情重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中去。

可是，如果我是那个女人的话，会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让男的回到他的家庭中去吗？原本就是借来的东西，返还回去也是应该的。

丈夫回家一向不会提前。不仅如此，因为我的闯入，他将错就错越发地晚回来了。甚至，丈夫汽车的仪表板上放着那个女人的CD，汽车坐垫上散发出某种香水的味道，对了，就是那个“金沙飞舞樱花香水”的香味。

都已经被责骂到这种程度了，仍然打算和我的丈夫继续交往下去，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厚颜无耻的家伙。

现在的妻子的心情使省吾也感到了切肤之痛。

表面上虽然还是很淡漠，但心里却极为愤怒，好像还在期待着诗织能主动从省吾的身边离开。

不过，只有一点让省吾感到左右为难。如若让诗织离开的话，那么去医院的乐趣、工作的热情都将会失去。

省吾想，正因为有这样的干劲，才让妻子和孩子过着富足有余的生活，希望妻子不要忘记。

不知是什么原因，日记中少了四天的生活。

12月10日（星期日） 21:30

星期六丈夫又去了她那里留宿，今天是星期日，还是没有回来。

女儿正在收拾着她参加中学合唱比赛时穿的衣服，儿子正投入地玩着他好久没玩的电子游戏。

丈夫在外留宿的理由在孩子的面前是很容易掩饰过去的，而知道真正原因的我心里却格外地苦涩、沉重。

中午，算是消愁解闷，准备给孩子们做红薯点心，女儿高兴地说："红薯点心还是妈妈做的最好吃。"

夏美从很小的时候起，就非常喜欢这种肉桂的味道。一说起这件事，夏美就说："如果我也当了妈妈的话，也想给我的孩子做这样好吃的东西。"

"夏美将来结婚了，也想要小孩吗？"我问道。

夏美一副大人的样子，说："总有一天想要的。而且，小婴儿多可爱啊！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就会更喜欢得不得了的。"

这个孩子好像只是看到了有孩子的母亲的幸福。对于女儿的天真我感到了一丝的苦意，接着问道："不过，即使结婚生了小孩也要继续工作啊！女人最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

说到一半，女儿说："妈妈说的，就是不要成为像妈妈那样的家庭主妇吗？"我点了点头，女儿却不高兴地说："我如果结婚了，还是想像妈妈一样，做好吃的料理等着丈夫和孩子回来！"

还是中学生的女儿，好像看到的只是我们夫妻外在的形式。女儿根本不了解在这貌似和平的气氛深处，却潜伏着冰冷的、寒意彻

骨的空虚。儿子也是同女儿一样。

省吾烦躁地想:“不会吧……”如果让什么也不知道的孩子了解了夫妻间的冲突和矛盾，那真就麻烦了。

孩子们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如果他们的母亲将真相说出，把这些梦想都撕成碎片的话，那真是做母亲的失败。不管怎么说，省吾现在很担心，没想到妻子会说了这么多。

女儿小时候一直想当小提琴家和电视主持人什么的，我对于她那一时兴起的兴趣也任由她去。可是最近，女儿突然用很现实的口吻说:“我也许并不想像爸爸那样成为医生，我想做个有钱人……”

不管她选择哪一个，我在心里都强烈地盼望着，希望她不是专职的家庭主妇，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家庭主妇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轻松自在。总是在家里等待家人回来，实在是需要容忍和耐性的。”

我不由得将孩子们作为了谈话的对象，发泄出在这之前积攒在心中的郁闷。

“那么，妈妈曾经想过当什么？”

“是啊。”我想了一下，含糊其辞地说，“妈妈也有过梦想的。”

如果谈起过去的梦想，那就等于再次暴露因丈夫有外遇一事后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

总之，和孩子们围在桌旁聊天时，丈夫的那张唯一空着的座位总是浮现在我面前。

现在那个人已经从这个空间中溜走，正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一

想到这，我不由得悲从心中来，今后这个世界里只剩下了我和孩子们，我们被抛弃了！

如果我再强大一些的话，就可以将离婚书摆在丈夫的面前带着孩子们离开这里，可是如今……

“对不起，妈妈太无能了！你们要明白，不管发生什么事，一个人能吃上饭那就是强大。”

突然之间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呢？刚一想到“真是失败”时，眼泪就已经肆无忌惮地涌了上来。并不想让孩子们看到我的这副样子，但被丈夫抛弃的那种孤寂一股脑地向我袭来。

太过于突然了吧，女儿慌里慌张地给我拿来了纸巾盒，儿子则目瞪口呆地一直盯着我看。

那时，时间就仿佛是停滞了一样，寂静中唯有我一个人在哭泣着。

“真糟糕……”省吾抱住了自己的头。

妻子怎么能让孩子看到自己哭泣的样子呢！理由孩子们不一定会很清楚，但现在是敏感的年龄阶段，一定会觉察出点什么吧。还是在某些地方补救一下和妻子的关系吧……省吾边这样想着边继续读了下去。

12月14日（星期四）24:00

岁末得到的礼物是逐年增加。除了从门诊患者和前来健康检查的人那里得到礼物外，还会从区里医师协会、制药公司等地方得到礼物。这样算起来的话，这两三年里变得格外多起来。因此，送货人员要经常地出入我们家，所以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外出了。

最近，丈夫的医院经营状况很好，顺应这种需要，他想要再增加一个医师，患者人数也的确增加了很多。特别是还被选举当上了医师协会的干事，今年又被提名当附近小学的校医什么的。丈夫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就好像是得到了生存的原动力似的每天精力充沛地工作着。

可是，再看看我们的家庭，每天只是交流着生活上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话语，除此之外，夫妻间的交流几乎没有。更别说笑容了，早已绝迹了，只有那无法和谐相处的紧张情绪压抑着我们。

这种冷漠确实是由于我闯入了那个女人的家里而引发的。我也很清楚，丈夫迁怒于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可是，丈夫也不面对面地把话说清楚。实际上，是因为不能说而保持沉默吧。如果是那样的话，不是有点过于懦弱了吗？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很清楚，丈夫沉默的背后就是想继续保持着沉默，好把这件事敷衍过去。

丈夫一定会对那个女人花言巧语地说："没关系，不要把我妻子的话放在心上。"他一定是在想，如今一定要想方设法挽留住那个女人，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怎么样都行。

对这样的丈夫，我该怎样去对待他呢？

在这之前，我一直支撑着这个家庭，为照料丈夫和孩子的生活而竭尽全力。可是，现在我不禁怀疑起来，我真的加固了我们家庭的基础了吗？唉……不仅是没有加固，还日甚一日地对这种家庭生活感到失望，正拱手等待着它的彻底崩毁。

妻子还是那么敏感。就连他关于妻子闯进了诗织的住处毫无责备之

意、沉默着想要敷衍了事的心理都揣摩得出来。

当然，妻子所做的事情对于省吾和诗织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诗织说过再也不想见到他，想辞去工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可是，也多亏他花言巧语地劝解，诗织的情绪终于安定下来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省吾也承认，自己说过“不管我妻子说什么，你权当没听见。医院始终都是我的”。作为补偿，不得不格外拿出钱来给她买芬迪牌大衣和长筒靴。虽然没有到雨过天晴的地步，但诗织总算答应了继续在医院工作。日记的后半部分仿佛把目前的这种状况都看透了一般。

实话说，抛开丈夫这一说法，我还真羡慕男人们。男人即使结婚了，除了工作以外，离开家的自由时间也特别的多。借口工作去寻花问柳，也只会轻松地搪塞自己就是有点花心，并不会遭到舆论多大的谴责。

不仅如此，如果和一个女人恋爱的话，立即就会充满活力，对工作产生极大的热情。

事实上，像丈夫这样的，不管到了多大岁数都能和年轻的女人谈恋爱，可是刚过四十的我面对镜子时却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衰老，也只得放弃了。

如今，我如果能除了丈夫爱上某个人的话，也会找到生存的活力吧！

可是如今，自己是一个“女人”的想法已经很模糊了，把心放在外面的勇气和自信也更加没有了。

在这之前，抑或从此之后，我只能是川岛的妻子、夏美和祐太

的母亲，此外就什么也不是了。就像是结婚后，没有人再用“志麻子”称呼我一样，作为“女人”的我已经不复存在了。

丈夫在外面包养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家庭的热情。如今，我的眼前展现出来的只是一段低缓的下坡路。而且，我的前途路上只有无法改变的衰老在等待着我。

这种焦虑和心灰意冷在我的内心深处交织在一起，对丈夫又产生了新的怨恨，在我的心中日渐膨胀起来。

面对着作为专职的家庭主妇，仅仅是丈夫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的妻子的不满，省吾是非常理解的。但是，这仅是妻子的看法，在其他的主妇当中，对现状感到非常满意的人也有啊！

更为严重的是，日记中竟然写着家务活空虚乏味，对丈夫又开始产生出新的怨恨，省吾不由得担心起来。他真想对她说：“冷静一点。”日记写到这就结束了。看着后边的空白页，省吾陷入了沉思。

这种状态就这样搁置不管吗？唉，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就这样仍然和妻子保持着矛盾重重的关系的话，将不可避免在言语上会给孩子们带来恶劣的影响。

最近想点什么办法和妻子和解，可是现实中怎么办好呢？

直截了当地对妻子说“我错了”来请求她的原谅当然是最上策，但那时妻子一定会要求我和诗织分手。

省吾想：不管如何去道歉，也不能全面投降。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好呢？重新再想办法，可是就算是穷思竭虑，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省吾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

如果妻子再心胸开阔一些，再不计前嫌一些就好了。男人的花心，就

当是他得了一场热伤风病，只要在表面上摆摆架子就行了。可是把事情弄到如今这种局面，真是过于神经质，想得过于严重了些。

可是，那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即使说是要改，但真要改起来也许很难。

总之，一段时间内先不表明态度，观察观察情况再说。

结果，省吾既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也担心就这样下去根本不行，浑浑噩噩地又度过了一天。

日子一晃，年关也马上就要到了。某个星期六，妻子好像要买年货什么的就出门去了。在这拉锯般的冷战状态下，妻子在想些什么呢？省吾再次偷偷地溜进妻子的房间，找寻那本熟悉的日记本。

省吾也觉得留恋、害怕，但如果不读那本日记的话，又总是忐忑不安。

虽然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每当翻开日记本，就觉得很兴奋。这好像是进入到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中去，完全被兴奋紧张的情绪所控制。

省吾也知道，偷看别人的日记时心里充满了罪恶感，但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妻子的真实想法，同时也鞭挞了自己。或许可以说因为里面掺杂着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复杂的情感因素，从而使情绪出奇地高涨。

12月18日（星期一）23:30

最近，常在报纸上看到“新年晚会”的字眼。我突然意识到，今年我还没有收到医院新年晚会的邀请函。每年腊月过半，医院就会租用旅馆的宴会厅召开新年晚会，我和孩子们都要去参加。可是唯独今年，我还没有从我的丈夫那里得到任何的邀请函。

丈夫大概因为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正在犹豫应不应该让我去吧。这种心情我不是不理解，但是和丈夫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召开

联欢会，一年也只有这么一次。如果作为经营者妻子的我不出席，难道不很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丈夫又会向大家怎样解释我不参加的原因呢？更进一步地说，将在已经开始怀疑丈夫和那个女人之间关系的工作人员中埋下流言的祸根。

事情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感到最为痛疼的应该是作为经营者的丈夫自己吧。

很难得在自己家吃完了晚饭的丈夫，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那个，你们今年的新年晚会在哪召开？”

或许是冷不防的问话，丈夫稍作了一下停顿，说：“希尔顿酒店的宴会厅。”

“不过，我还没有收到邀请函呢！”

丈夫只是“啊，啊”了几声，下面的话好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似的。

“今年什么时候？”

“本周三……”

果然不出所料，日程早就安排好了。

“周三的话，这不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办好呢？”

就像是问了别人的事情，丈夫慌张地回答：“嗯，去吧！”

省吾的确一直很担心新年晚会的事情。

和往年一样，如果妻子去了和诗织碰到，会造成麻烦的。省吾想两人倒不至于在大家的面前打起架来，但或许会有人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们。

为了避免这不必要的麻烦，他希望其中有一个人不参加，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妻子不去参加。

可是正如日记所写的那样，如果妻子没有参加，反而怀疑的人会更多。省吾真是为这事犹豫着，日记中就连这一点也敏锐地察觉到了。

如果是这周三的话，就只剩下两天了。

当我问道："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丈夫边貌似在看电视，边说："我没想到你要去……"

我干脆说道："在这之前，我有过不参加的时候吗？如果你说可以不参加，那也行。从今年开始我再也不去了。"

"不是，不是……"丈夫慌忙摇着头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希望你能参加。"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给我邀请函。"

"我知道了，明天就拿给你。"

我对他意外的痛快的答复感到非常泄气。或许，丈夫因为我抓着新年晚会一再追问，反而放下心来。

还是因为，如果我不出席，在工作人员和来宾面前很难装模作样呢？

总之，和那个女人没有关系，我要和以前一样列席参加。

自不必说，我也要在夺去我丈夫的那个女人面前显示我妻子的身份。而且，这也是作为经营者的妻子，帮助丈夫能更加顺利地开展工作的需要。

话虽如此，那个女人打算怎么做呢？至今仍然留在医院里工作，当然会作为普通员工前去参加了。

如果碰到了，我就当没看到。我想没有任何必要和工作人员中的最底层人物打招呼。更何况，需要我前去寒暄的人还有很多。

虽然那个女人骗取了丈夫的心，但是我要让她知道这些在正式场合里毫无价值。

妻子好像是要全力以赴地参加新年晚会。因为一年只有一次，当然会见到所有与医院有关系的人，但虽说那样，就武断说诗织“在正式场合毫无价值”，实在是太过分了。

12月20日（星期三）23:40

新年晚会于下午七点在希尔顿酒店的小宴会厅里举行。我决定带孩子一同出席。

丈夫要从医院直接去，所以我们约好在会场见面。我稍微提前了一点来到会场，里面已经来了很多的职员。大家分别聚在一起，谈笑风生，非常热闹。

我远远望过去，就看到了在会场里面穿着深藏青色西服的丈夫。也许好久没有在外面见到丈夫了，今天看起来感到格外的新鲜，好像比平时显得庄重一些，正在和从两年前就接受他检查的收费老人院的理事长说话。他已看到我们，立即走了过来。

“来得正好！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一边逐个接受着职员们的点头致意，一边和孩子们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向会场里面走去。刚一上台，主持人就宣布晚会开始。

站在丈夫的身旁，从稍高一点的位置上环视会场，可以看得到夹杂在职员里的孩子们。

正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着家庭气氛的晚会，我们全家都能到，那真是太好了。

在台上，丈夫正以“今年一年，承蒙各位的鼎力支持……”为宗旨开始了他的致辞，旁边我面带着微笑站在那里。如果仅从现在这个情景来看，任何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一对夫唱妇随的模范夫妻。但现实和理想实在相差太远，又有谁会想到这是一对冷漠的假面夫妻呢！

总之，我们只能这样，为了那一点点的面子而齐心合力地扮演着模范夫妻。想到这，我不禁苦笑道，这也是夫唱妇随吗？

可是不管在表面上如何伪装，没有实质的东西总会在某些地方露出马脚。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份的精神来应付这件事。

不过……我环视了一下会场，却没有看到那个漂亮的女人。

在新年晚会的会场中，与妻子一起并排站在那里的一瞬间，省吾完全忘记了自己和妻子的不和，可是妻子好像并没有忘记啊！

这个敏感的妻子果然早就觉察出诗织没有来。事先对诗织说“最好不要去”的话，是明智的选择吗？

那个女人今晚会不会来呢？

等到区里医师协会会长和老人院的理事长的致辞大体结束，共同干杯之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围到了桌子旁。

先是护士长一手拿着盘子，向我走了过来。攀谈了一会儿，我问她：“那个女孩今晚不来了吗？”

我仅仅说了那个女孩，护士长好像立刻就明白了，马上压低声音说：“是啊，今天早上突然说出今天晚上不凑巧、不能参加的话。我想还不是因为有夫人出席的正式场合，她不方便露脸的缘故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我点点头，再次和会场中的人寒暄问候。大概过去了三十分钟左右，我找了个合适的借口告诉丈夫我要回去了。丈夫大概也不希望和我在一起待那么长的时间，让别人看出我们不和的破绽吧。而且这个时候告辞，大家也会觉得我是个“识大体、贤惠的妻子”的，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于是我带着孩子们，早早地就离开了会场。

之后，那个女人是否出现在会场上，我并不知道。这件事问一下护士长马上就能清楚，但至今我丝毫没有想问的想法。

就这样，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说不迟也不早。如果说最近让我最难忘的就是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并且彻底查明了对方，闯进她的住处面对面地和她展开了较量。

我没有想到我会有这种勇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把那么强烈的怨恨和愤怒发泄到那个女人身上。

结果的胜与负，我既不想问，也不想去思考。我只知道，我身体中的所有的热情、爱与恨和所有的精力，在那一瞬间都丧失殆尽了。

省吾觉得，看来不让诗织参加新年晚会是明智的。妻子虽然嘴上说诗织在不在都无所谓，但事实上如果两个人碰见了，会发生什么事，省吾根本就猜不出来。

即使妻子可以对诗织熟视无睹，但从那时妻子的态度和诗织的反应上，医院的职员也会说些流言蜚语吧。

多亏新年晚会顺利地结束了，可是还有圣诞平安夜让人担心。那天的事，省吾一直就很担心，偏偏事实正如所担心的那样，和妻子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日记中一丝不苟地记录着那几天的事情。

12月21日（星期四）24:00

当这个城市都因圣诞节而装饰一新的时候，我总要想起一件事。那还是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真的存在”的幼小时候的事。丈夫每年为了让孩子们高兴，半夜时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抱着装有礼物的袋子，就会出现在客厅。

孩子们悄悄地透过门上的缝隙向外望去。总是可以看到孩子们因为兴奋而把眼睛睁得圆圆的、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我至今还在怀念着，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心灵相通。

如今，孩子们当然知道了曾经的圣诞老人就是父亲，可是当丈夫吃完晚饭正在轻松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起来到了客厅。

缠着爸爸要礼物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先是儿子说他想要最近发行的电子游戏，夏美则机灵地坐到丈夫的身边，央求着：“我想要一把新的小提琴。”丈夫问她：“你现在不是有一个正在使用吗？”夏美不高兴地说：“现在的那个是面向初级者，音响效果很不好……”丈夫颦蹙着眉头，问夏美价钱。夏美一边给爸爸满上啤酒，一边说：“三十万左右。”丈夫一副惊呆了的表情，说：“怎么需要这么多钱？”可是，好像最终还是输给了女儿，说了一声：“真是没有办法。你要好好爱护它啊！”女儿高兴地举起双手欢呼道：“太棒了！”还不放心地又确认了一下：“那么，圣诞平安夜时一定要送来啊！”

说到一半时，丈夫说：“爸爸二十四号有点事情，二十五号再送给你吧。”

果然，圣诞平安夜要出去！和想的一样，完全猜中了。

的确，圣诞平安夜发生的冲突，是以要给孩子送礼物为起因的。

本来还是一团和气的家庭气氛，但是因为妻子的一句话一下子变得很扫兴。

我觉得把婆婆作为借口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但圣诞平安夜不应该留在家里吗？

“今年二十四日正好是星期天，我想把妈妈叫来，大家一起好好过过。”而且，虽然是在孩子们的面前，但我还是直截了当地问他：“平安夜你有什么事情？”

丈夫厌倦地紧蹙着双眉，说：“总之是不行。还是二十五号吧。”说完就趿着拖鞋向浴室走去。

这次又是想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地在圣诞平安夜出去吧。他的这种行为让孩子也充分了解了他的自私和任性，可是他仍然打算就这样敷衍了事地逃出去。对他的这种懦弱的做法，我心里的怒火总是不能平息。

如果我再次闯入那个女人的家里，把他带回来会怎么样呢？事情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一定会激怒他，或许就会下“离婚”的最后通牒。想到这，我也的确没有把事情做到这种程度的勇气。

可是如果丈夫执意前去的话，我仍然要按照事先想好的那样，二十四号把婆婆喊到我们家一起度过圣诞平安夜。说我冷酷也好，说我独断专行也好，对于舍弃家人而选择和那个女人一起过圣诞节的丈夫，我已经毫无顾虑了。

12月23日（星期六）23:30

今天因为要给孩子们买圣诞礼物和预约年夜饭，我去了一趟商店。商店门口和卖场里到处都装饰着彩灯，一派圣诞节前的欢快气氛。可是我不管怎么看，心里也很难愉快起来。

名牌商品的柜台前，有一对情侣模样的人手拉着手，毫无顾忌地依偎在一起。丈夫也这样和那个女人在买礼物吗?

我想起来了，去年的圣诞平安夜，丈夫说他要和朋友一起去喝酒，也把时间拖延到了二十五号。如今想想，一定也是为了和那个女人一起度过而找的借口吧。

去年的圣诞平安夜的确是和诗织一起度过的，省吾想，妻子怎么现在才发觉呢！可是今年并不仅仅如此，省吾必须这样做，要向诗织证明他是爱她的，当然这件事并不想让妻子知道。

12月24日（星期日）22:30

丈夫吃完午饭就躲进了书房，我以为他会待到傍晚，可是三点刚过，他就突然出现在客厅里。

我着实让他吓了一跳。藏蓝色的长外套，白色的围巾从两肩垂下去，简直就是超恶心的老人时装杂志上的推荐装束，我看了不禁苦笑了一下。他本人或许觉得这样很时髦，但因为过于刻意地追求，反而显得很不合体。

丈夫这身打扮地站在那里，把放在桌子大盘里的圣诞节用的零食用手拿起来。

“这是我们的。你不是有豪华的晚宴在等着你吗? 不要动手。”

我压抑着自己想要揍他的心情。丈夫把其中一个塞到了正在看电视的儿子的嘴里。

丈夫越是对家里人这样，我越能感受到剩下的我们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心里气愤极了。

“那么，我要走了。”就仿佛是说，我对孩子的关心已经做完了。

“咦，爸爸要出去吗？”以前孩子们即使是问了，好像也没有当成真心话。这一次，就好像是要从儿子的追问中逃走似的，一言不发地向门口走去。察觉到这一点的我，马上从厨房里跑到走廊里，追问丈夫：“你要去哪？六点妈妈就要来了呀！”

“啊，我会在适当的时间回来的。”

我挡在了想要从旁边钻过去的丈夫的面前，他用可怕的样子盯着我看。

“你走了，孩子们不可怜吗？”

“所以了，我说拖到二十五日，已经可以了吧！”

他仍然没有改变，又重复一次说：“真的可以了吧！讨厌！”一下子撞开了我的肩膀，朝门口走去。

今年的圣诞平安夜，省吾觉得妻子格外纠缠不休。找了个妈妈来了孩子们就会更高兴的借口，不想让他离开家。

也不是什么基督教徒，为什么会对圣诞平安夜那么重视呢？本来，她是一个佛教徒，就应该不理会异教徒的习惯。

那么热衷于没有什么实质的节日，在家里祝贺圣诞节，简直荒唐可笑。

在门口被突然撞了一下，我险些摔倒。即使这样做，丈夫还是想出去吧。

不经意一看，在我面前弯着腰穿鞋的丈夫的大衣肩口上，露出了一段白线头。在宽阔魁梧的丈夫的右肩处，虽然只是几公分的长度，却呈现出一个细缓的“S”形。也许因为是藏蓝色的大衣，白色的线头显得格外刺眼。

也许是养成的习惯，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了过去，可是又生生地给拽了回来。没有必要帮助现在正要出去约会的丈夫把线头拿下来。我对自己说："不要管它！"

"我懂了。比起家里人，你还是要选择和香田约会，对吧！"

一瞬间，丈夫把鞋拔子扔到了地板上，叫道："讨厌！"

我对着打开门离去的丈夫的背影，极尽挖苦地说："圣诞节快乐！走好啊！"

那一瞬间，我分明感受到丈夫的肩膀一丝颤动，与此同时，那条白线头像一只虫子一样微微地扭动着身体。

那么想来，看起来像英文大写字母“S”的那条“虫子”，应该是吸附在丈夫身上不想离开的诗织名字的开头字母了。或者说，是只知道守护着家庭的我的开头字母了。

再过不久，那条白线头是不是会渐渐地缠绕住丈夫的身体，变成了一条白色大蟒蛇缠绕住丈夫的脖子四周，一圈又一圈呢？

一瞬间，一股冷风从门口吹进来，我突然清醒过来，立即把门关上，丈夫已经从眼前消失了。

不是基督教徒的丈夫如此重视圣诞平安夜，不管不顾地也要奔向那个女人的身边，看来现在的丈夫已经完全为情而狂了。

关于圣诞平安夜，妻子喋喋不休地写了那么多怨气语，但说实话，省吾并不是完全那么想的。

圣诞平安夜的前两天，诗织突然向护士长提出辞呈。

的确出人意料，但省吾想，诗织不会瞒着自己去做这种事的。可是，护士长拿来的千真万确就是诗织亲笔写的辞呈。

"请允许我考虑到自身的情况，准予我年末辞职。请多关照。"好像是问过谁，完全是按照正式的格式写的。

当问到"为什么"时，护士长垂着脑袋一言不发，好像是要说不知道。和妻子关系很好的护士长一定知道理由。

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妻子闯进诗织的家里，严厉苛责过诗织。那个时候，诗织就说过，要辞去医院的工作。后来，在省吾的安慰下，总算是平静了下来。可是，这次的事情是不是还是那个事件所留下的影响呢？

省吾接着追问护士长："她说过辞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了吗？"

"说是想回埼玉县老家。"

她是打算把这里的房子扔掉，从我的身边离开吗？对诗织的爱意一下子变得强烈起来，省吾不由得喊了起来："我不会让她这么做的！"

"不行。你去对她说，我不接受辞职。"

护士长点了一下头就出去了。整整一天，省吾都心不在焉的，都没法做正常的检查了。

省吾说什么都很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诗织对自己什么也不说，就随随便便地提出了辞职。

在医院内虽然不方便，但如果诗织说晚上有要说的事，省吾不管怎

样都能去见她的。明明知道可以，但还是一个人做了这么重大的决定！

虽然事后诗织解释说如果和省吾商量的话，就提不出辞职了，但即使这样，省吾还是觉得很郁闷。正因为他一直坚信，两个人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打击特别的大。

不管怎样，省吾怜香惜玉，死乞白赖地央求着诗织："不管是工作，还是我个人都离不开你。如果你不在我身旁，我会很痛苦的。"最后在省吾的百般哀求下，诗织终于答应了仍然留在医院里工作。

所以，马上来临的圣诞节让省吾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家人，满脑子只有诗织一个人。

特机

从年末到年初的这段日子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平平安安地过去了。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水面下却暗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除夕之夜怎么过。

以前每年的元旦，诗织都要回埼玉县的老家过年。但是，今年在临近年末上班的最后一天，诗织突然说："明年元旦第一天日出，我们一起去看吧！"

她说的一起去看元旦清晨第一天的日出该怎么理解呢？就是指前一天晚上，也就是除夕之夜要在一起度过呢，还是打算元旦一大早从埼玉县的老家出来呢？一问她才知道"当然是想在一起过年守岁了"。

诗织的老家在埼玉县大宫市。父亲在一家和建筑有关系的公司上班，另外好像还有一个哥哥。省吾故意问他，在你们家里，全家要团团圆圆一起迎接新年，你一个独生千金不在家没关系吗？诗织一听就解释说："我只要说是和朋友一起参加新年音乐会，家里人就不会反对了。"

打算瞒着父母和省吾一起过年，对于诗织来说，当然是很快乐的事啦，可是省吾一想到自己，顿时觉得不知所措。

就在不久之前，省吾为了和诗织一起过圣诞节，已经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是这次，如果除夕之夜仍然不在家的话，结果又会怎样呢？可以预料得到，妻子定然会把孩子拉入她的阵营，一同来反对自己。搞不好，妻子也许会再次闯到诗织家里去。

当然，如果和诗织一起过除夕，然后一同去看新年第一次日出，之后，再一起到神社参拜，想必会度过最愉快的一年。但归根结底，省吾根本没有把事做到这种地步的勇气。

"虽然说这很难得，不过要看日出的话，半夜里就得起来，时间太早

了。还是大年三十我们在一起过，晚上我回去。等过完年后，我们再从从容容地一起去参拜神社吧！”省吾提出了这么个折中的方案，诗织也只好点头同意了。

诗织虽然嘴上是同意了，但是从她的表情来看，好像有点失望。仿佛是在说："到底是有家庭的男人，还是不行啊！……"这让省吾不安起来。

这种情况，如果是独身的话，省吾肯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呢！从年末到年初，就这样拥抱着她，耳鬓厮磨，能触碰着她年轻的肌肤一起度过，该会带来多大的满足啊！新的一年里也会更加干劲十足。而现在，省吾却不得不眼睁睁地放弃掉。

虽说有些遗憾，但也只能这么去想了。这就是一个结了婚的、并且有老婆和孩子的男人注定的命运。省吾就这样说服自己，除夕之夜回到家里，陪着母亲一起吃了顿年夜饭。但心里还一直在惦记着诗织，总是有点魂不守舍的。

过完新年后，一月五日开始上班。早上九点，医院的全体职员集中在一起，省吾在大家的面前做了新年致辞。

接着，省吾像往常一样，开始坐诊检查。下午五点多，在医院附近的西餐厅举行了简单的新年茶话会。这一次，没有特意把妻子叫来。

可是，听护士长说，下午的时候，妻子来过一次。说是上完插花课之后，回家途中顺便送来了装饰着孔雀羽毛的鲜花。幸好在那之前，省吾让诗织去了趟保险事务所，所以她们俩并没有撞见。

这些私人的事情暂且不谈，围绕着医院经营的外部环境可是一年比一年变得严峻起来。如何在这种状况下克服困难，继续生存下去呢？新年伊始，就连区里的医师协会都决定邀请经营顾问，召开学习研讨会。考

虑到这种情形，妻子也应该不会再为诗织的这个那个芝麻绿豆点小事，没完没了地找茬了吧！

省吾也曾经想过，应该和妻子面对面地好好谈一谈，但是又担心如果说得不好，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总之，“不捅马蜂窝，蜂也不来蜇”，只得在这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了。

与此同时，随着新年的到来，省吾还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从今往后，不要再去偷看妻子的日记了。

在这之前，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省吾发现了妻子的日记本，并从中了解到了妻子真实的想法。虽然有些时候会让人不愉快，感到很生气。但却了解了妻子、一个女人的心思。

不过，如果知道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不仅如此，如果过于了解，就会引发思虑过重，极端反感，反而会把问题扩大化。

省吾寻思着，应该从那本日记本中毕业了吧。他虽然一直在思考着这件事，但是过完年的十几二十天后，不读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自己好像是患上了“偷读瘾”的症状。对于这种毛病，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看来只能继续偷看了。

总之，妻子的日记就摆在眼前，不看白不看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月中旬过后的某个礼拜天，在确认家里没人后，省吾再次打开了日记本。

12月31日（星期日）23:30

刚过中午，我正在厨房里检查年夜饭煮黑豆的火候，眼角突然瞄到丈夫出现在厨房里。他说：“我出去一下，有个文件忘在医院里

了，现在要去拿。”我继续看着火候，就应了一声：“知道了。”

我根本没有问他要去干什么，他却故意向我说明去医院的理由，真是不打自招。我立即就明白了，他肯定是去见那个女人了。

大年三十了还要去见那个女人，看来她并没有回老家，仍然留在她的公寓里吧。莫非丈夫这一次也打算像圣诞节一样，出去后住在她那里，和她一起迎接新年吗？

可是，今天晚上婆婆也要来，全家人要围在一起吃年夜饭的，这个日子非常重要。这种时候，我是坚决不允许丈夫做这种任性、自私的行为。

我马上关掉了锅下的煤气，走到门口。果不其然，丈夫已经换上了一件我从没有看到过的白衬衫，刚从书房里走出来。

“麻烦你从医院回来的途中，顺便去接一下妈妈吧。”我真为这个时候自己能瞬间想出这样的苦肉计而自鸣得意时，丈夫扭过头瞪着我说：“知道了。”

这么爽快答应了下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难道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打算今晚回家了吗？可是，我装作叮嘱的样子，又问他：“你几点能到尾山台接妈妈？我好事先告诉妈妈一声。”

一瞬间，丈夫对我递过去的鞋拔子置之不理，粗暴地将脚往鞋里扭着，冒出了一句：“不知道，大概傍晚吧。”就走出门去了。

门口墙壁上挂的梅森陶制挂钟的指针正指向下午一点。

丈夫就连大年三十都不回家，选择了和那个女人去调情，去卿卿我我，缠缠绵绵。

我重新点燃了灶火，可是今年的黑豆能否煮得好吃，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彻底没有这种心情了。

除夕的那天下午，确实是出去见诗织了。我也知道这件事早就被妻子觉察了。妻子那样不高兴，那样狂妄自大，那么胡搅蛮缠，自己再看不出来不是脑子有病了嘛。

可是，话尽管是这么说，过去的这一年净是和妻子明争暗斗，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对她好点，如果能回到和睦相处的状态，就太好了。

从那开始，日记大概有四五页的空白，被大大地写着“2007年、正月”。

1月5日（星期五）23:30

今天是新年后医院开始营业的第一天。

下午，我瞅准了医院的患者不太多的当口，从插花艺术班上完课回去的路上，顺便给医院送去了花，我有好久没有给医院送花了。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从后门来到了候诊室。在接待处没有看到那个女人，另外一名职员坐在那里。我想可能是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吧。但一闪念中，我内心有一丝期待，她是不是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了？

我一边想着，一边把花瓶放在窗户旁边。我把孔雀羽毛铺展在洋兰和寿松的后面，正在整理插花的造型时，护士长走了过来。我们彼此问候了一下。

“夫人，新年好！”护士长说完之后，接着说，“孔雀羽毛可是很少见啊！”

我向她说明，这种羽毛含有驱邪镇恶的作用。在佩服得频频点

头的护士长面前，我一边整理插花的造型，一边假装无意地问："护士长，那个女孩……"

"是香田吗？"护士长确认之后，继续说道，"她说追加保险明细单，要去一下，下午到保险事务所去了。"

刹那间，我的期待化作了一声叹息。

那个女人，仍然在丈夫的手下工作。不仅如此，或许因为今天早上已经事先通知了护士长，说我会来医院，为了不和我撞见才故意躲避出去的吗？或者是，丈夫为了避免我见到她而特意找个借口，安排她出去的呢？

我正想着这些时，护士长说："有件事，我想先跟你说一下……"接着告诉我说："那个姑娘，去年年末说是要辞职，把辞职信都递交上来了呢。"

五日那天妻子要来医院的事，省吾是从护士长那里得知的。所以，为了不让两个人见面，省吾事先就让诗织去保险事务所了。多亏了这样，才没发生什么冲突。可是当知道了诗织提交过辞职信的事，妻子好像很吃惊。

不对，大概是很激动吧！那些日子里她复杂的心情，都记在日记上了。

她为什么会想要辞职？听护士长说："她是想回埼玉县父母家住，这样的话，因为离医院就太远了，没法到这里来上班了。"

不过，仅凭这一点，就递交了辞职信，这种理由也说不过去啊！据推测可能和我上次去她家也并不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不过也许，

她对现状已经完全感到厌倦了才想辞职的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何至今还会留在医院里呢？我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急躁的心情，急着问护士长："后来怎么样了呢？"护士长好像早就猜出我会这么问，立即回答道："那封辞职信，我马上就拿给院长看了……"

"那么，我丈夫怎样说的？"

"院长看了后，大吃一惊。还说现在就让她辞职的话，工作就很会麻烦。那封信让我先代为保管。还叮嘱我说，因为自己要去说服她，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要往外说。"

这做的是什么指示啊！那个女人自己主动提出辞职了，这难道不是把她辞退的最好机会吗？

"后来还发生了什么没有？"我问。护士长满满地摇着头说："就这些了。她今年还接着上班呢！"

没错，一定是丈夫说服她了，让她不要辞职的。

我的眼前浮现出身为院长的丈夫，不断地向那个小丫头鞠躬请求的样子。

总之，是丈夫离不开那个女人的。他死死抱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恋恋不舍，无法割断的，并不是那个女人，而是我的丈夫。

那么，如若那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到那个女人的公寓。我还以为，此举可使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崩裂。但是谁知反而更加促发了丈夫的固执，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

"回家！"我真是没有必要拿着花来这种地方。这种肮脏污秽的地方，我再也不会来了。

省吾把诗织的辞职信给搁置起来的事，妻子好像全都知道了。他现在非常清楚，妻子会因此变得更加愤怒，更加憎恨自己。

省吾本来想从新年开始，迈出与妻子和解的第一步，但是现在不仅没做到，还要变得更糟。

到底该怎么办好呢？省吾想，必须要认真考虑了。可是一夜过去，等天一亮，他又为别的杂事忙得不可开交，头一天晚上考虑好的事情都给撂到脑后去了。

1月7日（星期日）24:00

近来，我经常把车停到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后，就那样一个人在车里呆呆地坐着。

孩子们现在放寒假，一直都在家，所以只有车里是没一个人打扰、能够放松心情的休息场所。我愿意就这样一直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哪怕变成贝壳也可以。

不知对于我现在的心情，丈夫是否已经了解了。两天前，丈夫突然提议说："我们去滑雪怎么样？"

是啊，去年全家还曾经到一个有温泉的滑雪场去了，并且还约好，今年还去那儿。丈夫或许想起了这件事，觉得放心不下了吧！

如果是以前，一听到这个提议，我也许马上就会积极响应的。但这一次我却冷冷地答道："祐太要参加寒假补习班，夏美学校有滑雪冬令营活动的计划……"

丈夫只好无可奈何地向孩子们望去，希望能得到响应。可是，他们俩眼睛只是盯着电视中的电影画面，假装没听见。

现在，孩子们好像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之间冰冷的气氛，并且和

我保持着步调统一。

这样一来，我好像把孩子们当成了人质，从丈夫的手里抢夺过来，并以他们为后盾，捍卫自己在家庭的地位。虽然觉得很悲哀，但是，现在我面临着丈夫随时会提出离婚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有必要尽量地将孩子拽到我身边来。

另外，对于怜香惜玉、愿意继续将情人留在身边的丈夫来说，就不应该再让他享受家庭的温暖和惬意的生活。

实际上，丈夫即使被大家排斥在外，他也不会感到寂寞的。想和那个女人去滑雪的话，还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去的。

我们夫妻冷战至今，丈夫拥有着经济上的优势，我则将培养孩子的家庭作为我的"阵地"，彼此意气用事，誓死保卫自己的领地。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

省吾知道，妻子越来越冷淡了，像冰一样凝固成块了。要想化解它，我都该做些什么呢？总之，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可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妙计来。

尽管那样，大家还住在一起，丈夫与妻子的心怎么会离得如此之远？所谓同一个屋檐下的夫妻是什么？而且，婚姻是什么？这一切省吾越来越糊涂了。

1月12日（星期五）

下午四点刚过，祐太就回来了。

"我回来了。"显而易见，他好像没有什么精神。背着书包，一屁股坐进了沙发里。

“回来了。哎，你的书包……”我想让他把书包放到房间里，可是他一点也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快点，否则晚上的补习班就来不及了。”我一边说着，一边仔细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眼圈微微发黑，脸色也很不好。

“哪儿不舒服吗？”我摸了摸他的额头，也没发烧啊！“可是，我累了。”儿子说着，把书包向远处一扔，就躺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星期五，即使是大人，也会感觉到很疲劳的。尤其是儿子，放学后还要进行足球训练。结束后，还必须参加补习班的学习和完成作业。

我正在准备晚饭的时候，女儿回来了，说：“妈妈，祐太竟然在那里睡觉。”

现在必须赶快吃完晚饭，然后送祐太去补习班。“再让他睡一会儿吧。”我刚说完，女儿带着责备的口吻说：“祐太昨天晚上一直到十二点多还没睡呢，好可怜，对吧！”

“说什么呀！你在迎考的时候，不也这样辛苦吗？”我说。

“才不是呢！”她一听马上回嘴说，“妈妈，我备考时，你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说教型妈妈。最近，妈妈张口闭口，净是些‘快去学习’、‘快去练习小提琴’之类的话。‘在学校过得好不好呢？’之类的话，一点儿也不问我们。难道不是吗！”

被说成“说教型妈妈”，这一句话警醒我了。在此之前，我想都没有想过，我竟然变成了那种令孩子讨厌的母亲。

为了掩饰住这种困惑，我低下头摆放着盘子。女儿依然不依不饶，接着说：“最近，妈妈很奇怪啊！”

夫妻之间的裂痕,已经开始给孩子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了吗? 完全没有预料妻子和女儿之间的竟有这样的争论,省吾屏住了呼吸接着读了下去。

所谓的"妈妈,好奇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瞪着女儿看。女儿用一种绝不服输的严厉表情,顶嘴说道:"祐太现在知道学习是为自己,所以在拼命地学习。可是,他早晚会觉醒过来,认识到并不是这样。"

女儿抱着胳膊,十足傲慢地继续说道:"说什么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其实都是为了父母的面子吧。你们一直希望我们其中的某个人能继承父业继续当医生吧! 那是做父母的自私想法。"

"你闭嘴。妈妈有过,哪怕是一次,说过想让祐太或者你去当医生的话了吗?"

没想到遭来女儿这么强烈的反驳,我刻不容缓地大喝了一声。女儿一瞬间,身体好像僵硬了,可是马上流出一丝微微的嘲笑,一转身跑出了厨房。

"夏美,站住……"

大概是这个声音把祐太吵醒了。他看了一下钟,说:"啊,糟了!"站起身来就说:"妈妈,我要吃晚饭了。"立即跑到自己的房间把书包放下来。

为了能在残酷的考试战争中胜出,虽然觉得孩子很可怜,但家长们只好硬着心肠,逼孩子们去学习。另外,孩子们也为了不辜负家长的期望,完全不懂什么是学习的快乐,只是一味地将知识硬塞到自己的头脑中。

即使有人告诉我们说学历将会消失,家长们也谁都不会相信。

不仅如此，随着考试竞争的低龄化，竞争越发变得激烈起来。因此，孕育着扭曲亲子关系的危险，使之一步一步走向畸形。

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或许正如女儿说的那样，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变成那种“说教型妈妈”了。

我决心对丈夫的一切不闻不问之后，时间也快过去三个月了。

为了将这深不见底的空虚填满，我的日程表中净是孩子们的模拟测验啦，公布成绩啦，等等，我是不是无形之中把这些当做我的挡箭牌，逼着孩子像机器人一样，“快点，快点”，“学习，学习”，唠叨个没完，变成了只知道一味说教的母亲了呢？

我一边看着狼吞虎咽吃晚饭的儿子，一边想对孩子们说：“对不起。”

妻子如果把孩子当做自己不满的发泄口的话，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妻子就不能再冷静、镇定一些地考虑问题吗？

幸好，妻子被女儿说了一通后，好像开始反省自己了。不过，也说不好哪天又会对儿子乱发脾气的。

省吾也曾经想过，自己应该假装无意提醒一下妻子，可是万一话不投机的话，反而会被极力顶撞。

如果被妻子说到“这个那个，都是你的错”、“就是因为你在外面花心，找情人，不顾家，才会搞成这样的”，省吾可是无言以对的。

总之，不管省吾现在做什么，妻子都会拿出“都是丈夫的责任”的王牌，什么都不担心。

实际上，妻子的态度中常常会透出一丝批判和冷漠，仿佛是在说：“你和年轻女人搞婚外情，还想怎么样呢！”

可是，和年轻的女人搞婚外情也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的确会有抱住一个年轻的身体所带来的兴奋感觉，但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让人劳心费神的事。

比如说，不论是平时的交流也好，或是欣赏的音乐，自己都不得不迎合她的爱好。同时也必须对服装潮流保持关注，等等。如果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困惑的。

前几天就是这样，省吾进到房间脱掉上衣，随手一扔，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了。如果是妻子的话，会马上过来，帮他把衣服挂到衣架上。如果发现衣服上有废线头之类的话，也会帮你摘掉拿掉。可是，诗织就不行了，她根本就不会察觉到这些。当然，开口跟她说，具体地指示她，她也会去做，但不说的话，就完全意识不到。

还有，如果突然到诗织家里，要不就是没收拾，要不就是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堆放在墙角边。这时候，很难像对待妻子那样地说“赶快打扫”。虽然房租由省吾来交，但终究是别人的房间，丝毫感受不到在家的感觉。

另外，在医院里，有什么事需要她去做时，也很难用命令的语气说，而是低声下气地对她说：“能不能帮我做一下？”她有时还会撒娇说：“做不了。”

总之，她现在开始任性起来了。这种倾向好像从去年年末、省吾恳求她放弃辞职的时候开始的，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总之，要和在外面的诗织交往，也是件劳心费神的事。

可是，如果把这些事都告诉妻子，她也顶多一句：“那么，就分手吧！”省吾在空无一人的家里，陷入了沉思。

相比其他，孩子是最重要的。其次，对于妻子快要成为“说教型妈

妈”的事，也许应该提醒她才对。

不管怎样，能不能让妻子到外面散散心，别老是钻牛角尖。现在，妻子好像偶尔去插花艺术班学习。但除此之外，就不能再找找什么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吗?

省吾读完日记之后，由于担心，想了很多。一到医院，脑袋就又被繁忙的工作完全占据，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回到家里时也会再次想起这件事，但有时实在太累了，回家后倒下就睡着了。

在这种状态反反复复中，一月份也到了尽头。

本来是计划好和诗织一起去滑雪的。可是，省吾总是惦记着日记中“他要是想滑雪的话，和那个女人随时随地都能去”的那一行话，着实让省吾犹豫不决。

也许是心理作用，最近妻子的态度多少有点好转了。是终于适应了目前的状态，想开了吗?

期待中的某个周日的下午，省吾再次打开了妻子的日记。

1月23日（星期二）23:30

我再也不愿意去想丈夫的事了。即使现在把已经完全是吃里爬外的丈夫喊回来，紧紧逼问，也毫无作用了。这又何必呢！而且，我的自尊心也不允许我做诸如向那个女人发出挑战之类的事情。

纵然现在下了决心这样做，可是一回到现实，不管做什么我总是提不起精神、闷闷不乐的。空余时间开始的插花学习和料理班，也经常旷课不去，每天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

不过，昨天晚上很久没有联络的大学时代的朋友藤野绘里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和她只偶尔联系一下，在电话里诉说彼此的近况。可能担心我总是这样闷闷不乐吧，她就约我中午一起去吃饭，说是想让我到外面走一走。我们约好了去西麻里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到了那里一看，那是一座具有威尼斯民居风格的旧式红砖房。坐在二楼靠窗的座位上抬头一看，小小的彩色玻璃在冬天柔和阳光的照耀下，发出温柔的亮光。看得我都入迷了，心情也渐渐得到了释放。

妻子很有必要调整一下心情。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在，把她带出去，心灵多多少少会得到休息吧。省吾一个人点点头，目光仍然在追寻着日记。

绘里现在独身，有过婚史，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现在她发挥自己留过学的优势，正在做英语会话老师。

以前，我在电话里也曾跟她说过丈夫移情别恋的苦恼，所以今天也不需要装样子，可以心情放松地度过了。

正在我眺望着彩色玻璃的时候，身后传来了“让你久等了”的明朗的招呼声，随后就看到了她。

和绘里有半年时间没见了。她今天穿着一条白色的西装裤，保持着和学生时代一样的修长匀称的身材。她原本是一个鼻梁挺直、眉清目秀、气质高雅的大美人，所以从学生时代起就有很多男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温情脉脉的话都听得厌倦了。现在一定还是很受男人喜欢的吧。

她落座后很快就抓起一块比萨边吃着，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自己的近况。可是，话题还是自然而然地聊到了我。

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我简短地说了一些我丈夫

的事，她呆呆地说："是吗，你真不容易啊！"

听到朋友那恳切的话语，我不由得想要哭出来了。绘里早就觉察到我的情绪了，她探过身子来说："志麻子，现在就放弃还为时过早啊！"

什么事情过早？她也不说透，绘里接着说了下去。

"如果你一直就这样操心你丈夫的事情的话，会不知不觉变成老太婆的。"

我真想反驳她，说我是老太婆也太过分了吧！不过最近照镜子，还真的觉得自己上了年纪。

"趁着这个机会，你也试着搞搞婚外恋，丈夫移情别恋的事，你马上就会忘掉的……"

让我也搞婚外恋，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实在太不符合逻辑了，我完全被这个始料不及的话题惊呆了。

绘里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他现在正移情别恋的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样，你就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了。"

原来她是这么想的，我听了恍然大悟，又重新凝视着绘里。

省吾本来想这位朋友是来鼓励安慰闷闷不乐的妻子的，没想到她会建议妻子忘掉丈夫，去红杏出墙，搞婚外恋，着实让省吾吓了一跳。妻子不会真的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吧，省吾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婚外恋……"说实话，我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开玩笑吧？"绘里却摇着头。"不，我是认真的。你还很漂亮，而且也不显老。除了家庭之外，你应该学会享受人生才对啊！"

的确，也许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虽然那样想着，我还是叹了一口气。“可是……”

之后的话题还有很多。首先呢，目前的我还没有勇气去做不顾忌别人看法的事。而且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又有谁会把这样的中年妇女当做恋爱的对象呢？

对从很久以前就独立生存的她来说，我的彷徨和犹豫，听起来让人着急。正因为绘里已经离婚了，所以她没有必须担心的事情。而且，像她那样有着美貌和才能的女人，即使从现在开始恋爱，也会找到自己心爱的男人。可是我，还是错过了时机。

对于像我这样的专职家庭主妇来说，明知道丈夫移情别恋，还拼命地守护着这个小家庭，实在是彼此的立场大相径庭啊。

“你当然可以了！”我不由得嘟囔了一句。她好像早就察觉出来了我的犹豫，啜了一口红茶，接着教导我说：“我这么说可能是缺少说服力，可是你现在也不能下决心离婚吧。”

说的也对，虽然“离婚”这个词经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还没有下决心离婚的勇气。我微微地点了点头。绘里就好像是期待已久似的接着说：“那么，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办法嘛？”

去爱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这果真能够成为我平静生活下去的方法吗？

“总之，你最好还是心胸开阔地去想一想。”

被她这么一说，还要让我考虑一下，使我如坠迷雾之中，更加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省吾想都没有想到，竟然有劝妻子移情别恋的朋友。幸好，妻子好

像没有被她的话引诱到，但什么时候心意改变了也不好说啊！这个当口，看来有必要更加留意妻子的日记了。

1月24日（星期三）22:30

整整一上午，我一边清扫着客厅，一边想着绘里的话。她虽然那么说了，但我是不会去和丈夫以外的男人谈情说爱的。

我不禁小声嘟囔着："现在重新开始恋爱……"

总之，丈夫的事我已经考虑得够多了。因此，还有一些不需要思考的时间就成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与其考虑谈恋爱，不如投入到自己的兴趣当中去，或者再提高提高自己的生活技能，也许这样就能忘记丈夫的花心。

我关掉吸尘器，想着想着，忽然想起来我在上大学期间曾发表过有关《源氏物语》的论文。很久以前就在考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再重新学习一次。

下午干完家务活后，我开始在电脑上寻找开设《源氏物语》课的文化中心。

屏幕上立即就出现了《大家读〈源氏物语〉》等三个讲座，其中有一个是以《源氏和漂亮的女人们》为题的讲座。当看到讲师名字的时候，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是清原光彦老师。多么让人怀念的名字啊！

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外聘代课讲师，写论文的时候还得到过他的指导。现在有"城南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头衔，看来已经是飞黄腾达了。他应该是比我的年龄大一轮，现在大概是五十刚出头吧！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先生就已经结婚了。可是因为他端正、清

秀的长相，在女学生中很有人气的。我怀着发现熟人姓名的喜悦，立即就拨通了位于有乐町那个文化中心的电话。事务员回答我说："可以中途参加，但因为现在只剩下很少的空额，可能比较仓促，您能从本周的星期五就开始参加吗？"

当然可以。放下电话，二十年前的事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候的先生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呢？只是想像一下，我的心情就非常的兴奋，不知为何，红晕爬上了我的面庞。

要见学生时代的老师，为什么会害羞呢？或许，妻子曾经对这位老师抱有好感吧。可是，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的老师上了年纪，不会像以前那么年轻潇洒了吧。总之，妻子转换一下心情到外面去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1月26日（星期五）23:30

从今天开始，每周的周五上午都要去有乐町的文化中心听讲座。

幸好，周五是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也不会影响外出。教室在有乐町车站附近一幢七层楼的大楼里。我进去一看，听课的学生全是女性，环视一下周围，净是一些比我年龄大的人。

和清原老师有将近二十多年没见了，他还会记得我吗？不安和期待的情感交错在我的思绪中。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期待着课程的开始。

不久教室的门开了，先生走了进来。他直接走上了讲台，大略地看了一眼大家，当发现我时，露出了"呀"的吃惊的表情，随后微微地笑了一笑。

先生还记得我，我顿时放下心了。而且，我悠长而空白的岁月一瞬间消失在这种温柔的微笑里。

先生应该已经过了五十岁了吧！可是，他优雅气质下的温柔和以前毫无变化。他虽然还是戴着眼镜，头发中搀有银丝，但这样反而更增添他的成熟和老练，看起来稳重踏实。

整整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我听着先生温和的声音，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学生时代，心情无比兴奋。

上课结束了，我来到讲台重新向先生问好。先生问我："真的是伊藤吧！"

"先生还记得我，我真的觉得很荣幸。"

"怎么会呢！那时，关于你的毕业论文，我们还真的打过不少的交道。"

先生说话时的爽朗的笑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先生看了一下手表，对我说："怎么样，如果没事的话，一起去喝杯茶什么的吧！"

省吾想，第一天就马上邀请，看来这个教授真是不能小看。事隔二十年没见，仅仅就是怀念吗？或者多少对妻子还抱有好奇心吧。可是，不管怎么说，妻子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两个孩子，这一点他应该清楚吧。对别人的妻子不会从内心深处真的抱有好感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在意这些。省吾自言自语地说道，目光仍然停留在日记上。

文化中心旁边的大楼一楼就有一个很舒适的西餐馆，先生把我带到了那里。

上午的讲座总是比正午稍微提前一点的时间结束，所以先生好像经常来这里。他向收银台的女店员轻轻地抬了抬手，就径直走到最里面的靠窗位置坐下。

午饭是自助餐形式的，所以我们各自拿了个盘子。先生不断向我推荐“这个好吃啊”，于是，我拿了些烤鱼和意大利面什么的就走回了座位。先生问我：“喝点什么，啤酒怎么样？”我反问他说：“中午就开始喝啤酒，行吗？”“没事，没事！”他独断地决定，要了两瓶啤酒。

啤酒送来后，我们就干了一杯，顿时身体就像是燃烧了起来。

“不管怎么样，要常来听我的讲座啊！”

“我在电脑上查看的时候，一看到先生的名字就立即决定了。”

不过，我还是把会不会被先生注意到的担心告诉了先生。先生说：“我怎么会忘记呢！你当时可是三大美女之一啊！”我听了感到特别的高兴。他向我列举着“伊藤、藤野、江口……”三个人的名字，说得一点儿没错，藤野绘里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是个大美女，比大家超出了一大截。

“我和藤野现在也时常见面的。”

这次参加先生的文化中心的讲座，也是源于绘里“到外面去，试着搞搞婚外恋什么的”的劝告。

当然，这件事我不能说，只是说了绘里现在当英语老师的事，先生问道：“你当然也结婚了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被问到了家庭，我有两个孩子，丈夫是医生、自己经营，等等，都如实地告诉了先生，先生使劲地点了点头，说：“太好了，很幸福啊！”

省吾简直想像不出，妻子和某一个男人在一起吃饭会是什么样子，但感觉得出妻子很愉快。唉，如果就到此为止了倒也没什么，但如果再深入发展的话，就会出现问题了。

可是，聪明的妻子不会做出那种事的。总归是担心，但省吾有可以偷看日记的底牌，倒也安心了。

作为私人医院经营者的妻子，有两个孩子，这种事不管谁听到了，都会很自然地想到，真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啊！

而且，如果说到住在“广尾”时，听到的人更会羡慕地说：“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或许，丈夫也会认为我是一个名人的妻子，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每天都在为丈夫在外面养情人而烦恼，心情无比沮丧，不断地体味着悲惨与凄凉，没精打采的，这就是现在的我的真实写照。虽然在经济上我没有可以烦恼的事，但没有自立能力，每天需要看着丈夫的脸色过日子，这种痛苦又有谁会理解呢！

对于今天刚刚重逢的先生，我是不能说出这些话的。在这里，我要尽全力让自己表现得很开朗。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丈夫以外的男人，所以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把丈夫看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先生站起来想再要点东西，可是我却没有去拿的勇气。

刚才在先生的邀请下，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可是一个人突然变得胆怯起来，惶恐不安地想，会不会被别人看到呢？明明知道

这里不仅是离广尾，而且是离医院所在的新宿也都比较远，但总觉得有些担心。

虽然只是和先生两个人在一起吃午饭，但我没有任何内疚的感觉。我在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举目向外望去。恍然间，从白色浮云中仿佛传来了绘里的说话声："志麻子，加油！"

我自言自语道："是啊，我只要问心无愧就行啊！"然后就跟在先生的后面去拿吃的东西了。

我和先生慢慢悠悠地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相互告辞回去了。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突然觉得自己成长了起来，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后来，会发生什么呢？日记就这样煎熬着省吾，牵住他的心，写到这就结束了。

可是，如果事情就发生到此，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妻子是第一次和省吾之外的男人单独地两个人在一起吃饭，但好像并没有交谈得有多投机，彼此也没有拥有好感，也没有想要继续发展下去的意思。

不过，也不能疏忽大意。虽然说只是刚刚见到，但因为是以前的学生和自己的老师，所以也不能说不会发展下去。特别是从现在开始每周都会定期见面，所以真的要加以注意了。不仅如此，或许还会以此为开端，对丈夫以外的男人开始抱有兴趣，随意交往的。

虽然说妻子以前身材窈窕，也称不上是个美女，但她的气质很好。现在呢，虽然上了点年纪，但身材也没有变得臃肿，气质仍然和以前一样。只是，最近几年，她把一直隐藏起来的倔强经常显露出来，摆出一副严厉的样子。

总之，妻子如果温柔地笑意灿烂地与人交往的话，对她抱有好感的男人也许会有很多的。

省吾不由得开始反省自己。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妻子这么多的事，是不是只是希望妻子能理解自己，并能按照他说的那样去做呢？进一步地说，妻子就没有对他表示怀疑、感到很不愉快吗？省吾开始担心起来。

省吾想，妻子和别的男人见面，会说些什么，又会怎样看待对方呢？今后一定要留意一些，探听探听。

这样想还算男人嘛，完全一副娘娘腔。

省吾心想别再为这种事担心，别再烦恼了。

就像是日记中写的那样，妻子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立场，应该懂得守卫什么和如何守卫。省吾相信这一点，并关注事情的发展。

一旦这样决定了下来，每隔个一周或是半个月，就要来查看日记的内容。

今后，和文化中心的老师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呢？会不会结交新朋友呢？已经一发不可收的“偷读瘾”再次在省吾的头脑中占据了上风。

变心

虽然是刚到二月中旬，可气温还是太高了。最近连续几天每天白天都有十五六度。这样说来滑雪场有可能会雪量不足，或许不去滑雪是对的。

不过即使如此还省吾是有些无法释怀。

本来这个周末预定是要去上越滑雪的。可是由于诗织突然说有朋友邀请她去冲绳而被迫取消了。连饭店都订了呢。省吾有些不高兴。可是诗织说是中学时最要好的三个朋友能够凑到一起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一定要去。省吾只好勉强同意。不过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如是以前，只要省吾约她，哪怕有天大的事，她都会欣然同意。可是这次却优先朋友而拒绝自己，这是为什么？省吾禁不住地问了一句："都是女的？""当然了。" 诗织回答说。她回答得如此干脆，省吾也有些放心了。不过诗织没有把和自己一起去旅行的事放在心上，这让省吾觉得有点不舒服。

以前是不是黏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白天在医院自不用说，晚上也一起过，再加上周末又在一起，当然有可能有些厌倦。

这样说来和年龄相仿的同性朋友去旅行可能也不坏。不过虽然这样说给自己听，可还是有些想不通。

"不久我也会厌倦的吧……"

突然这样想。但并不是说已经看到了什么苗头。只是有时在诊所要求她干什么的时候她会说"不行"。虽说有的的确是无法做到，可是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直来直去地逆着他。

这些都是因为在一起时间太长而变得任性了吧。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中看了一下窗外，午后的阳光明媚四射。

省吾想到在这种阳光下，诗织正在畅游冲绳，而自己却被孤零零地一个人留下来，这份寂寞无法言表。

百无聊赖地来到客厅，孩子们已经出门了，桌子上有一张“我去阿佐谷了”的留言。妻子的母亲住在阿佐谷，昨天晚上好像提过这件事，不过妻子最近常常只给他留个条子就出门了。

“真是个薄情的家伙。”省吾愤愤地说了一句，像是在泄愤。又确认了一下确实没有人在之后溜进了妻子的房间。

上次写到要和文化中心的老师一起去吃饭的，不知道那之后怎么样了？

一边是诗织的事，一边是妻子的动向，两边都放心不下啊。

1月28日（星期日）22:30

从先生那来了第一封邮件。

“前天，在相隔了二十年之后又能遇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比起学生时代成熟了许多，充满了成熟女性的魅力，非常期待能再见到你。”先生这样写道，最后画了一个笑脸。

真没想到先生会给我发邮件，我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了。

我立刻给先生回了个邮件。“上次多谢先生的款待。能和先生见面我也非常高兴，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那段美好的时光，真是令人怀念。期待着下次还能见面。”

不过在邮件发出去之后就立刻想起先生应该是有妻子的，因此多少有些担心，不知会不会被他太太发现并且产生疑窦怀疑起先生来呢？不过，这样的内容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我只能这样说给自己听，让自己放心。不过给异性发这样的邮件对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如果这个邮件被丈夫看到了会怎么样呢？这样的担心一瞬间从我脑中掠过。不过丈夫发给她女朋友的邮件用词要肉麻得多，这个

可是无法相比的。他哪有资格说我呢。

2月2日（星期五）24:00

今天又和先生一起去吃饭了。提前用邮件约定之后，直接去了上次去过的餐厅，先生已经先到了，在窗边的座位上等我。

我们看到了之后，互相做了个手势，先生很高兴的样子说："太好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因为是第二次见面，所以各自点了自己喜欢的菜，进餐中话题自然进入到了《源氏物语》。

先生问我："在这本小说里，你最欣赏的女性是谁？"

"应该是六条御息所。"我回答说。

"名门闺秀，也有教养，从外表来看也是最漂亮的，不过源氏为什么没有倾心于她呢？"

对于我的问题，先生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回答说："那应该说还是床笫间的不和谐吧！"

"床笫之间不和谐！"这个教授，作为学者竟然能说出这种下流的话。而且竟然还是对刚来听他课的有夫之妇……

对于这个妻子是什么反应呢，让省吾又产生了一个兴趣。

"不过就因为那种事就……"我不假思索地嘀咕了一句后又问道，"那样说来源氏不就是一个好色之徒了吗，所以他会为像夕颜那样身份低下的女性神魂颠倒，对吧？"

先生赶忙否定："不是不是，也不仅如此。一般来说男性都有'下

方志向'。"

"下方志向？"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多少有些困惑不解。先生解释给我听。

"一般来说，比起有教养、自尊心太强、在一起有压力的女性来，男性更会被温顺、直率、在一起轻松的女性所吸引。"

听了先生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丈夫的事。丈夫一直对诗织不肯放手是不是就是因为床笫间的百转回肠，而且也因为她一直尊敬我丈夫，对我丈夫很温顺吧。

即使如此，床笫间的和谐与否竟会决定爱情的深浅，这再一次让我感到惊讶。

这样说来，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情难道就无法复苏了吗？

我茫然若失地看着窗外，先生又问道："你不欣赏紫上吗？"

"当然，紫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不过……"

的确，源氏好像是爱着紫上，可是与此同时他还和其他女性有关系。想到这些就无法让人理解。

"源氏真的爱紫上吗？好像有点不太现实……"

"为什么？"先生反问道。

"源氏是从紫上小的时候就开始花时间培养她，终于把紫上培养成一位理想的女性了。不过看到他对那么多的女性见异思迁，就渐渐地厌倦，不由得让人觉得他们只是因为惰性才在一起的……"

我一边回答，一边又想到了丈夫，先生却立刻否定说："不是。"

一边说源氏的见异思迁，一边想起丈夫，真不愧是我妻子。

不过自己被比作源氏，还挺让人受用。

对于我的“源氏最终还是对紫上感到厌倦了吧”的这个结论，先生明确地不同意。

“无论源氏如何地见异思迁，他都没有减少过对紫上的爱。虽说不会像刚开始时那样轰轰烈烈，那么充满激情，可是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对紫上那份深深的情感。因为对他来说，紫上是他唯一的、没有人可替代的情人。”

“唯一的、没有人可代替的。”这对于先生来说是指他爱人吧，正想着呢，先生继续说道：“作为证据，紫上去世以后，源氏一下子老了很多，形同行尸走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源氏是比谁都爱紫上的了吧。”

“可是为什么源氏有这样的佳人在身边还会到外面到处去寻花问柳呢？”

嘴里说着《源氏物语》的事，脑子里却把我和丈夫的事重叠在一起。先生听了我的提问后，苦笑了一下回答道：“这个……只是因为源氏是个男人吧。”先生轻轻地搪塞。

“听上去或许有点像是借口，可是男人是一种对新生事物抱有好奇心的生物，无论怎么深深地爱着一位女性，他还是会对新人感到好奇。”

丈夫对他的那个女人的那份感情也是这样吧。

“那可就这太自私了吧！”我一不小心抬高了声调。先生忙做了个手势，意思要我别着急，听他继续说下去。“话是这样说，可是这是男人的本能啊。”

先生又接着说：“实际上我也爱着我的妻子，而且也信赖她。不过，出于本能，有时还是会对梦幻般的女性动心。”

“先生喜欢的是像夕颜那样的年轻可爱的女性吗？”我问道。

“不是，是空蝉。”先生回答说。

我记得空蝉好像是一位贤淑又守贞操、自尊心很强的女性，她一直固执地拒绝着源氏对自己的追求。正这么想着呢，先生看着我的脸说：“因为你是一位美丽的有夫之妇。”

“先生你净说怪话。她其实并不漂亮哦。”

先生立刻说：“是吗，被你戳穿了。”挠着头，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

虽然先生身材魁梧，却有着淘气可爱的一面。

用《源氏物语》来解释男人在感情上的喜新厌旧，这可真是一位风流教授。

可是说“喜欢有夫之妇的空蝉”之后又提到有夫之妇，这不是在勾引我妻子吗？可是妻子还那样开心地笑，有些太得意忘形了。

2月3日（星期六）23:00

自从上回和先生见面之后，不自觉中经常注意看邮件。

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挂心过，一直把手机放在一边，可是现在有空就会打开手机看看是否来了邮件。

当然先生一天也就发一个，多的时候也只有两个，可是我一看到来电显示，就会慌张地跳起来。“现在，大学的课刚刚上完，正在教授室里悠闲地休息呢。什么时候方便，来这儿玩吧。”

“现在和大学时的朋友在麻布喝酒呢，非常雅致的酒吧，相信你也会喜欢。”

“已经过十二点了，论文的事告一段落，现在要休息了，会在梦中想着你。晚安。”

先生的邮件每一个都温柔而浪漫。

我也给他回信过去。“真的吗？可以去大学拜访您吗？”“相信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酒吧。”“您工作很辛苦啊，晚安。”多少有些生硬。

不过在心中一直思念先生。不，说思念可能有些过分，只是在看到先生的邮件时有些心动，这样说才是准确的。

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头一次有这种感觉。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和丈夫以外的异性交换邮件，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仿佛是在做梦。

绘里好像察觉到我的变化，晚上，给我来了个电话。

“怎么样，还在苦恼着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也没想就摇了摇头，说：“哪里啊。”“那么有什么好事吗？”绘里问我。我告诉她我开始在文化中心重新学习《源氏物语》了，不过先生是大学时教过我们的清原老师的事没有跟她提。

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和教授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妻子本来是一个很认真的不太爱玩儿的人，不过正因为如此，一旦喜欢上了就会有一点一点地陷进去的危险。

从现在开始我要更加频繁地读她的日记，要注意观察她。

2月9日（星期五）22:00

今天又和先生一起去以前去过的地方吃饭。

这是第三次，上完课后两个人一起共进午餐。这好像已经成了

一个惯例。

而且逐渐地我也放松起来。“先生您非常爱着您夫人吧？”这样的私人问题我也提。

“当然了。”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

“您夫人一定很优秀吧。”我又追问了一句。

“虽然比不上《源氏物语》里描写的理想型妻子，不过也可以说得上是互相体谅、不即不离吧。”

先生更进一步提到《雨夜品评》中，左马头在选择人生伴侣时，他的标准不是身份，也不是容貌，只要性格不乖僻、专心一意、表里如一的女性就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中产阶层的女性中有好女人”。总而言之，比起有名的人来说，有点名的人更好。

“我可不喜欢这种有点名的人的说法。”我实话实说。

“选择妻子的标准，从古到今没有变过。出身上流社会的女人，任性又爱乱花钱的多，根本不理想。但是，如果光是脸蛋长得漂亮，给父母和家人带来矛盾、招惹麻烦的女人也不行。所以可以放心地让她管家理财的还是中产家庭出身的女性比较好。应该说就是这样的吧。”先生说明着。

先生又进一步谈到关于治夫术。“就算是为了什么事情生了气，也不要闹得太猛烈。和颜悦色地说，让他自己意识到，这样丈夫也会态度温和，会更疼爱妻子。不过如果不想让丈夫太得意忘形、随心所欲的话，要像系在岸上的船一样，一边让他漂，一边又不时地拉紧缆绳，这是最好的。”

先生这样又给我解释了一遍《源氏物语》，这要比学生时代要理解得深刻许多。

“如果一旦船离开了岸，还会回来吗？”我直截了当地问道。先生笑着点了点头说：“当然了，因为船的归处只有岸。”

“你也不要太想不开了。注意保持笑容是很重要的。”先生告诫我。

这个教授，虽然是一个大花花公子，不过也有文雅的一面。

“丈夫像是连在岸上的船，一边让他漂着，一边不时地拉紧缆绳最好。”这句话可以说是名言。

以前从早到晚都盯得很紧，也就自然想稍微分开一下，自己漂一下。关于这一点妻子好像有些察觉到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妻子有要漂出去的倾向。这如何操纵，我这边也得好好想想了。

2月10号（星期六）23:00

今天虽然没有课，可是和先生约定直接去先生的大学，先生给我看《源氏物语》的资料。

虽说是星期六，先生说在大学等我，我也就答应了。

“只是去看文献。”我几次说给自己听。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些忐忑不安，无法平静。早上带着这种心情吹头发的时候，女儿突然进到洗脸室问我：“妈妈，早上洗头，真稀罕呀。今天要去哪儿吗？”

女儿应该是参加课外活动练习要出门。我回答她说：“百货公司的美术展览到今天为止，我想去看看。不过夏美，今天好像有些冷，把对襟毛衣套上再出门。”我岔开了话题。

之后，边从镜子里看在做准备的女儿，边想着。

孩子有和孩子有关的生活，丈夫也有丈夫的生活，那么我呢？自从和先生见面之后，对于丈夫的出轨行为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去一件一件地严加监视而焦虑不安了。

每个人都牺牲一点，退让一步，作为家庭成员分担家庭的工作而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样想，就会感觉到家庭作为一种单位的集合体，远要比想像的随便得多，充满着自私和任性。

和往常一样送走了丈夫和孩子，打扫了一遍房间之后，在梳妆台的前面坐下，开始化妆。当然，虽说没有做任何可以让人怀疑的事，可是如果在丈夫的面前那么仔细认真地化妆的话，肯定会引起他不必要的猜疑，那就不好了。

先生的邮件到的时候，我在门厅正要往肩上披披肩，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等着你"这句话，突然莫名其妙变得有些热血沸腾起来。

"给你看有关《源氏物语》的资料。"这是一位多么好女色的教授的借口啊！

而且就这样容易上当而出门，妻子也有错。以为是一个沉着的女人，可是这个时候的妻子真有些太轻浮了。

城南大学在世田谷这个交通方便的地方。进入校园，这个季节掉了叶子的银杏树光秃秃地连成一排。我凭着先生传真给我的地图指南很快就找到了南馆。

是因为星期六下午的原因吧，几乎没有一个学生的身影。我从

正面大门进入，来到了七层文学部教授研究室。

在一间研究室的侧面见到了写着“清原”的名牌。我稍微迟疑了一下，就下决心按响了门铃。

先生好像一直在等着我，铃声刚落，门立刻就开了。“噢，欢迎，欢迎。”先生笑着迎接我。

我进门一看，房间的紧里面的窗户旁摆有桌子和椅子。以此为中心，四面墙边都摆满了书架，书架上各式各样的书排得满满当当。

先生说：“请坐。”我就在跟前的会客用的桌椅的一端坐了下来，先生坐在了我的正对面。

“真是安静、令人心气平和的地方啊。”我感慨道。

“还可以吧，哦，喝这个行吗？”先生从书架下的冰箱里拿出一瓶乌龙茶给我倒在了玻璃杯里。

“不好意思，今天是星期六，谁也不在。”

这样说来，平时是有女秘书什么的人在，给他倒茶或咖啡的。

我好像有点嫉妒那个我从没见过面的人。

我们先聊了一下先生来这所大学的经过。之后，先生说：“有一本书想让你看一下。”指着书架的方向。

“来这边看一下。”我跟着先生来到书架前。“这本书怎么样？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读过，感到受益匪浅。”先生把书递给我。

书名是《源氏和紫上——有关现代夫妻实态的思考》。

不用说，《源氏物语》是一千年以前的作品，可是当时的男性和女性，包括夫妻关系都和现在区别不大。应该可以这样说。

“好像挺有意思。”我接过书的时候，先生的胳膊和我的肩轻轻擦过，手在一瞬间碰到了一起。

无论如何，在教授室那样的密室里，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太危险了。真想说“快点回来”，可是对着日记说也是白搭。

拿着先生借我的书回到座位，又看了一眼书架。

从坐的位置来看，右手边的书架上放着先生和几个学生的合影。好像是在校园的中庭拍的，照片上的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先生的身边一直都被年轻女性包围着，所以先生看上去一直很年轻呢。”

我一边看着照片一边说，先生有些不太好意思，轻轻把手放在头上，说：“不行了，如果有近三十岁的年龄差距的话，相互就很难沟通了。她们看我已经是老头了。”

听了这话，我又不由得想起我丈夫和他那个女人的事。的确，丈夫也已经到了他那个女人觉得他已经是老头的年龄了，可是为什么还这么执著呢？

一不留神叹了口气，听到先生淡淡地说：“比起她们，我对你更感兴趣。”

先生在说什么呀，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感觉到先生好像在盯着我的脸看。“你真的很不错呀。”

让我怎么回答呢？我不想让先生看到我尴尬的表情，轻轻地把脸转开。“先生别拿我开心了。”我抗议着。

先生好像也觉得自己是说得有点过分了，他拿紫上和明石君为例，来证明《源氏物语》中出现的女性们大多是年龄偏上的被描写得更有魅力。

我有点高兴，虽然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得到了很大安慰。到这儿该是告辞的时间了。

"我该告辞了。"我跟先生说道，"不好意思，谢谢您借给我书。"我鞠了一个躬。

先生说："别着急，再多待一会儿吧。"不过我还是站起身来。"太遗憾了。"先生边说着边伸出了双手。在我把手提包和书放到左手时，先生的大手包住了我的右手。

那一瞬间，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来，我退了一步，可是先生仿佛像在追着我一样脸贴近了我，并直接用双手抱紧了我。

我想说"不行"，可是发不出声音来，我奋力扭动了一下身体，从他的胳膊下钻了过去，自己把门打开快步跑了出去。

在干什么啊，教授竟然把有夫之妇约出来拥抱。

"放肆！"我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地叫了起来。可是当时我不在场，我的愤怒无处可发。

还是让我预想到了，这个男的开始现出本性了。这明显是性骚扰。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妻子全力反抗，从这个男的屋子里逃出来。

不愧是妻子，贞操观念很强呀。我点头称是，可是不知道她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信赖的。

我不知道从那儿是怎样跑出来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停车的停车场，坐到了驾驶室里，心情才平静一点点。

心脏还在怦怦地跳，脸上的潮红也没有退去，赶紧深呼吸，不知不觉开始回想起刚才的那一幕。

老实说，从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先生只是说“我有关于《源氏物语》很有趣的资料，过来取一下吧”，所以我才去的。

尽管如此，还是没想到会被握到手，甚至还被要求接吻。

或许先生误以为我是因为期待着这样才会去的吧。

怎么可能呢！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重新对着车内镜子弄好头发，补了一下妆后发动了车。

慢慢地驾着车，回头看了一下先生的房间所在的那幢楼，感觉好像有点做了什么失礼的事。

确实，冷不丁地被他一下子抱到怀里是吓死人了。不过，说不定并不是出于恶意才那样做的。上次，他提到喜欢有夫之妇空蝉，今天过去又说“你真的很不错呀”，那之后，因为我突然提出要回家，先生才会着急的吧。想和我握手，在伸出手的时候，忽然又想到拥抱的吧？

确实，那样做是有些过分，不过，即使如此，也不应该以那样的方式逃跑吧。

做出那种反应，简直像一个根本没有经过世面的无知少女。

我已经四十了，孩子也有两个了，那样慌张地出逃，实在是太没出息了。应该像成年女性那样，接受对方的好意，然后再沉稳地走出来。

回到家之后，给先生发一个道歉的邮件吧？一路上胡思乱想花了将近一小时才回到家。

妻子拒绝教授逃了出来，的确做得非常好。真想赞美她。不过那之后又反省说什么“那样慌张地出逃不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这个好人要做到什么程度，不，更应该说是，她怎么能对那个教授还抱有好感呢！

“喂，要挺住！”省吾禁不住对着日记本叫了起来。

2月11日（星期日）22:45

我一直在意昨天跟先生那么尴尬的分别，正在犹豫要不要给先生发邮件的时候，先生的邮件先来了。

“昨天很抱歉了。因为你实在太美了。与你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兴奋起来，我正在反省自己呢。下个星期六的晚上，你有时间吗？为了向你道歉昨天的事，想请你去芝那的宾馆餐厅共进晚餐，期待你的应允。”

先生并没有像想像的那么不高兴。不仅如此，还邀请我吃晚饭。

庆幸星期六的晚上我有时间。丈夫和平时一样，还不知道几点钟会回来，正好方便不过。不过虽说得到了邀请，可是立刻就接受的话，是不是会被认为是轻浮的女性呢？

深思熟虑一番之后，我决定首先向先生道歉“昨天失礼了”，然后煞有介事地“星期六有点事，不过我试着调整一下”，给先生回了信。

说实话，虽然昨天是以那样的方式道别的，可是我还是很想再见到他。还有点想体味与男性单独在一起时的那种紧张感。但是一不小心，这样下去很容易会被先生的步调拖着走。

“不过……”我想起了丈夫的事。和那个人做的事比起来，我做的还太幼稚。仅仅是和丈夫以外的男性单独共进一次晚餐的小事，还不至于会受惩罚吧。

虽说如此，和以前相比，我可变得相当胆大了。直到最近，和丈夫以外的男性去吃饭都是无法想像的事呢。现在居然成了事实，一想到这件事就会兴奋起来。

如果真是星期六去的话，什么样的打扮好呢？怎样才能不有损于招待我的先生的面子呢，高雅优美的行吗？光考虑这些就兴奋起来，感到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

从教授那儿逃回来，以为已经有了教训，可是却又因为被邀请共进晚餐而高兴。

以前一直以为是正派、无法通融的女人，可是现在这么简单地就改变了想法，没有比女人更难琢磨的了。

不管怎样，我都必须严格监视。

2月12日（星期一）23:10

近来，做什么事都会想起先生。在厨房洗洗涮涮的时候，叠着洗干净的衣服的时候，多年来已经习惯了的简单劳动无需思考手就会自然地动，不过脑子里完全在考虑着其他的事情。

“现在，先生在哪儿呢？”“又被女学生围着，在讨论发表会吧。”一边想着一边确认着手机的邮件。

邀请我吃晚饭，因为我说有点儿事，先生会再等待我的邮件吗？如果那样，还是提前明确地回答比较礼貌。

因此到了下午，“星期六的晚餐，我可以去了。请多多关照。”我发了邮件。

好像一直在等着我一样，先生立刻给我回信：“可能稍微有点

早，不过，六点钟怎样？在酒店的正门处等着你。”

这次是酒店最顶层，法式餐厅。

去那样的地方，不要紧吗？

不过是为了谈上次借的书的感想。那以后我特别查了一下，发现在《百人一首》的和歌选中有紫式部的一首歌：“邂逅相逢不相识，夜半云影月藏中。”隔了好久见了面之后，却没有辨别出你就急忙地回来了，仿佛是隐藏在云里的月亮。是这个意思吗？

关于这首优雅而充满梦幻的歌，我要当面向先生请教。

想到这儿，心情就逐渐兴奋起来。

星期六的晚上，与教授两个人吃饭，这和恋人有什么不同？

“挺住！”

如果她在眼前我会立刻大声叱责她，遗憾的是妻子现在出门不在家。

2月13日（星期二）23:20

百货商店的橱窗里象征新年的装饰被撤换了下来，红色心形的装饰物到处可见。

明天就是情人节了。虽说不是周末，可在选购巧克力的女性，大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从年轻姑娘到中年妇女，大家都在购买送给男性的巧克力吧。哦，要说中年妇女，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老实说，直到去年为止，我还在这里购买送给丈夫的巧克力，从来没有丝毫犹豫过。

本来，打结婚那年起，我就每年一直精心设计并亲手制作送给丈夫的巧克力。不过自从孩子出生之后，为了方便，送给丈夫的巧

克力，就改在百货商店里购买了。

并且最近，“作为女儿和我两个人送给亲爱的爸爸的礼物”，决定送贝蒂的松露巧克力。

但是清楚地说，今年送给丈夫的巧克力除了“礼节性”以外，别的意思一点都没有了。

反正丈夫会从各种女人那儿得到，特别是真情巧克力，从那个女人那儿得到就行了。

现在我来这里挑选的，是送给先生的巧克力。在凝视着装在玻璃盒子中的可爱的心形装饰的时候，我的心也荡漾了起来。

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这样的心情了。本来仅仅是想感谢先生的，现在变成想要坦白爱慕之心的少女般的心情，连自己都感到惊讶万分。

犹豫来犹豫去的结果，最终选中了苦味巧克力包裹的蜜饯柑皮，比利时的一种巧克力软糖。稳重的酱紫色包装也带着成年人的成熟、洗练。

在里面放上什么样的卡片好呢？想表达我心情的语句，“非常喜欢您”，“爱着您”都有点儿可笑。想来想去，末了写了一句“请永远当一位好老师”。

把卡片放进盒中，用门对门的快件寄了出去，明天可以送到先生家了。我祈祷着在先生收到的巧克力中我的最显眼。

给教授的巧克力是真情，对丈夫的那个是礼节，不是太过分了吗？想说：“怎么说也不能这样写吧。”不过，因为是日记，记下的都是真情实感吧。

省吾把日记本抛到一边，叹了一口气。

不管怎样，在这里被记下的都不是一般小事。如果，人世间的丈夫们，在与自己同样的立场读到了这些，谁都会怒发冲冠、气愤填膺的。

确实，作为丈夫自己现在跟妻子以外的女性鬼混，包二奶，同时也知道这个使妻子很痛苦，没有丝毫理由为自己开脱的。

可是，自己从没有想过因此与妻子分手。为使妻子和孩子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自己可是在拼命地工作着。

就算哪个丈夫偶然间与个把女人调个情，做了点偷鸡摸狗的事情，妻子也不应为此就以红杏出墙来对抗吧。因此就“以牙还牙”，这和黑道人物的打架斗殴没什么两样啊。哪怕不高兴，做妻子的就不能再稍微忍耐一下吗？

如果与丈夫一样妻子也红杏出墙，整个家庭就会崩溃。妻子在为人妻的同时，又是孩子们的母亲。母亲就应该在家，守护好家庭。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陈旧，不过自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并被教育过来的。

当然，妻子的那位看上去有点儿自大的朋友肯定反对这一说法。像那个叫绘里的女人，竟然在怂恿妻子红杏出墙，说什么“如果丈夫在外面做着包二奶之类的事情，那对于你现在来讲可就是天赐良机”。

没想到妻子竟然会被那样愚蠢的邀请蒙骗，我还一直以为妻子是有思想的女人呢。

想喊一声“愚蠢的家伙”，但是只有声音在空空的房间中飘荡。

省吾心情无法平静下来，抱着胳膊，环顾四周，在书架右手位置放着的妻子送的巧克力还没有拆包装。

“这就是那个礼节性巧克力？”省吾禁不住拿起来，一气之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可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解气。

他急不可待地给快从冲绳回来的诗织打电话，却是留言电话。

人倒霉时，喝凉水都塞牙。“真是的……”省吾嘟哝着，再次打开了日记本。

2月14日（星期三）23:50

收到巧克力后先生立刻发来了邮件表示感谢。

“谢谢这么好吃的巧克力。我还是第一次收到如此豪华的巧克力。没让妻子看到，不过还是很想炫耀一下的。今后每天吃一颗，一边想起你，一边品尝。”

先生能这么高兴真是太好了。不过先生竟然会写些想向妻子炫耀那样危险的事，与巧克力相比这封邮件被发现了怎样办？既担心又高兴。

对于先生的夫人来说，我能成为她嫉妒的对象吗？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只曾站在嫉妒别人的立场，这种心情新鲜而恐惧。

从现在开始每天一颗，一边想起我一边吃，先生真是太会说话了。读着这样的邮件，有一种仿佛自己真的被先生含在嘴里一样的错觉。

这样风骚的想法，还是第一次。

再加上在邮件的最后，写着“期待着星期六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

共度美好的夜晚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要好好地打扮一番再出门。坐在沙发上，想起了被先生握着手时的温暖的感觉。

2月15日（星期四）22:00

上午，在丈夫的书房里用吸尘器打扫他的房间地板，忽然看到

了一个放在床头柜上面的小木箱。手心大小，旁边放着红色丝带，好像是被很小心地折叠起来的。

偷偷地打开木箱的盖儿，甜甜的可可的香味儿飘散出来，看起来软软的心形纯巧克力可爱地排列着。敢肯定是他的那个女人送给他的情人节巧克力。

可能昨天晚上，丈夫也是一边品尝这个巧克力一边进入和她在一起的甜美梦乡吧？

但是，现在的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愤怒和嫉妒了。

的确，在床头柜上放着的是诗织送给我的巧克力。正如妻子所说，睡觉前吃了一颗，早上起来也没放好就出来了，一直担心是不是会被妻子看到瞎猜测。

但是，发现了来自她的东西都不愤怒和嫉妒。

好像有什么在一点点地改变。

2月17日（星期六）23:00

今夜第一次和先生吃晚饭。

我不在时请母亲过来帮我照看，当母亲按响我家公寓门铃的时候，时间刚过傍晚四点。

我正在冲淋浴，一听门铃响，慌忙披上浴袍就跑去开门。母亲诧异地看着我。“唉，你怎么这个样子就跑出来了？”

我用毛巾一边擦着头发一边说：“对不起，因为要马上出去……”急忙地回到盥洗室，不过，禁不住说出的“对不起”，就是因为要去见丈夫以外的男性吗？

急忙弄干头发，在壁橱中挑选今晚要穿的衣服，不过，不知为什么眼睛总看着黑色和深茶色那样有点暗的衣服。这也代表了我不想太显眼的心情吧？

仰望着天花板做了个深呼吸，对自己说："没有什么必要忌惮众人的目光，可以堂堂正正地去。是呀，没有关系。"

终于下决心，穿上酒红色的真丝罩衫和带有亮晶晶的装饰物的银色荷叶裙。

因为服装有些华丽，所以就没有戴什么首饰，从珠宝盒中拿出白金的手表戴在手腕上。

这是丈夫送给我的纪念结婚十周年的礼物，想到这的那一瞬间，丈夫的脸浮现了出来，我赶紧取了下来。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母亲突然走进来问："今晚和谁一起去？"

"噢，清原先生，上大学时参加的讨论发表会时给我了很多关照的那位老教授。你记得吧。就是与他一起吃饭。"

我刚说完，母亲有点不悦地说："只有两个人？"

"讨厌，妈妈，怎么可能就两个人。还有文化中心的朋友也一起去哟。"我赶紧补充道。

"你告诉省吾了吗？"

到底是志麻子的母亲，真是贤明。

对于要夜间外出的女儿说"首先要对丈夫说，在得到许可之后再出门"。

就因为是这样好的母亲培育出的女儿，我才放心和她结婚的，可是怎么可以为了外出而大言不惭地跟母亲撒谎呢？

从何时起妻子开始沉迷了呢?

对于母亲的提问，我避开她视线点了一下头，母亲低着头沉默着从衣帽间走了出去。

母亲对我说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不管怎样那个场合总算蒙混了过去。不过，好像全部被母亲看穿了似的，我的心有些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就这样，不好意思再看母亲，出去的时候只是在大门口对母亲说了一声“我走了”，母亲出来送我。“就要走了？”在那里对着我穿的艳丽的服装一边看，一边叮嘱道：“偶然外出一下可以，不过要适可而止哦”。

我没有回答，逃亡似的关上门，乘电梯下到一楼，快步走出公寓。傍晚的凉风吹着我的脸颊，仿佛可以吹走家里的各种烦恼，我乘上了一辆刚巧驶过来的出租车。

既然决定这样了，就不能再考虑什么后果了。只能径直去先生在等我的那家酒店。

坐到出租车的座位上总算心情平静下来，转眼间车就到了先生指定的那家宾馆。从被树木包围了的入口处往宾馆正门方向去的路的两边，到处都是蓝色和白色的灯饰，我有一种在白雪中向城堡走去的错觉。

出租车到了酒店正门，身着藏青色外套的门童替我打开了门。

进去后，在大堂深处的角落里等待我的先生一边向我打着招呼一边走过来。

我说：“让您久等了。”

“哦，我也是刚刚才到。”

先生好像来过这儿几次，很熟的样子穿过服务台乘上了电梯，来到了最顶层的三十三层。在接待台把外套寄存到了衣帽寄存处，一位男服务生郑重地向我们行了一下礼之后，就把我们引导到了整个呈半圆形的餐馆的最里面的座位。

“噢，太美了……”

横穿东京湾的彩虹桥蓦然映入眼帘，宛如一条巨大的曲线浮现在夜空中。

在芝那个地方，能眺望到彩虹桥的，大概就是花园塔楼大酒店吧？在那里的最顶层餐馆请客吃饭，太奢华了。

这个教授，越来越当真了，这次不会做出什么事来吧？省吾越发放心不下了。

先生好像为了我，特意预约了这个位置。

“景色相当好吧。”先生这样说着，首先点了两杯香槟酒。

我并不是讨厌酒精，可是不太能喝。

先生说：“干杯吧。”我只在嘴里含了一口香槟酒就立刻觉得浑身都热了起来。

眼前是霓虹闪耀、鳞次栉比的大楼，在那前面是彩虹桥，像梦中的云梯一样浮现在夜空中。

“谢谢您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我礼节性地向先生道了声谢。

“我想你一定会中意的。”先生满足地微笑着。

首先上来的是冷盘，海鲜清汤果冻，再加上嫩煎鲽鱼肉。

我本来就喜欢做菜，不过，在家是以日式为主，因此这些对我来说每道菜既好吃又新奇。

香槟酒之后是白葡萄酒，我已经觉得仿佛整个身体都在燃烧。先生有点含羞的样子对我说："你还是美丽如昔。"

"哪里的话，都是阿姨样的人了。"我不好意思地把脸转开。

"没有那回事，倒不如说比学生时代更富有魅力了，拥有这样美丽的妻子，你丈夫一定很担心吧。"

一刹那，丈夫的脸在脑海里浮现，接着那个女人的脸也浮现出来。丈夫这个时候，正与那个女人在一起吧。不过立刻，在心中对自己说："随他的便吧。"停止了我的胡思乱想。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担心过。"我实话实说。

先生很诙谐地说："那真是太可惜了。"

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可疑的气氛。吃饭的时候就这样了，下面会怎么样？

即使这样，一边与男人共进正餐，一边还认为丈夫这时应该在与情人约会，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星期六可是因为参加医生会的聚会而回来晚的。

禁不住对着向日记本大喊一声："适可而止吧！"

在主菜前泽牛肉片上来的时候，我已经放松了很多，能够和先生轻松愉快地对话了。

我先从紫式部的那首被选入《百人一首》和歌集的"邂逅相逢不相识，夜半云影月藏中"问起，她是否也曾交往过在深夜里慌忙

逃离的男性？

先生点点头说"问题提得不错"，她曾经和当时最有权力的藤原道长有过关系。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道长就是源氏的原型。即使好不容易相见了，也要慌慌张张地离开吧。

"听先生这样说来，绝世才女紫式部也很可怜啊。"

"当时的贵族，是男人到女人家去的，叫往来婚。"

那样的话，像我们这样的夫妇，丈夫早就不到我这里了，我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吧？我的心情不由得黯淡下来。"不过现在不是很好吗？像现在这样，我们两个人可以单独见面。"先生微笑着说。

的确，以这种观点来看，现在女性比那时的女性不知道要自由、幸福多少倍。

我又恢复了精神，不知不觉当中被先生劝喝了很多葡萄酒，感到身体里面都在发烧。

我虽然对自己说"要适可而止"，不过，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惬意的感觉。这可能是在交谈中，先生一直在赞美我"你越来越漂亮了"、"你美丽漂亮极了"的原因。

虽然我知道这些都是恭维话，可还是为那些言词而陶醉。

吃完了甜点以后，先生说："就在这对面有一间酒吧，我们吃完饭后一起去吧。"

在那个酒店餐厅，一道像样的法国菜起码需要两个小时，竟然在那之后还要去酒吧，忘记自己是主妇了吗？这不是太轻浮了吗？

如果当时知道这件事，我会斥责她，可是对于过去的事已经无法责备了。

酒吧同样是在最顶层，在餐馆的反方向。

跟随着先生，经过缓圆形通道，先从餐厅出来，再进入酒吧。

“请进。”男服务生把我们领到了座位上。我禁不住惊叹了起来：

“太棒了，可以这么近看到东京塔，我还是第一次呢。”

被照得灯火通明的东京塔的钢筋骨架仿佛就在眼前一样，简直就触手可及。

这个座位先生好像也事先预约过，我们并排坐在面向窗户的半圆形座位上。

好像等候已久的男服务生来问我们要喝些什么。可是，现在已经到我的极限了。我刚一开口说有没有毕雷矿泉水时，先生跟我说有一种很顺口的鸡尾酒。

这样喝下去不要紧吗？我没有自信。不过，是先生特意为我推荐的，我也不好拒绝。

即使那样，先生真是知道好地方。每一个都非常好。

“这儿与谁一起来过吧？”我问。

“没有，我想和你一起来。”

先生真是擅长恭维话。听得人心情愉快。

不久送来了鸡尾酒，长笛状玻璃杯里装着淡绿色的液体，底部有一个红色的樱桃沉在下面。这个光用手拿着就觉得艳丽非常。

“干杯吧。”我们再次碰了一下酒杯，我小饮一口喝，柔和的甜味带着薄荷香。

“据说这个酒叫幻觉。”

“是幻觉吗？”我感到只是听了名字就醉了。

“这不正如你给人的感觉吗？”

真不知道在哪些方面和我给人的印象相似呢？

我再次凝视着酒杯，坐在一旁的先生的膝碰到了我的膝，那个部位好像被烙铁烙过一样炙热。

竟然和这种男人一起到酒吧去了。

那个稳重的妻子到底到哪儿去了？省吾已经不想再读下去了，可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追逐着页面。

周围有年轻的情侣，也有的是几个人一块来的，不过，也能看到几对和我们这样年龄相仿的中年情侣。

在那个地方，我有点担心我们是不是有点太醒目了，不过，大家好像都在忙自己的事，对周围的事毫不关心。

看到这些我才放下心来。当我再次喝了一口鸡尾酒的时候，先生低声地对我说：

“下次我们去看源氏物语的画卷吧。”

我是非常想去看，不过，因为这些画卷分散收藏在包括名古屋的德川美术馆在内的全国各地，无法看到。据说最近被汇集起来在横滨的百货商店里向众人开放。

“要是横滨的话，很近啊。”

“真想去看呀。”我嘟哝着。

“那好，下次计划一下。”边说着先生把他的左手偷偷地放在我的膝盖上。

瞬间那个部分热了起来，刚想把膝盖挪开，不过一想，那样的

话岂不太不成熟了。

有个声音在告诉我："都这个年纪了，不能再像孩子那样。"就听之任之。

先生说："再来一杯吧。"

我慌忙拒绝。

刚开始，因为口感相当好，所以喝得很快，可是喝到一半后才发觉，这酒的后劲儿要比想像的强得多。

"已经，已经不能再喝了。"

"今后，我还要让你锻炼喝酒。"先生戏谑地笑着说。

"你越发妩媚了。"先生低声说道。

我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现在酒吧的灯光昏暗，到了明亮的地方的话说不定就发现脸已经变得相当红了。我正在担心的时候，先生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对我说：

"实际上，我明天一早就要去名古屋，所以今天晚上要住在这个宾馆。"

有工作却还要和我见面？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先生。但先生靠近我的耳边，轻声柔语地说："之前的情人节，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到我房间里来一下吧！"

"不好……"省吾不由得发出了声音。男人想要说服女人的最好计策就是这句话。"有要给你的东西，到我的房间里来一下吧"，是情场老手的惯用伎俩。实际上，省吾也曾耍过这一手腕，所以他太明白这个教授的心思了。"志麻子，快回来！"省吾情不自禁地再次喊了出来。

先生轻轻松松地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拿起拎包向前踏出一步的时候，身体微微地摇晃了一下。

一瞬间，先生的左手扶住我的肩膀，神色紧张地问："没事儿吧？"

我仓促间说了声："没事儿。"在先生去结账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化妆室。

和想像的一样，从眼睑处到整个脸颊都是绯红一片。我涂上一层粉底后就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先生正在电梯大厅处等着我。

我们乘上了直接上升的电梯，里面没有别的客人，只有我们两个人。先生马上摁下了"21"楼，我一边看着那个数字的减少，一边在想着心事。

尽管是和先生，但只有两个人待在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决定是不是过于草率了些。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虽然这样想着，但自己也不是年轻的女孩，如此慌张倒觉得有点自作多情。

对于先生的一番盛情邀请，我过于在意其中的男女关系，看起来真是有点可笑。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电梯停下来，门打开了，我跟在先生的后面一同出了电梯。

我们从电梯处向右一拐，然后一直沿着深深的走廊走下去，最后停在了"2103"的房门前。

先生将房门卡插到里面，门打开了。先生说了声"请"，我好像是被谁推拉着一样进了房间。刚进门，房门在我们的身后轻轻地关上了。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从入口处看到的室内，由于是以白色和黑色为基调的典雅的装

饰，看起来相当宽敞。正在欣赏的时候，突然，豪华的双人床映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今天晚上，旅馆房间全都订出去了，没办法，我只好预订了这间。”

先生边走到窗口，站在了窗户边，边向我招着手说：“快过来看，多美的夜景啊！”

妻子好像被邀请了，就去了那个人的房间。也不管这个人是好是坏，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企图，总之太幼稚了。

房间里的灯，只有入口处和靠墙侧的一张纵长的桌子上的灯开着。是开始就是这样的，还是先生事先将它们调节成微暗的状态呢？我不知道。

我来到窗边，和先生并排站在那儿。可以看到一条高速公路穿过大楼之间向远处延伸着，左边，在西餐厅正面也能看得到的彩虹大桥如今看起来显得很小。

“东京塔就在对面啊！”

顺着先生指的方向，果然可以看到东京塔的尖端。

“好美啊！”

在由无数灯光装饰下的东京美丽夜景下，和先生挨近在一起，就好像被卷进了一个梦幻的世界里。

“真安静啊！”先生说着，把右手轻轻地搭到了我的肩上。觉察到这些的我，轻轻地扭动了一下身体。先生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我要给你情人节的礼物啊！”

先生从窗口离开，走过去拿起桌子上的小盒子，递给我说："给你的。"

"是什么……"

是一个被包装成手掌大小的红盒子，上面写着"Baccarat"。是水晶玻璃中的名牌产品，打开一看，是一条在八角枝形吊灯形状的水晶玻璃上带有黑色皮带的手机链。

"太漂亮了。"

水晶在我的掌心像活了一般发出妖娆的光芒。

"你打算做什么，或是感到困惑时，这就是你我之间唯一的联络手段。你看……"

先生从口袋中取出自己的手机，让我看同样的带有黑色皮带的手机链。

"这可是一对啊！"

瞬间，先生伸出双臂一下子抱紧了我，脸也凑到了我的面前。

"果然……"省吾呻吟般地说。

一直担心的最坏的事态果然逼近了妻子。如果省吾就在当场的话，一定会全力扑上去，可是事到如今竟毫无办法。

就在这之前，也曾发生如此相似的事情。不过那是白天，在教授办公室里。如今在夜晚的宾馆的密室中，而且都已经喝得相当醉了。

我正想着说"不行"的瞬间，先生的嘴唇已经压在了我的嘴唇上面。即使那样，我还是向后仰去，尽量扭过头去。心里在想，再不快点离开的话……可是我已经全身发软，动弹不得。

被先生拥抱了一下，我才知道，先生的肩膀比看上去的要宽阔有力。被这样的胸膛拥抱着，而且被强压着嘴唇，一时间我想就这样吧，任由他去吧。

先生好像觉察到我的这种心理，轻轻地挪开嘴唇，附在我的耳边柔情地说："我爱你！"

先生会跟我把话说得如此清楚。喜悦的心情让我全身放松了下来。先生再一次靠近了我，低语道："来吧……"就开始吻我。

但是当我看到那张豪华的双人床时，不禁又是一阵慌张。

今天晚上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又到酒吧小坐了一下，还得到了情人节礼物，我心里充满了喜悦。体验如此幸福、满足的时间，我还是第一次。可是，还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即使是我尊敬的先生，我也不能接受。

不管说什么，我都应该回去了。今后会怎样，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我只希望今天晚上到此结束。

"对不起。"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从他的臂膀中逃出去。

"请让我回去吧！"可能惊讶于我的过于坚持吧，先生不再使劲拥抱了，问道："还是不行吗？"

"是的。"我用不成调的声音，点点头说道。先生万般无奈只好松开了手，嘟囔着说："是吗？"

然后，像突然惊醒了一般，先生将掉落到地上的手机链捡起，重新放回到包装盒里，说了声"对不起"，交给了我。"那么，没有办法，今晚就算了吧！"稍作停顿，靠近我的额头，再次低语道："我爱你！"

妻子想办法避开了最坏的事态，从中逃出来了吗？不过，还是不能放心。不管怎么样，被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不，即便是了解这个人的来历，可是竟然会被这个奇怪的人夺去双唇……省吾不由地大叫道：“肮脏！”

到底还是先生。我说了“对不起”、“请让我回去”，他就明白了。即使这样，他还不忘在我的耳边低语说：“我爱你。”

说实话，那句话让我充满了甜蜜的感觉，我开始想要接受先生了。

现在想一想，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真正的想法。是任由先生拥抱着，还是想拒绝，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我呢？

我还是第一次了解到自己是这样地心神不定、左右动摇呢！当然先生好像早就看出了我的这一点，在我拿着情人节的礼物、呆呆地站着的时候，先生温柔地抱着我的肩膀，再次轻柔地吻着我的嘴唇，我也轻轻地回应着。

这并不是要邀请到床上去的吻，而是分别的、约好再见面的吻。那么一想，就能很自然地回应了。

之后，就像说“那么，再见”一样，先生轻轻地推开我的肩膀。我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提包，向门口走去。来到门口，我转过头去，鞠了个躬说：“谢谢你的款待。”先生立即说：“下次还会再见面的。”又叮嘱道：“去横滨的事，你好好考虑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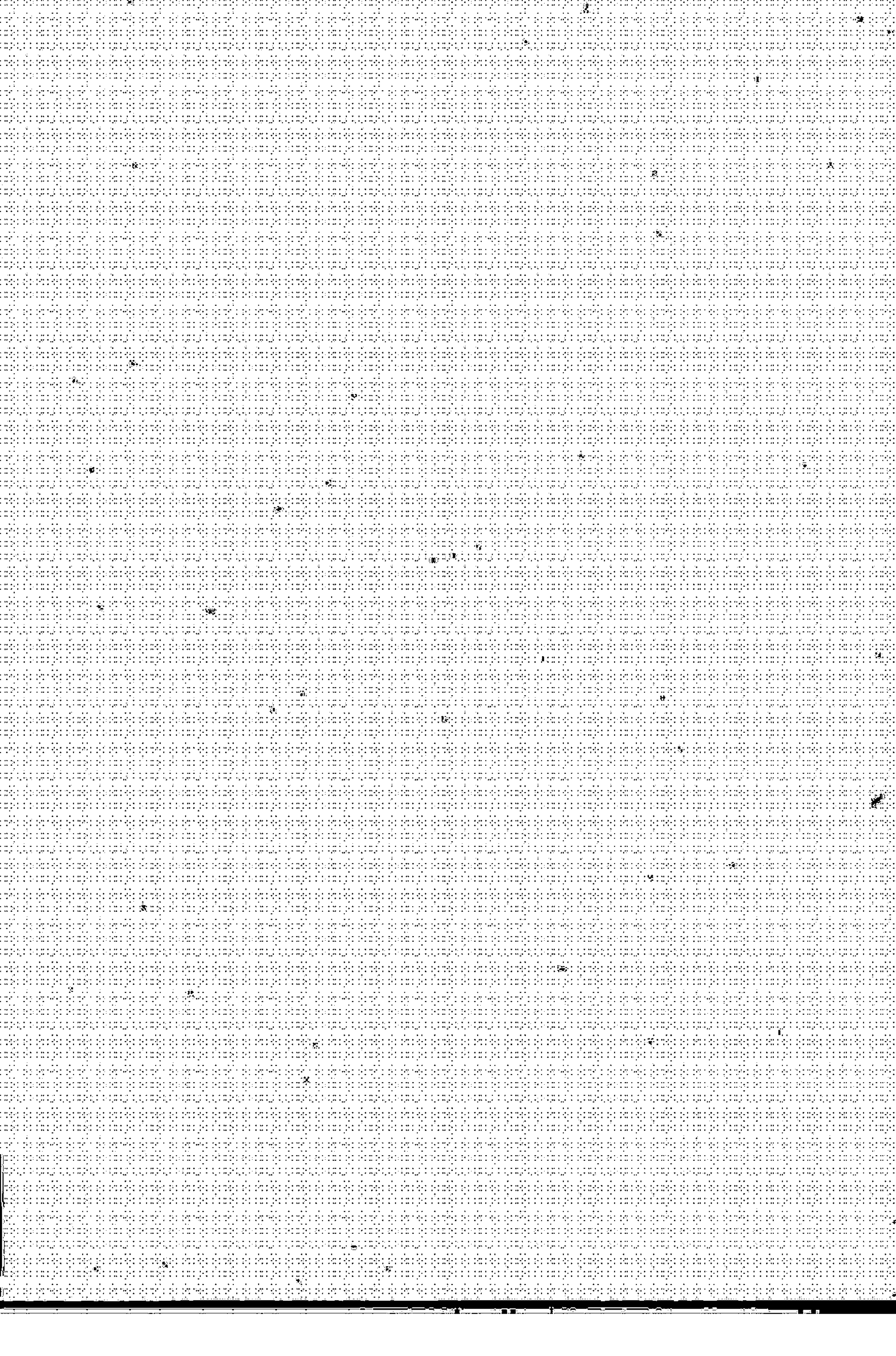
“好的。”答应了一声，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没问题吧！”先生从门里探出身来，追问道。看到我要走了，轻轻地挥着右手。孩子似的动作，总觉得很淘气，很可爱。

“告辞了！”我又说了一次之后，走进电梯下到了宾馆大厅里，在宾馆门口搭上一辆出租车。

说完“去广尾”，我便倚靠在座位上。第一次想起我现在要回去的家，孩子们和拜托看家的妈妈浮现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感到不安起来。

不信



虽然还是二月末，伊豆海边的河津日本早樱已经是鲜花怒放了。

东京也是连续几天好天，气温从摄氏十度，一下子上升到十五六度，杉树的花粉[①]也早早就开始飞舞，一派春意盎然，春天已经来临了。

但是，省吾的心情却与眼前的季节不一样，一片阴沉沉的。毫无疑问，造成自己情绪不佳的原因就在于自己早些时候看到的妻子的日记。

实在无法令人相信，妻子竟然会对丈夫以外的男性感兴趣。不，已经不是感兴趣的问题了，现在是暗恋上那个男人了。非但如此，连嘴都亲过了。

以前自己是希望妻子能外向一点，眼睛不要老盯住自己，不要老是纠缠住自己与诗织的事，自己也应该有一点自我快乐的时光。

这就促使了妻子报名到文化中心去学《源氏物语》。到这里还好，谁知她竟对那儿的讲师产生好感，坠入情网，这可是自己始料未及的。

对自己与诗织的关系束之高阁，这固然不好，但是重要的是现在要想什么办法使妻子幡然猛醒。

本来嘛，妻子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家庭，生儿育女，照顾丈夫，保证家庭圆满幸福。故此说，妻子是家庭之纲，是主心骨。

如果那样的妻子爱恋上丈夫以外的男人，而且亲热过度的话，那个家庭会立即崩溃。那样，不但是孩子、丈夫将无栖身之处，就连妻子自己也会失去安身之地。如果懂得这一道理的话，她就不会深更半夜和别的男人在外面鬼混。

总而言之，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妻子立即悬崖勒马。

---

①日本政府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山上大面积种植杉树林，以预防山体滑坡。但是，杉树进入授粉期时，分泌的花粉飘散入空气，许多日本人患上花粉过敏症——每天一出门，就会喷嚏不断，眼睛会发痒，眼泪也会一涌而出，严重的还会头疼。约有五分之一的日本人为杉树花粉症所苦恼，因而被戏称为“国民病”。

痛快地说吧，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妻子，不，应该说是女人，女人只要一旦产生恋爱之情，就会有陷入无底深渊之危险。只要是喜欢上了，她就会盲目地沉溺于对方，甚至连抛弃孩子、家庭都在所不惜，实在是太可怕了。

与此相比，男人就很少有人会陷得那么深，就算在外面花心，也是见好就收的，一般不会搞得不能自拔。

事实上，自己就是如此，虽然给诗织租了公寓，但从没想过就此和她在一起过日子。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这点意识还是有的，自己一直保持着个清醒的头脑。

但是妻子就不同了，正因为她原本是个认真的女性，所以就具有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不顾一切的危险性。

“必须想个办法，让她马上刹车！”

但是，尽管心急如焚，却是脑袋空空，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他真想当着妻子的面狠狠地骂她一顿，但是无法做到。这是现在省吾感到最痛苦的一点。

他真想当着妻子的面，劈头盖脸地说：“别再为那巧舌如簧的男人而神魂颠倒了，赶紧醒醒吧，不要再玩下去了。”还想再进一步威胁她说：“你再和他往来，我就和你离婚。”

但是，如果自己这么一说，妻子肯定会反问自己“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有什么证据吗”。

那样的话，自己应该如何回答是好呢？

回答说：“是看了你的日记。”这当然是最明白不过了。可是，那样一来把自己偷看日记的事情就全给暴露了。非但如此，可能还会遭到妻子的反击，“原来你还干那么卑鄙的勾当。”

更糟糕的是，妻子确实是进了那个男人的房间，但是她想方设法在千钧一发之际脱了身。除此之外，我没有证据能证明她曾做过比这个更出轨的事情。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治她。

非但如此，如果她突然改变态度，破罐子破摔地问我："在现在的情况下，丈夫和妻子，谁坏，谁好？"那样的话，绝对是对丈夫我不利。

"畜生！……"

太窝火了，但是没办法，现在想要摆开架势训斥妻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左思右想，想来想去，最后得出了一个最平凡的结论："再看看日记本，等弄清楚了妻子的本意后再说……"

但是一个好主意刚刚想出来，就在那一瞬间，马上有另外一种新的担心产生出来缠绕自己。

自己慢慢腾腾地磨蹭的时候，妻子与那个男人的关系就会越滑越深。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的话，黄花菜都凉了。女人和自己喜欢的人一旦发生了关系后，就很不容易回头。如果那样的话，她就会被所谓心爱的男人拖着一步一步滑向深不见底的色情地狱。

当然啦，和妻子鬼混的那个教授，他也是有家有口的，不会深入到什么程度，充其量只是偷鸡摸狗地搞几次幽会而已。但是，话要说回来了，自己是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的，因为已经知道妻子红杏出墙了，岂能视而不见。

必须要在这一事态发生之前，采取措施把妻子拖住。那么，具体的应该怎么做呢？

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回到了刚才的结论上。

"总而言之，目前还是继续偷看日记，严密监视妻子的动向。"

太没出息了！只是眼下除此之外，自己还有什么别的能耐吗？

可是决心下了后，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

自己偶尔有可以早点回家的机会时，心想先打个电话回家试探试探，结果接电话的总是妻子，而且丝毫没有一点要外出的口气。那么。周末怎么样，周末总该有机会吧。但是自己根本没有在家闲着的机会，不是要去打高尔夫球，就是医生会聚会，再就是到中野区敬老院去出诊，早就排得满满的了。

七等八等，转眼就到了三月。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诗织又和朋友一起去了伊豆，自己一个人闲得无聊时，妻子也外出了，说是去参加儿子毕业升学指导的说明会。

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个机会，省吾像往常一样，蹑手蹑脚地进入妻子的房间，把手伸到床单下，很快就摸到了期待已久的日记本。

省吾把日记本抱在手上，心里在说："哦，让你久等了。"不过，仔细一看，日记本封面上的紫阳花变成清一色的蓝花了。

省吾觉得有点奇怪，再仔细一看，花的下方写着一行小字："冬季紫阳花。"

自己一直以为紫阳花只有在梅雨季节的五六月份才开花的，谁知还有冬天盛开的品种。也许是专门培育出来的、在这个季节开的新品种吧。

这个暂且不说，省吾觉得有点不安了，还是不是与以前一样的日记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省吾打开日记本。前两页是空白的，从第三页开始有字，上面写着"2月19日"。这是自己熟悉的妻子的笔迹。

日记本子是换了，但是毫无疑问还是妻子的日记。

2月19日（星期一） 24:00

今天开始用新笔记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说有的话，也就是以前的日记本差不多快用光了，没剩下几页；再就是用得有点腻味了。

就在这时，偶然在文具店看到了冬季紫阳花封面的日记本，就买下来了。与自己以前用的完全不一样，感到十分新鲜。

对了，就用这本日记作为我再生的日记吧。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所烦恼，告别那样的自我，书写光明向前看的新自我。

我自己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能变。至今我刚刚才知道变是好事。

妻子开始用新日记本写日记了，希望以此脱胎换骨开始自己的新生。问题是她要怎么变，往哪里变？自己越来越不能掉以轻心了。

2月20日（星期二）23:45

从那天晚上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想来想去，总觉得不是个滋味。自己受先生之邀，进入了饭店的房间，但最后是仓皇地临阵脱逃了。

在上课的地方暂且不说，这次先生是有备而来的，连房间都预订好了。而且在这之前先是在饭店用餐，然后是酒吧喝鸡尾酒，一步一步都安排好了的。

也许他认为，自己准备得如此充分，我一定会言听计从了吧。

确实是的，他如此温柔体贴，一般的女性都会顺从了吧。事实

上，在与先生并排站在窗口欣赏夜景时，我已经有点动摇了，心想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不过，到底是什么让我急速刹车，并迅速逃离房间的呢？

是社会上的一般常识？还是对家庭感到负疚？总而言之，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没有闯入陌生世界的勇气。

也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身上所具有的女性自卫本能，在那个时候突然起到了作用。

不过，先生我到现在还是喜欢的。他之所以把我邀请到那个地方，说明他是很看中我的。作为女人能得到他的认可，我感到很高兴。

而且，仅仅是被他拥抱了一下，我的身体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己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与丈夫做爱了，是这个原因呢，还是因为我对先生思念，在身体上引起了过度的反应呢？

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的话，本周的课我都没法子去上，所以，下定决心给先生发了个邮件表示歉意吧。“前几天太对不起了。”

很快先生就回信了：“没事吧，这个星期的讲座，你一定要来参加。”将我心头的闷气一扫而光。

四点过后，祐太回家了，我将刚烤好的黄金饼端出来给他，他问我：“妈妈，最近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反问了一句。祐太回答说：“你看，你刚才还在哼歌呢，肯定有什么好事。”

“没……有啊。行了，快趁热吃了。”说着说着，我真想跳上两步。

教授来了个邀请，就让她就得意忘形地飘飘然起来了。那副形状一一浮现在眼前。

不管怎么说，那副得意忘形的样子竟然让孩子都看出来了，未免太轻佻了。

2月21日（星期三）23:30

女儿的中学，每个学期结束时，都要举行个家长会。同时还召开家长恳亲会，大家在一起用午餐。

今天就是期末家长会的日子，在日式餐厅的榻榻米房间举行。参会者几乎都是家庭主妇，大家都很在意同年龄妇女的视线，个个都刻意打扮，唯恐落后。

这点连夏美都知道，她在上学去之前还特别叮嘱我："妈妈，你可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哦。"

女儿最近对穿着打扮的关心增大了，有时会用检查的眼光打量母亲的服装。说打扮吧，也很难，太过分的话就显得轻佻，还是挑了个最普通的花呢套装，外加一件黑色披风。

到了榻榻米房间后，每张小桌子坐六位家长，大家一边吃，一边聊。话题理所当然地就都是有关孩子的补习学校呀文艺舞蹈班什么的，大家互相交换信息。母亲们都很热衷于这一话题，一谈起来就像点燃的干柴，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没有一个落后的。大家都谈女儿，也谈自己，就是没有一个人谈自己丈夫的。

今天聚在这里的母亲，年龄差不多都和我一样大，都是支撑家庭的顶梁柱，她们与自己丈夫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仅就我周围的来看，一张张脸都显得十分幸福安详。说不定啊，

那幸福的脸庞下，和我一样，都隐藏着冷却了的夫妻关系呢。

随着对丈夫的热情减弱、消失，那份热情、那些干劲都跑到自己孩子身上了。这样的母亲还真不少呢。

但是，关键是那些孩子都将会怎样呢？到了夏美这个年龄多愁善感，开始萌生自我意识，所以，母亲过多的干涉肯定是不对的。对家长的干涉，他们尽管感到腻味，但是还得硬着头皮听，不敢当面反抗。

就是说，夫妻关系不正常后，会直接影响到家庭，会在孩子心灵上留下不良的影响。

“应该小心呢。”刚想到这里，突然坐在我对面的小野对我说：

“呦，川岛太太，你真漂亮，比上次见到的时候漂亮多了。”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们的会话，我根本就不想听，想想就烦死了。那个对我妻子当面说“你真漂亮”的太太，她安的什么心？

坐在小野边上的是西村，她也和小野一起盯住我的脸看。“我从刚才起，也一直在看你，如凝脂般的冰雪肌肤，艳丽光滑，你是不是换了一种化妆品？”

“不，没有啊。”

我很坦率地答道。小野立即追问道：

“那你肯定是在服用什么营养增补剂了。”“是不是去美容院或是健身房？”接二连三地问过来，搞得我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

当然我都没有，所以只得摇摇头否认。一看到我摇头，小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太令人羡慕了。我索取了多少通信销售的营养增

补剂的样品，每个都大同小异。每天晚上我都贴面膜，没有一天落下的，还抹最贵的护肤霜。结果怎么样，一点都挡不住衰老……”

最后她的结论是：“年龄不饶人哪。”周围的人好像都在等她的这个结论一样，话音刚落，就一起点起头来。

的确，我也感到最近自己的皮肤渐渐地光滑了起来，所以，周围的女性，特别是同年龄的女性的表扬，我感到很高兴。

到了我这个年龄，皮肤还能复苏。

用完午餐后，大家三三两两地离开饭店。这时刚才坐在边上的一位母亲特意跑过来，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川岛你身材也很好，肌肉结实而富有弹性。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保持这样的好体形？”

我只好用暧昧的微笑来回答她。说穿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只不过身子挺直了。是因为最近，我渐渐地恢复了女人的自信？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也许，那是因为……”

是因为与清原老师有了交往以后才变的？

先生一直对我都是非常温柔的，每次见面都必定要夸我“你真美”，“你太漂亮了”，而且不止说一次，要重复好几遍。

每当他说一次，我浑身上下的热血沸腾，血液循环就会加速。这些对肌肤的复苏都会有效果吧。

“热恋之中的女性是会变的。”她竟如此无所顾忌地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如果让丈夫看到了会怎么样？当然，她很自信，根本不会想到丈夫会看。

“我看到啦！……”我情不自禁地想叫起来。

2月23日（星期五） 22:30

晚上丈夫回到家后，连招呼也不打，径直回到自己书房，把门关狠狠地关上。关门声之响，暗示他心情不好。

随后，我把饭菜热好分在各个碗碟中，端上桌子摆好后，也不见他出来。

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书房去请他。我敲了敲书房门，告诉他“晚饭好了”，他根本不回答。我又敲了一下，突然门一下子打开了，丈夫在里面将门狠狠地拉开，随即从我身边走过到餐厅。

“今天是有点反常。”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一看丈夫坐在餐桌边上低头闷声不响地吃着，眼睛盯着电视机画面，根本不想跟我搭茬。我一看没办法，也只好默默地向厨房走去。

谁知我刚转身，他就叫道：“喂！”

“你今天白天到哪儿去了？”

“哪儿……”突如其来地，我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往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完全是兴师问罪的口气。

“我到婆婆的医院去了，怎么了？”

婆婆两天前说腰痛得厉害，住进四谷的医院了，这丈夫也是知道的。

“嗯，但是，你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啊。”

他好像很得意，如获至宝地亮出了撒手锏。

“医院里规定手机都得把电源关闭的，你应该最清楚的了。”再进一步反问他，“你一惊一乍的，有什么急事？”

这么一问，丈夫老大不愿意地喃喃说道：“那……倒也不是。”说

着目光又集中到了电视机上。

我也回到了厨房去洗碗筷，一边洗，一边考虑。

丈夫为什么没有什么急事老往家里打电话，如有急事的话，把事情讲了不就行了嘛。难道他仅仅是想知道我在哪儿吗?

难道，他在侦查我白天的行动，是不是怀疑我在外面红杏出墙了?但是，他对自己的事情避而不谈，而专门挑我的毛病。这算什么道理?

对，就算我鬼迷心窍，红杏出墙……

"就算我鬼迷心窍，红杏出墙"。这种说法太狂妄了吧。

这简直就等于自己在宣布说，我已经红杏出墙了。妻子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强硬的呢?最近好像只是单方面受到压制，真令人恼火。

2月24日(星期六) 23:10

最近丈夫态度乖戾，有很多事令人费解。

第一，每个星期五下午他必定会往家里打电话。而且说的都是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如"是不是该把春季服装拿出来了"，或是"今天会早回家，给我准备好晚饭"，等等。

我感到他是在窥测我星期五的动向。事实上，上个星期五，听完课后，我和先生共进了午餐，回家时顺道去了一下百货大楼。这时，丈夫又往我手机上打电话，但是我没有听到。

就为这件事，回到家以后，他怒不可遏，冲着我嚷道："你为什么又不接电话?"

竟然还凶神恶煞地问我："你到底在哪儿逛荡?"

“我有我的事啊。你那么不放心的话，就用根铁链子将我拴上好了。”我当然不示弱了。这么一说，他就不吭声了。

第二，前天晚上，他突然一把抓起我放在客厅桌子上的《源氏物语》，随手翻了几页，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看着我说：“你在学这种东西，现在学了还有什么用？”

我一听就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是啊，也许如此吧。”

迄今为止，他对我参加的学习班，如插花、烹饪班等，以及其他学习活动一概不感兴趣，有关日程我也从不向他汇报。只是《源氏物语》讲义班，他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这说明他是觉得星期五可疑了。

即使丈夫对我的行动有怀疑，他也不可能成天监视着我。他好像知道我的行动，也了解我的心理一样，从他那追问、讽刺的口气来看，他是觉察到点什么了。

不过，关于与先生的事，我连在日程安排记事手册上都没有写，丈夫是怎么会知道的呢？

“莫非他……”

二十四日日记的最后一句“莫非他……”是什么意思呢？

她是不是已经怀疑到自己的日记被偷看了？

但是，如果她已觉察到了的话，那应该将日记本藏起来呀。迄今为止还是毫无顾忌地放在床单下面，这说明她并没有怀疑。

2月25日（星期日）22:50

前两天，文化中心的课结束后，又与先生共进午餐。在用餐时

先生又再次邀请我："我们一起去看源氏物语画卷展吧。"

横滨崇光百货大楼最近正在举行源氏物语画卷展，将德川美术馆、五岛美术馆等收藏的画卷的临摹复写本汇集一堂展出。每幅都以精湛的笔法临摹得惟妙惟肖，色彩鲜艳，足以以假乱真。

我也请求先生："一定请先生带我去。"

"下个星期六怎么样？"先生问我。

我回到家查了查丈夫的日程安排，他星期六要去打高尔夫球，就给先生发了个邮件："星期六可以吗？"

先生马上有了回信："没问题，时间可以充裕一点，中午出发可以吧。"

那天祐太正好有足球赛，夏美的日程还不知道。但是，中午出发完全没有问题。我马上给先生回了个邮件，回答说可以，然后就着手准备外出。和先生一起到东京以外的地方去，还是第一次。

连日来有点心猿意马，另外对外出远足一事心里还有一丝不安。但是只不过是横滨嘛，这点距离，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就算是单独和先生两个人，目的是参观"源氏物语画卷展览会"，等于是文化中心补课，不必介意。

自己心里不断地告诫，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担心打消了，另一个事情又来了。

"到横滨去的事，事先是不是要告诉丈夫呢？"

不过，最近丈夫对我外出的事非常在意，简直有点神经过敏。在这种情况下，如告诉他说我要到横滨去的话，还不知道要让他怎么说呢。

我决定还是不说为好。随后，用电脑查看有关展览会的内容。

和教授一起去横滨，还想隐瞒，一看日记本就一目了然了，不说也没用。

她还以为自己不说就可以瞒天过海了，实在是幼稚，愚蠢，太小儿科了！

2月28日（星期三） 24:00

丈夫又很难得地早早就回家了，吃完晚饭，到浴室去洗澡。

不一会儿，只听得丈夫在浴室里叫唤："哎，过来一下。"我走到浴室前面打开门一看，丈夫背朝门，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

看到这一光景，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他："什么事？"

"你给我看一下，这里长了什么？"

丈夫扭着身体，用手指头指着脊梁中央问道。

我定了定睛，仔细一看，丈夫手指的部分有点红肿。

"好像长了个红疙瘩，有点肿。"

他马上将盥洗台上准备好的软膏递给我说："好，你帮我在那里上点药。"

我接过软膏，从管里挤了一下，将黄色的膏药点在手指上。这黄黄的软膏有点像小青虫，很可怕。没有办法，我强忍住恶心，将软膏涂在丈夫刚洗完澡、还在冒热气的身体上。黏糊糊、滑溜溜的，实在恶心。我将残留在手指上的一点都抹在丈夫的背上，再用毛巾把手擦了好几遍。

"涂完了"。

我告诉了他一声，随即将软膏管盖上后，就像逃避瘟神一样，逃回到厨房。跑到一半，我还用围裙将手又擦了一遍。

然后，我又坐在电脑前开始记家庭收支账。洗完澡后，换上浴衣的丈夫冷不丁地站到了我身后。

“你累了吧，我给你揉揉肩膀。”

说着就将双手搭到我的肩上。就在他双手触摸到我身体的那一瞬，我只觉得一股寒气在我脊梁掠过，我不由自主地蜷缩起身体。

“别碰我。”我一边敲着键盘，一边扭动着双肩，试图摆脱丈夫的双手。

丈夫一看，舌头啧了一声说：“你不喜欢吗？”随即就噔噔地向书房走去。

客厅里荡漾着一股险恶的气氛，书房的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听到这一关门声，我僵硬的身体中一直绷紧的神经才打开，松弛了下来，肩膀也放松了。

对了，那天我洗完澡后，我是让妻子帮我涂过软膏。那之后，我想帮她揉揉肩膀，这是我爱情的表现，但是她却说“别碰我”，不让我碰，这太不可爱了。

以前，当然是相当遥远的过去，我也曾给妻子揉过肩膀。那时她舒服得连眼睛都闭起来了，直呼“舒服，舒服，太感谢了”，现在给她揉肩却是这样的反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个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呢？

是对我和诗织交往一事的反弹吗，还是出于对源氏物语教授的礼节呢？

不过，我可完全没有恶意。非但如此，我只是想让妻子放松一下，完

全是出于好意。然而却遭到她的拒绝，这是不识好人心。这不仅是妻子所不应该有的态度，同时也是对丈夫的反抗。

近来丈夫的态度渐渐地在起变化，这是确实的。

明显地要比以前更想接近我。今夜还特意把我叫到浴室，让我看到他的裸体。明明是自己可以涂的软膏，却要让我帮他涂。

非但如此，还突然要为我揉肩，倒让我感到不舒服，无法接受。

总而言之，自己也感到很吃惊，碰到丈夫的身体，或是让丈夫碰我的身体，我都厌恶，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

那并不是我刻意、有意要那么做，而是我的身体单方面拒绝的。

也不必特别去命令，身体远比我的意志顽固、老实正直。

女人这样的心情，丈夫知道吗？不，他肯定是无法理解的。

忽然，我感觉到好像丈夫要来了，急忙关闭电脑，整理了一下厨房后就到寝室去了。

老实说，这里才是能够逃避丈夫纠缠的太平场所。进入这个房间，他就不会再对我说三道四，也不会来碰我了。

尽管如此，我们虽说是夫妻，但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才感到最有安全感，这样的妻子也是绝无仅有吧。

总而言之，我们的夫妻关系现在正在慢慢地走向崩溃，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老实说，最近我总感到，阅读妻子的日记，在精神上不卫生。因为她写的都是令我郁闷、焦躁不安或不愉快的内容。

好了，到此我应该狠下决心，再也不去看那日记本。但是，看到下

一页上也有文字，忍不住又继续读了下去。

3月3日（星期六）21:30

今晨吃完早餐后，夏美看着摆置在客厅里作为装饰的小偶人，问道："这些偶人要摆到我几岁的时候为止啊？"

我回答道："到夏美结婚出嫁为止。"

我家的女儿节[①]偶人是公寓迷你型的，只有日本天皇和皇后一对偶人。是夏美出生的那年买的，已经用了十三年了。这样每年拿出来装饰，这对偶人也该是中年夫妻了。想到这里我禁不住一个人苦笑了起来。

夏美很认真，"嗯"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不过，如果我不结婚的话呢？"

"那就得一直摆置下去了，那可了不得。"

说完了后两个人哈哈大笑。就在这时，丈夫走了过来，在桌边坐下。

夏美不失时机地问了一句："爸爸，今天是女孩子过的节日，你知道吗？"女儿显得很高兴。

丈夫随声附和道："哦，是吗……"随后，又略微想了一下后邀请大家说："好吧，那么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去下馆子吧。"

---

①女儿节。又称雏祭。因每年三月三日在祭坛上摆供用土、纸等制成的外饰服装的偶人而得名。过偶人节最早源于古代日本人流放偶人的习俗。所谓流放偶人，即给烧制成的泥娃娃穿上红色纸服，连同祭品一起放在稻草筏上，让其顺水漂流而去。据说这是为让偶人把人身上的污垢脏物顺水带走，以消灾除祸。偶人节到了江户时代被定为全年五大节日之一。过去在三月三日，孩子们可到邻近的各家去玩，不经大人许可就可拿走供坛上的偶人和食品。现在日本人过偶人节，凡是有女孩的家庭，约从二月二十日起就设置 五～七阶的梯形偶人供坛，上面供上以取形日本天皇和皇后为首的各种古装偶人，一直摆到三月七日以后。偶人的排列一定要男女成对，寓意夫妇和睦。三月三日这天，全家人要坐在摆满偶人的供坛前，向女孩赠送礼物，祝贺节日。

难得的一个礼拜六，不要和那个女人去约会吗？可真奇怪了。

每年女儿节一定都在家里做散寿司的，所以女儿冲我伸过头来问："妈妈，今天晚上不做散寿司了？"

丈夫一听就说："妈妈够辛苦的了，偶尔也让她休息休息。"

当然，他不是对着我说的，而是对着女儿说的，这是因为有些不好意思。

即使那样，能听到从丈夫嘴里讲出的慰问的话，虽然是高兴的事，但是先于高兴而来的是有点毛骨悚然。

不管怎样说，最近丈夫经常周末待在家里面，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据护士长讲，那个女人过得很快活。那是因为与丈夫关系好呢，还是因为多少和丈夫之间有了点距离，所以能够享受自由行动的时间了？

说不定是后者呢。

因为我周末邀请全家一起外出去吃饭，就猜测我和诗织的关系，甚至怀疑我和诗织的关系产生了裂痕，这样的想像证明她无论处事还是考虑问题，完全是只顾自己方便，相当愚蠢。

我和诗织的关系纹丝不动。与以前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我这里太忙了，无法照顾好她，她才学会了约朋友一起去玩。当然这方面我会收紧缰绳的。由于诗织还年轻，不大会为他人着想，也容易任性。

不过，在经济上，我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我照顾着她，她无法简单地离家出走。

在丈夫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西麻布新开的意大利料理店——安德烈。这个店的店长原来是丈夫经常去的六本木店的店长。丈夫向他介绍说："这是我的太太。"他马上就很诚恳地说："我以前一直承蒙你先生的照顾……"

这么说来，他以前和那个女人也一直去的了。店长或许会把我和那个女人做比较吧，想到这里，我感到有些不愉快。

丈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一边吃饭一边问我："那个，情人节的答谢礼物什么好呢？"

不知刮的是什么风，以前丈夫曾托我为他购买礼物，那是为了答谢情人节送巧克力给他的病人的。但是，却从来没有还给我什么礼物过。当然，我也从没有指望过他会送给我什么礼物。

"那么，给我买个特别高级的吧。"我回答了他一句，丈夫听了微微一笑。

对于丈夫的豹变我感到非常吃惊。迄今为止他根本没有对我有过一句温柔的话，也没有为我想过一件事，而今天却是这样，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

是不是他突然觉悟到家庭的重要了呢，还是因为他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出现裂痕？

吃完晚饭回家后，一家人都睡着了，家里上下静悄悄的。我一个人起来，走到偶人架前仔细地凝望。

红色绒毯的阶梯陈列架上坐着一对男女，面部笑容可掬，和睦相爱。这二位中间有什么很坚实的纽带吗？

今天晚上就这么摆放着吧，明天得趁早收拾起来，否则"女儿

会找不到婆家”。我想起了这么一个古老的传说。

“不过，嫁不出去的话，也不必勉强。”我眼前浮现出夏美熟睡的脸庞，喃喃地说着。

我特意把他们带到意大利餐厅去吃了一顿，妻子却说什么这个温柔有点毛骨悚然。这是什么话！

到这了一步，妻子不仅不可爱，甚至有些傲慢，乃至厚颜无耻。

3月6日（星期二）23:30

早上起来有点头疼脑热的，浑身乏力。

再有四天，本周星期六约定要和先生一起去横滨看“源氏物语画卷展”的，无论如何要在那之前恢复健康。

让孩子们吃过晚饭后，我到床上躺了一会儿，用体温表一量，有三十七度五。再支撑着起来到厨房间去服了点感冒药。这时外面的大门响起了开关门的声音。

好像是丈夫回来了。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时针正指十点过一点儿。这么早就回来了，可真罕见。

丈夫好像看到厨房还亮着灯，就先到厨房来了。我刚要对他说“你回来啦”，就被一阵咳嗽打断了。他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把病症和服的药名告诉他，丈夫想了一想对我说：“你到那儿躺下来。”

也许他要对我进行触诊。我一想到他的手要来摸我，就感到一阵紧张，忙装出笑脸说：“肚子并不疼，没关系。”

但是，丈夫却不听，用手拍了拍沙发的皮面，催促我说：“行

了，快躺下。”

“不用了，我站不稳，想早点休息了……对不起。”我向他道歉，更致谢，“谢谢你啦。”

自己也不明白到底讲了些什么。

说完就朝客厅门口走去，丈夫用冷冰冰的口气在我身后说道：“你是不是不愿让我触摸你的肚子？”

“没有，哪有这种事。”

我尽量轻声地回答他。就在这瞬间，丈夫的声音突然尖锐了起来：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

一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顿时目瞪口呆，扶在墙上的手也停了下来。

“你说什么呀，真无聊！”

确实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向妻子发问“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对此，妻子的反应是，一下子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说什么呀，真无聊！”好像要把对方用力甩掉一样。

从最后一句话来判断，她是完全否定了。但是，在说这话之前，有几秒钟的停顿，一下子塞住了，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

如果她心中没有鬼，一下子就否定好了。“你说什么呀。”但是，她是怔了一会儿，之后再拼命地否定。这样的反应太可疑了。

正因为自己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对她穷追猛打。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丈夫颇带挑衅性地说：

“那就让我看看吧。”

他好像是说，既然没有别的相好的男人的话，让我摸摸你皮肤也没什么关系。没办法，我只好认命了，再拒绝的话，丈夫会更不高兴，反而会让他起疑心。

我只好死心了，穿着睡袍在面前的沙发上躺了下来。丈夫跪在地板上，将双手伸向我的腹部。

我拼命地告诉自己：“就这么点小事，没关系。”丈夫那带体温的手触摸到我腹部的一瞬间，我浑身像触了电，一阵颤抖，一阵厌恶感传遍了全身。

我真想让他马上就停止，丈夫的手在我腹部毫无顾忌地上下乱摸，然后还说：“把嘴巴张开。”对我喉部观察了一番，自言自语地说：“扁桃腺有点肿大。”

他在做什么呀，这样的说法，简直像在观察动物一样，我都看呆了。不一会儿检查做完了。

“谢谢。”我总得向人家道个谢吧。然后迅速地站了起来，径直向走廊走去。

“喂，”刚走到一半，被丈夫叫住了，他问道，“要不要抗生素？”

“刚才喝过药了……”

我简单明了地答复了他，又说了一句“我先睡了”，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在房间里，我先定了定神，然后才上床。我耳边仿佛又听见了丈夫在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毫无疑问，丈夫是在怀疑我了。

我看了这么多日记，不怀疑你才怪呢。

在教授的引诱下，连接吻都接了，以为还能隐瞒得过去，企图瞒天过海的妻子，实在太可笑了。

3月9日（星期五）22:50

感冒好像是好了一点，今天去文化中心上课了。

我与先生亲热相处会不会让听课的学生觉察出来呀，我觉得很担心。但是至少在目前，还没有那个迹象。

上完课后，像往常一样与先生一起午餐。一边用餐，一边商定了明天约会的地点在涩谷车站“忠犬八公像”前。

最初自己觉得约会地点选在那么一般、甚至显得有点俗气的地方，不过又一想，那里都是年轻人聚散的地方，就又觉得有点兴奋，感到很高兴。

“肯定是个好天。”先生告诉我说。我对先生报以笑脸，只是一个劲地点头。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小学时去春游前几天的情况，那时也是如此坐立不安的。不，或许现在要比那个时候更紧张，更兴奋。

“那么就明天中午十二点见。”我们再次相互确认了一下后分手。分手后，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地，神使鬼差地去了一趟银座的百货商店。

最近不知怎么搞的，看的全是新款服装和新颖化妆品，肯定是自己有很强烈的化妆打扮的欲望。

今天早上，就连女儿夏美也高兴地对我说：“妈妈你最近年轻多了。”

哪家商店里都琳琅满目地挂着各种款式的春季服装。

我一件件地比试着，脑子里想像着自己实际穿着这些服装的形象。

最近在家里时，也是经常照镜子，还经常称自己的体重。

加上自己心情变得十分快乐，把家里客厅的窗帘都换了，还花了半天时间，把平时不太打扫的阳台彻底地打扫了一番。

这都是因为漂亮、大家都说我漂亮的结果，我就渐渐地对自己感起兴趣来了，也开始有自信了。

傍晚，我开始挑选明天穿的衣服了。

白色女衬衣，外加粉红米色套装，胸口略微敞开，裙子是眼下流行的下方略狭窄成花蕾状的，手上提一个两面对开的装饰小包。

这身打扮，先生肯定也会喜欢的。

与教授去约会就拼命打扮自己，这是有些发疯了。

女性原本只为自己丈夫打扮，现在倒好，为别的男人打扮，她把自己的丈夫放到什么位置上了！

3月10日（星期六）23:30

今天是盼望已久的日子，今天要与先生两个人一起到横滨去。

中午十二点，我们在涩谷碰头后，坐东（京）横（滨）线特快列车去横滨。先生是银灰色的西装和粉红色衬衣，显得格外轻松潇洒，与我的粉红米色正好相应相配。

星期六下午电车比较拥挤，我和先生并排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出发去远足。

电车只用了三十多分钟就到了横滨，我们随着人流从车站东口

出来，不一会儿就到了崇光百货大楼。先生好像事先已经调查好了一样，一点也不迷路，一口气来到六楼美术馆。

入口处写着“复活的源氏物语”，德川美术馆、五岛美术馆多年精心收藏的画卷，跨越千余年的时空展现在我们眼前。

特别是使用现代高科技手段，通过X光线摄影和颜料分析，看到了当时的图案和色彩，耗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对画卷进行了临摹和复原。

宽敞明亮的展示会场内，展出了十九卷画卷和书法挂轴，还有原画的照片，生动地再现了平安朝代贵族的生活情况。

每卷画卷、照片等都有解说词，先生还增加了许多补充说明。

如源氏物语第十六帖《关屋》的场面是与丈夫常路介一起去任国赴任、任满空蝉返回京城的情景。返回途中，在枫叶似火的逢坡关偶然与正要到石山参拜的源氏一行邂逅。画面上山景、牛车、侍从等描绘得栩栩如生。空蝉与源氏身份相差悬殊，无法正面相见，只好将隐藏在心中的思念通过诗歌表现出来。

“去日泪如雨，来时泪若川。行人见此泪，错认是清泉。”

先生满怀深情地将这首诗低声吟诵了一遍，然后解释道，当年源氏只有二十九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省吾眼前好像出现了妻子兴高采烈地与教授一起观看源氏物语画卷的场面。妻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文章写得漂亮起来了。不，是与教授在一起，高兴的心情自然就在笔尖上流露出来了。

总之，无聊之极。

也许这些临摹作品是从当时的原作直接复制下来的吧。其色彩都比原画要鲜艳，原画基本上都褪色了，根本不可想像能临摹出那么漂亮的作品来。特别是《竹河》、《宿木》，画中的姬君和侍候她的宫女们身着的服装，白，赤，青，黄，绿等，几乎都接近原色，就像争妍斗奇、姹紫嫣红的百花园。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住宅，如《柏木》等。受到良心苛责的柏木重病卧榻不起，夕雾大将去探望他，源氏通过三公，委托夕雾大将婉转地代他道歉的场面。

但是，如此重大的场面，谈的又是如此重要的话题，却只是这边在谈话，那边只隔着一个幔帐有好几个女侍守候在边上。

“这样商量事情，还不让侍女都听见了，还有什么秘密可言？”我不放心地问了一下。先生苦笑着说：“没关系。”

当时的贵族和侍女身份有天壤之别，侍女听到的话，不可能传到其他贵族耳朵里。再加上侍女也基本上是专门只服务于自己的主人，几乎终生不变的。

不像现今，无论什么事情，几乎立即就会传播开来。源氏物语的时代是非常悠闲自得优雅的时代，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像的。

学到很多东西，画展一圈看完后，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先生说：“好像有点腹中空了。”我点点头，先生马上劝诱道：“这附近有家很高级的宾馆，到那里的餐馆去吃吧。”

今天我反正是一切都交给先生了，我点点头后我们就从画展会场坐电梯下到二楼。在步行甬道上走了几分钟后，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大海。

“真漂亮啊！”

春天的阳光洒在蔚蓝的大海上，波光闪闪，我看得心旷神怡。先生用手指着前面的宾馆对我说："到那家饭店的顶层去。"

我顺着先生手指的方向一看，前方海上有家半侧是半圆形的很独特的宾馆，得坐摆渡船才能过去。

两个人尽情地看完画展后，要坐船渡海去宾馆，这个教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对教授的诱骗欢天喜地听从的妻子也成问题。

这次是大白天，不可能发生像上次那样的事情。不过，千万不能大意。

先生真是见多识广，几乎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这可能就是挑起女性好奇心的伟大之处吧。

说话间，就坐着海上巴士，在海风的吹拂下，来到了宾馆前面。这家宾馆很雅致，我们坐电梯来到了最高层。

从顶层的窗户往外一看，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太美了！"

眼前是一片大海，在春季阳光照耀下的东京湾向远处伸展，一直延续到海湾大桥，右边可以俯瞰大栈桥和山下公园。

"感谢你把我带到这么漂亮的地方来。"

我再次向先生表示感谢。先生微笑着说："只要你喜欢，我就很高兴。"

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被邀请到这么浪漫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呢。

而且是男性的邀请。

我们立即就开始用餐。先生到底和谁一起到过这个宾馆呢？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感到有些嫉妒。

“你和你太太来过这里吗？”我稍稍带点挖苦地问道。

先生一听，连忙摇头。“没有，没有。我想你大概会喜欢的。预先来看过一次。”

是真的吗？我想大概是假的。但是，他这么说，我很开心，我就全盘照收吧。

观赏完优美的源氏物语画卷展后，在春风的煽动下，我们渡过大海，来到豪华宾馆的餐厅用午餐。能享受到这么多，我的身心都感到非常满足。很想就这样永远沉浸在这个世界之中。先生好像看穿了我的心事，喃喃地说：“累了吧，休息一会吧。”

在哪儿休息呢？我觉得很奇怪，有地方吗？这时先生静静地站了起来。“到房间里去好好看看海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跟着先生站了起来，跟随他走。

光天化日之下将别人妻子诱骗到宾馆去，真是个岂有此理的老东西！

我还从没见过如此的采花大盗呢。轻而易举地就中了人家圈套的妻子，也真是！

“混蛋蟞！”省吾在心里骂了起来。但是，结局如何，还得看下去。

老实说，我根本没想到会有宾馆从白天就往外出租房间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宾馆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尽管是白昼，房间当然可以使用了。

那么，先生是什么时候借好房间的呢？

在我们两人看画展的时候？或是在是吃饭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看见他有开房间的行动。或许是在这之前就预约好了的吧。

不管那些了。我随先生进了一间高雅而又明亮的房间，拉开窗帘，大海就在我们眼底下。看到这样的大海，我的心灵就被无限地解放出来，变得温柔了。

“天气太好了，你看，可以看到对岸码头的未来广场。”

先生手指的前方有一幢很别致的大楼，但是更令我心跳过速的是先生的胸口就在我眼前。

午后的阳光从晒台上射进房间，淡米黄色的墙壁照得很明亮。这里不像上次夜晚那家饭店房间那样，有一股秘密的妖气。

但是，在我们身后有一张硕大的双人床，盖着床罩，在静静地等待着。

尽管很明亮，但这里确实是密室。

如果在这里先生再提出要求的话，我该怎么办？我正这么想着，先生的脸一下子凑了过来，顺势一把抱住我的肩膀。

“啊……”我叫了一声，同时先生的嘴唇就触了上来，最初我还躲避，但是随后就避不了了，任凭先生摆布。

女人只要允许了一次，就会不加抵抗地完全许可吗？

我被先生紧紧地抱着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放开我。”先生一下子把手放松，把身体让开，然后把窗帘拉上。

刚才还很明亮的房间，一下子跌进黑暗之中。打开台灯后房间里才有了一丝光亮。

“SNSIN DKRT BDNTORKM AIBOUKT WTSW SBTO YRSTSMU.”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在这里冒出英语来了呢？不，这是真正的英语吗？

省吾又从头开始，对那字母琢磨了一番。

“SNSIN DKRT……”

每一个段落，都像一个单词，但是什么意思呢？一点儿都看不懂。

会不会是别的国家的语言呢？我都看不懂的文字，妻子怎么会懂呢？她大学学的是国文学，自己也承认英语很蹩脚。

妻子为什么在这里要用洋字码呢？

太奇怪了，省吾苦思冥想，突然想到：“会不会……”

这不会是密码吧？如论怎么解读都读不懂，或许是妻子自己任意创造的密码。

但是就算是密码？也读不懂，意思一点也不明白。

并且吗，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密码？

到这里为止，有关教授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得很详细，没有必要隐瞒嘛。

那样说来，在这里突然改用密码，说明她已经觉察到我在偷看她的日记了？

但是，就在这之前，她还是跟以前一样，写得很详细的。为什么最后的部分，故意改了呢？

“尽管是日记，这一部分想要隐瞒？”

省吾不由得呻吟了起来。

也许，在这之后，对两个人来讲发生了重大事件。自己不愿意想下去了，是不是与教授的关系加深了呢？所以，那样的事情是无法写的。

省吾觉得自己已经为讨厌的预感所俘虏，他再一次试图解读那些

密码，

“不对！……”

妻子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开发密码呢？这样的想法，都是自己思虑过度。

也许，这些洋字码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妻子信手写来涂鸦？

确实如此，省吾一个人喃喃自语。但是，并没有完全赞同，

到底出了什么事？省吾觉得自己好像钻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大迷宫。

奇怪的洋码字，省吾对这一密码感到困惑。日记跳过一天写上了新的日期。

或者可以说，那洋码字原本没有什么意义的。不，事情没那么简单。

3月15日（星期四）23:00

这几天先生没有发邮件过来。不过，最后的一个邮件是在三天以前。

在这之前，我给先生发了一个表示感谢的邮件，感谢他陪我到横滨参观。先生马上回了个邮件："难忘的一天。"

最后一个邮件收到后，只不过才过去三天，并没有长时间没有联系，但是放心不下。

上午，在打扫房间时，我不断把放在围裙口袋里的手机拿出来查看有没有来过电话。每次都期待着大概会来了吧，但是打开手机一看没有，画面上只出现没有新邮件的表示。令人垂头丧气，

一边在擦厨房的地板，一边在考虑，莫非是先生对我已经感到厌倦，而且找到了其他更好的年轻姑娘了？感到非常不安。但是，接着马上就自己讲给自己听，先生肯定是因为工作繁忙而没有联

系的。

这个不安和安心在我心中不断交替出现，令我无法安静。

尽管如此，像先生那样能得心应手地与女性交往的男性是很罕见的。他具有能够深得女性欢心的技巧，这说明他恋爱经验丰富。

先生的周围一直有许多女性围着他，像我一样心情激荡热血沸腾的也并不是什么怪事。这样一考虑，就觉得自己很可悲，为什么要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忘乎所以。

“志麻子坚强些。”我自己对自己讲着，思考着。就在这时，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手机电话铃响了。

“是先生发来的。”我迫不可待地打开一看，果然是先生发来的邮件。邮件标题是“你好”。在信中写道：“明天是星期五，像往常一样，午餐后，我想与你好好谈谈，到傍晚为止，你有时间吗？”

明天约好百货商店的外销员把做好的女儿的校服送过来，现在与她联系一下，让她改日再送。

先生在想什么，我不清楚，不管怎么样先给先生回个信吧。“可以的，没问题。”

教授一叫，她就会抛弃家庭，找时间去幽会。妻子爱上教授了，何止如此，他们肯定关系很深了。想到这里我简直都快要发疯了。

3月16日（星期五） 23:30

按计划在文化中心上完课后，到一直去的餐厅与先生一起用餐。

吃到一半时，先生问我：“下面的时间没问题吧。”“是的，没问题。”我回答道。今天下午的安排全让我给取消了，孩子们五点钟回

家，在那以前都是我的自由时间。

吃完饭，先生说："那么走吧。"他邀我坐上电车到了品川额度一家饭店。最初与先生两人一起去饭店时，非常紧张，不知所措。最近习惯了，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再说，这个饭店里还有电影院，水族馆，白天两人在这里行走没什么奇怪。也许正是考虑到了这点，先生才选择了这家饭店的吧。

在往来的人群中，我们向总馆走去。一边走，先生一边轻声地说："真想与你单独在一起。"

我只要听到先生的声音，浑身就会像被点着了一样迅速热起来。

我们径直进了饭店房间，这才有点放心了，到了这里，就不会再受到干扰了。

"FTTB SHSIN DKRT WTSNZNSNG MEAGR."

这天的日记，又是以洋字码结束。

字数要比上一次的少，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上次两个人到横滨宾馆去的，最后也是这么几个洋字码。这么看来，她写的是密码啦。

省吾再次努力，心想一定要把它破了。但是还是没有成功。省吾突然想到，看看与上次有什么区别，就将上次的与本次相对比，发现有不少是相似的。

"还是不懂。"

或许，这是妻子为了搅乱我的头脑而发明的游戏吗？

逆转

无论是在医院，一个人在院长办公室，或是在每天来回驾驶的车中，不知怎么搞的，妻子的日记本都会突然浮现在脑海中。

今天她又去了哪儿了？莫非，莫非又与那位教授幽会？那一行不可思议的英文字母表示什么意思？一想起凡此种种的问题，就无法收回自己的思绪。

话虽如此，可是自己对这种妻子怎会如此在意呢？

说实话，以前可从未思考过妻子的问题。

清晨，前脚跨出家门，从那一瞬间起，妻子的事儿就干干净净地忘在脑后了，夜晚回家之际，晚餐呀，或寻找回家很晚的借口时，才终于想起妻子的存在。也就是说，尽管妻子是一直在家的，但是却都与不在家一样，空气般的存在。

然而，此时只要稍微空闲下来，就在意妻子的事了。

从前，妻子对自己的举手投足可是十分在意的。特别是，与诗织在哪儿约会、两人在一起干了什么，她全身的每根神经、每个细胞都似乎敏感得变成地雷探测器。

而今突然发觉，自己也变成那时的妻子了。

说句心里话，现在只要是与妻子有关的事儿，全部都想知道。并非知道了会怎么样，总之，先得把握住妻子的全部行动。

这，是自己与妻子交换相互立场的时机，正如逆转现象。

无论如何，在洞悉妻子全部行动的基础上，再干净利落地问个水落石出。

因此，那英文字母的暗号就是问题的症结。一遇到危险的场合，这个暗号必定冒出来。无疑，这里面肯定隐瞒着重大秘密。

省吾再次将日记本拿出来，将里面出现过的两次暗号排列，从不同

的角度进行思考。正如智力测验，年轻时可是拿手好戏，百难迎刃而解。

经过无数次的思考，将英文字母变换排列，终于，捕捉到一个重要启示。

莫非，这些英文字母只是去掉了母音的最初的拼字标记？

比如前面日记中记载的“FTTB”意味着“再次”，以下的“SNSIN DKRT”意味着“被先生拥抱”。没错。

“混蛋！”省吾不禁粗鲁地叫骂起来。

事到如今，妻子与那个男人发生了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了。

这种事情，你以为能骗得了我吗？单单这些刺眼的英文字母就令人怒发冲冠了，省吾忍不住将日记本狠狠地摔在地板上。

妻子水性杨花，红杏出墙，与那个男人已经关系过深过密，这都已经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省吾恨不得立刻就将日记本摆在妻子眼前，让她坦白交代，叩头谢罪。

而今妻子淫荡不贞，真是连她那张脸都不想看见。

不过，这样的话，妻子以牙还牙，也把自己的事儿抖搂出来，朝自己哭喊叫嚷起来，那么夫妇就会一同陷于烂泥沼而不能自拔。省吾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为避免这种危机，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

再不想看第二次了，这，与其说是一本日记，不如说是恶魔之书。

3月19日（星期一）23:30

最近差不多一礼拜一次跟朋友一起观赏歌舞伎、歌剧或去餐馆吃饭。不在家的时候，就请住在杉木区的妈妈来帮助照顾孩子。

妈妈虽然对我外出并不愉快，但因为每次来都能见到她的外孙

们，所以还是很乐意。

不管怎么说，每天闷在家里，也并不能改善与丈夫冷战的状况，出门之后心情要舒畅而明快得多，还能够忘记与丈夫不和睦的烦恼事。

今晚又与藤野绘里去上野观赏歌剧了。十点多刚回到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就与回家的丈夫不期而遇。

“干什么去了，都这个时间了……”丈夫一看到我就怒吼起来。

“去看歌剧了。”我一边走一边将歌剧的剧照说明给他看，丈夫紧绷着脸，在电梯里一言不发。

今晚去观赏歌剧，因此我特意穿了一件袒露后背的黑丝绸长裙。一半为了恶作剧，我故意将大衣脱下一些，转过身来将后背朝着他。“哎，看看，美吧。”丈夫厌恶地咂咂嘴，“成何体统……”

“穿得正经点。”丈夫的声音充满责备的语调。

在这种窘迫的氛围中，丈夫目不转睛地盯着电梯上显示楼层的数字，突然用一种来回撬汽车锁似的“旮旮”阴沉沉的声音诘问：“跟谁一起去的？”

“什么？”

“问你跟谁去的？”

“跟绘里呀。”我回答。

“孩子们呢？”

“我妈妈帮着照看。”

丈夫呆愣了一下厌恶地咂咂嘴，电梯门一开，头也不回地快步径直迈入房间。

在停车场与妻子不期而遇。就是那个夜晚。

妻子穿着袒露整个后背的长裙。何时起妻子变成了那种品行不端的荡妇了呢？一想起那后背就是为了让相好的男人抚摸，就恨不得狠狠啐她一口唾沫。

3月21日（星期三）24:00

春分之日。又是藤野绘里来电话邀请我共进午餐。

今天学生时代的好朋友真纪也一块儿来了，在绘里家附近的惠比寿餐馆。三人都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情绪高涨，谈话无拘无束，真带劲。

真纪的丈夫在外资的证券公司工作，这次将要去纽约赴任。"搬家，真是辛苦呀，因为我先生是单身赴任。"说着说着语调反而高兴起来。

仔细听下去，方知真纪为了孩子的教育，自己和孩子留在日本。

"与你先生分开，不在乎吗？"

"偶尔的别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真纪爽快地回答。

真纪的丈夫是再婚，两人结婚时，被嚼舌的人说成"超越十年的掠夺之爱"。就这样，两人之间的阴翳却被如此迅速地遮蔽起来，如此想来，夫妇之间的爱情"纽襻"究竟是什么呢？

我不禁更加认真地听下去。

然而真纪中止了自己的话题，将话锋转向了我。

"哎哎，志麻子，你最近好像越来越漂亮啦。"

"哪有的事儿。"我一边摇头否认，嘴边却不禁绽开绯红的微笑。

这时真纪的手机响起来，绘里见真纪起身，见缝插针，像早就

预备好了话题似的将脸凑过来："真纪说得对，你最近神采奕奕哦。"说着说着就逼近我。"差不多了吧，将你的相好坦白出来吧。"

我想了一会儿，觉得跟她们说出来也可以，就坦然地回答："教国文的清原先生，还记得吗？"

"啊呀，想不到，是那位先生……"绘里一下子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中途真纪回到座位，这个话题一下中断了，晚上回家之后绘里又来电话，我利用这个机会，就将对先生溢满于胸中、似乎要迸裂流浆的感情一五一十全部直率地吐露出来。"干得好！"绘里赞成我。

尽管只告诉了绘里，无论如何，由于直率地说出了心里话，不知何故，仿佛增加了一个同案犯似的，心里反倒充满了安心感。

将自己红杏出墙的丑事坦白给朋友，自己反倒轻松起来，究竟唱的什么调？

这朋友也可真是朋友，听到这种事，反而加劲、鼓励。妻子们干的事儿，完全是智力幼稚且为所欲为，真是令人惊讶得无言以对。

3月24日（星期六）23:00

至此，与先生的每次约会，吃饭、情人旅馆以及出租车费，全部都是先生支付。

总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先生一说"师徒关系，理应如此"，就次次承蒙了厚意。听说先生下个月月初生日，为回报平日之礼，想赠送一件特别饱含爱情的礼物给先生。

最好是手工织品，而且是先生平时总不离身的礼物。只要想到

此事，我的心绪就激动不已。

最初，我打算织件先生在早春季节能够穿着的薄毛衣，同样的编织两件，与先生成双成对。即使不能同时穿，但只要一想起先生与自己穿着同样的毛衣，就能够感到先生此刻就在身旁。

然而，先生有夫人，织毛衣或许反而给先生带来麻烦。

经过种种思虑，最后决定给先生手工制作一个靠垫。但凡是先生都会有轻度腰疼的毛病嘛，有时看到先生的手不经意地放在腰边，作护腰的动作。也许并非什么大病，但写论文时，腰背后有个靠垫靠着肯定会舒服很多。而且靠垫或许也可以放在大学教授的研究室里。

于是，立即着手寻找靠垫的布料并开始刺绣。刺绣模样打算模拟《源氏物语》中心焦如焚地等待源氏出现的姬君的背影图案。

少女时代，从母亲那儿学过日本刺绣。布纹里一针一线，倘若差之毫厘，丝线流动之美就会乱套。如此需要手脑并用的织品，都是为了先生。一针一线都将倾诉和饱含着对先生浓情蜜意。

在客厅专心刺绣时，夏美靠近身边问道："在做什么呀？"

"想做个靠垫。

"真美啊，这是给爸爸生日的礼物吧。"这么一说，我有点惊惶。

确实，丈夫的生日也快到了，这事给干干净净地忘在九霄云外了。

"不过，这是送给朋友的呢。"慌慌张张地解释一通。夏美意味深长地望着我的手的动作。

为了这位教授，特意亲自寻找布料、亲手刺绣制作靠垫，迄今为止就连自己的丈夫也没有过，她心里都明白，却能够不动神色地做，这事

决不能容忍。

3月26日（星期一）23:40

清晨，一声“走好”把丈夫送走，接着孩子们也出门上学之后，将大门锁上，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开始不受任何人打搅的只属于自己的时间了。于是，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解除振动功能，恢复铃声，确认有没有来自先生的邮件。

还是没有邮件。我失望的同时，一种从未品尝过的秘密的气味儿，飘浮着惊险的战栗感。我独自悄悄地享受着这一切。

如果是以往，家里人走后，首先从收拾早餐后的杯盘碗碟开始自己的一天，但最近却先要坐到卧室的梳妆台前。做好准备，以备先生突然来电话，做到随时都拔腿出门。

想是这么想，但是，与先生每次幽会的时间都是预先约定好的，临时来电话，突然被叫出去的事儿一次都没有过。

明知是毫无意义的，由于先生的身影片刻也不曾离开过脑子，安安静静地就这么待着，肯定要发疯。于是不知不觉地开始化妆。

镜子映照着的自己，皮肤宛如回到“小栏花韵午晴初”般的娇嫩欲滴，一日胜一日的化妆的功底，达到了若似平淡却具灵韵之美的境界。随着心情和皮肤都变得嫩叶如春，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有一种虽佳丽如云、仍专美于前的心情。

如此，种种变化发生了。首先，近来我家晚餐的菜谱以往以日式为主，渐渐地变成以西式为主。因为我期冀有一天能够亲自为喜欢西餐的先生做一次手工料理。

再就是逛百货店，我的脚步与目光也不禁朝向男时装模特穿的绅士夹克衣呀毛衣呀，将男时装模特与先生的脸重合在一起，一动不动，久久地凝视，可谓“人生斯世，情之一字，薰神染骨”。

即使我全部的行为就是被人说成愚蠢、发疯，如同中了先生的魔法一样，我的心也如春潮而涌，如丽水相逐。

而今先生的全部，令人无尽地疼爱，无边地思量。无法抑制。

凝视着从前先生发来的邮件，忍不住“先生……”喃喃轻唤，全身发热，那下半身的隐秘处都会湿润起来。

对自己的丈夫极其冷淡、简慢的妻子，对那位“先生”却只要喃喃细唤，就全身发热，那下半身的隐秘处湿润起来。究竟……

归根到底，女人只要发生一次关系，之后就如陷入无底之沼一般，徐徐溜溜地沉溺进去了。

与此相比较，男人的婚外恋却会在某个时刻或地点幡然醒悟。就此一点，男人的罪恶感要轻一些，或者说理性些。即使发生婚外恋，是否与妻子同罪，难以断定。

“是这样吧？”省吾独自嘟囔着，又独自首肯。

精心化妆之后，目光沉注在先生送的枝形吊灯的吊带上，行神气凝那通透的水晶时，与先生在一起时甘美的记忆复活，如月之曙，如光之初。

那个下午，如梦如幻。那时身虽犹在，魂却杳霭流玉。变成另一个自己，翱翔梦幻的世界。

“SNSIGIM　TSKN　WTSNNKNIR.”

那一瞬间，渗入我的身体深处，又如海之洞涌，溢满我身体的深处。我全身因火焰溶化，如火山熊熊燃烧。

是我太不知男女之情欲了呢，还是自以为知，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呢？

我这个女人的心，不，身体之贪欲究竟到何种境地呢？只要一想到这些，自己都不禁觉得可怕。

记得以往，也就是几个月之前，自己冲入那个叫诗织的女人家里，声色俱厉、义正辞严地指责："你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之不容，为千夫所指……"无疑，那时的自己深信这种丑事决不能容忍。

那么，此时此刻的自己，对先生如此深刻地热恋，又算什么呢？

这不正是婚外偷情嘛！

"不过……"如今"婚外恋"一词也并非那么沉重。老实说，拥有丈夫以外的爱情的妻子无处不在，几乎都没有罪恶感。绘里是理所当然，真纪也应有经验。自己不过是进入她们中间的迟到者罢了。

想着想着感到气促窒息起来，从梳妆台一头扑到床上俯卧着，将头深深埋进羽毛枕头呼唤"先生"，像要被压死一样吐出几口热热的气息。

仅仅在三天前才幽会过，此时此刻恨不得马上就相见。

至少能听听声音也好啊……不过到底没有勇气，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急不可耐，死心地将手机猛地朝床上扔去。

事到如今，能够解读出两人之间的暗号反而更加令人生气。这"SNSIG……"以下的意思不就是"先生，此时此刻，确确实实，您就在我的体内"嘛？

那个男人，进入了妻子的体内，什么意思！多么不知廉耻！多么不贞淫秽！决不允许，断然决不允许！

而且将这些丑事堂堂记在日记中，什么意思？自以为搞些暗号密码，就人鬼不知，没人解读吗？真是浅薄之至！

不，其愚昧透顶或许是其唯一的出路。

3月28日（星期三）23:30

“我回来啦。”随着我进门的一声招呼，穿着睡衣的祐太冲出来。“妈妈，今晚爸爸的情绪似乎不佳哦。”边说边两手的食指伸出脑后，装扮成鬼样。

“知道啦，快睡去吧。”

我径直进入自己的房间，换上家里穿的便服，卸好妆之后一进入客厅，就看到丈夫穿着睡衣，似乎一脸不高兴的神色正盯着电视。

“我回来啦，你今晚回来得早啊。”

墙壁上的挂钟正好过十点多一点儿。

“吃饭了吗？”我问。

“吃过了。”

我刚打开冰箱正想找点儿啤酒佐菜什么的，就听到丈夫的怒吼声飞过来。

“喂，你不要敷衍搪塞了，你以为你骗人哄鬼的伎俩可以到何时？”

“什么事儿呀？”我仓皇问道。

“你还装哪头蒜！对老子的报复……”丈夫恐吓起来。

我还是不明其意。对着眼镜片后横目睨视的丈夫。“究竟怎么

啦，冷不防……”

“你今晚真的是跟藤野在一起吗？”丈夫问道。

“好啦，别牵强附会地找茬了，今晚绘里突然来电话说，她多一张法国现代民歌的剧票邀请我一起去看，我就去了，你看，这个。”

我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手提包中翻出剧票的另一半，摆在丈夫眼前。

丈夫瞅了一眼。“好，我现在就给藤野打个电话总可以吧？”语气咄咄逼人。

“好啊，请吧……”

我就当着丈夫的面，拿出手机按下绘里的电话号码，并递到他耳根边。“好了，请吧。”

那天的事儿，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

那天由于偶尔可以早些回家，于是往家里打了个电话，但是妻子不在。事先她也没给我打一声招呼，擅自外出。至今为止，我好容易克制的积郁在胸的怒气，一齐爆发喷泄。

丈夫被我的气魄震慑住了，慌慌张张地急忙将手机推回给我。“算了。”

“大概不久前，我就觉得你行为反常。”

“那么，又怎么样？别像牙缝里塞了几根鱼刺似的，有话直率点说清楚吧。”

“好，你既有话在先，那我就不迂回婉转了。就最近，你跟哪个男人约会了吧？”

话一开头，丈夫就瞠目结舌，但还是站在那儿抱着胳膊虚张声势着。

“上个礼拜的白天，我在品川的宾馆非常偶然地看到了你。那天，在宾馆有一个新药品发表会，我正好参加那个会。一到宾馆大堂，就看到你和一个男人一起正要上电梯，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妻子竟然在大白天与别的男人幽会。”

丈夫用舌头舔舔嘴唇，仿佛捕获到一个久已等待的猎物似的。

我暗自思忖，此时决不能输给这个家伙，耸耸胸脯，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今天你别想找借口溜掉。”丈夫以为可以耍纸老虎之威。

“就是可笑嘛。”我反唇相讥。丈夫的拳头猛烈地叩击桌子，怒吼起来：“你将我当成愚昧无知的大傻瓜吗？那天看到的百分之百就是你，怎么样，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吗？”

我决定破釜沉舟，豁出去了：“好吧，就是我。他是大学时代的先生，现在在文化中心兼课。”

“与这个家伙，从什么时候开始相好的？”

“没有什么相好不相好的，不过与先生吃过午餐而已。”

“哼，你那泛光的淫脸，肯定进了宾馆开房间了吧！”

“够了，别没完没了啦，就是与先生一起吃了个午餐而已。别虚与委蛇，瞎猜胡想了……跟你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两码子事。”

“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去找你的先生，当面对证，可以吧。”

“请，直到你自己信服为止，请吧。”

真的在宾馆被他看见了吗？有点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甚至作呕，不过，在他面前表现出怯弱，就等于输给了他。

我如此盘根究底审问妻子，并非有多少自信。只不过从她的日记中发现，她每个礼拜五必定去文化中心，之后两人去品川的宾馆密会。

我以为有此为证据吓唬她一下，她一定会惊惶失措。

不料，妻子并不是那么好惹的，比自己想像的还要硬。与女友一起去听法国现代音乐会确凿为实，于是她从这里获得自信，叫她坦白宾馆密会的事，并非那么简单。

她不仅不坦白，而且铁嘴钢牙地说只是与教授去吃了个饭而已。

“我去找你那个先生。”威胁她，她居然还强嘴“请吧”。

“如果这样的话……”我差点就要去了，但是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我现在去找那位教授的话，就跟妻子闯入诗织的家性质相同了，不正是倒换了个场景么。

身为大男人，一到紧要关头，是男人反而变成了窝囊废呢。是去见妻子的情夫这种不体面的事不能放下面子呢，还是拘于自己的自尊与骄傲呢？自己都说不清。

反复思虑，反复唆使自己采取行动，但到底没有去找那个男人对决的气魄与勇气。

由此看来，可以说“妻子厉害得多”，不，“女人厉害得多”。

不管怎么说，由于这次的对峙，妻子毕竟应该有些触动。尽管这次让她找到借口狡猾地溜掉了，但我清楚地说出了品川的宾馆名，她的内心深处该相当惊惶失措并且有所反省。

我期待如此，我注视着妻子的态度与行动。但妻子的日记一次又一次出现英文字母。

3月30日（星期五）24:30

文化中心课程结束之后，在餐馆，我终于将缝制好的靠垫递给了先生。

“这是你亲手缝制的吗？”先生无比兴奋，喜形于色，反复说，“我一定好好珍惜，一定好好珍惜。”先生如此高兴，我实实在在感到了一针一线苦心缝制的价值。

由于兴奋，先生声音竟有些哽咽，他的手从桌子下悄悄地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淙淙细语：“就去吧，好吗？”

当然，我早有此意。之后，我们去了品川。

“AUTBN YRKBGMS FKMTTYK.”

我终于明白了，日记中最后的暗号“AUTBN”意为“每次相逢……”但后面的还未解读出来。

毫无疑问，妻子在与教授密会。既然如此，劳神费力地勉强去解读这些暗号也没有意思。不如不断寻找机会窥视日记。十天后我再次窥视到妻子的日记。

4月2日（星期一）24:00

昨天，和田护士长来电话，说有话想谈，这真是罕事。于是我们约定下午三点在新宿西口的咖啡店见面。

我还以为是关于丈夫婚外恋的话题，就想明白地告诉她，没有必要向我报告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护士长已经坐在靠里面的座位上等我了。我向她走近。“夫人，好久不见了。”护士长垂首礼节性地打招呼。我

一边回应一边询问："有什么话想说吗？"

"说实话，由于最近院长先生精神不大好……"

"在家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呀。"我回答。

"那么……"护士长稍微停顿了一下，"最近，挂号的香田小姐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她平时的工作是负责挂号，只要她当班，她肯定自己将患者的病历卡亲自拿到诊疗室的……哦，别误会，并不是医院要求她一定这么做。大概多半是她想待在院长身边亲手交给他吧。但是大约一个月前开始吧，她不再拿病历卡去院长诊疗室了。我觉得有点奇怪，就问挂号部的别的女孩子，别的女孩子说香田小姐已经拜托她们代替她拿病历卡的事儿了。"

护士长喝了一口红茶之后接着说，"就是有门诊时间以外的急性患者，院长先生忙得喘不过气来，她也是满不在乎、无动于衷的脸孔回家。但这之前，她必定留到最后，帮助院长先生诊疗结束之后才回家……"

"后来呢？"我催问。

"终于，早几天发生了一件事儿。那天院长先生告诉她，将每月月初的处方与国民健康保险证核对一下，计算向上级部门要求付款的诊疗费明细单，是每月的加班日。'在上班时间内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不加班。'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由此看来，她连加班都不愿意与丈夫协力了吗？

"当院长先生说，申请资料这么多，你在上班时间内整理不完吧时，香田斩钉截铁地说，干不完，我拿回家去干。听她这么一说，院长就什么也不讲了。她会那么冷淡，我都看呆了……"

的确，最近丈夫没有以前那么有精神，每天晚上回家的时间也比以前早多了。原来，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

那个多嘴多舌的护士长，把这种事情都告诉志麻子了。

护士长是有点多管闲事，但最近诗织的态度明显比以前冷淡多了。我与她之间不是什么将来要结婚的婚约关系，要分手的话，随时都可以。但是，我给她找了那么好的公寓，她一下子走得了吗！

护士长含糊其辞地继续说着。

"具体的不太清楚，不过最近那个女人好像想离开院长。这在边上的人都能看出几分来……"

我也不能点头，只好默默地听下去。

"院长跟她讲话时，她也表现得很冷淡，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连在边上的人看了都觉得怪可怜的……"

被那个黄毛丫头冷淡了就蔫了，这也太没骨气了。

我突然想起来，问道："哦，对了，上次讲的她辞职的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护士长一听连忙摇头，"嗨！还辞职呢，她倒好，越干越欢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尽管丈夫对她有不满，但还是与她断不了，会那么不死不活地拖着的。

"好，知道了。谢谢。"我郑重其事地谢过护士长后，从医院开车回家。在路上我一直在思考着。

如像护士长所说，那个女人在躲避丈夫的话，那说明她对丈夫

的爱已经在慢慢地冷却。对此，丈夫当然不愿意了，他会恋恋不舍地缠着她。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会搅坏医院的氛围，会被员工们看笑话的。

“我必须采取什么办法……”虽然我是这么想，但是，又觉得，“即便如此……”

前些日子，对丈夫出轨是那么焦虑不安、那么怒火中烧的我，现在反过来了，倒希望丈夫与那个女人能圆满相处。人的变化真的就是快。

晚上九点丈夫就回来了。最近他回来得都很早，我都没有准备，回来还要吃饭，真难为死我了。

吃完晚饭后，丈夫坐在那儿看电视，我在边上打量了他一番，觉得他最近有点垂头丧气的，还真有点放心不下。或许是平时工作太累了，可能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女人对他冷淡。

我估摸着孩子都已睡了，只有我们俩的时候，开口对他说：“哎，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怎么了？……”

他一听，立即反驳道：“没有，没什么呀。”

如是以前的话，他肯定会回答得更有自信。

于是我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是不是被那个叫香田的女人给甩了？”

我还没说完呢，丈夫看了我一眼，急忙回答道：“你说什么呀，没头没脑的……”

我当然不示弱。“我没猜错吧。”顺便给他倒了一杯茶。

可能是觉得害羞了吧，丈夫打开手中的报纸，将整个脸都遮了起来。我知道，他的这个动作表明，是被击中要害了。

我对丈夫说："别再遮遮盖盖的了，我们一起都生活这么多年了，你还瞒得过我？"然后再规诫他说："那姑娘年纪还轻，你不能死活不放地老缠住人家，怪可怜的。再说了，像你这样的人何必死死地追她那样的人呢？你还可以再去找别的女人嘛。"我若无其事地一字一句地把话说完。

丈夫慢慢地将头从报纸中探了出来，满脸惊诧，喃喃地说："你变多了。"

"是的，没错。有人在外面花心，狠狠地锻炼了我……总而言之，你应该在此时当机立断，换一个心情。你啊，我相信，肯定马上就会找到快乐的事情的。"说完耸耸肩膀笑了一下。

丈夫怅然若失地站在那儿，嘴巴蠕动着想说什么。我不管他了，拿起抹布跑进厨房去。

过了几分钟后，他在客厅里叫我："喂，你来一下。"我再次回到桌边坐下。

"刚才的事情，是不是护士长告诉你的？"

"是的。护士长看到你成天垂头丧气的非常担心，就来找我了。"

我袒护着护士长，把事情讲了一遍，他听了后，用力将手中刚喝了一口的茶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真没想到，在工作场所还遭到你派出的特务的监视，我怎么能安心工作？"

我马上反唇相讥道："我难道不是吗，最近你成天在盯着我，我才不得安宁呢。"

丈夫一脸怒火，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我软了下来，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是一个经营者，你不好好地干，员工们都担心呢。"

看来他喜欢的女人抛弃了他，这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今天晚上，我简直像个母亲一样，为丈夫治疗他心灵上的创伤。

非常遗憾，这里是让妻子赢了一分。

但是这样下去的话，她还不要骑到我的脖子上来了吗？我肯定要寻找机会反击，让她知道我的厉害。

4月8日（星期日） 24:20

晚上，洗完澡后关掉客厅的灯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我一拧开房门的把手，只见寝室内灯光通明，打开的电视机在播送音乐，我吓得在门口僵住了。

再仔细一看，身着睡衣的丈夫正躺在我的床上看电视呢。

我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讪讪地笑着说："偶尔来一次也……"

我竭力稳住自己，不让他看出我内心的惊慌，并且先下手为强，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晚上我很疲劳。"

但是，丈夫好像没听见似的，仍然躺在那里眼睛盯着电视屏幕，根本没有打算出去的样子。我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一屁股坐到化妆桌前往脸上搽起美容霜来。

"今天晚上我很疲劳"这句话，我已经讲了多少次？至少是十多次了。迄今为止，没有一次是我主动去找丈夫的。既然是结了婚，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我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义务接受丈夫的求爱。

不是吗，长久以来他连碰都不来碰你一下，当你习惯了后，他

又突然过来求你，我怎么转得过弯来呢。

可是，丈夫却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喊道："喂，眼镜。"把摘下来的眼镜递给我。我把眼镜放到床头柜上后，他一把把我的手腕抓住，往自己身边拽。

"干什么！"我叫了一声，踉跄了一下，整个身子都摔倒在丈夫身上。他立即一个翻身，把我压在他身体下面。

"放开……"我一边叫着，一边挣扎着要站起来。他更使劲抱住我。我伸出双手在半空中比划着，他紧压着的我的胸部松开了一点，我乘机一用力将他推开，从床上翻了下来，对他瞪了一眼，然后一边喘着气，一边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今夜我累了嘛。"

突然，丈夫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站了起来。我以为他要来打我了，吓得蜷缩起身子。谁知丈夫只是狠狠地说了一句："好，行了！"说罢就一只手遮住眼睛，从我的房间走出去了。

可能是我在拼命挣扎时，手肘碰到了他的眼睛。我看着丈夫走出去的背影，觉得好凄凉啊，一点没有平日里的那种生气。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我刚刚有点不在乎丈夫的花心，他就反过来要与我做爱，这可太奇妙了。不过有一点很清楚，现在我的身体只属于先生一人。

不管妻子怎么解释，她在外面花心，这已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事实。知道了这件事后，还要佯装不知，与她一起过日子，那是太难熬了。

但是，并不能因为难熬就和谁去讲这件事，这种事只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一个人忍受煎熬。不过，真的熬不过去的话，干脆与她分手就行了。一刀两断，也就了却了，就不必再烦恼，更不用生气。

但是，老实说，自己还没有这个勇气。不，应该说，如果到这一步再离婚的话，两个人共同撰写的历史太长了些。

结婚已经十六年了，养了两个孩子，经营的医院也很顺利。这些当然都离不开妻子在背后的奉献、努力。这些都是事实，考虑到这些，怎么能说离就离呢？再说了，现在就离婚的话，平时的日子自然不用说了，医院业务也肯定会有影响。虽然自己从没挂在嘴上说过，妻子其实要比想像的能干得多，家庭重担全由她一个人承担着。

一想到她和那个教授有瓜葛就非常恶心，简直就要呕吐。但是，这是一时的花心，早晚会终止的。也许正像自己一样，那个男人会觉醒的。

现在只能静观其变，除此以外别无办法。省吾一直在告诫自己，到了四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他终于又找到了个机会，把日记本拿到了手上。

4月11日（星期三） 23:00

从这个星期开始，学校开学了，我也可以有点安静的时间了。

樱花都已经谢了，天气十分晴朗。这是个催人外出旅游的好天气。

我一个人又在胡思乱想了："这样的天气，如果能和先生一起去海边看看的话，该有多好啊……"自己的手也会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手机，给他发了个邮件："您有时间的话，我想和您见个面。"

不一会儿，先生给我回信了："这两天忙得很，无法抽身。本周末，请告诉我你哪天中午能出来的。"

确实是只能如此，但是我感到有点失落，他的回信也太简单了。我知道先生很忙，但是，他如果能为我抽出时间的话，我就会立刻飞奔而去投入他的怀抱。

先生是我行我素的，好像根本不为我那难以按捺的激动心情所打动。

没有办法，只好克制住燃烧的激情，给他回了个邮件："我按先生的指示办。"

妻子是白天有空，但是对有工作的男人来讲，白天是无法去幽会的。男人在追求女人时是穷追猛打的，一旦到手后，他就开始慢慢地偷工减料了，这点妻子应该尽早明察。

4月14日（星期六） 23:50

五点刚过，我就按照先生的指示，来到了他指定的新桥一家饭店的咖啡厅。

先生已经早于我到达，在那儿等候着了。我向他表示，晚到了，很抱歉。先生倒反过来安慰我说："傍晚时分约你出来，很为难吧。"

我脑子里一瞬闪过了将儿子祐太一个人扔在家的事情，但是已经顾不得那些内疚的事了，我只为有哪怕一小时能够与先生见面，请先生进到我里面来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家里的事我全扔脑后了。

但是，很奇怪，在漫无边际的交谈中，先生一刻不停地在看表，可能他下面还有约会吧，有点心神不定。

于是我就半带讽刺地说："先生老是那么日理万机啊。"谁知他却回答道："其实，等一会儿我和太太约好了见面……"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愕然了。

"因为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被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像个泄了气的气球，一下子蔫了下来，刚才那股高昂的劲头飞到了九霄云外。

尽管如此，我还是强作笑脸说："啊呀，太令人羡慕了。"他刚才那番毫无顾虑的话，令我茫然若失，只好呆呆地听他摆布。

"有什么办法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道，忽然一个念头从脑子里闪过。

先生莫不是为了填补自己与太太约会之前的空白而把我叫出来的吧。那样的话，可就太恶劣了。当然，作为一个有夫之妇，我是没有资格去谴责先生的。

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很傻，突然醒悟到自己以前那样全心全意地投入，都是我自己在唱独角戏，是我自说自话地在做梦。

于是我突然觉得，想方设法从家里冲出来的自己太可怜了，接着在眼前又突然浮现出祐太的影子，我一下子惊慌了起来，向先生告辞。

"那么，我就告辞了。"

先生好像很吃惊，他向我确认道："那么下次还能再见面吗？"

"毫无疑问。"我竭力装出笑脸回答。但是，已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说完我转身就离开座位朝出口处走去，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开了咖啡厅。

“活该！”省吾有点幸灾乐祸。

你看，到底是好色教授，他是不会因外遇而牺牲自己家庭的，对那样的男人再好也没用。

妻子能够觉察到这一点，算是她的进步。花心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妻子因此而变得聪明起来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值得的。

和先生分手得太唐突了吧，说了一句“告辞了”，连头也不回就走了。或许先生也被惊得目瞪口呆了吧。

先生发来了个邮件：“突然把你叫出来，很对不起。”

不过，先生有什么可道歉的呢，先生有太太，有家室，这些我是早就知道了。

先生我是历来很尊重的。再次见到他后，使我回到了学生时代，感到一下子年轻了许多。而且先生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具有魅力的男人，今后恐怕再也见不到比他更强的人了。

遇见了这样的人，自己很快就堕入情河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对先生来讲，自己只不过是个旧日的学生，景仰自己的一个女性。那样的女人跑到自己身边了，顺手牵羊地尝了一口而已……

不过，因此就和先生分手吗？不，自己可没那么想过。令自己神魂颠倒的这段恋情，怎么能这么简单地就抛弃呢。

正如绘里所说，女人只有恋爱才会变得辉煌。自己是亲身体会了这句话的意思。这样想来，先生还可以说是我的恩人呢，他唤醒了一个作为女人的我。

自己对先生的感情，确实不像年轻时那样粗犷，但也不是逢场

作戏。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很稳重文静，其实更清纯如水，更专心致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恋情的分量和它的危险性。

毋庸多言，将来也不会和先生结合，先生有太太，有孩子，而且他还深深地爱着他太太。虽然，我也为丈夫的外遇所苦恼，但是毕竟还是有夫之妇嘛。

所以，先生和我都应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处境，在这一基础之上互相交往。但也不是轻佻的玩火。尽管是没有未来，但是我们还是认真的，比以往任何爱情都要来得更加火烫，更加慎重。

但是，将来会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渴望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彻底摆脱人间尘世，在瞬息的梦幻世界里翱翔，沉醉。

实在是太艰难了，那郁闷，那烦躁令我浑身颤抖，欲火中烧。

对这种男人，无论你如何陷入都是没有前途的。这点妻子能够想通的话，也算是个巨大的收获。

如果就此打住的话，以前的错误不是不可原谅的，省吾也愿意这么考虑，但是，具体怎样呢？

四月是新年度的开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妻子的心境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都是省吾所放心不下的。到了月底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省吾又抓到了妻子的日记本。

4月18日（星期三）23:40

老是闷在家里也不好，脑子里成天都想着先生的事，越想心情越不好。为了从这一状态中逃出去，去了一趟青山精品商场，已经

很久没去了。

这是一家装设玻璃橱窗的高级商店，刚一进门，商店老板娘就认出我来了。“啊呀，志麻子，好久没来了，欢迎欢迎。”老板娘叫山本玲子，穿着一身黑色的马罗特拉套装。

与山本玲子老板第一次认识是在夏美要进幼儿园的时候，那次是为了挑选参加入学典礼时穿的礼服，认识已经有十年了。她既像姐姐，又像妈妈，早年从事服装设计，好像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了，但一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充满了青春活力。

山本把我接到了店内的客人专座，在米色的真皮沙发上坐定后，把整个商店都看了一遍。店内摆满了中间色的连衣裙和春季风衣。

“换上了春季服装，店内的氛围也变得五彩缤纷了。”山本一边煮着咖啡，一边说：“跟你一样，是青春似火，恋情燃烧吧。”被她一下子说中了，我无言对答。

于是她又盯着我的脸看了看，穷追不舍地说：“你可和去年大不相同了，看来是有相好的了吧？”

要是不承认也不可能，已经被她看穿了，我只好轻轻地点了点头。

她耸了耸肩接着说：“不过，志麻子是个耿直的人，我可有点担心。”

“哦，怎么回事？”我问了一句。她皱起眉头说：“你会很认真地陷进去的。”

听说年轻时她还做过模特，恋爱经验肯定也很丰富。如果在这里与她商谈先生的事情，可以得到很好的帮助。想到这点，我真想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不过还是很害怕，无法启齿。

于是我反过来问："山本……以前是否陷进去过？"

"当然有啦，年轻时曾有过灭顶之灾。"停了一下又叮嘱说，"不过，千万要小心哟！"

看了日记后才知道，妻子真还有不少朋友呢。

与她相比，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朋友。要商量恋爱问题，只有大学同班的长田和村濑了。不，跟他们谈的话，多半要被他们调侃，当做笑料，不会认真听的。

"要小心。"这是怎么会回事呢，我觉得很不解。她又接着说："不管你如何专心致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到头来是迷失自我，弄得个身败名裂。这张漂亮的脸蛋也会慢慢地苍老起来，渐渐地爬满皱纹。如果对方有家室的话，就更得小心了。没有比这个更伤脑筋的了。"

被她这么一说，我心里简直像刀剐一样，难受极了。

"真心地爱他也不行吗？"我问道。

她一听，眼睛瞪得大大的"真的吗？莫非你是想与他私奔吧。"然后，接着又说："如不是的话，现在马上就冷静下来，见好就收吧。趁你现在青春还在，红颜未老。"

"是见好就收？"我反问了一句。"对，恋爱是因女性更加辉煌的，所以要为辉煌而恋爱。"

她冷静得令人吃惊，不过，那样一来的话，不就是在单纯地利用爱情了嘛。

看到我一脸不满的神态，山本很凄凉地说了一句："这些嘛，我

也是到了这把年纪后才知道的。”然后又接着说：“如果我现在像你这么年轻，又有现在这样的智慧的话，就会更巧妙地享受爱情。”

“更巧妙地享受爱情。”这是年过六十的山本才能说的，我还远远没到那个境地呢。

我们中止了有关恋爱的话题，我找到一件中间色彩的春季风衣去试穿了。

在这春意盎然、姹紫嫣红的季节，如果能和先生两人一起到能眺望海洋的山丘公园去玩，那该有多好啊。我又沉浸在梦中了，便把那件风衣买了下来。

分手时，对她给我的开导，我再三表示感谢。山本笑着说：“要小心哟！如想要加速的话，请再来。在加大油门之前，别忘了……”说着她笑容可掬地与我握了握手。

走出门外，一股清风扑面吹来，我感到几乎要被清新的空气刮了起来。在十分爽快的心情中踏上归程。一路上慢慢地回味着山本的话。

对，应该像那个叫山本的女人所说的那样，红杏出墙，婚外恋都应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就应该像我这样……”省吾对着日记本说起话来了。

4月23日（星期一）23:50

隔了一个月，又和绘里、真纪三人一起去吃午餐了。

真纪的丈夫前两天去纽约赴任，现在夫妻俩分居两地。“怎么样？”问到她时，真纪很快活地回答说：“啊呀，偶尔分居也是很不

错的，我现在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独身时代。”

“我一直以为真纪和你先生两人是如胶似漆，关系好得不得了呢……”话还没说完呢，真纪抢上来说：“我有一段时间曾想过跟他离婚的。”

我和绘里听了大吃一惊，两人面面相觑。“但是，请不要误会，我们俩现在关系很好，根本也没什么矛盾。不过，相互吵架拌嘴，吵了以后再好，什么都经历过了。最后认识到，夫妻各自都应该有自己享受的时间……”

“完全正确！”绘里在一边给她帮腔。真纪又接着说：“不过，我可不像绘里，以后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而且即使离了婚，孩子还小，没有一点益处。”她说的与我想的一模一样。

绘里点点头说：“也就是说，互相不干涉……对吧，那才是最理想的。”我战战兢兢地问道：“那么比如说有了外遇或是出轨了，也不离婚吗？”

“是啊，最初我也是醋海翻天，嫉妒得几乎要发狂。但是，到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相互间的默认事项。你想想，夫妻原本也是陌路之人嘛……大家都返回到这一出发点上，两人就都能相互谅解了。”

真纪现在好像并没有红杏出墙，听她这么一番话，她这种大彻大悟的精神，就是能够长期在充满了狂风恶浪的夫妻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智慧。

不一会儿，绘里站起来说：“好了，我得回去上班了。”说完就离开了。真纪一边目送着绘里，一边说道：“到底是绘里，真让人羡慕。我要是有她那种生活能力，就能保持自己的个性。”

忽然有一个词从我脑海中泛起，“假面夫妻”。自己也好，丈夫

也好，还有真纪夫妇也好，我们肯定都戴着一种叫做夫妻的假面在生活，并且今后还要继续长期地戴下去。

在这中间我能够真正地回到原来的地方，大概只有谁都不会进来的我的卧室和先生面前。

这虽然是朋友之间的对话，但是这一部分很有启示。的确，到了这一年龄，戴着夫妻假面的丈夫和妻子或许是很多。但是，要说自己也属于这一类的话，那可就太凄凉了。

不必把话讲得那么死嘛。一直如此，妻子说话就是太刻薄了。

4月25日（星期三）1:30

丈夫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在听到大门关上后，厨房里又有声响，于是就从床上起来来到厨房。只见丈夫穿着衬衫，正打开冰箱门。

“你回来啦。”我说了一句后，他感到有些难为情，也顾不得关上冰箱门，回过头来对我说：“怎么，你还没睡？”

“还有点炖菜，我帮你热一下吧。”听我这么一说，他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我去换件衣服。”就回到书房去了。

深夜，厨房间，我点燃了煤气，将炖菜锅架在煤气灶上，煤气灶周围传来丝丝暖意。

最近他不去那个女人的公寓过夜了，最晚在十二点左右就回来。但是，并没有与那女人分手。也不是因为眷恋自己家庭，也许是因为我不去追究他的那些风流事了，相反他倒把自己与那女人的关系处理好了。

不一会儿，丈夫换上睡衣回到客厅，一边用嘴吹着滚烫的炖菜，开始吃了起来。

就在这时，我把一个小纸盒放在桌子上。“这是给你的。”“什么呀？”丈夫感到有些困惑，盯着那个纸盒看。

“明天是你的生日，已经过了十二点，是今天了，祝你生日快乐！”

“是你送给我的？”他问道。

“对，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讨论决定的，你打开看看。”

他虽然嘴上说“搞什么名堂，怪吓人的”，但还是伸手去拿。

以前的生日，几乎都是买个生日蛋糕，大家庆祝一下。所以这次他会感到纳闷。

但是，当他打开包装纸后，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哦，太漂亮了！”

这是一个凌志车模型，与丈夫平时开的那辆车一模一样。

上次闯到那个女人公寓时，看到玻璃柜里放着的丈夫的收藏品。想到这一幕，我才决定选择它的。

“今后在家里也要多放点哟。”我半带讥讽地说了一句，丈夫脸上露出了笑容，将小车放在手心左右端详。

这点小事就如此兴高采烈，要演假面夫妻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天晚上妻子很少见地表现得十分温柔。是为了将生日礼物交给我呢，还是表示自己已经觉悟到再争吵下去是没有好处的呢？

总之，只要妻子将调子降下来，我也完全是可以息事宁人的。

4月29日（星期日）24:00

以前丈夫在大学药房工作时受到关照的松村名誉的葬礼，在横滨山手的一个教堂举行。我们一起去参加了。

丈夫将参加葬礼的人一一向我介绍。我与他们逐一打了招呼。葬礼在晌午过后结束，我们一起走出教堂。

虽说已是四月下旬，天上还在不断地下着冰凉的小雨，我感到阵阵寒气钻心，在黑色的裙装礼服上又披上了一条厚厚的披肩。丈夫说："我们走吧。"便打开了一把大雨伞。

我俩并肩一步一步从教堂前的台阶慢慢地往下走。下到大路上后，再朝石川町车站方向走去。

我想起了刚才结束的葬礼。"教授太太把眼睛都哭肿了，哭得很伤心。"丈夫却一点都没什么感动，只是淡淡地回答道："是啊……"

在教堂的蜡烛光下，满头白发的教授太太不停地用手绢在擦着眼泪，同时还很顽强地向参加葬礼的人道谢。

夫妻生活了半个世纪，教授太太将如何回首她与丈夫两人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浓稠的岁月呢？去世的教授又给他太太留下了什么样的爱的见证呢？

现在是我们，之后我们一直在一把伞下。与共享一把伞的丈夫，我们将留下什么样的夫妻见证呢？想着想着，丈夫突然喃喃地讲了一句："不过，那个教授是很幸福的……"

他好像说是因为太太哭得很伤心，那个教授才幸福。我听了后，半开玩笑地说："那么，我也给你哭得多一点好了。"

刚说到一半，丈夫就以很惊讶的口气说："你变多了……"

大概我们今后也会像今天这样，在一把仅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的

雨伞下，不断地协调步伐，淡淡地在人生阶梯上往下走。

并且，我们只是在表面上让人们觉得，这是一对平静的、很般配的夫妻。

走了不一会儿，右手边的建筑物消失了，眼前一片开阔的大海。在密密的雨帘中，云雾迷蒙的前方，突然浮现出帆状建筑物，这就是那天与先生一起去的饭店。

从山手看到的是这个方向啊。

不觉看得入了迷，走在前面的丈夫一脸狐疑地转过来等我。没办法，只好向那家饭店的外观告别，再次与丈夫并肩行进。

我想说的是，就是一起并肩行走着，脑子里考虑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也并没有什么，我只在乎的是要在同一把伞下。

也许是受妻子的影响吧，最近我思考问题的方法变得很多，范围广了，思想方式也变得灵活、柔软多了。

在漫长的下坡路快要结束时，正好来了一辆出租车，丈夫举手让车停下，告诉驾驶员说："去东京，广尾。"

这里到家大概要一个小时吧，蒙蒙细雨把车窗都打湿了。丈夫往外望了望说："路上很拥挤啊。"说着就将双手抱在胸前，靠在靠背上。

只有两个人坐在出租车里，根据丈夫的表情，我可以猜测出他将会说出些什么话来。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幸福呢，还是无聊？也许这就是被称作人生的一个过程吧。

丈夫也许是很累了，不一会儿，他就抱着双手睡着了。车上了高速公路后，车速越来越快了，随着车速的加快，丈夫的上身向我这儿倾斜过来，碰到了我的肩膀。

突然这时，我的身体出现了惊人的反应，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缩，唯恐被他碰到。我竭力遏制住自己的那一反应，看了一眼丈夫那熟睡的脸。丈夫原本是一张娃娃脸，睡着了更显得天真无邪。我真想对着这张脸说一句"你辛苦了"，慰劳慰劳他。可能他现在已进入梦乡，梦见了最近关系骤然冷却了的那个女人吧。

当然，事到如今，我已经不再想去责备他了。其实，我自己也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进入梦乡的话，难保不会在梦中去与先生相会。

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俩是同罪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俩才会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起相伴呢。

话虽这么说，但是刚才他的肩膀碰到我一下，我就会感到很不舒服，这说明我们俩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亲热过了。如果我们能时常相互感觉到对方的体温，那就肯定不会产生像现在这样的距离。

但是，在我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不知道是否能被称为纽带的东西，或许我们俩只能朝着一条道一路走下去，别无其他选择。

不一会儿车子下了高速，经过地铁广尾站后来到我家门口。

"嗨，到了。"我摇晃着他的肩膀，他好不容易才睁开沉重的眼帘。

我再次和丈夫一起回到了自己家中。在家里，祐太和夏美这两个孩子正在等着我们的归来呢。想到这些，我突然再次对自己说，只有这里才是你唯一安住的场所。

看来妻子终于恢复了平静。不，虽说是恢复，但绝不表示是向我全面投降或是屈服。

不过，一时疯狂得死去活来的恋情是好像冷却了下来，并不是说就此可以了，只不过是从此我们又可以开拓新的道路了。

在离开教堂时，丈夫曾对我喃喃地说了一句“你变多了”。这样的话，他以前也说过。

确实是的，对自己的感情，我如今变得十分坦率，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在丈夫没有精神的时候，我曾允许他在外面寻找女人以鼓励他振作起来。当我暗示性地说同意他在外面有新的外遇时，丈夫满脸惊诧，根本不敢相信。

然而，就在半年多前我发觉丈夫在外面与其他女性有染时，顿时愤怒，嫉妒，郁闷，每天从早到晚都沉浸在悲哀之中。现在回想起来，与其是对丈夫的爱情，更应该说是我感到害怕了，害怕就此会动摇我们好不容易建筑起来的家庭。

但是自从遇到了先生之后，我发现了新世界。如果说在那之前还有另外一个自我存在的话，那就是我找到了足以唤醒自我青春的方法。这不是为丈夫，也不是为孩子，应该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己”。因为知道了，这样的事，在我这样的年龄也是可能的。

事到如今，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将自己继续封闭在原来的圈子中了。就在认识到这点的瞬间，对自己丈夫的花心，我突然感到不在意了。这到底是好，还是坏，还无法说清。但是有一点可以说的，就

是我和丈夫各自都有自己的世界这一事实。丈夫有丈夫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

双方如何以宽容的态度来理解对方的立场，并且相互谅解，这将决定夫妻以及家庭的幸福与否。

哪怕那是假面的，只要那样做，有利于在社会框架中保证家庭生活继续圆满，那样的话就不必忌讳。我们的人生之路还长着呢，何必那么死板呢？

“对啊，太对了。”

我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放下了手中书写日记的笔。

今后我再也不写了，将所有的事情全部装在自己心中活下去。我也不知道到底能装多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样的话，时不时来偷看我日记的丈夫，也终于可以安心回到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了。